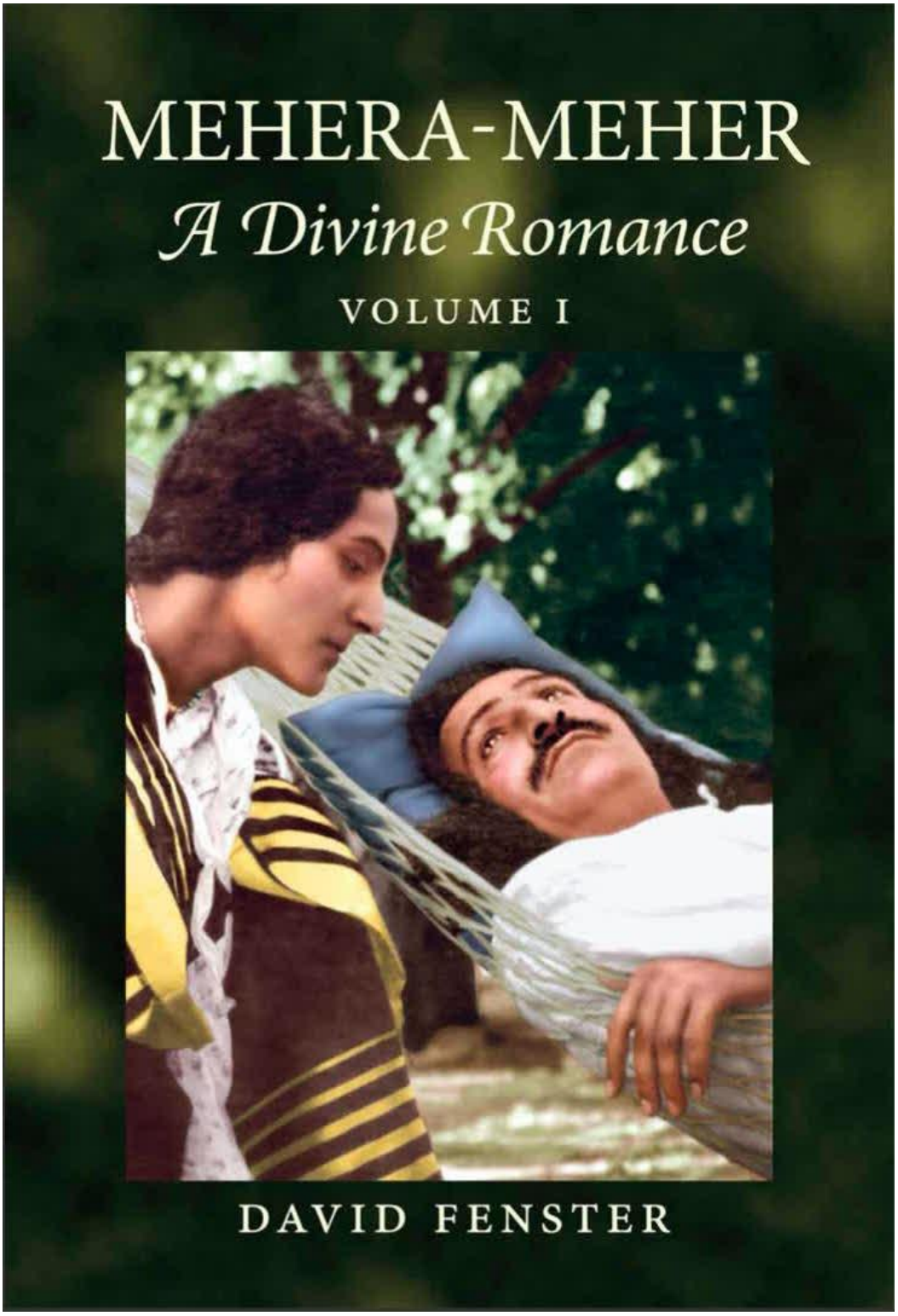


美婼-美赫

神圣浪漫史

作者：戴维·芬斯特

目录

22 鸽屋 1
23 去西方 10
24 神圣戏剧 19
25 玛妮 30
26 西方人来访 37
27 上美拉巴德 47
28 他不在时的忙碌时光 62
29 美拉巴德动物园 73
30 血誓 83
31 迈索尔摩耶 95
32 三环马戏团 102
33 西方人在山上 112
34 船上闭关 130
35 里维埃拉河上的挤奶女 142
36 帝王临朝 153
37 归航 167
38 新来者 175
39 盘奇伽尼假期 188
40 白塔高耸 202
41 摇篮曲中道晚安 219
42 蓝车旅行 233
43 在路上 251
44 琐碎的争执 268
美婼美赫附录一 287
附录 A 287
附录 B 291
附录 C 292
为巴巴播放过的歌曲和乐曲 292

第一卷

第二部

挤奶女

22 鸽屋

1935 年，摄于纳西科

小蔻诗德、馥芮妮、顾麦、瓦露、娜佳、美婼

坐着：玛妮、苏娜玛西

朵丽拍摄（很可能是）——玛妮收藏

1929 年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纳西科镇，是最受孟买居民喜爱的度假胜地；这里气候宜人，还因地处神圣的戈达里河岸，被视作印度教圣地。

数百个婆罗门祭司家庭居住于此，关于他们，巴巴曾经说过：“纳西科作为朝圣之地，每天有成千上万萨度前来。居住在这里的大多是婆罗门，他们对生活在这样一个圣地深感自豪。认为自己在纳西科出生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纳西科人如今有了另一个为自己的出生地感到自豪的理由，因为在这里，当代阿瓦塔的女满德里生活了五年之久——是除了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居住时间最长的。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六名女子在高莱家的房子——一座刷成白色、名叫“鸽屋”（卡布塔·堪纳）的小房子里严格隐居。鲁斯特姆、馥芮妮和孩子们住这处院子里的一座房子，房子分为两半，另一半由婆罗门女房东及其家人住用。隔壁是鲁斯特姆拥有的萨若希汽修厂，后来许多男满德里都在此居住和工作。

鸽屋有两间打造优良的房间，带浴室，外加一个与主屋分开的厨房。朵拉特麦是个出色的厨师，她与娜佳为女子们和鲁斯特姆的家人做饭。

虽然女子们已离美拉巴德，置身城市环境当中，但这并不妨碍她们隐居：她们足不出户，只在穿过一片芒果林上厕所时才离开房子。马萨吉负责女子们的日常采购，照看她们的需要，在院里一个小房间居住。

“巴巴在纳西科跟我们相伴不多，”美婼回忆说。事实上，迁到纳西科后，她们直到两个月后才见到巴巴。他于 1929 年 3 月 30 日来到纳西科，只待了两天。三周后，4 月 22 日，他又来住了几日；之后直到 5 月 9 日，他在去瑞希克什之前，来向她们告别。

一个月后，巴巴从北印度回到纳西科，同女子们度过两日。在到纳西科之前，巴巴通常会发一份电报，说他会在某日某时，带“五六个人”来。朵拉特麦、美婼和娜佳提前做好够这么多人食用的豆糊和一道蔬菜。然而有一次，巴巴致电说他上午 11 点来，结果 10 点半就到了。传话到“内部”给朵拉特麦，说他带了十多个人来。

巴巴到她们的住处时，朵拉特麦引用古吉拉特俗语说道：“村里的帕蒂尔（村长）对妻子说，有三位客人要来吃饭，结果来了 13 位。所以亲爱的，往豆糊里多加点儿水就成！”

巴巴大笑，已来不及另做饭，她们只得将就着办。她们从煮熟的豆糊中盛出巴巴的一份，在剩下的豆糊里加水。里面放一点黄油和盐调味，使它变得美味可口——这还能把豆糊掺水变稀薄的实情遮掩过去。

当时来纳西科的访客中有顾麦和女儿朵丽，她们住了几日，于 6 月 22 日返回阿美纳伽。巴巴叫朵丽留在库希如大院，和兄长大阿迪一起去美拉巴德见他。后来，朵丽获准到纳西科重新加入女子组，顾麦则来去不定。

6 月底，巴巴回到纳西科，逗留两天。7 月 10 日，他又回来，带女子去城外的潘杜雷纳石窟。（此次出行是一次难得的优待，自从 1 月份迁居纳西科，她们从未外出过，甚至

不在院子里散步。）巴巴还通知她们，他即将乘巴士前往克什米尔。

｛注：潘杜雷纳石窟是古老的佛教石窟群，被切凿成一座山丘，可俯瞰城市，其中一些石窟有石雕佛像。巴巴指出，其他大师和弟子也曾到过这里。｝

同男满德里乘巴士旅行属于另外的主题，其意义在后来的年间才得以突显。巴巴指示按他的要求造一辆巴士。他说：“如你们所知，我的一切行动，特别是这样的旅行，都有一定的意义。这种旅行可比作国王亲自视察邦国，看看他在各地的工作进展如何。”

与此同时，巴巴吩咐女子们，等他回来，给他上演一部剧，这是她们未来几年打发时间的另一项活动。剧中常常折射出巴巴时下关心的问题。对这第一部剧，巴巴口授剧本，还为女子们挑选了歌曲。

“非常活泼有趣，”美婼回忆说，“并非严肃的基调。”

这部戏是讲奎师那、拉妲和挤奶女的。在戏中，奎师那途中拦住正要去卖牛奶的挤奶女们，他从树后跳出，拽她们的纱丽，不让她们走。挤奶女不知他是阿瓦塔，责问道：“你是谁，干吗打扰我们？”

“我想要牛奶和凝乳。”奎师那说，让她们给他一些。巴巴解释说，奎师那这样做是为了让挤奶女们有机会服务阿瓦塔，结果她们成了他的弟子。

因为嗓音好，（当时来访的）玛妮扮演奎师那，蔻诗德扮拉妲。美婼说：“那个时候，蔻诗德苗条漂亮。”她还记得剧中女孩们都戴着优雅的围巾，但不记得自己演了什么角色。

8 月 26 日从克什米尔回来后，巴巴观看了演出。他只在纳西科逗留两天就去了美拉巴德。这一次，他给女子们另一部剧的主题，是关于真假萨度的题材。

琵拉麦也在，她扮假萨度，顾麦扮演真萨度。美婼、蔻诗德，也许还有玛妮扮演顾麦的诸位弟子。娜佳、大蔻诗德和馥芮妮是假萨度的追随者。巴巴授述整个故事梗概，具体情节由她们自己填充。

巴巴正在计划赴波斯的长旅，将由一些男子伴随。9 月 16 日，他来到纳西科观看这部剧，并与美婼和其他女子道别，只待了一天就返回孟买，去处理棘手的旅行手续问题。巴巴自 1927 年便停止了书写，而没有他的签名，英国人不愿给他签发去波斯的签证，即使有他的指纹。因此巴巴称自己是波斯公民，使用波斯护照旅行。

远行两个月后，巴巴于 11 月 16 日从波斯返回纳西科。这次他希望在纳西科逗留一段时间，那时房子容易租到，一处被租下来给巴巴。房子叫盖亚斯之家，它新颖坚固，宽敞干净，有一个精心料理的花园和一扇私人大门。巴巴住楼上宽敞的大厅。

朵拉特麦和顾麦每日都来探望，照看他的个人需要。美婼当时 23 岁，仍然年轻，而且巴巴身边总有男子，因此除非受召，否则她不来这所房子；长辈们（朵拉特麦、顾麦和苏

娜玛西）以及馥芮妮（已婚）则来得较为频繁。美婼记得，从鸽屋到盖亚斯之家，沿河边要走很长一段路。

大概这个期间，有一次巴巴带女子们到伊加特普里观光，此处是纳西科附近的一个山间驻地，他们在政府招待所住了几天。巴巴频繁外出期间，她们一直“关”在鸽屋，所以这是一次愉快的假期。除了长住埃舍的六名女子，另有九名女子参加了这次出游，其中包括玛妮、朵丽和馥芮妮。

每天早上，巴巴带女子们一起去不远处爬山。美婼在攀爬陡坡时，尤其是在陡峭的山崖上感到害怕。她说：“巴巴，我做不到。我恐高。”巴巴拉着她的手，慢慢地引领她，叫她不要往下看，直到他们走过最陡峭之处。

在伊加特普里，一天女子们围坐在巴巴身边，为了娱乐，他说：“我有个主意，保管新颖。”他从一个男满德里的烟盒里取出一支白色香烟，放进嘴里，点着。他吸了一口，将烟吐出。“现在你们都来试试，轮流来。尝尝是何滋味。”

他先把香烟递给美婼，美婼不知道怎么吸。她吸了一口，差点窒息，呛咳得直喘气。“给下一位。”巴巴笑着说。

所有人的反应都一样，被烟呛得喘不过气来，咳嗽不止，看她们这般困窘的模样，巴巴很享受。

这是美婼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尝试吸烟，但她喜欢那种味道。“如果有人在我身边抽雪茄或香烟，我会喜欢那种香味，”美婼有一次说，“我喜欢烟草的味道，但不喜欢人们嚼烟的气味。”

｛注：后来，小蔻诗德新生活期间在孟买居住，她问巴巴可否吸烟，他说不可。｝

在盖亚斯之家，根据巴巴要求的规格，建造了一个类似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萨考利使用的笼子。由竹竿制成，置于楼上大房间的一角。1930 年 1 月 9 日，巴巴在这个笼子里闭关，他说非物质领域的某些工作促使他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小空间。

他待在笼中的 22 天里，女子们只探望过他一次。她们到后，上楼跟巴巴谈了半个小时。她们没有走近笼子，而是从远处达善，双手合十并离开。

1 月 30 日，巴巴结束闭关，到访女子们的住处，接着去了阿美纳伽。次日，在美拉巴德，尽管他把女子和一些男子已转移到纳西科，但巴巴说：“将来，美拉巴德会像耶路撒冷一样。对我的灵性工作来说，这是最好的地方。它将永远是我的工作中心。”

巴巴于 2 月 1 日返回纳西科，但四天后，他再次进入闭关，直到 2 月 17 日他 36 岁的生

日庆祝，才永久离开这个闭关地点。

爱者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庆祝活动，其中一人邀请巴巴访问戈尔哈布尔。他接受邀请前往，但在回来的路上，满德里的车险些滑下悬崖。他们持巴巴的名，才避免了一场几乎致命的事故。

巴巴说：“跟我一起旅行会备尝艰辛。我在旅途中施加的困扰更大，而我最伟大的工作就是在旅途中完成的。”

4 月 2 日，在离开纳西科前往美拉巴德之前，巴巴指示女子们，以及鲁斯特姆、馥芮妮和他们的孩子们，迁离婆罗门女子的房子，住进盖亚斯之家。馥芮妮一家住楼上，美婼、蔻诗德和娜佳住在楼下。整幢房子不设家具，但女子们住着大卧室，舒适安逸。楼上的房间同样宽敞，还有一个宽大的阳台。

从美拉巴德，巴巴前往（马哈巴里什沃附近的）盘奇伽尼，在那里，他在山的一侧建了个洞穴，来做他的“闭关工作”，他说这一次与印度国内外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有关。5 月 15 日，巴巴在虎谷山洞闭关。

巴巴前去盘奇伽尼，美婼的心也跟了去。“酷暑炎夏，巴巴在山洞里闭关，该是什么滋味？”她若有所思地说。

由于当地人蜂拥前来山洞求达善，且每晚下大雨，所以 5 月 26 日，巴巴离开山洞前往美拉巴德，在那里再次静坐闭关。他还牙痛，在此期间拔了几颗牙。

第二天，馥芮妮给巴巴写信道：“美婼想知道您是否愿意用杏仁油抹发，她这里有杏仁油（她可以寄给您），您若在暑热天用它，她会很高兴。”

与此同时，卡拉奇的琵拉麦带着三个孩子，还有（一直在孟买的）苏娜玛西，来盖亚斯之家和女子们同住，所以屋子里住满了人。朵拉特麦、琵拉麦和娜佳为女子们做饭，馥芮妮一家人则独享餐厅，分开用餐。女子们被告知不得与鲁斯特姆，或者任何到他家里的客人交往。

美婼和姐姐的孩子们并不特别亲近，虽然她和当时大约三岁的外甥女美茹聊天和玩耍。“我和我姐姐一家有点疏远。我不进他们家，因为她丈夫在那里。巴巴确保我们在纳西科保持和美拉巴德一样的灵性氛围。”

但她们也有自己的客人，比如巴巴的妹妹玛妮，她在学校放假的时候来。11 岁的玛妮已经是个出色的模仿者。她有一段鲁斯特姆特别喜欢的滑稽戏码，她装扮得像一位年长的伊朗妇女，身穿短衫和纱丽，模仿旧式波斯唱法（玛妮为了增加效果，还在鼻烟壶里蘸一下，然后假装吸一些）。玛妮演得格外逗趣，鲁斯特姆反复请她为他的朋友们表演。

鲁斯特姆喜欢音乐，但唱歌跑调。他写了一首巴巴歌曲，名叫《美赫拉吉》（美赫主宰）。他请颇具音乐天赋的玛妮，为它配上曲调，在巴巴面前演唱。

{注：这首歌如今被称为《美赫拉吉阿提》。}

从盖亚斯之家，女子们可以看到河流，她们有时去那里散步，不像在鸽屋时那样隐居。巴巴还允许她们偶尔外出，而且，由于纳西科是葡萄种植中心，鲁斯特姆还带女子们乘巴士去附近的葡萄园观光。

巴巴已有两个多月没来纳西科，6 月 12 日，在去克什米尔前，他只来了一天。他与朵拉特麦和馥芮妮会面，大概就是这次，他叫朵拉特麦与馥芮妮一起生活，帮她照顾孩子。另一个女儿娜格丝（娜古）已经出生。美婼说：“馥芮妮现在有很多孩子，都很淘气。”

如同古斯塔吉，巴巴也令朵拉特麦保持静默，这一命令终生未予解除。她照常购物，用石板进行交流。刚开始沉默那会儿，玛妮同她说话，问那天午饭吃什么。朵拉特麦失误，张口说出比如“米饭”这类词。这次失误后，接下来的 22 年，她保持绝对沉默，直到 1952 年去世。

{注：美茹说，在朵拉特麦下葬前几日，巴巴允许她打破沉默，但美婼不知道此事。}

鲁斯特姆曾和巴巴谈过他的一个想法，他想拍一部描绘灵性主题的电影，将巴巴的教诲传播到全世界。巴巴喜欢这个主意；但没有拍摄电影，而是在 6 月，一个名为圈子影院的电影院开始投入建设，将由鲁斯特姆所有，而由满德里经营。

禅吉的兄长，孟买工程师纳罗吉·达达禅吉，承接剧院的建造。因监管工程需要，他开始往返于孟买和纳西科，他还常带妻子巴查麦及三个年少的女儿阿娜瓦丝、罗妲（米斯特丽）和娜格丝过来——只要她们有假期。她们拜访女满德里，如果巴巴在那里，就达善巴巴。阿娜瓦丝八岁时在邮局见过女子们，但她已经不记得了。她对美婼的最初记忆是 12 岁时在纳西科的那段时间。

阿娜瓦丝和母亲、妹妹们被带到女子住处，迎接她们的第一个人是美婼。“美婼穿着很简朴。她把我们领进她们的房间，给我们看巴巴写的一首歌或一首诗，她念出来，然后加以解释。我们之间的感觉那么温柔。在我的记忆中，她是如此特别，尽管当时我对她的地位一无所知。她是那么年轻而美丽。这在我的记忆中如此鲜活，即使到今天。”

访问克什米尔之后，7 月 14 日，巴巴经由美拉巴德回到纳西科。“他工作后状态不太好，”美婼回忆说，“我们有一个月没见过他了。他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坐着跟男子们谈话。顾麦和苏娜玛西多半会陪在他身边，照顾他。只有巴巴叫我们，我们才过去，那个时候我们很少主动去。”

为了换换环境，8 月 20 日，巴巴带阿伽·阿里离开纳西科，前往加尔各答观光。他还在那格浦尔联系了杰萨瓦拉一家和他们年少的儿子埃瑞奇。六周后回到纳西科，他指示女子们搬回婆罗门的房子，鲁斯特姆、馥芮妮和家人则继续住盖亚斯之家。

这次，女子们没有住鸽屋，而是住鲁斯特姆一家腾出的主房。房子另一半仍是女房主占用。女子住的部分有三个房间，这里也没有家具，只在宽阔的阳台上摆着几张长凳和几把椅子。在前面的一间大卧室里，女子们睡在地毯上铺的床垫上。早上，铺盖卷起，堆

放在一个角落。窗上挂着珠帘，让微风吹进来。后阳台用竹席围起，用作储藏室，存放行李，厨房旁还有一间储藏室，与房子独立分开。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女子们在这里过着严格而与世隔绝的生活。除了从主房去厨房或上厕所，她们日日夜夜足不出户。虽然房前有个花园，有一大片开阔的空地，但她们从不冒险去那里，因为附近有一条大路。

“那个时候，我们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美婼说，“我们的铺盖卷用麻袋包着。我们整个上午都在厨房忙碌。”

女子们还必须始终把自己遮盖好。“这是为了考验我们。有些困难是强加的，这样（跟巴巴一起生活）很不易。巴巴会让我们做一些非常困难的事情。”

为了改善条件，就像在美拉巴德有羽毛球和板球运动一样，一张乒乓球桌被送来，放在房里。巴巴叫她们每天打半个小时。

巴巴还让拉姆玖及其家人搬到鸽屋居住，这给了女子们一些陪伴。女子们从未见过拉姆玖，但当巴巴不在时，他的妻子卡提佳、他们的幼子阿里以及卡缇佳的妹妹哈佳，会在晚间拜访女子们，一起谈巴巴或唱歌。哈佳还帮忙做饭。

她们还有其他的客人，如迪娜·塔拉提、卡克·萨赫伯的妻子朱拉拜和希芮茵麦，希芮茵麦看了一眼小阿里·拉姆玖明亮的绿色眼睛，说：“这孩子的眼睛像猫！”

10 月 1 日，巴巴回到纳西科，只停留四天，再次离开。事实上，接下来的六个月期间，美赫巴巴不间歇旅行，每隔几周来一次纳西科，每次只待一天。

因女子的住处没有地方让巴巴过夜，他到馥芮妮的家人住的盖亚斯之家住宿，但他在女子的住处吃饭和洗浴。他通常上午 11 点前到达。美婼把巴巴的箱子和东西都准备好，他洗浴时，把他的毛巾、肥皂和衣服放在浴室里。在楼下阳台，女孩们将一个薄垫铺在地毯上为他设了个座位，由于没有桌子，他也在这里吃饭；娜佳做饭，美婼协助。

女子们坐在矮凳上，盘子放在腿上，或者坐在地板上。她们给巴巴按摩脚。下午或晚上，巴巴回馥芮妮家和男满德里在一起。

美茹仍记得妈妈带她去女子住处的情景：“我总是喜欢去见她们。多年后我仍能记起她们每个人的名字，即使我已有些年没见她们。”

美茹小时候，有一次她问巴巴，他何时会开口说话，随后说道：“您知道，巴巴，我从没听过您说话。”巴巴承诺将很快打破沉默，美茹信以为真。一年过去了，沉默没有打破，她再次问询。巴巴又一次成功让她相信，他会在第二年开言。

巴巴常和馥芮妮的孩子们一起玩耍，特别关注法鲁、美茹和娜古，他们注定要和他一起度过以后的岁月。其中一个游戏叫做“蕾切尔和雅各布”。在一个圈子里，两名玩家蒙住眼睛，雅各布一边呼叫蕾切尔，一边听她的回应，设法抓住她，同时圈里的其他人从

各个方向呼叫。两个玩家兜圈跑，一个规避对方，一个又试图抓到对方，巴巴和美婼一旁观看，鼓掌加油。

一个长相奇特的男孩时而来鲁斯特姆和馥芮妮家，巴巴透露，这个男孩前世是个瑜伽士。男孩穿衬衫，裹着腰布，腰间挂着个小袋，里面装着几条无毒蛇。他在院子里把蛇放开，然后用手指塞住耳朵，召唤蛇回来，又将蛇放回袋里。美茹和兄弟姐妹都被迷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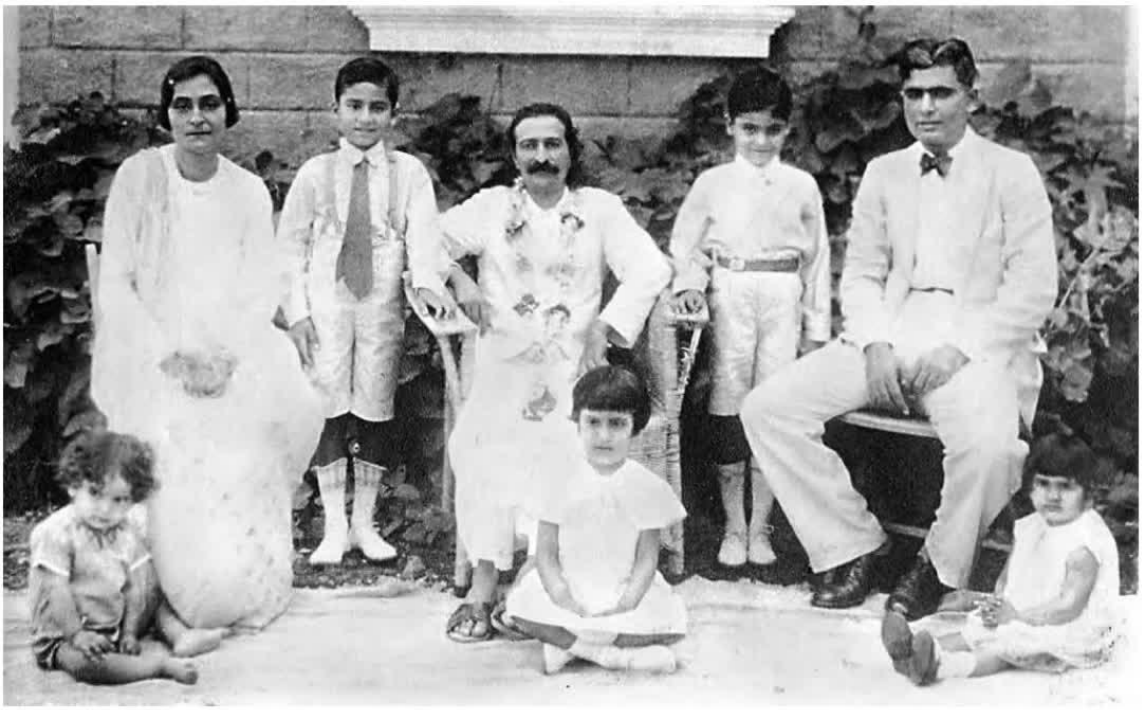
巴巴指示朵拉特麦和馥芮妮，男孩想吃什么，就给他，但他只吃水果。有时他会要钱，馥芮妮知道他不是为自己，而是给其他男孩（他们向他要钱，租自行车）。

男孩自己则对镜子着迷，他盯着镜子，用手指堵住耳朵，发出奇怪的声音。

顾麦和儿媳馥芮妮

1930 年代初，于阿美纳伽

P. A. 努尔苏拍摄



贝拉姆、馥芮妮、美鲁、巴巴、美茹、法鲁、鲁斯特姆和娜谷·伊朗尼

1930 年代初，于纳西科

V. G.库尔卡尼拍摄

23 去西方

1934 年 7 月，摄于马赛

拉诺或伊丽莎白拍摄

一天，美婼觉得异常冷，浑身发抖。之后，每隔一天的同一时间，她就发高烧。美婼患了疟疾。她们不可叫医生，不过美婼定期服用奎宁，这有助于控制体温。有人建议多喝牛奶，但美婼并不喜欢。

巴巴当时不在纳西科，他回来时，得知美婼生病，其他人没有感染。他拿来奎宁，又给了她两片药，让她喝了一些掺苏打水的牛奶。那天美婼发烧，她在巴巴到来前十分钟服了一剂奎宁。

奎宁不能大剂量服用，很快美婼开始耳鸣。巴巴责备其他人：“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已经服过药了？”烧退了，但奎宁仍在她的脑子里闹腾。巴巴俯下身，用汤勺给美婼喂了几勺橙汁。第二天，美婼感觉好许多，巴巴因工作再次出门。但这天过后，她又发烧了。

｛注：有人甚至在正常剂量下也会对奎宁产生严重的反应，而一次大剂量的奎宁可能致命。｝

巴巴年迈的父亲希瑞亚吉也生了病。希芮茵麦希望他换换环境，便将他带到纳西科，和女子们住了几个星期。蔻诗德的母亲苏娜玛西擅长护理，希芮茵麦知道在她的照顾下，希瑞亚吉会很快康复。苏娜玛西的床放在希瑞亚吉的房间内，方便照料。

｛注：馥芮妮送给女子们一个三层床，她的孩子们曾用过。苏娜玛西睡底层，如果玛妮来访，她喜欢爬到顶层的铺位上睡，中间的床铺用来存放东西。｝

身体虚弱的希瑞亚吉，每天早上坐在阳台靠栏杆的一个角落里。女孩们去厨房经过时向他点头致意。希瑞亚吉知道美婼身体不适：从他在阳台上所处的位置，蔻诗德和娜佳从美婼的房间匆忙进出的情形一目了然。

她们对他说：“美婼发烧了，烧退不了。今天体温很高。”

希瑞亚吉回答说：“如果允许我进去，我可以把她的体温降下来。”

她们说他不能接近美婼的床，希瑞亚吉说：“我不碰触她，也不靠近她的床。我知道一种卡拉姆（祈祷文），能让人退烧。我可以进去念诵吗？”

她们同意，把他领进去。美婼眼睛闭合，半昏迷状态躺着。希瑞亚吉站在那里，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混合的语言，轻声念了一段祷文，特别用于退烧和身体康宁。念完后他回了自己的房间。

在美婼的额头敷了冷毛巾。祈祷词只有四行，只用几分钟就念完，但希瑞亚吉念诵时充满炽热的信念和爱，当晚美婼的高烧就完全消退。第二天没有反复。事实上，高烧再未复发，美婼痊愈了。得知事情的经过，巴巴很高兴。

“从那以后，”美婼说，“我不仅没犯过疟疾，任何类型的高烧或重病都没再患过。”

希瑞亚吉解释说，是琐罗亚斯德给了这些特殊的祷文。希瑞亚吉知道的另一个祷文，是针对鬼魂或闹鬼的地方，如若念诵，可以保护一个人不受这些鬼魂的侵害。“如果有鬼，就两手攥拳，念这个卡拉姆，”他对女孩们说，“这个地方就不再闹鬼了。”

｛注：20 多年后，美婼还将她从 1952 年俄克拉何马州的车祸中的迅速康复，归功于希瑞亚吉的卡拉姆。｝

美婼希望记住希瑞亚吉给的祷文，希瑞亚吉便向某人口述，后者记录下来。希瑞亚吉说，只有用干净的手才能接触写有祈祷文的纸，而且要想祈祷有效，女子不能在经期持诵。“念诵卡拉姆者必须有信心，全心全意地向神祈祷，才能生效。”

有一段时间，美婼每天洗浴后都念诵该祷文。她把祷文背了下来，但后来就忘记了。有很多年，她把那张纸保存在橱柜里，后来遗失不见。

在纳西科，希瑞亚吉有时会给女子们讲故事，比如下面这个他流浪时期的故事：有一次，希瑞亚吉过河进入一片森林。天色太黑，他无法前行，便扎营过夜。半夜里，他听到一个声音。他一睁眼，只见黑暗中有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对着他。那是一只老虎。希瑞亚吉盯着它，口念“耶兹单，耶兹单”。老虎一动不动与他对视。他们就这样面面相对一整晚。到了黎明时分，那只老虎莫名其妙转身，大摇大摆走了。

这给美婼留下深刻印象，从她父亲的经历中，她知道与老虎打交道有多危险。“希瑞亚吉有何等的勇气、力量和决心啊！”美婼钦佩地说，“成为一名苦行僧，离开家园，在波斯与印度的丛林中流浪，乞讨食物，这需要真正的奉爱。虽然巴巴容易受寒感冒，但他的父亲体质强壮。”

玛妮回忆说，父亲总是挑选“有裂缝的鸡蛋，有斑点的苹果，烂熟的香蕉”，不声不响迅速放进自己的盘子里。玛妮孩提时，就注意到这种无私行为。

女子们在纳西科意外有了自己的水牛。若干年前有人欠苏娜玛西一笔钱，后者考虑到自己所有的财产现在都属于巴巴，就不断给这些人写信，要求还款。此人回信说，他们无力偿还现金，提出用一头品种优良的贾弗拉巴迪水牛抵债。经巴巴许可，苏娜玛西接受了。

“水牛很大，”美婼回忆说，“就像一头小象。它每天产 18 杯牛奶，所以我们能喝到新鲜牛奶，但我们不敢给它挤奶。”幸好阿冉岗村民瓦露和女子们在一起，她知道如何挤牛奶。水牛关在院边树下的棚里，瓦露喂它饲料，给它洗澡。雇了一个牧人帮她，因为水牛须牵到河边清洗。

玛妮也记得这头水牛：“我过去常坐在它的背上做作业。大家说：‘你干吗要坐在水牛上？你下来的时候，闻起来就像一头水牛！’我永远记得美婼说的话：‘玛妮想坐水牛身上，就让她坐吧。’在这类事情上，美婼特别为人着想。”美婼知道玛妮的感受，因为她在外婆家时，也喜欢骑水牛。

因此在纳西科，另一个主题日益突显——饲养宠物。

即使有这么多新鲜的牛奶，在纳西科，女子们却从未吃过黄油，虽然巴巴没说过不可以吃。巴巴的挤奶女把所有的黄油都留给了他。美婼解释说：“因为我们在美拉巴德不吃，所以我们认为必须坚持那个原则。那时我们年轻，很天真。”

{注：女子们离开纳西科时，水牛被带到美拉巴德。}

“在家里，我喜欢吃黄油，我对它的喜爱胜过奶油。我从不喜欢吃奶油，尽管母亲会放粥里给我们吃。

“在纳西科，我们要熬大量的牛奶和奶油，奶油很稠。我们积攒起来，但从不吃。我使用脱脂牛奶，把乳酪搅制成黄油。黄油是给巴巴留的，我一口都没尝过，尽管看到那些可爱的鲜黄油我直流口水。

“巴巴不会介意我吃一些，但那些日子，我们会因为用了给巴巴的东西感到内疚。我们将黄油做成酥油，用来烹饪我们的食物和巴巴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从市场上买食用油。”

在纳西科，女子们仍旧穿棉布纱丽，像在美拉巴德一样。她们穿长袖罩衫，不露手臂。她们的衣服没有一件是裁缝做的——她们有一台缝纫机，用来缝制自己的衣服，所有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做，包括衬裙、罩衫等等。美婼说：“那时候我们年轻，没有漂亮、色彩鲜亮的衣裙穿，如今我们年纪大了，反而穿这些。真是讽刺。那时我们总是戴白头巾，穿朴素的纱丽。”

大蔻诗德也是纳西科的常客。在厨房做完份内之事后，比如剥洋葱和切洋葱，大蔻诗德会给每个人缝制衣物。她是急性子，问完每个人的要求，量好尺寸后，就立马动手缝制起来。玛妮回忆起嫂子所做的贡献：“大蔻诗德在纳西科做了很多工作。馥芮妮买来粗布料，我们用来做兰戈斯（穿在裙里当做内衣的宽松裤）。馥芮妮把长布匹裁开，由大蔻诗德缝纫。她辛苦工作几个小时，不是脚踏式缝纫机，而是老式的手动机器。没有桌子和椅子，她坐在矮凳上操作。”

{注：巴巴早年也常穿兰戈斯，而不是平角短裤。}

与此同时，1930 年 11 月 15 日，巴巴在美拉巴德的一个山洞里进入闭关，这个山洞是专门在山侧边为他挖的。巴巴授述了神名祷文：“哈瑞，帕若玛特玛，安拉，阿乎若玛兹达，耶兹单，呼。”他命令在每天日落时分同他的阿提一起唱，直到他结束闭关。

在美拉巴德，他还首次接受西方记者保罗·布伦顿的采访，布伦顿住在水塔的一个房间。“我将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正如耶稣来给一个拜物时代赋予灵性，我也来给当今人类一个灵性推动。这种神圣工作总有固定的时间，当时机成熟时，我将向全世界揭示我的真性。”

1931 年 1 月 4 日，巴巴为满德里对他的漠视而不快，预言说：“总有一天，你们所有的人，会敲碎自己的头颅，流着血泪，向上天忏悔你们的冷漠……同样的事情对每个阿瓦

塔发生。他生前不为人知，当他放弃肉身后，整个世界都为他们所遭受的巨大损失而痛悔哭泣。你们哭泣的时候也会到来！”

五天后，他回到纳西科，并警告女子们也要对他的意愿保持警觉，他向美婼、娜佳和小蔻诗德解释，他经受那么多麻烦把她们留在身边，因为他爱她们。随后他问苏娜玛西和顾麦，她们是否愿意一直照顾美婼，因为她是他的拉妲。顾麦说她因有家庭责任而不可能，但苏娜玛西同意。

巴巴 37 岁生日在纳西科庆祝，举行盛大宴会，为巴巴戴花环，还做了一件新长袍，全部由阿米娜·伽斐尔出资提供。（但巴巴不得不安抚他的“母亲们”——希芮茵麦和顾麦——她们都想先为他戴花环。）

巴巴往返孟买数次，4 月 18 日返回纳西科，但只同女子告别。他计划秘密再访波斯，三个月后才回返。

7 月 27 日，巴巴回来后，召女子们到纳西科附近的坪坡岗·巴斯万特。女子们乘巴士前往。“那是个美丽的地方，树木茂盛，大片的森林。”美婼回忆说，“我们很高兴能乘坐巴士，这对我们隐居的日常生活是个改换。我们穿上漂亮的纱丽，为即将达善巴巴而激动不已。”

巴巴胡子拉碴，衣衫褴褛，刚从波斯归来的他看上去疲惫不堪，头发凌乱。“巴巴住在客栈。房间里没有多少家具，只有地板上铺的一块地毯，巴巴坐在上面。我们来的人有顾麦、苏娜玛西、小蔻诗德、娜佳、馥芮妮和我母亲。巴巴对我们说他要去西方（他没有向男子们透露这个信息），我们应该保持快乐，尽自己的职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等等。随意的谈话。

“听到巴巴要去西方，我们有点难过，但没有哭。这是为了他的工作。他已经使我们习惯了他长时间远离我们。我们知道巴巴必须自由地做他的工作。

“你必须让步于巴巴的希望。我们毫无要和他一起去西方的愿望、欲求或者想法。那时总是年轻男子伴随他，他的兄弟们，或者一个修爱院男孩。（六年后的 1937 年我们去西方时，情况有所不同，有一群女爱者跟随。）我们知道巴巴的工作是第一位的。为了巴巴，我们必须牺牲自己的幸福。若不如此，我们跟随巴巴又有何用？我们知道不可能一直拖他的后腿，把他留在我们身边。”

巴巴还对女子们说：“你们若想回家，可以回。我现在没有钱，你们不得不去谋生的日子可能会到来。我也许会从西方回来，也许不会。现在也许我会到别的地方生活。”

很多次，巴巴反复对女子们说：“你们要想回家，就回。我很乐意你们离开。你们可以回家待着。”

所有人都拒绝离开。有时候，巴巴会赶她们出去，说：“我不要任何女子跟我一起生活。我不需要女子，都回家去！”或者，他会说：“如果我没钱了，可能去喜马拉雅山生活，很多年不见你们。那时你们怎么办？你们若留下，就必须服从我不许见男子的命令。但

如果你们也想结婚，我会安排。你们想怎么做？”

娜佳说：“巴巴只是想考验我们。他很多次问我们：‘你想结婚吗？我会帮你解决的。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变化不定），你们怎么能够一辈子粘着我？’”早年间，巴巴一次又一次让女满德里像男子一样，面对并再三确认与他一起生活的决定。

在去西方之前，巴巴指示美婼看看他有什么暖和的厚衣，交给苏娜玛西，让她给男满德里以备他旅行之用。巴巴还给她一篇一页半的打印稿，是斯瓦米·维韦卡南达（辨喜）论述涅未卡帕三昧（成道）的文章。“我不在时，每天读读这篇文章。”他指示，美婼照办，发觉文章启悟人心。

巴巴说：“辨喜在离开肉身前成道。他在肉身中见神，正如一个成道者见神。他享受此状态半个到一个小时，之后离开肉身。”

据美婼说，巴巴非常喜爱辨喜，常提到他，他是至师罗摩克里希那的弟子。巴巴对美婼说辨喜是多么好的一个人，描述辨喜的眼睛有多好看，多明亮，多么富于表现力。

虽然女子们已不在美拉巴德，但巴巴通过让美婼阅读辨喜的文字静心，而且确保她过隐居生活，让她始终处于灵性氛围当中。这篇文章是特地给她的，以便她的头脑被灵性的东西占据，而非耽于世俗之物——比如她姐姐或姐姐的家人。

{注：巴巴从西方回来时，美婼给他看辨喜的文章，说她照指示每天阅读。她甚至记住了一半的内容。美婼问可否保留，巴巴将文章拿走，没再归还。多年后，美婼后悔没保留一份复印件。}

巴巴首访西方，是美婼与她至爱的上主分离时间最长的一次——长达半年后，她才再次见到巴巴。“巴巴不在的时候，我会屈指计算每一天，直到他归来。”

1931 年 8 月 29 日，巴巴和阿伽·阿里、禅吉、鲁斯特姆乘坐“S.S.拉吉普塔纳号”从孟买出发，前往梅瑞迪斯·斯达在英国德文郡的寓所。

在船上，巴巴给女子们发了一份电报。他到西方时通常不发电报，但这次在船上时写了电报，告知她们何时回印度。巴巴给女子集体写信，每次在信中都特别提到美婼。

美婼仍不被允许书写，所以当巴巴不在时，她从没给巴巴写过信。但正如弥婼拜所写：“当其他女子的恋人住在异国他乡时，她们会写一封又一封信。但我的至爱住在我心里，所以我（幸福地）日夜歌唱。”

{注：参见拉万塔·马丹夫人所著《弥婼拜》。摘自《东西方女圣徒》，斯瓦米·加纳达和约翰·斯图尔特·华莱士主编(加州好莱坞:吠檀多出版社，1955 年)，第 56 页。}

巴巴走后，住在纳西科的男满德里情绪低落，他们靠微薄的口粮生活，在圈子影院工作，但女子们忙着准备巴巴回来时上演的短剧。晚上，她们做刺绣活儿，有时小蔻诗德唱巴赞。瓦露负责清洁器皿，而其他家务活由女子们自己做。

10 月，巴巴寄给美婄等女子一个包裹，是他在伦敦津井照相馆照的肖像照。“我们对此很兴奋，”美婄记得，尽管她不喜欢其中一张巴巴皱眉的照片，“他看起来心情一点也不好。”

｛注：在巴巴舍弃肉身后，美婄指示只复印巴巴“美”的照片，所以这张特别的津井肖像照和其他巴巴不笑的照片没被印太多。｝

美婄把这些 1931 年拍摄的肖像其中的三张装裱在一起，在它们周围勾勒了图案，依照图案绣了银色刺绣。她完成后，整个作品都被镶在玻璃框里。还有一次，她在巴巴的一张照片周围设计了银边，然后把照片框起来。女子们有一种当时很流行的设备，将一种特殊的纸盖上玻璃并暴露在阳光下时，照片可以被印在这种纸上。美婄也做了一个巴巴的像。

巴巴不在的时候，只因有趣，美婄还做了微型皇冠、花环和珠宝，她把它们粘在巴巴的照片上，就像奎师那主。她不记得特意拿给巴巴看过，但它后来被挂在墙上，所以他肯定亲眼看到了。

｛注：尽管美婄不喜欢“缝缝补补”——也就是普通的缝纫——但她喜欢女红，比如刺绣和其他手工艺品。多年来，她为巴巴做了许多精致物件，作为礼物送给巴巴。其中一些现保存于美婄在上美拉巴德的卧室里。｝

巴巴走了一段时间后，她们的仆人芭古告诉美婄：“巴巴现在不会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他一个月后回来，而他已经走了快两个月了。巴巴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西方人。他把我们忘了！”

“胡说什么！“美婄斥责，“巴巴现在不得不留在西方工作。”

芭古并不相信：“不，我想他更喜欢西方人。这就是他不想回印度的原因。他在那里给了他所有的爱；我们将一无所有！”

美婄笑了，说道：“等巴巴回来，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他。”当巴巴来时，美婄把芭古的话告诉他，巴巴也被逗乐了。

在 1932 年去西方之前，巴巴带女子们去圈子影院看了一部名为《因陀罗•萨巴（天庭）》的电影，里面有欧洲女孩精心扮演的天使形象。在天庭里，坐在君王宝座周围的天使们用印地语唱歌，跳印度舞。女主角是一位嗓音圆润的穆斯林明星。

巴巴去西方期间，允许女子们去圈子影院看电影。在他离开后，她们又去看了几次《因陀罗•萨巴》，并仔细观摩了她们的舞蹈。她们买了一本剧院里出售的歌曲集，并学唱。美婄选择了一种舞蹈来练习，蔻诗德则演唱其中一首歌。

她们还看了一部特别搞笑的喜剧，剧情模仿马侬和莱拉的爱情故事（印度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由同一位穆斯林女演员主演。她们也看了好几遍，这样她们就能记住情节，并买了歌集，也学习了这部电影的一些歌曲。

她们每天下午完成日常工作、喝完下午茶后就开始练习。大蔻诗德带来了一箱旧服饰，是她的舅舅鲁斯特姆玛玛当年在影剧团时留下的。箱子里有天鹅绒衣物和其他物品，她们用这些东西给自己做了夹克。

｛注：1917 年，巴巴“下降”的时候，鲁斯特姆玛玛帮他找了一份工作，即一家巡回剧团的经理。｝

“我们过去常为巴巴创作幽默小品和戏剧，巴巴不在的时候我们就练习。等巴巴从西方回来，我们会把它们准备好，”美婼开玩笑地补充说，“否则，巴巴会一直全神贯注在西方。我们也想取悦他，以此让他也想着我们！”

玛妮对她在纳西科的婆罗门住宅度过的假期有着美好回忆，她曾在那里用一个扁平的手摇留声机为巴巴播放音乐。在美婼的陪伴下，她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也有短途旅行。花园里有一棵大树，树下有一个高高的平台，她和美婼会爬上树讲故事。

“那里有个带绳子的篮子，”玛妮说，“我告诉娜佳，当我摇铃时，她得出来，把两个薄饼放进篮子里，我再把篮子拉上来。我和美婼坐下来，嚼着薄饼，讲故事。就是在这里，美婼给我讲了一个我在圈子影院错过的电影故事，叫《雷蒙娜》，多洛雷斯·德尔·里约主演——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这是一部有声电影，美婼还唱了其中的歌曲。”

｛注：1936 年，《雷蒙娜》由洛蕾塔·杨重拍。在纳西科，美婼还观看了 1929 年的电影《爱的游行》，该片由莫里斯·谢瓦利埃和莉莲·罗斯主演，还有一部电影由玛丽·皮克福德主演。｝

玛妮继续说道：“在那个时候，为了做广告，即使是一部英文电影也会被冠以印度名字。有人被雇来在大街上行走，肩上挂着海报，宣传一部新电影的到来。他前面还会有一支乐队。我们会跑到窗口去看是什么电影在经过。”

巴巴的父亲，希瑞亚吉

24 神圣戏剧

跳阿拉伯舞的女孩们，1932 年摄于纳西科，婆罗门家。

站立：瓦露、哈佳（卡提佳的妹妹）、玛妮、小蔻诗德、美婼、馥芮妮、朵丽、娜佳、大蔻诗德、迪娜·塔拉提、艾素（卡提佳的妹妹）。坐着：希万提（馥芮妮孩子们的保姆）、苏娜玛西、卡提佳（拉姆玖之妻）、顾麦、露帕麦·卡拉尼、娜佳麦（赛勒之妻）、朵拉特麦、芭谷拜·佳玛达。前排：捷妮（娜佳麦之女）、艾素之子

——米尔顿或库尔卡尼摄影师拍摄

馥芮妮、美婼（扮作马侬）、大蔻诗德

1932 年摄于纳西科，婆罗门家

照片由美茹提供

欧美之行后，美赫巴巴于 1932 年 1 月 18 日回到纳西科，为美婄和其他人带来各式各样的礼物。（玛妮收到两件带褶边的连衣裙。）在她们住的大房间里，年轻女子们表演了一部小品，根据她们所看的马侬和莱拉的喜剧改编而成。在地板上为巴巴铺了被褥。除了住婆罗门家的人，唯一的观众是居住鸽屋的拉姆玖家的女性成员。

她们搭了临时剧院，由一人拉简易幕布，幕间再次上台将幕布合拢。主戏开场前，女子们唱了几首电影中的印地语歌曲，配以舞蹈。她们身穿百褶长裙，饰以集市上买来的闪亮的人造珠子，每个人都各随一首歌曲跳一段舞，用舞蹈动作表现歌曲的含义。例如，娜佳的歌曲唱到：
天空中乌云密布，
来吧，至爱，
让我用它们来为你做花环。
我看见你手拿弹弓，
对着一只鸟瞄准。（娜佳用弹弓瞄准。）
停下你的戏耍吧，
看看我，我在这里。
你刚吃过帕安的口唇
看起来何其美。
它将你的嘴唇，
染成红宝石的颜色。

｛注：帕安是一种红色的香料混合物，有时是烟草，包裹在槟榔叶里，饭后咀嚼。｝

另一人在宝座前独舞，那里供奉着巴巴的脚模。接着，六名女子表演她们在电影中看过的英国舞蹈。她们身穿浅粉短裤搭配粉色长袜，外加一层褶饰短裙。她们穿着这些服装，随着留声机播放的唱片，神气活现地跳跃起舞。她们把自己改造成与平时在埃舍大异其趣的形象，巴巴好不诧异。

在主剧中，美婄扮演年轻的马侬，而玛妮是女主角莱拉。为了扮演男性角色，美婄穿着一件衬衫，还戴了胡子。“胡须不是我的头发做的。我用巴巴自己的头发，粘在金属丝上做成。”

大小蔻诗德都参加了演出，朵丽扮相像个帕坦人——一个矮胖的俾路支人，穿着鼓鼓囊囊的肥大裤子，戴着胡须。这一切都经过精巧的装扮。有个人是卡瓦里歌手，还有个吝啬的印度教徒，他被迫付钱给卡瓦里歌手，因为不仅仅是俾路支人，他也听过歌手的歌。为了从他手里弄到钱，发生了一场扭打，接着场景更换。

根据剧情，需要换演出服。其他人换服装时，美婄迅速穿上一套舞蹈服，跳了一段短舞，面对着至爱作出得体的舞姿，同时小蔻诗德唱道：“我在你门前站了多久！你为何不叫我进门？雨下个不停，淋湿了我的纱丽。”

美婄穿一条长裙，肩披镶闪光亮片的围巾。她一边跳舞，一边解下围巾，舞姿细腻优美地作出拧干的姿态。歌中提到婆婆和小姑，她们如何对女孩苛刻无情。

当美婼指向巴巴时，蔻诗德唱道：“让整个世界成为我的敌人，但是你，至爱，永远不要离开我。不要对我生气，要对我友爱仁慈。”巴巴鼓掌，说非常喜欢她们的表演。

剧本身很长，但巴巴整个看完，十分欣赏。“我没想到会这么好，”他评论道，“非常棒，我想让你们明天为男满德里再表演一次。”

这对美婼来说是个问题。她不介意打扮成男子出演，不过她叮嘱迪娜·塔拉提道：“我不在男子面前舞蹈！我跳舞的部分，你来跳。”迪娜很高兴得到在巴巴面前舞蹈的机会。“她代替我做了这件事，不过她演得有点过火。”美婼指出。

结果，美婼在剧中的亮相，成为男满德里与她在之后 36 年里的最后一面。直到 1968 年，在美拉扎德，美婼听从巴巴的命令，才再次跟男子们打招呼。美婼现在受严格的命令，不得见男子，甚至不看男子的照片。例如，当巴巴给东方女子看西方人的集体照时，照片上的两人被裁掉，二人都是男性。照片在给美婼看之前，巴巴让人把他们剪下来。

｛注：美婼严格的隐居也是她早年照片稀少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后来给她拍照者——玛妮、拉诺、伊丽莎白和海蒂——还未进入埃舍。｝

美婼喜欢听西方挤奶女（女门徒）的情况，以及她们对巴巴的爱，巴巴向她描述每个挤奶女，连同她们令人赞赏的品质。例如，英国组（姬慕帮）中有：“吉蒂（戴维），一个无私为我工作的人，只关心我的快乐；姬慕（托赫斯特）有着不可动摇的爱和牺牲的决心；迪莉娅（德里昂），沉默而忠诚；而艾妮塔（维耶拉德）渴望一直和我在一起，且有决心自我臣服。”巴巴还提到玛格丽特·克拉思科、敏塔·托雷达诺、诺芮娜·马切贝利和伊丽莎白·帕特森。

巴巴告诉女子们，西方人指出他若修剪胡须，就能在人群中更隐蔽地活动。他征询女子们的意见：“谁同意她们的意见？谁想让我剪胡须，谁不想？举手表决。”

许多人在场，大多数人赞成他剪胡须。美婼投票希望保持原样，巴巴问为什么，她解释说：“我喜欢它长一点，巴巴。我第一次看到您就是这样丰满的胡须。我记得那时您有多么英俊。我已经习惯于看到您这个样子。”

巴巴微笑，但表示多数人说了算，再说，蓄这么长胡须也不再时尚。“潮流变了，”他说，“我必须再去西方，所以最好修剪一下。在西方，你若不剪胡须，人们会盯着你看，纳闷你是什么人。过于显眼，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好奇心，这些我希望避免。”

美婼说：“巴巴在西方不想引人注目。就连阿瓦塔也对时尚敏感。”

但对他的女满德里而言，时尚退居其次。例如，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巴巴时不时到访纳西科，有几晚带女子们去圈子影院看电影。女子们穿上好纱丽，试图拿出最佳仪容——但当头上系上白围巾时，仍然显得很奇怪。巴巴只在正片开始时进戏院，那时他不喜欢坐着等新闻片、短片和预告片放完。他坐前排，女子们与他分开，坐在后排，因为通常有鲁斯特姆和其他几个人在场。

{注：她们这个时期一起看的电影包括《希芮茵与法哈德》和《马侬与莱拉》，为了学卡瓦里歌曲，这两部电影她们看了两遍，尤其喜欢《马侬与莱拉》里的歌。她们还看了《悉妲·哈兰》（《悉妲的绑架》）和《普尔纳·巴克塔》（《完美弟子》），以及两部英国电影：约翰尼·韦斯米勒主演的《泰山》，以及H·莱德·哈格德的异国罗曼史《她》。}

一次他们去看电影时，有一群农村妇女头一回来看“电影”。电影放映前，村民们涌入影院，坐了下来，不是面对荧幕，而是面对女满德里。“转过去。”蔻诗德告诉她们，“电影在那里！”

目不识丁的妇女们迷惑不解，回答说：“可是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白幕！”

巴巴准备再访西方，这一次他要带一个年轻的印度女跟随者。许多候选人被带来，都没选中。后来巴巴说，他会考虑带一个“有爱、有奉献心，心地纯洁的女孩”。

鲁西的女儿恺娣受邀参加面试，但她的母亲没让她去。韦希奴带来表妹茵度·哈尔丹卡，巴巴赞许；然而出发之前，茵度摔倒受伤，只得留下。于是巴巴便带一个英印混血女孩，小阿迪找到的艾琳·尼特雷敦随行。巴巴后来说她也不合适，但不管怎样，她被带到巴黎，随后返回家中。

茵度和妹妹苏希拉·德奥如卡在纳西科同女子们待了几周。那时有很多工作要做，巴巴允许她们留下来的一个原因是协助女子们。结果茵度并不勤快，她一直睡到早上很晚才起，甚至在早餐后，也经常回去睡觉。茵度已结婚，在家里照顾丈夫和孩子，终日辛劳，所以在纳西科，她想要放松，从不花太多精力去帮忙。

苏希拉是婆罗门，习惯用酥油烹食。巴巴让娜佳把酥油和她想要的东西给她，巴巴煞费苦心把她拉近。尽管苏希拉被告知她可以在纳西科和女子们一起生活，但她更愿意继续学业，追求个人事业。

1932年3月底，巴巴从孟买起航前往英国，三个半月后返回，他环游世界，访问欧洲、美国和远东。信件、电报，偶尔还有照片寄到纳西科的女子组，让她们了解他的活动。同样，这些邮件的收件人从不以美婼的名字，而总是馥芮妮或鲁斯特姆，邮件中有给美婼的讯息。

巴巴和塔鲁拉·班克赫德在好莱坞拍的照片寄到时，美婼并不喜欢。“我总是通过放大镜看巴巴的照片，看所有细节。”她解释说。她对这张照片有点生气，对其他人说：“满德里一定很忙，忘了为巴巴修剪胡须。长得太长了，使巴巴看着显老。”

巴巴即将返回印度，他发了封电报告知女子们，他将在孟买登陆，三天后再次启航去意大利。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纳西科，于是指示女子们到孟买见他。7月16日，由鲁斯特姆、馥芮妮和马萨吉陪同，女子们坐火车前往孟买，她们和巴巴一起住在鲁斯特姆巴格的达达禅吉家。

她们在傍晚到达。巴巴到达时已是深夜，但第二天早上她们又见到他。“我需要出去做

些工作，”巴巴告诉她们说，“我回来后你们想去哪里?”

{注：美婼说：“我记得有一次至爱从西方回来，他穿着白色夏装西服，看起来十分英俊帅气，像一位船长。那时候，他有一头浓密可爱的柔软棕发，披散在他那白皙的脖子上。(见 357-b 页照片)}

12 岁的娜格丝·达达禅吉建议去动物园，步行就可以到，巴巴同意。后来女子们跟巴巴和娜格丝前往，她 14 岁的姐姐阿娜瓦丝则留在家中帮母亲做饭。

巴巴向女子们讲述他最近的这次旅行，对她们讲塔鲁拉·班克赫德、玛丽·皮克福德，及其他在好莱坞遇到的名人，比如玛丽·德雷斯勒，她想为他跳舞。他提到夏威夷风景如画，棕榈树风姿绰约；描述他们的轮船到港时，迷人的当地女孩和友好的夏威夷人在码头上以音乐、鲜花和花环迎接他们。

从好莱坞回来后，巴巴提到葛丽泰·嘉宝，解释说她前世是瑜伽士，因突然死去，错失了灵性提升的机会。尽管巴巴希望联系她，“她命中注定不来见我，”他说，“她有件事想问我，但通过（她的密友）莫丝蒂斯传递消息，莫丝蒂斯把我的回复带给她。”

1935 年 11 月 15 日，巴巴给莫丝蒂斯发去电报：“我的爱和祝福将使（嘉宝）得见生命的美丽、纯粹、神圣和永恒。”

{注：莫丝蒂斯·德·阿科斯塔是古巴裔美国人，社会名流，编剧，在好莱坞遇到巴巴。她还是玛琳·黛德丽、伊莎多拉·邓肯、巴勃罗·毕加索、奥古斯特·罗丹、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等演艺界和艺术界人士之友。}

巴巴还对她们讲，他在中国时想要苏打水，做了个捅落汽水瓶球珠的动作。满德里试图找个人问路，去一家能喝到这种饮料的餐馆，结果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一群找妓女的人，将他们带到一家装饰华丽的妓院！

“不管怎样，那些人也得到了巴巴临在的祝福，”美婼说，“巴巴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时，觉得十分有趣，用手捂着嘴不让自己笑出来。”

美婼继续说：“巴巴去过美国几乎所有的好地方，甚至好莱坞。他莅临那里自有原因——净化和祝福它们。巴巴是当代完美阿瓦塔。他喜欢美味的食物、好看的衣服和美妙的音乐。他旅行范围广泛，不仅爱印度，也爱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7 月 16 日，巴巴乘船前往法国。他常跟女子们谈阿维拉的圣特蕾莎，她深爱着耶稣；圣凯瑟琳是巴巴喜爱的另一位圣人，还有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此次旅行中，在意大利的维埃拉与爱者共度一段时光后，巴巴进入与圣方济各有关的一个山洞闭关，后来他解释说：“在此地召开了一次灵性人物大会，这种事情在灵性上前所未有。这归因于即将到来的

世界剧变。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剧变。”

｛注：一开始，当美婼得知巴巴这么快就要再次离开时，她非常难过，在他们分别时，她哭了很久，恳求巴巴快点回来。｝

巴巴去了埃及，参观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当地动物园以及开罗的科普特教堂，教堂有个洞穴，玛丽和约瑟夫曾在里面居住，耶稣和使徒也来过。大范围旅行近两个月后，巴巴于 9 月 7 日抵达纳西科。

美婼评论道：“世界旅行后，巴巴回来了。他主要讲述开罗。‘我喜欢开罗，’他说，‘它太美了，是我喜欢的一个地方。’如今我在想，下次他再采用人身时，可能会出生在开罗。巴巴到底喜欢它什么，我不确定。或许是穆斯林建筑，或许它没有现代化，让他想起印度。”

女孩们为巴巴准备了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开始前，所有女子都打扮成阿拉伯女孩，头戴围巾，化了妆，逐一登台。接着几个人跳舞，小蔻诗德等人在后台歌唱。

“我们一个接一个出场，跳舞，假唱，”美婼说，“我以极为端庄温柔的姿态进行，不华丽，但恰到好处。我与后台的歌手对上口型，优雅地随歌舞蹈。”娜佳随之起舞的一首歌曲唱道：

至爱，您今天
戴着茉莉和玫瑰花的花环
显得格外的美。
但在您的美面前
这些花儿算不得什么
它们只不过衬托了这美。
奎师那，与您的恰提共舞吧
您嬉戏的姿态
把我深深地迷住。

朵丽是众人中最害羞的，她没跳舞。巴巴坚持要她跳，最后她勉强跳了几步。接着音乐会主场开幕。“我们决心要让巴巴高兴，”美婼说，“我们暗自琢磨：‘他还要去西方很多次，会对那里越来越上心。我们也得让他多多关注我们！’”

事实上，最近的意大利之行中，巴巴首次对西方爱者讲了美婼和其他东方女子。这次巴巴亲自指示鲁斯特姆，次日叫一名摄影师来给女子们拍照。他叫女子们换上戏服，化妆，佩戴珠宝，让摄影师摄影，并指示将所拍照片寄给西方人。（音乐会中“跳舞的女孩们”再次进行了表演。）

禅吉一直与巴巴的英美新爱者们通讯，9 月 17 日，他把这样一些照片寄给他们——禅吉指出，此乃莫大的荣幸，因为巴巴通常不允许任何人看到女满德里的照片。在给“西方挤奶女”的信中，禅吉写道：

印度挤奶女们在经历了数月痛苦的分离之后，发现至爱的主再次回到她们中间，她们喜乐无边！为了庆祝他的归来，也为了让他开心，她们安排了一场精彩的演出，特别由她们创作和表演，这个款待让巴巴开心。随信寄上剧团人员身穿演出服的两张精美照片。所有名字都在照片上相应做了标注，你们能容易一一辨认。

巴巴最亲爱的美嫫——你会发现——比所有人都要出色，尽管她脸颊凹陷，且因分离期间忽略饮食显得虚弱。她的爱是如此沉默与深刻，在这几个月的分离中，她实际上失去了她的自然美。但她对巴巴的爱抵过其他一切考量，胜过健康和美食。

玛妮——巴巴甜蜜可爱的妹妹——看起来真的漂亮，但在其中一张照片（三人照）中，她似乎动了一下，因此模糊不清。顾麦，巴巴的灵性母亲，堪为圣母玛利亚，看上去名符其实。

在全体合照中，前排就坐的女士们都是长辈，后排站立者则是年轻的挤奶女——印度当代奎师那的当代年轻女爱者们。她们是多么甜美可爱啊——每一张脸都闪耀着人类之花和至爱所激发的爱的光辉。我相信当你们想到自己虽经受分离痛苦，但她们能享受他的陪伴，在他高贵的临在中快乐无比，此时你们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

她们写了满怀爱的信件给你们——巴巴亲爱美好的英格兰的挤奶女们，信件这周寄出，相信这些新面孔会给你们——她们最亲爱的怀着信爱生活在世界另一边的姐妹们，带来她们所能倾注的全部的爱。她们全体对巴巴——你们心中的理想和偶像——的这种爱，将永远活在你们的记忆中。

1932 年之后，巴巴不再允许美嫫、娜佳和小蔻诗德去看电影。但玛妮在时，和嫂子大蔻诗德仍可去看。每看一部电影，她们都讲给女子们听，还唱其中的插曲，以便编排进小品中。

有一次，她们正排练一场舞剧，巴巴要东西吃，结果没准备好。她们解释说一直在排练剧目。从那以后，巴巴令她们停止排演戏剧和小品。

｛注：巴巴偶尔也会带女子们出去郊游，比如 1932 年 9 月 18 日星期天，他带她们在这个地区的某处进行了一天的野餐和远足。｝

1932 年 10 月，巴巴马不停蹄，在纳西科、孟买、盘奇伽尼和普纳之间往来奔波。10 月 18 日，他带女子们乘旁遮普邮车到印多尔一周。顾麦、苏娜玛西、馥芮妮、迪娜·塔拉提和哈佳（拉姆玖的妻子之妹）陪同。

印多尔是个盛产棕榈的怡人之地。由于棕榈酒不贵，巴巴让女子们尝了尝这种轻度酒饮料。

他还带女子们去参观拉吉瓦达——哈卡尔宫殿，那里悬着巨大的白水晶吊灯。他们还去坎奇·曼迪尔（玻璃寺庙），这是一座耆那教寺庙，所有东西——墙壁、天花板、地板、柱子和门——都镶嵌着玻璃，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墙壁上装饰着彩色玻璃绘制的场景，

描绘耆那教经文中的故事。顶部是特殊的玻璃内嵌装置，将安放在那里的马哈维亚主的三尊雕像，无穷地映照显化。

从印多尔回来后，她们发现婆罗门邻居将其被褥搬到外面晾晒通风，除臭虫。这让女子们大感轻松，因为长期以来，她们不断被跑到她们这边的臭虫骚扰，所以一直紧闭房子的隔断门。尽管如此，仍有许多臭虫过来。不过，这家人很友好，女子们很高兴有人住在隔壁，甚至去拜访过她们一次。

一向享有深度睡眠的美婼，对臭虫并不怎么在意；相比她更讨厌蚊子，美婼有些招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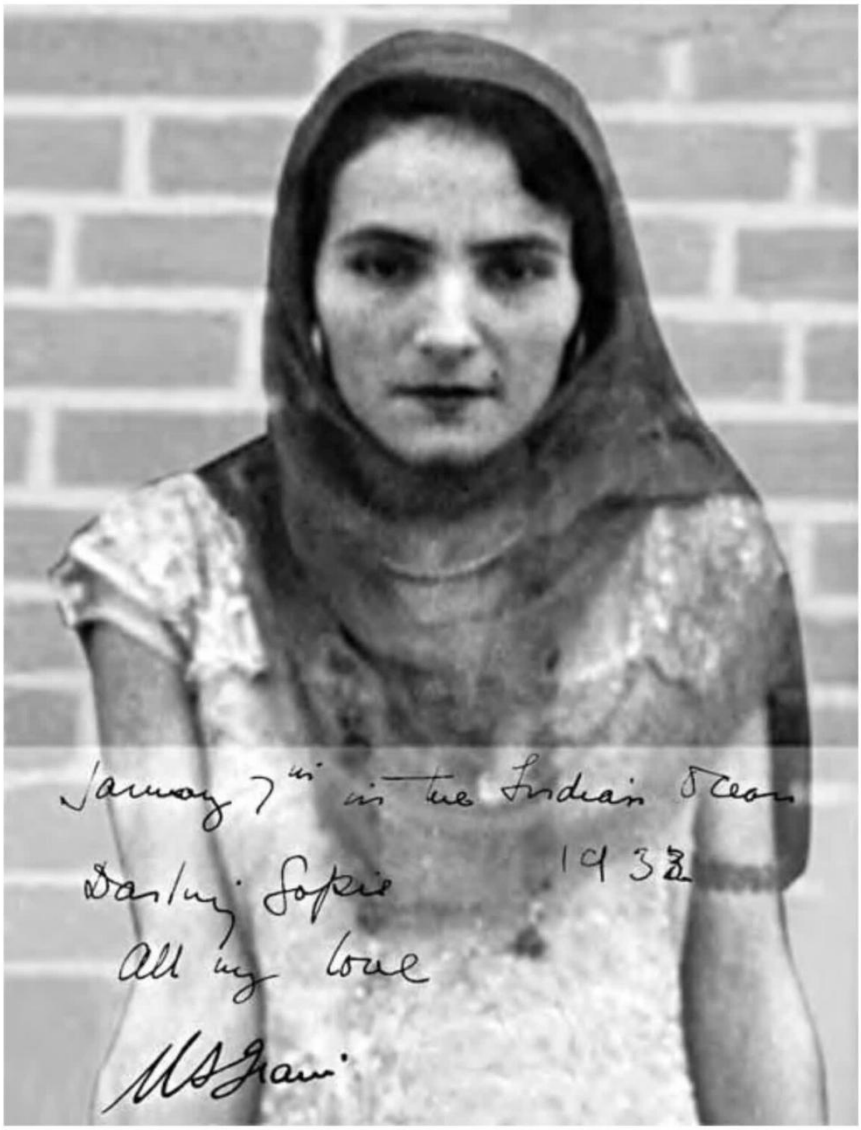
11 月 21 日，巴巴航行前往欧洲，开启第四次西方之行，这一次离印两个多月。正是这次伦敦之行，巴巴邀请西方人来印度。他初次对他们讲美婼的特殊角色，以及她对他强烈的爱：“美婼是我的拉妲，她的生活构成我的幸福。你们见到她时，就会明白她对我的爱意味着什么。她的爱总是让我快乐。”

姬慕·托赫斯特从没来过印度，也没见过美婼，但回忆起早年巴巴提到美婼的情形，她说：“巴巴说她是他最亲近的人。当然，我们都很嫉妒，因为我们都想离他最近。我想我们一直不太明白，为何她会特别近。
“巴巴曾说过一句非常奇怪的话，美婼是他的皮肤，我们始终不大理解，现在仍不明白。他说，这并非因为她具备超凡的灵性，这也令人不解。”

巴巴前往瑞士，在此见到热衷灵性的国际商人奥托·比罗，有一天，他的女儿艾琳会与巴巴极为亲近。从那里，巴巴再次去开罗，接着到锡兰（斯里兰卡），于 1933 年 2 月 6 日回到纳西科。

美婼只有一次见巴巴穿西装。“他从西方归来，穿西装来到纳西科，”她回忆说，“他看起来非常美。那是一套纯白的英式套装——白色长裤，修身合体的白上衣，脚蹬英式系带鞋。他还戴一顶礼帽，他把帽子摘下，头发松散开来。他特地穿这套衣服，为了让我们看看他穿西服的样子。”

｛注：有一次，美婼见巴巴也用珐琅袖扣。在这个时期的一张照片中，巴巴在兰戈斯（当作内衣的宽松裤）外穿了一条丝绸宽松裤。据美婼说，这条长裤有一根绳系着，像睡衣一样。｝



美婼扮作阿拉伯舞蹈女孩;1932 年摄于纳西科

覆于照片上的手书来自 1933 年 1 月巴巴给女满德里写的明信片：

1 月 7 日于印度洋航行途中，1933 年。

我所有的爱

默文. 希瑞亚. 伊朗尼（巴巴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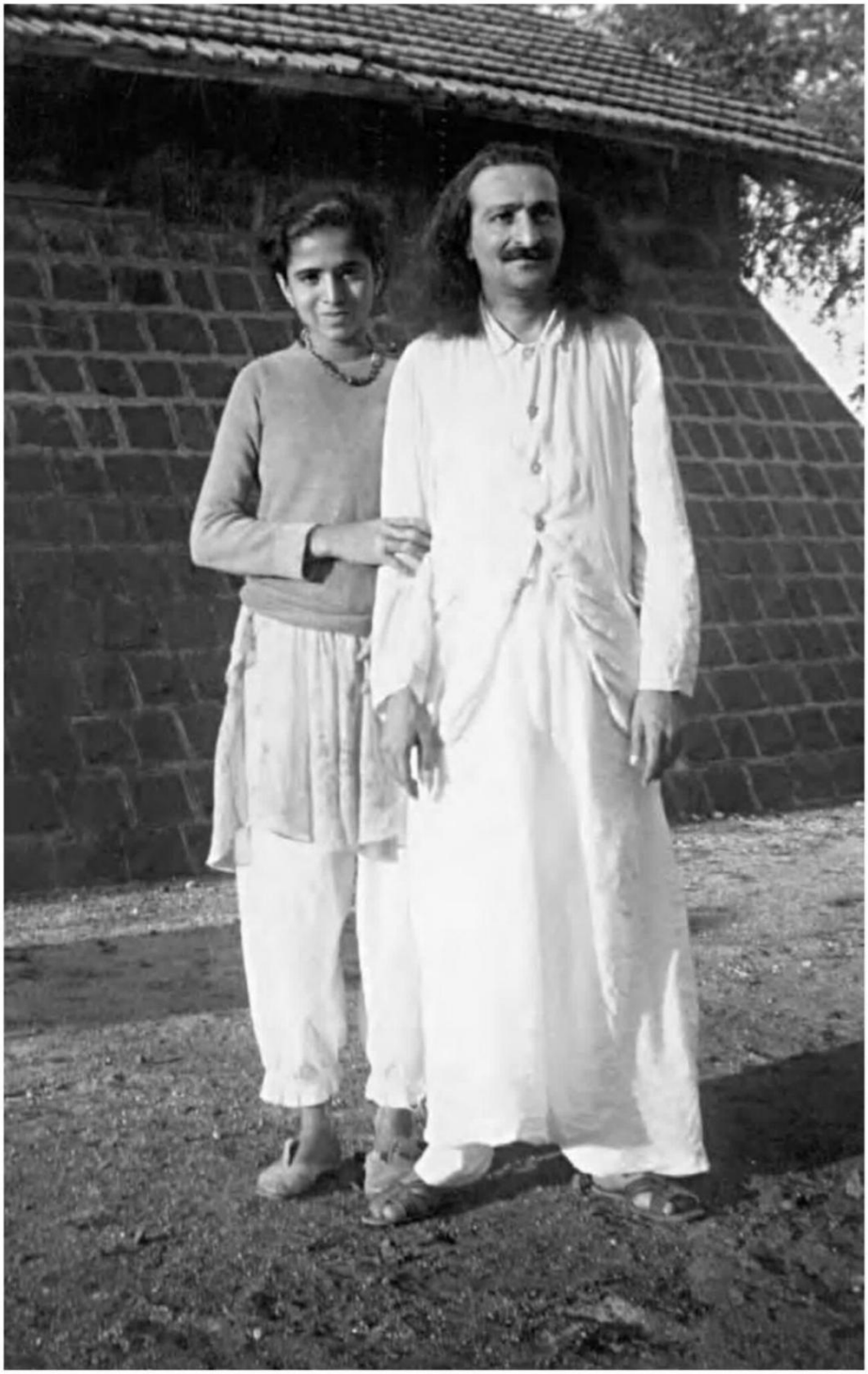
美婼照片:米尔顿或库尔卡尼摄影师拍摄;明信片:作者收藏

小蔻诗德、美婼、玛妮

摄于扮作阿拉伯女孩的同一日，1932 年，纳西科，婆罗门家。

米尔顿或库尔卡尼摄影师拍摄

25 玛妮



巴巴与玛妮，1934 年于上美拉巴德。

小蔻诗德拍摄——玛妮收藏

美赫巴巴的父亲希瑞亚吉，于 1932 年 4 月巴巴二访西方时去世。巴巴回来后，希芮茵麦和玛妮前来商议家事。希芮茵麦想让玛妮同她在普纳生活，最终结婚嫁人，但玛妮整个一生，除了渴望和巴巴一起生活，别无所求。然而她为加入埃舍的奋斗历程并不容易。每当学校放假，玛妮都去见巴巴，不管他当时在何处——托卡、美拉巴德还是纳西科——而如今她想永久留在他身边。

巴巴告诉她，她若在班上名列前茅，就可以进埃舍，但年年考试都拿第一后，巴巴仍找借口推迟她来埃舍，因为他希望玛妮继续学业。最后，玛妮决心不再允许巴巴继续拖延下去，干脆退学！但她如何让希芮茵麦转变心意，因为巴巴说过必须征得母亲的同意，才能来他这里。

玛妮已收到若干次提亲。有几次是在她仅 12 岁时，其中有个来自孟买的富有家庭。玛妮不认识这个男孩，但记得听姨妈对母亲说：“这是个多好的人家——如果玛妮要水，他们会给她牛奶！”

玛妮听了大为惊骇：“我要水，他们会给我牛奶？”她讨厌牛奶！她记得母亲回答说：“我 14 岁就结婚了，女儿会自己拿主意的。”

一个求婚的男子 20 岁，来自卡拉奇，常来普纳。他写了很多书信，表达对玛妮的感情。后来他娶了别人，他来见巴巴，要求见玛妮，巴巴说：“既然你已经见过我，就走吧。”

玛妮私下里和巴巴讨论自己的困境，希芮茵麦想要她留在家中，她该如何加入他。“你要表现得最后母亲叫你走。”他建议道。

尽管这对玛妮很难，但她开始对母亲态度粗鲁。她顶嘴，争辩，不做希芮茵麦要求之事。最后，计划成功。母亲说：“快去默劳戈那里吧！”然后，当巴巴又一次海外旅行归来、给玛妮写信让她来时，玛妮便永久加入埃舍，在她刚过 14 岁生日后不久。

玛妮认为母亲最终不会不放她走，但要她同意花的时间会更长。巴巴的方法见效更快。她不想伤害母亲，但没有什么比加入巴巴更重要的。然而，事情并未得到完全解决，希芮茵麦继续张罗为玛妮安排婚事。

多年来，玛妮患有一种皮肤病——白癜风。这种情况缘于黑色素（皮肤色素）降低，皮肤看起来发白。美婼初次见年幼的玛妮时，她的右眼下方有一块白斑。白斑渐渐扩大。巴巴亲自给它敷面霜和药膏，美婼在玛妮幼时也为她涂过药。医生建议做日光浴，但没有效果，玛妮的皮肤只是晒红了。

玛妮把这一切都视作巴巴的考验，当地琐罗亚斯德教徒嘲笑她说：“即使自称是至师的她的亲兄长也治不好她。美赫巴巴连自己的妹妹也无能为力。”

玛妮到纳西科生活后，希芮茵麦仍不乐意，但巴巴不希望玛妮回普纳。一次为此发生了一场可怕的争吵。希芮茵麦和巴巴就玛妮的未来发生激烈争论。最后，巴巴抓住玛妮的手，把她推进一个房间，将门锁上。希芮茵麦问他要做什么，巴巴说：“你这么盼望她结婚，现在让我们看看你收到了多少提亲！”希芮茵麦打开门时，玛妮的白癜风已经爆

发，脸上布满了白斑。

母亲惊恐万分，吓得喘不过气来。“默劳戈，你做了什么！”她说。巴巴告诉母亲，玛妮若不留在埃舍，情况会更糟。

有大约两个月，玛妮被送到迪奥拉利的一所寄宿学校，位于距纳西科四英里的山间胜地。当巴巴派几个男满德里去问询她是否安好时，玛妮意识到巴巴想要她回来，很快巴巴终止了她的学业。

对于此事，禅吉这样描述他所亲见的：“希芮茵麦想让玛妮待在家里，她对巴巴说了很多次。巴巴也想要玛妮，但希芮茵麦固执己见。巴巴说：‘我会雇一个妇女来照顾你。’她还是拒绝。巴巴接着说：‘如果有个儿媳陪伴你，你会高兴吗？’希芮茵同意。

“巴巴便要弟弟贝拉姆，做一件对他来说非常困难、违逆心意之事，也就是结婚。这是一次可怕的考验，差点让贝拉姆自杀（因为他想和巴巴共同生活，就像其他男满德里一样）。他三天没吃东西，但最后服从了巴巴。”

1933 年 3 月，贝拉姆与佩琳（父母选择的一个远亲）结婚，希芮茵麦非常高兴。但她仍不愿和玛妮分开。

禅吉继续说：“这让巴巴极为恼火，他转动了钥匙。玛妮当时在家，巴巴因她在家付出了（灵性）代价。一段时间后，玛妮皮肤病复发，不传染，也无伤害性，但很严重。巴巴对希芮茵麦说：‘让玛妮来我这里，否则情况会越来越糟，会全身都是。’母亲仍然不肯。病情越来越重，玛妮的胳膊、脚和腿上长满白斑。希芮茵麦这才说：‘带她走。她可以去，跟六个人（女满德里）分开住。’

“这种病在她身上持续了一些时间，巴巴告诉玛妮，一旦母亲去世，这种病自会消退。当然，巴巴可以让母亲马上离世，但他不会违背自己的完美法则。”

关于这些事件，巴巴授述以下三点，叫人打印出来，并亲自签名：

1.这证明我有我自己的方式。
2.玛妮对我的爱使她乐于经受任何折磨，只是为了到我身边，和我在一起。
3.贝拉姆的服从经由这种至高的牺牲得到证明。
（签名） M.S.伊朗尼

玛妮因而永久加入美赫巴巴的埃舍，她说：“从我跟巴巴生活之初，他就着手对我工作。我对食物很挑剔——对衣服还好，但过分讲究吃食。我不爱吃蔬菜，但喜欢吃肉、鱼和蛋。

“巴巴通过你的弱点使你变强。所以你若把弱点交给他，弱点也可以是一种祝福。巴巴最初为我做的一件事，就是送我去看医生，医生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医生给了我一些限制：每个星期天，我必须服用蓖麻油；我不能吃任何豆类——不吃豆糊和鹰嘴豆粉，这些是除了埃舍里不吃的鸡蛋、肉和鱼，我所爱吃的。米饭可以吃，但豆糊不行。

“娜佳习惯用鹰嘴豆粉做煎饼，很美味。对于我，她用的是难以下咽的小麦粉。我年轻易饿，我会等我的面饼做好，卷起来吃。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得不遵守这个命令。”

医生还建议多吃煮菠菜。在家里，希芮茵麦为玛妮用大蒜炒菠菜，但玛妮不喜欢蔬菜，不管做得多好。“我会捏着鼻子吃。但在纳西科，我不得不吃煮菠菜。菜摆在我面前时，我沮丧地拿起来吃。它看起来就像一缕缕杂草！多年后，美婼告诉我：‘我们那时常常为你感到难过。’”

玛妮记得那些日子，巴巴常因禁食看起来很瘦弱，但他其实相当强壮。例如，他提一把大壶给每个人倒茶。巴巴毫不费力地用一只手就拎起来，尽管其他人需要两只手。

一次，巴巴从一个大锅里盛米饭和豆糊时，玛妮犹豫着去接。巴巴问：“怎么回事，你不喜欢米饭豆糊？”

“我喜欢，”她说，“但您让我遵照医嘱。”

“什么医生？”

“您派我去找的医生。他吩咐我不要吃豆糊。”

“那个医生，”巴巴表情厌恶地说，“他就是个剃头匠！”

{注：这种说法乃有其渊源：最早的外科医生是理发师，他们随军上战场，进行粗糙的截肢手术。现代的红白理发店杆代表战时染血的白色绷带。}

巴巴给玛妮盛了一些米饭和豆糊，玛妮狼吞虎咽地吃掉。“仿佛是天堂一般。即便是米饭和豆糊，巴巴也使它变得棒极了。我完全忘了肉、蛋和鱼。现在只吃豆糊就相当了不得。

“巴巴就这样替换掉我们认为是需要的欲求。这些累世的旧习惯必须被巴巴的习惯取代。我很早就知道你不可能两全其美，没有妥协。要么巴巴要么你自己。你不能同时拥有巴巴和自我。要么是巴巴所要，要么是你所要。”

尽管玛妮在纳西科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但那些日子仍承载着一些最美好的回忆。“纳西科对我很亲切，因为它是我和巴巴永远一起生活的开端。”

玛妮受令要时刻和美婼相伴随。巴巴对美婼的手势是手掌朝下，表示“年轻”或“小的”。他对玛妮的手势也一样，只是把手掌放得更低，意思是年纪“更小的”。例如，如果有人问：“您想召玛妮吗？”而巴巴其实想找美婼，他便把手掌抬高些。有时，对于美婼，

巴巴先指着自己，意为“我的”，然后做手掌朝下的手势。

关于她自己，玛妮回忆道：“我最初加入巴巴的时候，是个紧张严肃的人。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孩子，我们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样。你可以从我们的照片中看出，我们没有人微笑；我们极其认真、严肃和庄严。训练开始时是这样，你的每时每刻、每个想法、每个行动都不是你的，而是巴巴的。你生活的任何部分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而是按照巴巴的希望，他想要的，他何时要，如何要。没什么是你自己的：没有什么需要、欲求、想法、时间是你自己的，一切全属于巴巴。

“当我们到巴巴身边，当实在触及幻相时，我们一无所有，只有贫穷、贞洁、服从和臣服，但我们的生活无比充实。那时我只有十几岁，但除此之外，我没什么想要或期待的。我们的注意力，一天 24 小时完全集中在巴巴身上。我们相当充实，从不觉得被剥夺，也不觉得缺少什么。我们从未对所做之事心生怀疑。你可以一无所有，却很充实。而在幻相中，你可以拥有一切，却感觉空虚。

“我们到巴巴身边，不是为了什么，除了和他在一起，陪伴他左右。这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接受所有的条件——绝对的服从、贞洁和贫穷。当然也有轻松时刻，但也围绕着巴巴，快乐是因为巴巴快乐，工作是因为巴巴要求。在每个行为每件事中，静心持续不断，因为是他要我们做，是来自他的命令。

“除了绝对服从、贞洁和贫穷这些基本命令，每个人各自还有不同的命令。根据我的喜恶，我的诸多命令有别于其他人。但它们被给予得如此温柔、如此美妙——从不粗暴生硬。巴巴是指挥家，是导演，他在任何方面都无以伦比。

“在跟随巴巴的生活中，‘不做’和‘做’一样重要。有那么多的命令：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可发怒，不吃这个；你想出去，但不可外出；不要在阳光下晒，即使只是出去一会儿。那么多的‘不’已然构成我们与巴巴共同生活的极大部分。这一点，你无法记录，也无从夸耀。

“这不是一项成就；事实上，没有成就。擦去而不是添加——巴巴十分擅长这一点。伴随巴巴的生活不单纯是做这不做那。不做你想做的，才是关键。

“无论是什么（我们必须服从巴巴），不管我们必须做的事多么微小，都不在玄妙层面，而是在实际的方面。例如，在 10 点钟，我必须自己服用一种特殊的补药；10 点半时，我要服用维生素片；11 点，我得记得告诉美婼某件事；下午 2 点，我必须把鸟带到这儿来。在那之前三分钟，我必须做这个……所有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如果那时有别的事，你一定不要忘记。我说过，没什么是你可以夸耀的；但这和巴巴的其他命令一样重要，绝对让你一直忙个不停。

“你的脑子里满是巴巴，因为：‘巴巴要我做这个……巴巴一会儿要来……我得记住做这件事还有那件事。’一直不停。这是一种持续不断、不可思议的静心。

“这就像在走钢索，你不会左顾右盼，只是一直向前走。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巴巴身上，甚至不在彼此身上。我们就像一把撑开的雨伞，所有的辐条都连接在中央，但辐

条互不接触。（事实上在纳西科，除了照顾别人的健康，我们彼此不碰触；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从不碰对方。例如，我们从不互相梳头或编辫子。）

“我们爱彼此，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总在互爱。全部的注意力和焦点都仅仅且始终归于巴巴。因此，那是一种极其认真的状态，并非容易之事。

“人们问我，你那时是怎么想的？当你用手指尖吊在悬崖上时，你在想什么？你不去想，只是抓紧！这是抓紧他的方法。

“我们到巴巴这里时，被告知不可读任何灵性书籍，连巴巴的书都不可。我们只是空的——空无一物，不管他想用什么来填充，想怎样填充，除了和巴巴在一起，我们别无他求。跟巴巴在一起并非儿戏，但这是唯一值得你投入一生做的事。”

玛妮引用这句话作为结语：巴巴曾经问他身边的人：“谁会为我马上死去？”有几个人举起手，巴巴说：“死亡容易，因为眨眼之间就能完成。但为我活则难乎其难，因为这意味着每时每刻都在死去。”

女满德里在纳西科与外界隔绝——不读报不看书，没有关于外面世界的奇闻异事。她们保持严格隐居。不过随着玛妮的到来，美婼请求巴巴至少允许玛妮读读书，藉此她可以练习和提高英语，巴巴同意。

玛妮不时收到普纳的亲戚寄给她的英国漫画书。漫画里有女学生可读的故事，每个月都寄来新的一期。玛妮向巴巴提及这些漫画，并问她能不能读这些画册，巴巴说可以。大约十年前，他就已禁止美婼阅读，此时也许可美婼读这些漫画书。（埃舍里仍不许书写，但娜佳可以写购物清单。）

｛注：美婼还得到《美赫讯息》和《美赫公报》，可以大致浏览，并阅读某类文章。后来，在新生活之后，美婼想把这些漫画中的几个故事重新读给巴巴听，她调侃玛妮为何要把书送人。“没关系，”玛妮说，“现在我们有雷克斯·史托特和P·G·沃德豪斯。”｝

“我喜欢看儿童漫画，”美婼说，“玛妮的家人会寄给我们一个漂亮的袋子，里面装满漫画书。我们全都保存下来，但玛妮在新生活期间把它们送了人。我不想送人，我本打算存起来送给孩子们。我保留了两本。我们念给巴巴听，他很喜欢。巴巴喜爱纯真的儿童读物。他孩子般童真，同时又是高之最高。巴巴身上的每种品质都很美。”

巴巴给了玛妮一条绿色玻璃珠做的项链，上面带有小小的白色纹饰。他指示玛妮永远戴着这条项链，连洗澡时也不例外。

巴巴还送给美婼一条彩色玻璃项链。不过，因为美婼的又长又重，巴巴叫她不必一整天都戴着。过了一段时间，巴巴带她们去纳西科的某个地方野餐，让她们玩一个游戏。美婼戴着项链奔跑，项链断开。好在项链每颗珠子前都有一个结串着，所以不是所有珠子都掉下来。每个人都帮忙寻找掉落的珠子，最后都找全了。

玛妮的项链戴了好多年，直到它也散落。

尽管玛妮是巴巴的小妹，但她一旦进入埃舍，并没得到任何特殊的待遇。“我永久加入巴巴时，不像趟水进海——水先及脚踝，然后到小腿，而是一跃而入。从一开始，气氛就紧张强烈。但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想要的。”

希芮茵麦和女儿玛妮，摄于 1938 年 2 月，上美拉巴德

（注意玛妮手上的皮肤病）

伊丽莎白拍摄——玛妮收藏

26 西方人来访

1933 年摄于堪迪乌里

站立：克莉丝汀、大蔻诗德、薇薇安、美婼、小蔻诗德（后方）、敏塔、巴巴、馥芮妮、奥黛丽、顾麦、苏娜（萨若希的兄长丁肖之妻）、诺芮娜、迪娜、苏娜玛西

坐着：娜佳、梅布尔、玛妮、迪莉亚、捷露·塔拉提、玛格丽特、伊丽莎白、吉蒂（弯腰）

昆廷·托德拍摄（用玛格丽特的照相机）

一组西方人即将到访印度，准备工作在进行中，他们将随巴巴在印度旅行观光六个月。在纳西科无法为这一行人安排住宿，于是禅吉被派往孟买做必要安排，他在孟买附近的堪迪乌里为西方人租了一座别墅，起初，巴巴宣布他会带印度女子同行，但后来改变了主意。1933 年 3 月 17 日，小阿迪在纳西科给禅吉写信，解释有关计划的变更事宜：

本来印度女子们也要前往，但同时照应两个组，即女士组和姬慕帮（英国组），会是件让巴巴太头疼的事。而且我们只预订了包厢，而不是整节车厢，这会让事情更加困难；

因此一行人将被分到不同的车厢，我们安德纳（内部）的女子们会不高兴；倘若巴巴和内部女子们坐在一起，姬慕帮也会有这种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巴巴决定不带印度挤奶女旅行，而是另行计划：25 号带内部女子去孟买，带她们到一些野餐地，比如高尔沃德和嘎拉普瑞；当姬慕帮来时，东方女子将在孟买待三天，彼此相处交往，而不是像之前决定的那样待 24 小时。姬慕帮七、八、九日将住孟买的堂皇酒店，巴巴和内部女子们在堪迪乌里。姬慕帮早上 10 点到堪迪乌里，一直待到晚上，在堪迪乌里附近的酒店用午餐；晚间全体乘车外出兜风。去见（丁肖）马克，并安排 25 日起在堪迪乌里别墅居住。

25 号那天，巴巴并没带女子们去孟买，而是带她们去了班达达拉四天。然而 4 月 3 日，他带东方女子乘火车经伊加特普里，到堪迪乌里。

｛注：班达达拉距离纳西科 55 英里，是个宁静、幽僻的度假胜地，有几处野餐地点，一面大湖被森林覆盖的群山环绕，还有一个瀑布。｝

巴巴希望女满德里穿上最好的纱丽，改变一下形象，让她们见西方同伴时显得年轻有朝气。他指示馥芮妮为她们购物，化妆品和好衣服，需要什么买什么。馥芮妮买了粉饼、口红、丝绸纱丽，甚至透明丝袜和高档高跟鞋。巴巴叫女子们都用上。

八年来，女子们的头发一直被一块白巾遮盖；现在巴巴说：“别再戴白头巾了，把你们的头发梳个好样式。”

她们多年来居住在埃舍，缺乏练习，也不熟悉最新发型，如何做头发？美婼把头发拢到耳后，夹起来，松垂在后背——长而浓密，很可爱。“我们总是穿着朴素的衣服，发式也很简朴。很多年我们从不关心自己的头发。我们没有任何做发型的经验。突然间，巴巴说我们必须穿戴时髦，还要涂口红。

“我们感到害羞，但我认为巴巴是在调皮，在考验西方爱者。他对她们讲埃舍女子已舍弃一切，可突然间，我们以这种形象出现。她们一定以为我们很简朴，衣着朴实无华，而现在巴巴要向她们展示我们打扮得多漂亮，以此考验她们，看她们对巴巴的印象到底如何。这些西方人期待的是禁欲的修女，结果却发现是这样一些优雅迷人、穿着考究、面带妆容的年轻女子。

“巴巴想让她们大吃一惊。巴巴做了很多事情来考验她们的先入之见。

美婼先是把头发编成一股粗而长的辫子。25 岁时，她开始掉头发，白头发也出现了。那天在去伊加特普里的火车上，巴巴注意到这个情况。美婼坐他对面，他欠身仔细看她的前额。“这是什么?”他问道，“白头发吗?”他让馥芮妮把白头发拔掉，她依言照做。巴巴希望她们呈现最佳状态，不喜欢美婼有白发。

“你相信吗，我才 25 岁，就开始长白头发。这都是一直戴那些头巾造成的，我的发质本来很好。白巾要系得前后都不露头发，头发盘成一个圆髻。这对头发不好，头发需要阳光，新鲜空气。我告诉玛妮，我们年轻的时候，头发很好很漂亮，但一直戴着围巾；后来我长了白发，头发变得花白，巴巴却叫我把头发露出来。玛妮说那就是巴巴的方式。”

巴巴和东方女子在堪迪乌里别墅住了四天，直到西方人到来。马克是个富有的帕西人，他这幢精致的两层楼房布置舒适，楼上有一个大客厅和卧室，四面都是宽阔的露台。但她们不必一直待在家里，巴巴带女子们到附近的山间悠闲漫步。

由于顾麦以及大多数人不怎么说英语，（英语很好的）馥芮妮被选中接待西方人。她在孟买码头迎接西方一行，于 4 月 7 日下午两点将他们带到堪迪乌里。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巴巴生出个游戏的主意。“我要躲起来，”他嬉戏道，“西方人来时，叫她们一定要找到我。”

很在意自己的外表是否得体、举止是否有教养（尤其是面对一群外国人）的美婼，有些慌乱，说道：“我们甚至还没见过她们，却要告诉她们巴巴藏起来了，快去找他！太滑稽了。”

西方人到达别墅时，她们走上台阶，在相隔四个月后渴望一睹巴巴容颜。东方人站在门廊上，姿态端庄地迎候她们。“巴巴在哪里?”西方人问。

东方女子解释说：“巴巴藏起来了，快去找他吧。”

只懂一点点英语的蔻诗德不停地重复着：“找到他了!找到他了!”

西方女子在游廊跑上跑下，找遍阳台，到房子里搜寻。迪莉娅发现巴巴躲在浴室的一个角落里，一个高橱柜的后面。“我找到巴巴了！”她叫道。

大家围拢过来，巴巴说：“迪莉娅先找到我，所以我要先拥抱她!”

接着他拥抱了每个人，为两组人作介绍。和巴巴在一起的女子有：美婼、玛妮、娜佳、小蔻诗德、大蔻诗德、瓦露、馥芮妮、苏娜玛西、顾麦及女儿朵丽、琵拉麦、琵拉麦及女儿喜拉、迪娜·塔拉提及女儿捷露。

｛注：朵拉特麦和馥芮妮的孩子们一起住在纳西科。｝

西方组中英国人有：吉蒂·戴维、玛格丽特·克拉思科、梅布尔·瑞恩、奥黛丽·威廉姆斯、敏塔·托雷达诺、迪莉娅·德里昂和克莉斯汀·麦克诺顿。（昆廷·托德也来了，但没被引荐，尽管他在拍摄本章开头的照片时见到了美婼。）

｛注：伊丽莎白拍摄了另外两张合影，昆廷坐在前排。｝

来自美国的有：伊丽莎白·帕特森（她此前来过印度）、诺芮娜·马切贝利和薇薇安·吉森（她代替原本要来的姬慕·托赫斯特，姬慕的丈夫不肯让她走）。东方女子 14 名，西方女子 10 人，男子 1 名。

介绍过程中，28 岁的迪莉娅询问美婼的年纪。“巴巴很顽皮，”美婼说，“我当时 25 岁，但巴巴告诉她我只有 21 岁。”

玛妮指出，在这个早期阶段，东方女性几乎从未拥抱过西方人；两组之间的相互交流谨慎而克制。“她们是有巴巴，而我们也有巴巴。情形和现今不一样。”

介绍完毕，上演娱乐节目。玛格丽特和梅布尔跳舞，其他人唱歌。据玛妮回忆，奥黛丽是她们见过最可爱的女子之一，她身穿长裙跳了一段舞。

美婼记得，形意舞者薇薇安“长着一双漂亮的绿色眼睛”，她要求所有人往后挪，以便腾出更多的表演空间。

巴巴让玛妮表演一段印度舞蹈，玛妮跳，小蔻诗德唱。玛妮还表演了一个短剧，讲的是一个学校老师的故事，她的眼镜老往鼻尖上掉。由于节目大部分时间都有男士在场，美婼只好上楼去了（朵丽陪伴）。之后，晚上 8 点，西方人回到他们在孟买的旅店。

西方人一直期待见到东方挤奶女，尤其是美婼，她们没有失望。以下是她们对第一次会面的几个回忆片段:

敏塔：我们首次见面时，我觉得美婼很美，极其可爱。她深爱巴巴，你会感到巴巴是她的生命，完全是她的生命。所有人，包括男子，他们没有自己的意愿，都是巴巴的意愿。我是否嫉妒，我不记得了。我不想要她的角色，我需要一种不同的生活。我想我姐姐（迪莉娅）和其他后来到印度生活的人，会觉得有点困难。玛妮很可爱，也很活泼。

迪莉娅：我们在堪迪乌里初次见到美婼时，她处于严格的隐居中，许多活动都不可参加。我们最初听说美婼是 1932 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别墅。巴巴对我们讲了印度挤奶女，以及美婼的特殊角色，她有多美，她对他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做好了准备。他告诉我们在印度有一个特别的女子，她是挤奶女中的一员，她对他的角色如同拉妲对奎师那。每个阿瓦塔的生平中都有一个特殊的女子，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阿瓦塔的阴性面向。

我们在印度见到美婼时，意识到她正如巴巴说的那样美。她骨骼清秀，眼睛美丽迷人，一头长发乌黑发亮。

美婼极为甜美优雅。一个人总会感到美婼特别。只要看到她你就会意识到，虽然她可能显得害羞，美婼总是具有这种内在的高贵。在某种程度上，她知道自己的角色。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巴巴对她更多的特殊训练，她（在埃舍内部生活中）承担了更多的权威。这一点显然毫无疑问，人人听从美婼。有关她是谁，巴巴说得清楚明白。你会感到她接受了这个角色，她知道自己是谁，知道巴巴想从她这里要什么。

我从不嫉妒美婼，虽然我会嫉妒别人。直到见到美婼，我都难以理解，既然我们是姬慕帮，巴巴说我们是他的“心”……那么美婼在什么位置呢？理解起来有点困难，当得知每一位阿瓦塔和至师身边都有这样一个女子时，我明白了。

有人说美婼对巴巴而言代表摩耶，又有人说她代表阿瓦塔的阴性面向，在灵性上，他通过她对所有女性工作。无疑的是，他总说：其他人与他有着不同程度的亲近，而她是“特选者”。

玛格丽特：在威尼斯（1932 年 8 月），巴巴说他想给美婼买一条项链。那里有可爱的意大利珠子等佩饰。我记得随巴巴去给她挑选了一串，那是在我见到她之前。我们对她有所了解，但模糊不清。我记得第一次听说美婼是有一天，我们在海滨一所避暑别墅外美丽的场地上散步，而后坐了下来。诺芮娜几个人滔滔不绝，说起往世的话题：诺芮娜声称是圣母玛利亚。敏塔说她有可能是拉妲：“我是拉妲，对不对，巴巴？”她问，如此等等。

巴巴说顾麦在此次阿瓦塔降生中扮演圣母玛利亚的角色。他明确表示，在印度也有人扮演拉妲的角色。

在堪迪乌里，我个人仍不清楚美婼的特殊性。其他人也不完全明了。美婼总是在巴巴身边，总在他身侧。没有太多的牵手或亲吻举动：她在那里，拥有某种高贵尊严。

在社交方面，她相当乐意接纳我们，并且因为巴巴，她希望取悦我们。她就是那位拉妲，她不希望我们中的任何人扰乱这种关系。除此之外，她很迷人。她的行为举止中没有任何让我们不喜欢她之处，比如装腔作势，或者炫耀“我是美婼”等等。

吉蒂：1931 年首次到访英国时，巴巴偶尔提及他在东方的女爱者，说有一天他会带我们去印度见她们。他提到美婼和玛妮，美婼有多美丽和忠诚，她有多爱他，当他需要外出工作时，她同他道别时，怎样的流泪不止。

我记得巴巴回印度前，迪莉娅或是我问巴巴我们能不能送点小礼物，他知不知道美婼和玛妮喜欢什么。我们送了小手提包，交给巴巴，巴巴交与卡卡保管。那时我们并不清楚美婼注定（或准备）要履行的角色。

巴巴两次来访期间，我们得知东方女子已听说我们，她们很高兴自己的大师受到西方人的敬爱，正如她们爱他那样。1932 年巴巴再次回印时，我们获准可给美婼和玛妮送礼物。此次访问期间，巴巴说：“美婼是纯之最纯，她最爱我。”她们对我们的兴趣完全是为了取悦巴巴。

在 1933 年堪迪乌里聚会上，所有人在房里等候我们。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见巴巴了。我进去时差点摔倒。我记得见到的第一个人是美嫫。她长发结辫垂于脑后，十分年轻，皮肤完美无瑕，那么美，样貌极其纯洁。她实乃幸福的化身。她身穿漂亮的纱丽，是那么优雅，你会感到她正是纯之最纯。她随时准备听从巴巴对她的任何要求——来到台前，或者退居幕后。

一天我们穿纱丽，美嫫协助，其他人向我们演示如何穿裹。早年我们从未单独和美嫫在一起，除非巴巴在。我们到时，巴巴会在那里，只有在他面前，我们才拥抱美嫫。我们总是先拥抱她，才可拥抱其余女满德里。道别时也是这样。巴巴会先叫来美嫫，我们总是在他面前，道别并拥抱她。

｛注：瓦露将自己九码的婚礼纱丽给奥黛丽穿。只有奥黛丽能穿这种长款的。（瓦露去世时，她身穿这件纱丽在美拉巴德火化。）｝

第一天，在简短的音乐会期间，美嫫同朵丽一直在楼上——尽管巴巴在场时，她一刻也不想和巴巴分开。对她来说，那个命令一定很难遵守。

巴巴守护着美嫫，这是任何人做不到的，你总能感到他的一个关注点就是让她开心。无论我们到哪里，都是：“美嫫会喜欢吗?”我们意识到她的特殊。娜佳告诉我，巴巴从不对她们讲美嫫多特殊，但她们知道她特别，她们要煮饭洗衣，而美嫫照料巴巴。

我们意识到美嫫特殊，但当时并不清楚她的地位。其余女子也同样警觉，确保美嫫快乐，在这件事上，所有人的全部用心都为取悦巴巴。她们感受到美嫫的特殊性，她对巴巴和之后他工作的无比珍贵。

4 月 9 日，巴巴带东方人返回纳西科，第二天他又回到班达达拉。东西方女子在一起只度过短暂的两天，直到三年后一些西方女子再次来到印度，她们才再度相见。巴巴同西方人在班达达拉又逗留三日，接着北上，领他们游览阿格拉的泰姬陵以及克什米尔的喜马拉雅山，不到一个月将他们遣回西方。

5 月 1 日，巴巴回到纳西科，在那里度过两周，然后去美拉巴德和孟买，准备再访意大利。女满德里又一次被留在身后，但美嫫说：“当西方人初来印度时，我们和她们在一起没有家人的感觉。她们知道这个。我们的英语不熟练。很多年，我们不读不写。所以我们并不想和她们同去波托菲诺。”

6 月，巴巴前往波托菲诺，8 月 4 日返回。与此同时，尽管在西方组离开印度后，巴巴放松了头上戴白围巾的限令，但对美嫫的限制却加强：美嫫到哪里，玛妮或小蔻诗德必须时刻伴随左右。即使美嫫上厕所时，也得有一名女子在附近，在能够听到她呼唤的范围内。

巴巴远赴国外时，随时将他的行程通告女子们。以下是巴巴写给小阿迪的信，表明巴巴对他自己给女满德里的信件的审慎，以及这些书信是如何传达的:

阿塔契亚拉·波托菲诺·梅尔别墅

1933 年 7 月 11 日

亲爱的阿迪：

……关于所附的给苏娜玛西的信，这封信要原封不动地转交给她，完全依照上次给你的指示——即谨遵相同的程序。你（阿迪）把信原封不动交给赛勒之妻娜佳，指示她去女子的住处，把苏娜玛西叫到一边，把信交给她，不要提你的名字，而要说信来自于我。独许玛妮打开信件，朗读给所有人听（不要给任何人看），然后随身保管。娜佳麦不要在那里等，送完信立即返回……

给满德里我的爱

（签名）M·S·伊朗尼

巴巴长期在外的一个时期，美婼为他绣了一件纯白丝袍。长袍从纳西科开始绣，在美拉巴德完工。美婼首先用复写纸在网状材料上描出图案，再将网图放到丝袍上，丝袍绷在一个带腿的小木框上，形似一张矮桌。

美婼和另两个女孩坐在地板上，穿针引线，用金线将（小蔻诗德从孟买带来的）亮片缀在刺绣之上。一部分完全绣好后，换另一部分再绣。

｛注：长丝袍本身可能为巴巴的一名跟随者所赠。｝

她们没有钱，又不允许从集市上订购，因而从小蔻诗德的一件纱丽上拆得金线。作为深得父亲溺爱的独女，当蔻诗德到了年纪，她的皈依礼在乌德瓦达隆重举行。（“与其说是坚信礼，不如说更像是一场婚礼。”蔻诗德回忆说。）在这个场合，蔻诗德受赠一件金色刺绣纱丽。她加入巴巴时，随身带来这件华丽的纱丽。有很多次，比如巴巴的生日，女子们把它铺在巴巴的长椅上。此刻她们从纱丽上拆下金线，将线缠成球，用来给巴巴绣长袍。

蔻诗德在孟买还有一位姨妈，曾鼓励她装饰纱丽镶边。蔻诗德给她写信，说她在做镶边，姨妈寄来一捆捆亮线，她们用这些闪亮的线给巴巴做饰物。

除此之外，女孩们为巴巴做了四五顶王冠。“每年我们都想做一顶新王冠，”美婼说，“但我们在美拉巴德做的最后一顶王冠付出了最大的心血，它和长袍现存于博物馆。

｛注：1938 年的生日宴会上，巴巴头戴这顶王冠，身穿刺绣丝袍。｝

为了配刺绣长袍，她们想做一个花环。除了金丝纱丽，小蔻诗德还有一件精美的白色丝绸纱丽，她们把它染成浅粉色，并撕成条状。她们用丝绸和绿线，造型出玫瑰花蕾、茉莉花和花茎。每天饭后，做完家务，她们就做几朵花蕾，最后花环长至巴巴的膝盖。这是一项缓慢而辛苦的精细活，她们须细心地一点一点卷成花朵的形状，但这样的努力值得。

“巴巴佩戴后非常非常美。”美婼说，“这样很好，因为鲜花花环有可能染污白袍，白袍上全是刺绣，我们没办法洗。”

女子们还用现成的鞋底为巴巴做了一双凉鞋。她们用金线缝缀珠子和亮片，并用粉红色编织物进行装饰；但那时似乎巴巴最常穿的凉鞋都带了翅膀：1933 年 9 月底，他又出发了，这次是前往威尼斯，直到 11 月 14 日才回。

在伦敦期间，巴巴见到几个新爱者，他们将在他后来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威廉姆·邓肯、诺妮·盖利及女儿拉诺。诺妮和拉诺本打算在纽约见巴巴，但巴巴的计划变更，她们的好友茹阿诺·波吉斯拉乌致电函，叫她们来伦敦。

巴巴让诺妮、拉诺和茹阿诺承诺，二月份他生日期间要来印度。虽然似乎是“新人”，但她们没有犹豫，立刻同意。

照片顶部：巴巴的生日，1938 年于美拉巴德

照片底部：巴巴与美嗒和玛妮，1937-38 年于美拉巴德

王冠、花环和长袍，由美婼、蔻诗德和玛妮制作

照片由鲍伯·斯特里特拍摄（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由安曼·芬斯特合成

27 上美拉巴德

上美拉巴德：水塔建筑（上）；巴巴的厨房和凉棚（中）；东屋和竹席走廊（下）

拉诺摄于 1938 年 2 月——玛妮收藏

美赫巴巴计划将埃舍从纳西科迁回美拉巴德。1933 年 9 月去威尼斯前，他遣彭度到美拉巴德，建几处房屋。英国当局发布通告，因邮局太靠近铁轨，要求拆除；那时彭度已开始在上美拉巴德水塔附近建造浴室、锡棚和厨房。

巴巴不希望邮局拆除，传话叫彭度去找当局撤销命令，遭到拒绝。因此与其让外人来做，不如彭度亲自监督拆除工作。拆下的石头相继用来建山上的新厨房和巴巴的陵墓，陵墓是后来在他闭关的穴屋原址上建造的。

满德里记得巴巴常说：“我没有钱，所以凡你们有的，砖头、水泥等等，都要派上用场。”他有时甚至把完好无损的建筑拆掉，将材料用于建新建筑。

美婼对邮局富有感情，因为它不仅是巴巴首次来美拉巴德的居处，也是她首次近距离见巴巴的所在。而且她在那里第一次为巴巴梳头，巴巴在那个房间里给过她一枚戒指，还是她最后一次听巴巴说话之地——所以此处承载着诸多珍贵的回忆。

然而，美婼的隐居如此严格，即使后来到美拉巴德生活，她仍不知邮局已被拆除。多年以后，得知那座建筑已不复存在，美婼自然伤感，但又欣慰至少那些石头用来建成巴巴的三摩地（陵墓）。

“当局要求拆掉邮局时，巴巴一定感觉痛心。”美婼回忆，“巴巴在邮局逗留日久，在那里吃饭，唱卡瓦里歌曲，听巴赞；在那里洗浴，睡觉，谈话。巴巴在那里讲三个王子的故事，我在那里听巴巴笑和讲笑话。他在那里说达里语……当得知邮局不得已拆除时，我痛心不已。”

男女满德里总共约 70 人，于 11 月 30 日搬回美拉巴德。巴巴和女子们乘坐巴士，行李堆放在车顶。也是在那时，巴巴首次下令，在旅行时，美婼要戴一副太阳镜，里面衬一层纸，以免她不经意瞥见任何男子。女子们在纳西科住了五年之久，搬迁前，许多东西要打包——她们的衣物，巴巴的物品，以及所有的食物。

“我们快疯了，”美婼回忆道，“娜佳试图帮忙，但她病了。到了美拉巴德，她也无法帮助我们拆包，她连续两天卧床不起。蔻诗德和我得给大家煮饭，还有巴巴的。”

娜佳被诊断患有黄疸，巴巴为她安排了特殊的饮食，病情仍无好转。娜佳病得厉害，大部分时间卧床不起。馥芮妮接到电报，前来协助护理，顾麦也来了。巴巴来到她们的房间，说娜佳可能会死。“情况很严重。”他说。

“我们都吓坏了，”美婼说，“但三个月后，娜佳得以康复。”

数月后娜佳病愈，巴巴令娜佳不许喝茶。她问巴巴能不能就喝一茶勺，巴巴说可以。娜佳每天都多要一点，直到要到一整杯茶。“娜佳离不开茶。”美婼说。

病好后，娜佳为她们做早餐和下午茶；不过，因娜佳还在康复期，早上可起晚一点。有一次她醒来，穿拖鞋时，感觉里面有什么东西。她拿起拖鞋摇了摇，一条蛇掉了出来。幸好没被蛇咬到。

男满德里住下美拉巴德，巴巴在山上新建厨房旁的一个小房间过夜。后来，他又开始在他的地穴里睡觉。尽管风很大，他仍在地穴外的平台上睡了几日。男满德里在那里守夜，整晚坐着发抖。

美婼、玛妮、蔻诗德和娜佳住在水塔东侧的大房间，巴巴以前在这房间做过闭关工作。第一次住山上，且离巴巴如此近，令她们激动不已。修爱院年间，她们从未上过山，这是一个禁区，禁止女子进入——如今竟获准在此居住！

｛注：东屋后来曾用作修爱院男孩的宿舍，在角落里有一个图书区。｝

“从纳西科迁到上美拉巴德，我们很开心。”美婼回忆说，“因为我们知道，巴巴在修爱院年间一直和孩子们住在这里。我们根本没想过会有机会和巴巴在山上生活。巴巴带我们来，给我们看我们的房间，里面只有我们的（铁制）窄床和箱子。”

玛妮回忆：“东屋没有家具，只有简单的床铺和箱子。搬这些箱子，往里面放东西，让我们长了不少力气；再开另一个箱子，盖好后放回前面的箱子顶上。这就是我们过的生活。”

水塔建筑的西屋（博物馆）用于像馥芮妮这样的非永久居民，不过苏娜玛西和瓦露的床铺也在那里。顾麦在一个较小的房间（现在是图书馆）里有一张床，但她不是埃舍的全天候成员，因为她想兼顾家人。朵拉特麦留在纳西科协助馥芮妮管家、照顾她的孩子们。

一些年长者总和女孩们住一起，比如蔻诗德的母亲苏娜玛西，她担任门卫，后来韦希奴的母亲卡库拜同她一道看大门。顾麦的女儿朵丽则没有同她们一起生活，尽管她之前在埃舍住了多年。由于娜佳经常生病，女子们发现朵丽是很好的帮手。

“朵丽是个迷人、聪明的女孩，”蔻诗德说，“而且很勤劳。她身强力壮，所以我们常叫她把大锅从火上端下来。”

然而，朵丽喜欢做巴巴的私人服务工作，在美婼成为巴巴的私人侍从后，还执着不愿放弃。有一次，巴巴因为她的顽固打了她一巴掌。朵丽十分震惊，从那以后变得越来越失衡。

朵丽深爱美婼，为她做了许多个人琐事和跑腿的工作。但据蔻诗德的说法，朵丽对美婼讲得太多，包括一些巴巴不希望美婼听到的事情。在纳西科，巴巴命令朵丽完全不许和美婼说话。

此令下达后，朵丽拒绝进食，基本上成了对埃舍其他女子的困扰。为此原因，巴巴将她送去和母亲在库希如大院生活。在那里，她陷入深深的抑郁之中。巴巴一从西方回来，就去看她。

为安慰她，巴巴允许朵丽第二天和顾麦一起来纳西科；但朵丽再未恢复从前在埃舍的位置。

迁入美拉巴德后不久，埃舍的另一位成员、玛妮的嫂子大蔻诗德搬到孟买。女子们也喜欢有大蔻诗德在埃舍，但她在埃舍并不快乐，这地方对她来说与世隔绝。大蔻诗德喜欢一种更独立自主的生活，她可以随心所欲去剧院、看电影、听音乐会。

禅吉在未发表的日记中，讲述了 1933 年 11 月至 12 月美拉巴德的新安排：

为大师的早期女满德里成员提供了专属私人宿舍。从最初，大师对女满德里的规定就非常严格，这归因于她们所经历的特殊训练。她们的住处与男性成员完全隔离，任何男性成员不得接近女子宿舍……当然，这只针对他的极少数早期女弟子而言，她们从最初就受到他的训练，其生活是追求灵性真理者的理想楷模。

这绝不意味着大师对自己的弟子没有信心——即不让异性成员与女性交往，也不代表他提倡对女士实行深闺制度……而是正如上面所解释的，这归因于对少数被选者的特殊训练，他希望把她们训练和培养成为世人所赞美和敬慕的女性典范！

｛注：“深闺制度”是一种习俗，在印度和中东的许多地方都可见到，女性在公共场合要蒙上面纱，不可让陌生男性看到自己的脸。｝

这些女满德里有着不同的训练模式…一位成员（朵拉特麦）已沉默多年，只喝牛奶维生，尽管她和家人在城市（纳西科）生活；另一位（芙芮妮玛西）在一间小屋隐居，任何人不得到访；第三位（卡库拜），她和儿子韦希奴在一起，住不同的房间，职责是只为男性成员做饭；老妇人（顾麦）可亲可敬，母亲一般，被大师视为灵性母亲，她当之无愧……她总是随大师上下山……是唯一享有同男女两方面接触特权的女士……另一些人忙于煮饭做饭，同家人共同生活。

大阿迪说，虽然在美拉巴德男女完全分开，但“上下美拉巴德之间争斗不断。巴巴为女子们争取，要求上美拉巴德事务优先。彭度则为下美拉巴德而战，帕椎和彭度在同一‘战壕’，韦希奴保持中立，两头安抚。（甚至后来）在美拉扎德，都是男女双方对抗。卡卡·巴瑞亚知道巴巴倾向女子这边，所以会替女子们出头。”

埃舍时间表要求女子晚间 9 点半或 10 点左右睡觉。每到晚上，玛妮将东屋门从内反锁，闩上门栓，用挂锁锁上。

巴巴凌晨四五点起床。但他从不先去东屋，而和一名男满德里去厨房，苏娜玛西在此迎候。随后他叫她召唤其他人。男满德里走后，女子们到厨房。

巴巴那时不吃早餐，早上只与女子们喝一杯茶。他还在厨房洗脸剃须。美婼照料巴巴的一切个人需要，玛妮在一旁协助。巴巴站在“莫利”（在角落用砖围砌的排水沟）旁洗脸。美婼倒水（当时没有自来水），递肥皂、毛巾和剃刀给他。

巴巴剃须时一手拿安全剃刀，一手举一个带木柄的椭圆形镜子。有时他让美婼拿着镜子，但多数时候他自己拿镜子。

｛注：巴巴常用吉列剃须刀片。他使用福汉牙粉刷牙（后来用福汉牙膏），用牙刷或用手指来刷。｝

“巴巴刮胡子用的镜子，是我们最初从普纳来埃舍时箱子里带来的，”美婼说，“这面镜子，连同一把银梳和刷子，是我母亲结婚时的聘礼之一。我很高兴它来自我们家。

“镜子背面可拆卸（巴巴用的时候就取下），由纯银制成，中间有小象的浮雕图案，镜框为木质。梳子镶银边，并带有银套，很漂亮，但巴巴把它送了人。刷子也是银制的，非常柔软精细，我现在还在用。梳妆台上有一个小银托盘，还有四个小银瓶。这些东西和这面镜子，早在新生活之前，就送人了。”

巴巴不爱刮胡子，感觉烦琐。他不喜欢在胡子上打肥皂水，对这一套程序常感厌倦。另一方面，他喜欢自己的脸刮得干干净净，所以（除非外出进行玛司特之旅）巴巴每天都剃须。刮完脸，他摸摸自己的脸是否光滑；否则便要回剃刀，再刮一次，直到刮净为止。刮完之后，美婼有时会把脸颊贴在巴巴的脸上，试试光滑度。接着 8 点左右，巴巴动身去下美拉巴德，11 点左右回来同女子共进午餐。

如前所述，苏娜玛西和韦希奴的母亲卡库轮流在上美拉巴德坐守大门，确保无人进她们的院子。唯有洁厕人员可在规定时间进入。山上的厕所和她们在下美拉巴德用过的一样，都是铁盒，清洁工日日清洁。

｛注：巴巴的厕所是分开的，每天由苏娜玛西打扫。｝

苏娜玛西若远远看到韦希奴带着日用品上山，就摇铃。铃一响，如果美婼和玛妮在外面，就进屋关上门，确保不见男性，也不闻男声。不管谁来，只要是男性——送奶人、工人，或是男满德里，都会摇铃。此外，玛妮还受令在房间内弹奏西塔琴，以掩盖男子的声音。

“在我们隐居的那些年间，没有（外界的）男子来过美拉巴德，”玛妮说，“不过，有时需要管道工，或者需要男子做的工作，即使他们是陌生人。他们会说话，他们不是满德里（在山上时被严格禁止说话）。美婼甚至不能听见男子的声音，声音不能传到她的耳朵里，所以我只得弹奏西塔琴——在厨房，如果我们在那里干活儿，或者在我们的卧室里。

“我喜欢西塔琴。我没学过，但我会弹，因为我听我哥哥贝拉姆弹过。这样我开始弹西塔琴，起初令人愉快，感觉享受。但有时可能需要两个小时男人们才能完工。我把琴声放缓，但听到人声，便赶紧用音乐声盖住。为了遮盖男子的声音，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演奏同一首曲子。”

在女子的房间外，用竹席搭起一条宽三英尺半的走廊，锡皮做顶，这样即使在雨季也无妨碍。这条封闭的通道有双重用途：主要为女子们遮荫避暑，因为她们在房间和厨房之间来回走动，同时也为了保证严格的隐居，确保美婼不见人和被人见。她甚至没从远处瞥见过男子，比如在田里干活的人，并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避免男子看见她。此外，在纳西科所下达的由一名女子随时伴随美婼左右的命令，继续在美拉巴德执行。每当美婼洗澡或上厕所时，玛妮或蔻诗德会在浴室外看守。她们坐在台阶上，直到她结束，然后护送她回房间或厨房，早期她们在山上的厨房里度过了几乎所有的时光。

“我们从不在院子里散步。”美婼说，“我们太忙，连院子里设定的区域都没去过，我们从东屋到厨房再回来。很多年就像这样。即使晚间不能四处走动，我们在美拉巴德仍感觉满足。我们只是等着巴巴从男满德里那里回来。

“其他人来时，她们在院子里走动，而我们四个女孩（美婼、玛妮、蔻诗德、娜佳）从未离开过房间或厨房。巴巴特别贴心。他见我们只是不停地干活，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就回自己的房间缝缝补补。一段时间后有一天，巴巴带过来羽毛球拍和羽毛球。他不希望我们感觉像被禁闭，所以（在现锡棚所在地）建了个羽毛球场。”

羽毛球场地上画了线，还搭起了网。有一段时间，巴巴几乎每天早餐后，和女子们玩 10 到 15 分钟。（“巴巴喜欢扣球。”）然后他让她们继续打，自己下山到下美拉巴德的一个临时场地打网球。阳光还不甚强，女孩们接着打半个小时，而后去做饭，在巴巴回来前做好。

巴巴叫她们每天都打羽毛球。“在那段日子，羽毛球是我们唯一的消遣，”玛妮说，“我们穿过竹席走廊去厨房，再回来，除了跟巴巴相关的地方，哪儿也不去。”

别人打羽毛球时，娜佳和馥芮妮（当她来访时）做些园艺。她们在院子周围的铁丝网上种了一种攀爬植物，还在（美婼、玛妮、蔻诗德和娜佳住的）东屋外种了花坛和牵牛花。巴巴亲手把苦楝树栽种在厨房外面。这棵树由牛车从阿美纳伽运到上美拉巴德，已长到三四英尺高，树根用泥土包裹。苦楝树放进坑里时，巴巴摸了摸它的树干。

气候炎热，每当巴巴上下山时，苏娜玛西或卡库都会为他打伞。瓦露想到要是路两旁有树荫就好了，于是 1933 年 12 月，她在小路两边种上树苗，用肩膀担水来浇灌。

“瓦露热爱动物和园艺，”美婼说，“除了在上山路上种树，她还在我们的院子里种了柠檬树和芒果树。她自己承担了大部分工作，满怀着爱和悉心的呵护。虽然手下有两个仆人，她仍会从她们手中拿过工具，把坑挖得更宽更深些。”此外，还种植了茉莉花和咖喱叶灌木，以及更多苦楝树。

{注：后来在下美拉巴德的水井安装了水泵，和一条通往上美拉巴德的通水管道，从而不再需要每天用牛车将水送上山。但山上的大多数树木和灌木丛，由于土壤贫瘠和降雨不足，而无法存活。此外，他们在新生活时离开之后，没有人给它们浇水。}

在山上为巴巴洗衣的也是瓦露，之前是美婼。巴巴常随身带着书信，以及写有数字的纸张，放在外衣的两个大口袋。有时，他从一个口袋里抽出一张纸，看一眼，又放进另一个口袋。

{注：馥芮妮给巴巴做了一件丝绸外套（是一种叫“美国丽人”的铁锈色），巴巴穿了一段时间。衣服口袋里塞满了信件，他称之为“邮局”。有人还送给巴巴一件深红色和一件蓝色的天鹅绒睡袍，还有一件白色法兰绒睡袍，他冬天套在长袍外面穿。}

有一次，在洗外套之前，瓦露忘了把口袋里的纸掏出来，一不小心把口袋里的几封信都洗了。瓦露惊慌失措，该如何是好？“巴巴会发火的。”她想。她小心翼翼地把每一张浸透水的信展开，挂在晾衣绳上晾干。

但巴巴并未不悦。“当你以为巴巴会对某事大发雷霆时，”玛妮说，“他会一笑了之。有时候原本没啥，巴巴却异常光火。”

巴巴穿普通的平纹细布长袍，这种布料洗后很容易起皱。所以美婼仍要“熨”它，就像她在下美拉巴德做的那样，衣服叠好后铺上一块毛巾压平。巴巴长袍内穿白色的衬裤，叫做查迪。他的长袍和查迪从瑙萨里的巴巴爱者那里订制，所以总是有很多。

{注：在几条查迪上，女子们甚至还加了花边。}

“巴巴的腿修长可爱，而且强健。”美婼说。玛妮补充道：“巴巴的腿很纤细，像孩子的腿。”

如果天气寒凉，巴巴便穿卡姆里外套。这段时期，顾麦送给巴巴一件外衣，他的第一件粉红色外衣，由阿美纳伽裁缝缝制，淡粉色棉质布料。美婼发现衣服除皱困难，她们没有熨斗，当然也没有电，她往衣服上洒水，用手压，上下铺两条毛巾，再压上重物。下午或晚间，她看看潮湿程度，然后挂在外面晾干。

很久以后，有人从孟买带来一种老式熨斗，这种熨斗内装着炭火，须不停扇风助燃，而且煤灰常常落在衣服上。巴巴的衣服压平后，美婼会缝补破损的长袍，将外衣上的扣子缝紧。

美拉巴德夏季酷热难耐，巴巴上下山都打伞，但在烈日炎炎的户外行走十分辛苦。“然而，巴巴每天都上山下山。”美婼说，钦佩巴巴的坚毅，可是想到他有多不舒服，她又为之难过。

到了午饭时间，巴巴到她们的房间时，一路走来脸热得通红，美婼为他擦汗。女子们帮他洗去脚上的灰尘并擦干，他坐在一张薄垫上靠墙休息。

巴巴的脚底皲裂时，顾麦懂得怎样处理：把一条薄毛巾铺在脚底，用奶牛酥油涂脚，再用铜碗底按摩两三分钟。“这让巴巴的脚感觉凉爽，”美婼解释说，“他说感觉很好。”之后，美婼用温水（不用肥皂）给他泡脚，再用一条小毛巾擦干。

炎炎夏日，巴巴和女子们在东屋吃午饭，因为那里比较凉快，其他时候，他们则在新厨房里吃。“我们很高兴有这么好的厨房。”美婼说。

因为巴巴午饭吃得很早，女子们须快速把饭做好。娜佳忙前忙后做饭，美婼帮忙研磨马萨拉（香料），其他人切蔬菜、清理大米里的石头颗粒。咖喱连同香菜籽、红辣椒和姜黄须在磨石上磨成细粉。美婼发现干椰子最难磨。此外，每天都为巴巴准备新鲜的蒜蓉酸辣酱，他喜欢吃。

食物用柴火煮，苏娜玛西烧火。她们自己的饭菜和巴巴的食物在同一时间准备，但分开做。午餐时间，女子们坐小矮凳上吃，盘子放厨房地上。巴巴盘腿坐在一张宽大的木桌上，桌面固定着一块镀锌锡皮。女子们在上面铺了薄垫，罩上漂亮的罩布，后面靠墙放一个大靠垫。巴巴敏捷地一跃上桌，问午饭吃什么。

｛注：后来，当曼萨丽开始使用厨房时，桌子被放在东屋。它现在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娜佳会说:“调味豆糊和米饭。”巴巴摸了摸他的肚子，意思是：“我饿了。”

美婼迅速在巴巴腿上铺上一块桌布，把食物放到一个托盘里。巴巴自己动手从他的锅里盛饭菜。如果他想吃酸辣酱或泡菜，美婼会从一个小坛子里舀到他的盘子里。

在娜佳康复之前有一次，美婼和蔻诗德做饭，玛妮帮厨。那天她们为女子们做了一道菜（可能是茄子），还有巴巴的米饭和豆糊。巴巴来了，洗了手，尝了尝蔬菜，打手势道：“好难吃！谁教你们做的——青蛙？”巴巴对娜佳的手势是“青蛙”，因为娜佳矮小，行貌似青蛙，巴巴便给此雅号。

但她们忘记了这个，茫然不解地看着他。“什么，巴巴？”蔻诗德问道，“一只青蛙？”

巴巴重复这个手势，蔻诗德看看美婼，不知他究竟何意。我们煮青蛙了吗？美婼也困惑难解，随后记起这是巴巴对娜佳的手语。巴巴等得不耐烦，听女子们说她们被搞糊涂了，他笑了。

埃舍的食物都是素食，要么是米饭和咖喱，要么是米饭和豆糊，偶尔加一道蔬菜。“要是我们有鸡蛋就好了，”美婼想，“但鸡蛋是不许吃的。我们在美拉巴德从没见过鸡蛋——而我喜欢吃煎蛋。”

娜佳曾做过仿蛋咖喱，用鹰嘴豆粉做“蛋黄”，米粉做“蛋白”。这些人造鸡蛋浇以咖喱。大家见了都高兴地说：“哇！今天有咖喱鸡蛋!”

“我们满心以为那天巴巴允许我们吃鸡蛋，”美婼说，“根本没多想。我们切开‘鸡蛋’，才发现是仿制品。巴巴也吃了一些。”

有一次在厨房，巴巴像往常一样，坐在铺软垫的桌子上，他问苏娜玛西：“你很喜欢吃鱼，是吗？你在孟买经常吃鱼。”

“是的，巴巴。”她回答，“我每天都吃。”

“每天?”

“是的，巴巴。”

“你有时会想吃鱼吗？”

苏娜玛西承认她会，美婼回忆说：“我们一听到这种鲜鱼的话题，口水都出来了。我想巴巴当时也想吃点鱼，虽然他没说。他一定这么想，可是他不会吃，直到很久以后才允许自己吃一些。”

用完饭，巴巴仍坐在桌子上，女子们收拾盘子，并拿来一个铝盆。其中一人拿着肥皂和毛巾，美婼用水壶为巴巴浇水洗手，水流到盆里。“我们希望有机会服务他，所以他给我们机会。”

{注：女子们洗锅碗瓢盆，甚至是巴巴的杯子和其他东西，都用柴火灰烬做洗涤用品。}

午饭后，巴巴同她们放松休息一会儿。他在厨房桌子的薄垫上，或在她们房间的躺椅上躺 10 到 15 分钟。巴巴在这个时间洗浴，2 点半下山，同男满德里待到 5 点，或者有时晚一点，从下午 4 点待到 7 点。

有时为了消化食物，巴巴在东屋踱来踱去，常常拉着顾麦的手。他和女子们聊天，或者玩挑棍游戏。“我们有一套非常精致的象牙棍，”玛妮说，是巴巴一次从国外旅行带回来的。“巴巴会挑最难的棍子，而其他棍纹丝不动。”

巴巴还教她们玩弹珠，但美婼不大喜欢这个游戏。不过她记得自己玩陀螺时，巴巴走过来。“很好，”他看着她打手势说，“你知道怎么转陀螺。”后来她又玩过一两次。

那时巴巴用字母板交流，也打手势。美婼能读懂巴巴的字母板，但若拼写太快，就不行了，而巴巴经常点得飞快。巴巴时而用古吉拉特语授述，时而用马拉地语，或者用英语，有时在这三种语言之间转换，读起来就更难了。

{注：女子们总是用古吉拉特语跟巴巴说话。}

一般来说，美嫫能跟上巴巴快速的手势。只有在开始一个新话题时，他才拼写。“巴巴那么有耐心。他会进行得很慢，从巴巴的手势中，你能真切感受到巴巴的心思。”

蔻诗德能看懂字母板，但若巴巴动作快起来，她就会叫玛妮来看巴巴想表达什么。女子中间，玛妮最擅长读字母板。她甚至可以倒过来读。“巴巴在使用字母板时，我从没要他放慢速度。但后来，当他采用手势时，有时我们若听不懂他说什么，他就用两只手同时拼写单词（一只手拼一个字母）。”

如果天气和暖，巴巴晚间更喜坐在屋外的躺椅上，在露天吃晚餐。躺椅通常放女子的房间里，因它为轻质木材制成，她们可以轻松抬到外面厨房旁藤蔓缠绕的拱门处，在躺椅上铺上薄垫，再铺一块布或床单，放上靠垫。

{注：这个躺椅不是现在上美拉巴德锡棚下的那个，现今的那个躺椅更大，用更重的木头做成。}

日落时分，巴巴洗了手，在躺椅上放松；他把盘子放在腿上用餐。美嫫还记得山上那些与巴巴独处的静谧时光：“我们从厨房进进出出，开心地跑前跑后，给巴巴端食物。给他拿点酸辣酱什么的。”

女子们和他共进晚餐。天渐渐黑了，煤油灯还没点亮，所有人都坐在外面，观看星星浮现。

“黄昏降临，天色渐黑，而巴巴仍在谈话。天气和煦怡人，我们还有何处可去？我们待在外面，坐在矮凳上，气氛异常宁静。

“小煤油灯不太亮。有一次，有人感觉脚跟前有只大蚂蚁。巴巴说要好好看看，原来是一只蝎子，他说杀了它。从那天起，巴巴让人把汽灯拿上山使用，在厨房前立了一根杆，上面挂灯。我们过去常坐在明亮的灯光下。

{注：在美拉巴德山的时期，只有苏娜玛西被蝎子咬过一次。}

“巴巴用饭后，一人为他按摩脚。巴巴躺在躺椅上，我们坐凳子上；巴巴的躺椅不太高。他心情放松，谈一些事情，对我们讲一点男满德里方面的事，我们也讲点什么。也许他会问我们做了什么梦，或者让蔻诗德唱歌。”

美嫫跟巴巴讲过的童年往事不多，在纳西科时，巴巴自己提起这个话题时，她讲了一些关于父亲的事情。巴巴似乎对杰罕吉尔感兴趣，那时朵拉特麦也在场。“我们讲了所有的小细节，比如父亲多爱我们，我们有一匹小马，他想让我们（和母亲）骑……我们跟巴巴讲了很多这样的趣事。”

巴巴常让人讲趣闻笑话，美婼常说她不会讲，因为她小时候只看过童话。幸运的是，其他人知道一些。有时微风吹过，总能预料巴巴情绪的美婼，把巴巴的头发别到耳后，巴巴对她微笑。“我知道巴巴会觉得不舒服，虽然他没意识到。”

她补充道：“我记得所有这些小事情，有关巴巴的甜蜜回忆。我们现在就靠这些记忆生活。”

巴巴可能会叫玛妮拿来那台小留声机，一台从纳西科带来的老式发条留声机，放几张唱片。玛妮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巴巴主要听英国音乐——《卡普里岛》，或是西方人送的非裔美国人保罗·罗伯逊唱的黑人灵歌。艾·乔森的唱片《斯瓦尼》也经常播放。如果他有心情，也会听卡瓦里音乐。

｛注：不过，巴巴并不喜欢《斯瓦尼》唱片的反面，《卡罗莱纳之春》。｝

“时间已到 7 点半，”玛妮回忆道，“夜色降临，几颗星辰在天空中闪烁，十分可爱。巴巴和我们坐在一起，他是那么美。那是一段和巴巴相伴的美好时光，就像人们常说的，那些日子已经不再有。”

巴巴常说：“充分享受。你们这样静静坐在我身边，将来不会如此。这座山会有很多人来。”巴巴做了一个手势，似乎在指“西方”。

玛妮无法想象。她们独自生活在美拉巴德山，如此隐蔽，如此与世隔绝，很难想象还会有谁在这里生活。

玛妮（对几个西方青年）揶揄道：“将来，美拉巴德会变得十分不同，你们无法想象，你们会怀念它今天的样子！”

巴巴曾透露说：“未来的人类头颅大，但没有头发。这不是很好吗？不用梳头和上油！”兴许是开玩笑，他又说：“而且不用做饭，人们吃药丸就行。”

巴巴对馥芮妮说的话，令她大吃一惊：“你现在戴手镯，穿纱丽，但你前世是个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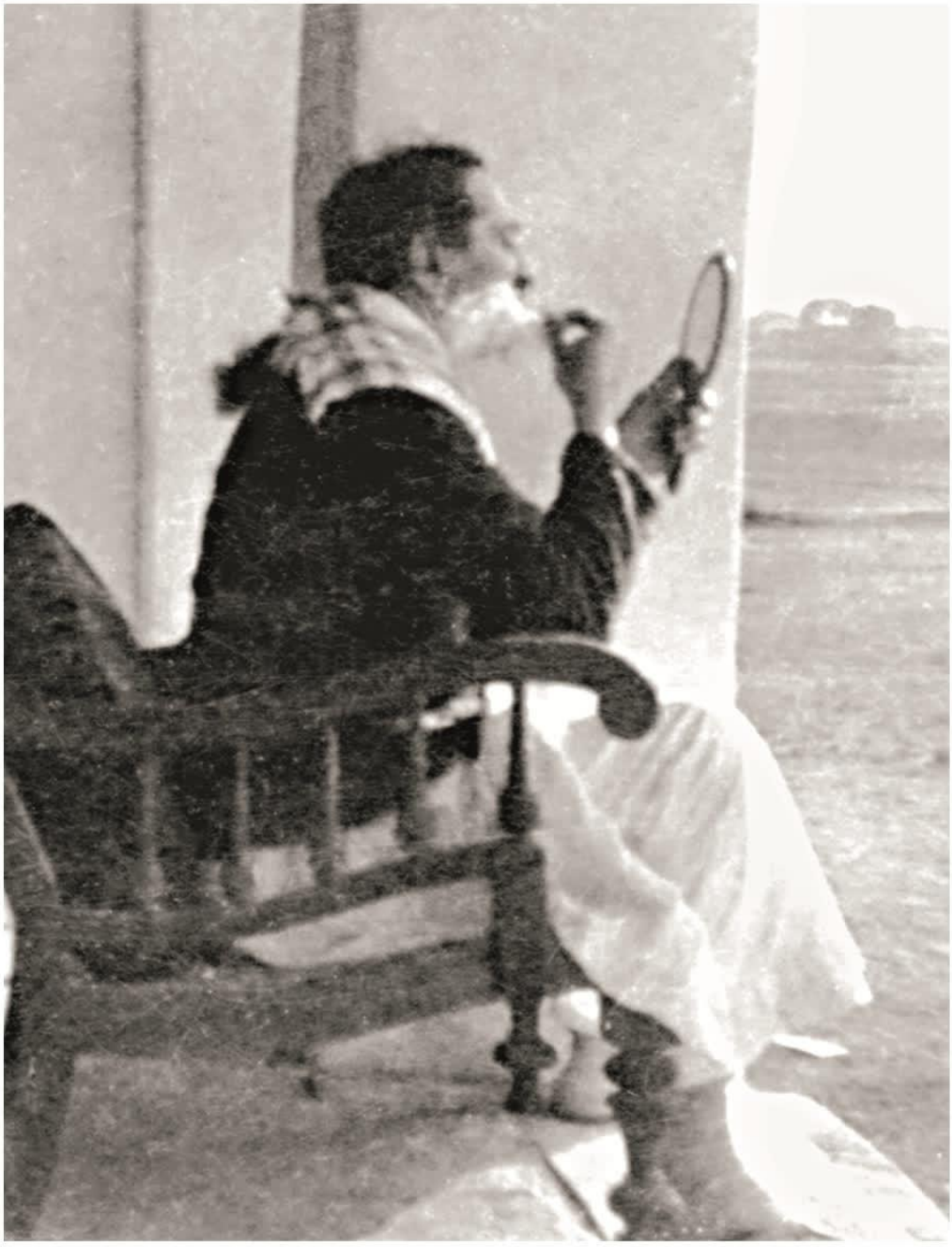
巴巴表示玛妮前世也是男子，下一世再生为男子，最后一世将成为至师。另一次，巴巴说玛妮出生时，他已经成道，他特意把她带下来，伴随他左右。

“我们从不问这类事情，”美婼说，“但那天发生了些事情，跟玛妮有关，巴巴就说了这个。”关于她自己，美婼推测她从未投生为男子，虽然巴巴对此从未有过评论，美婼说：“我想我从一开始就是女性。”

玛妮对巴巴说：“我知道您为何从不以女性阿瓦塔形体来，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您总是以男身降临了。”

巴巴疑惑地看着她，玛妮继续：“您什么都不对我们讲。您不会泄露灵性秘密。女人很难保守秘密，所以您若以女性身份来，就会泄露所有的机密。如果您采用女身，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们。我就会。我们想知道的一切，您都会如实相告！”

巴巴听着，眼光闪烁。



巴巴在剃须，1939 年摄于贝拿勒斯

玛妮拍摄

美婼的父亲，杰罕吉尔·伊朗尼，约 1910 年摄于奎达

——L. 穆立克照相馆

1934-1935 年，摄于上美拉巴德

玛妮请巴巴和美婼摆姿势，把泥土铲进一个铁锅。

玛妮收藏

美婼在研磨香料，摄于上美拉巴德

玛妮收藏

28 他不在时的忙碌时光

玛妮在瞄准，1930 年代中期，于上美拉巴德

小蔻诗德拍摄（很可能）——玛妮收藏

迂回美拉巴德并不意味着美赫巴巴的缺席不在已经结束：1934 年 2 月他去了马德拉斯，4 月去班加罗尔，6 月赴欧洲，在欧洲逗留两个月。之后 11 月，他前往美国；直到 1935 年 2 月中旬，印度的男女满德里才再次见到他。

巴巴长时间在外期间，尽管美婄意识到巴巴必须外出工作，仍忍不住悲伤难过。蔻诗德说，巴巴出国后，美婄哭了几天。她不是坐在那里哭泣，或抑郁消沉，而是从早到晚忙碌过程中，想到要许久见不到巴巴，不时泪水满眶。

在一次西方旅行期间，蓦然间巴巴面露悲伤神情，随后解释说远在印度的美婄在流泪，因为她想念他。作者就此事求证美婄时，她回答说："我不知道（是否确切），因为我当时不在场，但这肯定是真的，巴巴一定说过。他经过很长时间才回来，我们日夜盼望见到他。"

每当巴巴长期出行在外，他就寄信给玛妮。信中指示玛妮给美婄传讯，比如："巴巴希望美婄一切都好。你们都好吗？我希望你们一切都好，并且遵守我的命令。"然后巴巴会特别问询美婄，对她说几句温柔的爱语。

11 月份离开之前，巴巴交给女子们一项新任务：他指示她们做一个木制大相框，把他的 12 张照片放进去。"所以巴巴也给了我们这项工作。"美婄说，"这是一个打发时间的好办法。也许他藉此让我们消磨时间，所以他不在时，我们没感到孤独。我们为巴巴做，想着他回来就会看到。"

下午三点用过茶点后，女孩们通常会坐在矮木凳上或床上，做些针线活，缝补衣服。现在，她们也开始动工做摆放 12 张照片的大相框，锤子锯子齐上阵。她们还做了皱纸花来装饰照片四周。玛妮在学校见过女孩子们做这种花，她做了玫瑰花。美婄做了勿忘我花。她们用各种颜色的纸做，边做边谈巴巴。相框花了很长时间完工。

"我们不能让人送照片来，所以只能用手头有的。这就是为什么照片会有重复，我们只能用那些照片。我们的心情格外激动。多可爱啊，12 张照片摆放在一个相框中。房间宽敞空荡，我们都坐在地上干活。我们从不使用桌椅。"

｛注：1934 年 7 月，巴巴看到拉诺在瑞士海蒂·莫敦斯家拍的集体照，他让拉诺把他的肖像单独放大，复印几张寄给他。拉诺在巴黎柯达公司放大了（三种不同姿势的）照片。在巴巴给美婄用来制作大相框的照片中，有九张源自于此。｝

还有另一项活动：打靶练习。巴巴走前给玛妮一个 BB 枪（弹丸气枪），要她练习。玛妮不在外面练，她在东屋瞄准和射击。她们甚至把一个旧果酱罐系绳子上，挂在房椽上。当罐子被推着来回晃动时，玛妮瞄准并练习射击。步枪连一只蜥蜴都杀不死，所以这不是为了防卫，而是为了消遣。

"如今想起打靶练习我感到惊讶，"玛妮深思道，"但那时我们不仅不问巴巴原因，连想都没想过！巴巴要我练习，我就练。我打得相当好，即使有人摇动目标，我也能击中。"

玛妮还被允许读某些读物。"我可以看《画报周刊》，但不能看报纸。周刊上的每一张小图片，我都积攒下来，其中的笑话和游戏，同美婄分享。巴巴回来时，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漫画，我会拿给他看。童真杂志以及知识性书刊的世界，我也有所涉猎。"

美婼则不同，（除了儿童漫画）甚至不可读罐头或盒子上的标签。她把目光从它们上面移开，但在厨房干活时，不看架子上瓶罐的标签难以避免。为此她们想了一个办法。

玛妮说:“我的任务就给厨房里所有的瓶瓶罐罐（立顿茶、桂格燕麦等等）贴上空白签。”

玛妮把大字都遮住，但小字不遮。有些东西被娜佳贴了标签，例如盐和糖，也必须去掉标签。

命令通常并非针对所有人，而是在特定时段针对特定的人。“我们都有限制，但美婼的限制总是更多。”

然而，有一条规则适用于所有人——不可午睡。“我们都不可午后躺下睡觉，”玛妮继续说，“巴巴交代给我们的事，足以占满我们的每一分钟。这是种贯穿我们清醒时刻的静心。你身体不适，午后也不能躺下。不管健康状况如何，我们白天都不躺倒。我以前每月都有一次严重的痛经；我在床上，但头不睡倒。美婼有时把头靠在床的铁架上，但不能躺卧。”

不过巴巴不在时，玛妮的首要任务是每天详细记录美婼的活动。巴巴特别要她记下每条记录的精确时间，例如：

早上 8:15 到 8:30：美婼斜倚在床上。

8:30 到 9:45：美婼刺绣。

9:45：美婼开始做饭。

另外分出页面，记录每日“洗澡”和“睡觉”两项。美婼在床上睡了多久也被记录，还有她何时吃东西，何时做事。“我要把美婼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我记下了一切，这是巴巴交给我的任务。”

事实上，这一职责成了玛妮的主要工作，占去她醒时的所有时刻。她只在日间做记录，因为天黑后没有电灯，她们遵命上床睡觉。但在下午，美婼坐在床上做针线活时，玛妮就更新她的记录。

起初，日记只是记在一个普通的笔记本里，简单的手写记录。玛妮一项一项都记录下来，巴巴要的时候交给他。在巴巴 1934 年 11 月去美国期间，玛妮决定做个精装本，给他一个惊喜。

“巴巴对这个（她的日记）非常满意，我想我必须把它弄得更漂亮些。”然而巴巴附加了一个限制，现在她不能写“美婼”这个词，只能写“她感冒了”或“M 感觉好些了”。

“这一次，我把每一条都整洁地记在我自己用一叠纸做的本子上。我在一些条目旁画了一个指示时间的小时钟。我甚至从《画报周刊》上裁下图片，做成卡通愉悦巴巴。记录的每个分类（洗澡、睡觉）都有我用漫画做的标题。首页内容的配图，是一位拿扫帚扫地的黑人‘保姆’。当你拉一个标签，她的眼睛就来回滚动。巴巴肯定喜欢。”

玛妮甚至用硬纸板做了一个日记本盒，带一把小锁和一把钥匙。她把四条手帕缝在一起盖盒子，另用一条手帕盖日记本。盒子上面绣着：

里面有两个小小的吻

当你打开

它们便飞向你

“我把日记本放进盒里。巴巴回来时，这是送他的礼物，是我为愉悦他，亲手为他而做。当我把盒子放在巴巴面前时，他用小钥匙打开小锁，这仿佛对他来说意味着整个世界。他的表情在说：‘这正是我要的。’他显得十分喜悦，让你热血沸腾。

“他从未真正读过日记。他不是真的想知道美婼每一天的每一个活动细节。他想要的是我的参与。对巴巴来说，重要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如何做。每一念、每一刻都是巴巴的。你为巴巴做了这么一件小事，他会把它当做了不得的大事。就像他的杯子已满，加一点点东西进去都会溢出。

“和巴巴在一起，我们不考虑爱，不考虑进步，不考虑成长。我们什么都不想，只想尽可能全然地服从，努力取悦他。有人问我：‘告诉我，你伴随巴巴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时候？’我最开心的时刻是我做了件令巴巴喜悦的事情，巴巴看着我说：‘你让我高兴。我很满意。’你会飘起来。还有什么所求所愿、所渴望的能比这更高？就连巴巴都把这置于成道之上。

“我最喜欢的巴巴的话是：‘你若像圣方济各爱耶稣那样爱我，你不仅会证悟我，还会取悦我。’历经多少世，度过多少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它成为你的目标。

“我们甚至不想‘我爱巴巴’，或者‘我进步了’，或者‘在巴巴里成长了’。这些想法未曾出现过。你可以称之为简单或者粗暴——只是不知不觉地爱他，想要取悦他。我唯一想说的是，他说‘要努力’，任何他想要的事，‘尽力而为，我会帮助你。’他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他唯一的要求是你要尽力而为。

“并且要自然。这也并非是一件沉重的事。与巴巴相伴，他的幽默感造就了整个轻松氛围。我总是说：‘就连对待神，你都得有点幽默。’”

玛妮对美婼行动的记录，并未因巴巴回到美拉巴德而终止。巴巴指示她继续记录，她的日记持续了四年。玛妮开始打字来记录，和以前一样详细，但现在只配了黑白插图。她一直这样做到她们离开美拉巴德，开启蓝车旅行。

经巴巴允许，这些文件被送到阿美纳伽，用蓝色硬纸板装订，最终积累了 30 多本装订本日志。这些卷宗如今已所剩无几。美赫巴巴离开肉身后，玛妮偶然发现了它们，她和高荷进行了销毁；在美拉扎德挖了个大沟，把日记烧毁。为何要这样做？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你们（年轻的西方巴巴爱者），”玛妮解释道，“我们觉得人们会误解巴巴。日记是我们记的，已经完成。我们为巴巴而写，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想，人们怎会愿意了解美婼活动的细枝末节，比如她洗脸这类事情？

“我们总是看重对巴巴形象的维护，以我们天真无知的方式。销毁日记的事，我没有告诉美婼。我们也处理掉很多演剧用的物品（小品用的服装）。幸运的是，我精心制作的日记被拿出来了，它和其他一些我当时没发现的都保留了下来。”

在描述美拉巴德那些年“绝对与世隔绝的生活”时，玛妮说：“我的角色是始终伴随美婼。我们无论到哪里，都共用一个房间——在纳西科，在美拉巴德，在蓝车旅行时，在美拉扎德——所有那些年间。过去人们很难理解有关巴巴和美婼，我的陪伴美婼的角色，在当时有助人们理解，因为是‘玛妮-美婼’。人们会理解：‘哦，一个妹妹。美婼和玛妮一起。’之后，在适当的时机，当大家都准备好接受时，他一点点的揭示。先是美婼和玛妮，之后美婼自己。而今她有了这样的影响。

｛注：不过，如果玛妮得了重感冒，她会睡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这样美婼就不会感冒了。｝

特别谈及上美拉巴德时，玛妮说：“我们三个人——美婼、玛妮和蔻诗德，在东屋。巴巴也许在国外。除了到厨房以外，我们足不出户。我们去厨房时，也是经过竹席走廊。完成工作后，再沿通道原路返回，待在房间不出。如果我们有人上厕所，必须一起去，一起回来。我们其中一人若要洗澡，另一人必须和美婼在一起。”

作者问蔻诗德：“美婼曾经对此感到厌倦吗？”

“是的，她时而感到失去了自由。要时刻记得（让两人都在她身边）。我们若需要什么东西，也不能去拿，因为那意味着把美婼一个人留下，比如在厨房里。这很困难，但同时我们也感到喜悦，欣然服从巴巴，所以我们遵行。我们三个都受够了。”

蔻诗德回忆说，玛妮曾经问过巴巴：“为什么一定要有两个人陪伴美婼？一个就足够了。”

“不，”巴巴说，“应该有两个。因为如果一个人（不经意间）睡觉或休息，另一个人会醒着，陪伴她。”

作者问了美婼同样的问题：“你热爱户外活动，喜欢骑马，整天被两个女孩围守着，这对你来说困难吗？”

美婼回答说：“我们不觉得困难，因为和巴巴在一起，这并不令人觉得不愉快或反感。确实不容易，但我们高兴在巴巴身边，听从他的命令，按照巴巴的希望在埃舍生活。我们欣然履行我们的职责，做饭，洗锅碗瓢盆。每一分钟都被琐碎的小事所占据。”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受够了，请求巴巴解除让两个人伴随左右的命令？”

“从来没有。我们渴望服从巴巴的命令，按照他的喜好行事。”

玛妮回忆说：“我们只是穿过娜佳和馥芮妮在侍弄的花园小径（但没有进去过）。我喜欢雨，但无法看雨，因为我不能出去——东屋没有窗户，只有一些换气窗，我们可以透过它看雨。那是一种非常严格和与世隔绝的生活。即便如此，我们在美拉巴德的生活仍然充实；在这个世界上，那时除了留在那里，我什么都不想要。”

玛妮讲述了一件事，这件事给她上了重要一课：“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世界基本被四面墙包围，不知何故，有人送来一个钟表。钟就挂在我床边的墙上。一开始令人兴奋，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厌烦。我睡觉很沉，但一大早头一件事，就是听到钟表响。这令我十分恼火，过了片刻，我看着钟，心想，有你没我。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开始想象我喜爱那种滴答滴答的声响。我咬牙坚持，一段时间后我还是习惯了。我真的学会了爱它。脚必须适应鞋子，鞋绝不会去适应你的脚。我们必须适应巴巴的愉悦，而不是要他适应我们的欲求。”

过这样一种受限的生活，难免会有分歧，女子们的生活也免不了世俗争吵和冲突。“巴巴在对我们工作。”玛妮解释道，“所以才会有这么多‘飞尘’。就像我常说的，你必须感激小问题，小事情。因为小问题使大问题远离。我们没有处理任何大问题的机会。我们一直只有这些小事情，巴巴把它们和任何的大事同等看待。大象和蚊子——只要它们来自巴巴，你就必须给予同等的关注。你必须平等地对待。

“我们跟随巴巴的生活非常严格，所以寻找宣泄口不容易。我们想走随时可以走，但正如埃瑞奇常说的，我们行使我们的自由，成为他的奴隶。我们唯一想做的是和巴巴在一起。我们生命中唯一的志向就是伴随巴巴。但也有一点点宣泄口：虽然我们在那间连窗户都没有的东屋禁足不出，但巴巴会带我们到屋外，我们会和巴巴打羽毛球。我们养了一只宠物狗恰姆，要照顾它，要做点园艺、做饭、洗衣服。所有的小事情让你时刻保持与巴巴同频。后来，我们养了各种宠物——兔子、蛇和鸟。（那个房间里简直就是个动物园！）每件事都必须精心照看。”

巴巴在西方旅行时，卡卡·巴瑞亚是他的贴身随从。卡卡把巴巴的衣服整理得整整齐齐，除了其他职责，还常为巴巴修剪胡须，即使巴巴在印度时也是如此。但 1934 年的一天，巴巴带着卡卡上山。他们走进了现为图书馆的房间，巴巴叫来玛妮。卡卡教她用一把小梳把胡须梳顺，然后修剪。之后巴巴漱口，以免细小的毛发钻进喉咙。“现在你必须演示给美婼看。”巴巴告诉她。

｛注：这个小储藏室平时空着，只有一张长凳和一张顾麦有时用的小床。玛妮偶尔也在那里接受帕椎的针剂注射。｝

玛妮向美婼演示，从那天起——除了巴巴在西方或与男满德里进行玛司特之旅——美婼每隔几周就为他修剪一次胡须。她从 1934 年开始为巴巴修剪手指甲和脚趾甲。

｛注：蔻诗德也有机会修剪巴巴的胡子，还剪了一两次指甲。巴巴所有的指甲、胡子和蓬软的头发都被美婼仔细地收集与保存起来。｝

1935 年 2 月，巴巴从西方返回印度，旅途并不愉快。在温哥华，巴巴受寒患了重感冒，近乎支气管炎，他到美拉巴德时病仍未愈。此外在船上时，他牙龈出血，到了新加坡，他拔掉一颗松动的牙齿。在到达当天，他在下美拉巴德拔了两颗磨牙。

巴巴多次向满德里指出，因为他是人也是神，这些疾病是他为了净化跟随者及世界而必须忍受痛苦的外在表现。女子们悉心照料，用热敷为他护理。

顾麦在美拉巴德住了一些天，照顾巴巴，直到他康复。她们用牛粪火烤蒜皮，冒出的烟让巴巴吸入（这是一种缓解鼻窦充血的阿育吠陀疗法）。其他一些对抗疗法也被采用。

有人建议喝黑牛产的牛奶，依据是黑牛吸收的阳光最多，产生的维生素 D 也多。故将一头黑牛送到山上。“那头牛很幸运，巴巴饮用她产的奶，”美婼说，“巴巴那时喝牛奶禁食。他还一度喝果汁禁食，这导致他腹泻。但他并不关心自己的健康。他的工作总是排第一位。”

外面天气寒冷，巴巴无法外出散步，便在女子的房间里来回踱步锻炼身体，这时她们骄傲地向他展示她们做的相框。巴巴很高兴，说做工很漂亮。他说要把它挂在她们房间的墙上，他让男子在女子们不在房间的时候来挂。

玛妮有个盒式小照相机，在巴巴感觉好些后，有时会摆姿势让玛妮拍照。比如，她拍了一张巴巴与黑母牛产的白牛犊的合照。

早年，巴巴自己洗浴，但 1935 年夏天，他洗浴时让女子们辅助。女子们还为他洗头。有一段时间，馥芮妮做这项服务，之后巴巴把这个差事交给了美婼。

{注：每当有女子在场时，巴巴总是穿着他的短裤或宽松裤，等她们离开后再换掉。}

巴巴头发干时，美婼为他梳头。“洗过之后，巴巴的卷发很可爱，就像婴儿的头发，满头毛茸茸的。巴巴希望梳顺，不想让它蜷在肩上。我给巴巴梳发的时候，有时会轻轻咬一下他的耳朵。有一天，巴巴洗过头发，我记得从窗户射进一束光，在他的脑后闪耀。他的金发看起来像一个美丽的光环。”

在早期，美婼从不剪巴巴的头发，没必要剪。“巴巴是卷发，头发自动聚拢，垂落在肩头。但巴巴整天上下山，发丝会吹进眼睛里，很碍事。巴巴的头发素来松散着，美拉巴德多风，很容易吹乱。他将头发别到耳后，但还是会跑出来。”

有时，巴巴会在头上缠一条蓝色细布围巾；其他时候，美婼会用丝带给他扎头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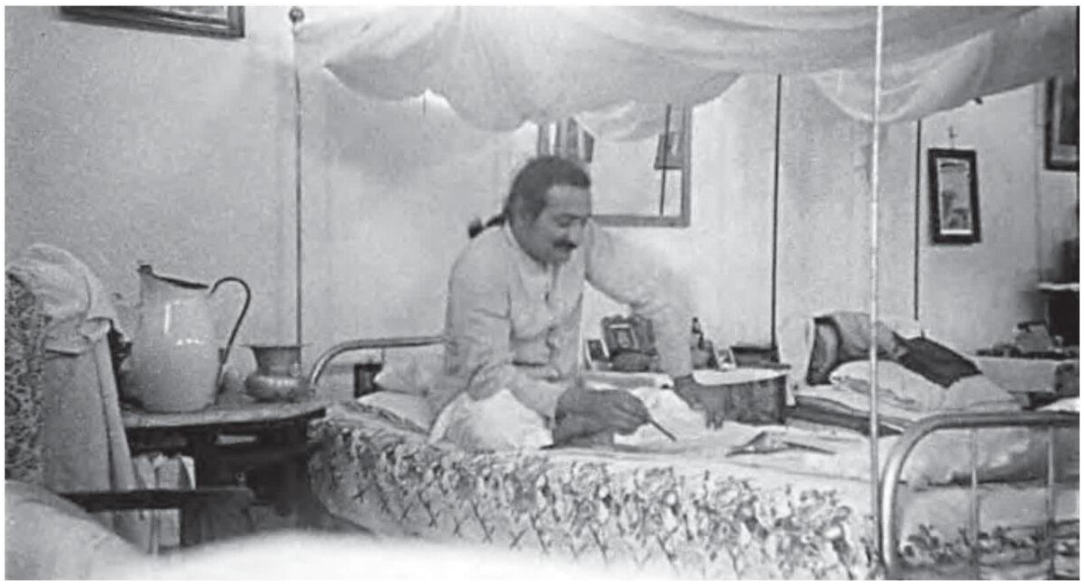
“巴巴围围巾时，”玛妮说，“会漫不经心地随意一系，但效果常常惊人。特别好看，每次都不同。”1935 年的一天，巴巴坐在上美拉巴德厨房的桌子上，让美婼把他的头发编成辫子。“我们喜欢为巴巴编辫子的主意，因为头发老是四下乱飞。我自己编辫子，所以知道怎么编。巴巴头发束起后看起来很甜美。自那以后，巴巴的头发总是结辫。

“每天，我在厨房的一角给巴巴梳头编辫，巴巴坐桌子上。我会站着，这样容易够到他。辫子扎好后，巴巴的后颈裸露出来，十分可爱。巴巴皮肤白皙细腻。颈背犹如婴孩，那么可爱。我偷偷吻一下。

“一天早晨，在上美拉巴德的厨房，我站在巴巴身旁的角落里。我递给他一些东西，看他在做什么——他马上要离开吗？只见他非常安静地坐着，那么可爱优美，我忍不住想触摸他一下。他刮过的脸颊十分光滑，滑如丝绸。不知何故，我总是为之吸引，我走近他。

“我不知道该如何拥抱他。我感受到那么多的爱，我把脸颊贴在巴巴的脸上好一会儿。巴巴只是坐在那里。我抬头看他的眼睛。他直视着我，眼中流露出那般的温柔与爱意，非常美。

“有时，当你如此感受时，你会想亲吻和拥抱巴巴。那个情景我至今犹记，它一直保留在我的心里。”



巴巴坐于美嫏的床上，上美拉巴德东屋

玛妮收藏

美婼和蔻诗德在东屋外，1930 年代中期，于上美拉巴德

玛妮收藏

美婼在巴巴的躺椅旁，上美拉巴德东屋

玛妮收藏

十二张照片大相框，由美婼与其他女子装饰

至爱档案馆，纳乌舍文·安扎拍摄

29 美拉巴德动物园

1934 年 8 月，当美赫巴巴从欧洲回来时，给女子们带来西方爱者送给他的各种鸟类。这些鸟被关在一个带有精致栏杆的装饰漂亮的大笼子里。笼子上部另设一层，仿佛房子的二层，里面有些小情侣鹦鹉。

同年 11 月，在动身去西方之前，巴巴带来别人送的两只雪白的兔子，眼睛是粉红色的。美婄等女子开心地把它们抱在怀里，巴巴也抱了抱，嘱咐女子们把它们养大。兔子一天天长大，在巴巴从西方回来前不久产下小宝宝。美婄说：“我们看到这些小宝宝，喜欢得不得了。它们长得和妈妈一模一样。”

巴巴 1935 年 2 月到达，起先女子们没让他知道这些“新成员”。巴巴洗了脸，刮过胡子，早饭前，她们端来一个盖着盖子的托盘，摆在他面前。

“巴巴坐在厨房的桌子上。他取下盖子，满脸惊讶。我们把五六只小兔子放在托盘上，每一只戴一个小蝴蝶结。看到它们，巴巴很高兴。他每一只都抱抱，爱抚一下。有些跳了出来，我们又把它们放回去。兔子毛茸茸的，非常可爱。巴巴爱动物们。他和它们玩了许久，然后叫我们给它们喂食。我们拿过些吃的，巴巴也喂它们吃。之后他用早饭。”

兔子放在她们房间旁的小储藏室里（玛妮曾在那里修剪过巴巴的胡子）。起初每到下午，女子们缝纫或做巴巴相框时，就把两只兔子带到房间里。“它们在桌子底下，或者在我们的箱子后面跑动。我们放下一些苜蓿草和水，让它们吃。我们照看它们，和它们玩。当然，我们也得跟在它们后面打扫，它们把地板弄得一团糟。”

那只母兔怀孕时，女子们担心她会吃掉自己的一些孩子。但是来访的希芮茵麦了解如何饲养兔子，她从一位部落妇女那里得到过指点。她说把新生的小兔放在一个破陶罐里，不被人看到，就没事。

陶罐被取来，在里面放了泥土。母兔临产时，就住进去；孩子们出生后，她进陶罐里喂它们。

女子们把陶罐放在房间里，三个月后，又产下一些小兔。兔子开始迅速繁殖，很快储藏室里挤得满满登登。仆人芭古每日都要清洗那个房间。“只要新产下小兔，我们就拿给巴巴看。他每一只都抚摸过。它们很幸运被巴巴抚摸。”

但兔子太多了，“最后，我们受不了了，跟巴巴禀明，然后所有兔子都送了人。”

随着夏季的来临，巴巴的身体依然欠佳，为躲避美拉巴德的酷热，3 月 4 日，他带男女满德里迁回纳西科。他们分乘两辆巴士：巴巴和女子们同乘一辆，由两名男满德里驾驶；（当时来访的）朵拉特麦和馥芮妮的幼子贝拉姆、巴巴的弟弟佳尔以及另外两个男子乘坐第二辆。西方人送的鸟笼也一并带上。

在纳西科，有人建议巴巴喝山羊奶养身，于是女子们又有了新动物——一只山羊及其幼崽被送来。巴巴喝羊奶，而当山羊缠着他要麸皮饼干或薄饼时，他也喂它吃。巴巴喜爱给这对母子喂食，有几张照片拍下了这幕。“看见山羊过来，巴巴很喜悦，会跑过去喂她。”

4 月 16 日，巴巴和男子们前往一座山间房舍，休养身体；但西方来了紧急信件，需要他亲临纳西科，他又冒着酷暑奔波。5 月 9 日，他和男女满德里回到美拉巴德，他说打算在喜马拉雅山某地闭关一年。

在美拉巴德，从女子房间到厨房的竹席通道的木杆松动，出现裂隙。一天午后，巴巴和顾麦一起穿过走廊，女孩们跟在后面，一条小眼镜蛇从裂缝里钻入，盘绕在柱子上。巴巴刚好停在它旁边。眼镜蛇滑脱下来，爬过过道，把巴巴和其他人惊了一下。玛妮和娜佳跑去找棍子，将蛇打死。

另一日，巴巴早早来吃午饭，女子们都在厨房忙碌。巴巴召来美婼，把手放在口袋里，说：“快接着。”他把一只从窝里掉落的瘦得皮包骨的小鹦鹉掏了出来。它没有羽毛，喙大而红。

“巴巴，他也太丑了!”美婼说。

巴巴说：“不，留着它。等它长大了，会是一只漂亮的鹦鹉。”

巴巴口袋里还有两只幼小的绿鹦鹉。他叫过玛妮，第二只给她，第三只给了蔻诗德。巴巴指示她们悉心喂养。他自己也急于喂它们。第一天，他让她们拿来鹰嘴豆面粉，加一点酥油混合，做成小球。鹦鹉们饿坏了，“叽叽叽!”尖叫着。巴巴三个都喂——事实上，他喂得太多了。

美婼每天在巴巴腿上铺一块布，把鸟儿们放在上面。巴巴把食物塞进它们嘴里，然后轻抚喉咙，帮它们下咽。鸟儿们喜爱这样，但后来它们吃得太多，因消化不良呻吟起来。在巴巴喂之前，它们叫唤不停，因为饿了；这会儿又叫了起来，却是因为吃撑了!

“不要让它们的肚子不舒服。”巴巴神情担忧地说，“让它们走一走。”鸟儿们被放到地板上，巴巴用手指推它们走。

“来吧，走走吧！”女子们说。鸟儿们继续呻吟。

巴巴于是说：“现在把它们转过来。”女子们从房间的另一头，哄着它们走向巴巴。

“在东屋，”玛妮回忆说，“我们三人会站在这些丑陋的肉团后面，弯着腰，用手指或铅笔推它们的尾部。我们会说：‘查尔（加油），查尔。’”

鹦鹉们来回走两圈后，巴巴说：“现在没事了。把它们放进篮子里。”后来，拿来个很大的黄铜笼子，把它们关在里面。玛妮说，巴巴最初给她们鸟时，她和美婼都很激动，“但后来照顾它们时，就不那么激动了。照顾巴巴的宠物不是轻松事。巴巴对它们倾注了那么多的爱、关心，给它们喂食。这些可怜的家伙知道转向哪里求助，向谁哭诉，还告我们的状！我们已经把鸟喂得十足饱了，巴巴走进来，它们会立刻哇哇叫起来，嘴张得像手提包。巴巴会看着我们说：‘看把鸟饿的。你们是怎么对待它的？’

“我们会说：‘巴巴，我们刚刚喂了它。’

“‘如果你们刚喂过，它怎么这样？’

“我们对那只鸟说：‘你就是会这样，不是吗？’”

“巴巴每天都喂它们，”美婼补充说，“还带它们散步。它们嘴巴尽量大张，好似手提箱，大声叫着要吃的。”

美婼记得其中一只鸟用嘴衔着一只红辣椒的茎，在笼子里蹦蹦跳跳。“它看起来很可爱，仿佛拿着一把伞。”虽然鹦鹉们爱尖叫，不学说话，但它们很友好。

后来果然验证了巴巴的话，它们长大后都出落得漂亮迷人。玛妮说：“刚开始这些小鹦鹉很丑，肉囔囔的，大红嘴巴。没有羽毛，只有毛茬。但一段时间后，它们长得那么美丽优雅——就像你从波斯画上看到的公主手指上的鹦鹉们。”

有一天，鸟儿长得更大一些，可以飞了，女子们随巴巴走出房间。巴巴手指托着鹦鹉的情景，她们永远不会忘记。鸟儿们跳到竹席通道顶上，立刻转过身来，仿佛是某种军事演习，好像它们演练过一样。鸟儿们面对着巴巴，看着他。巴巴挥挥手，做个手势：“飞吧！”三只鸟瞬间起飞，飞向高空。“我们站在那里观看，直到它们只剩一个小点，”玛妮回忆说，“它们是那么可爱。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有一个时期，山上收留了三个小八哥（椋鸟）。美婼说：“一只八哥曾在我们屋顶的屋檐上筑巢。我们在厨房工作，毫不知情。塔妮是雇来打扫院子和提水的一名仆人，她看到了巢，并告诉我们有三只没长羽毛的小八哥掉到地上。我们叫她赶快将它们放回巢中。她拿来梯子，把鸟放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塔妮走进来，说八哥又掉到了地上。我们发现母鸟不在，她一定在夜里死了，或许是只猫把她叼走。附近是另一只八哥的巢穴，那只八哥来到它们的巢，把这些雏鸟扔了出去。巴巴说把这些小八哥留下。我们一开始给它们吃酥油和鹰嘴豆粉，但巴巴说要给它们吃高蛋白，它们就能快点学飞。”

八哥不吃牛羊肉，女子们不知该喂点什么。它们一般吃蚱蜢等昆虫，但女子们没时间捕虫。仆人们送来蜈蚣和蠕虫，娜佳捕了只老鼠，把它切碎。后来她杀了一只蝎子，割掉尾巴，把它切成小块，再用火钳喂鸟。它们吃得津津有味。仆人们被遣去周围的田野里

四处搜寻昆虫，她们搬起石头，捉了很多蝎子，放进布鲁克·邦德茶盒里。人们给鸟找到数十只蝎子，还有幼蛇。为了给嗷嗷待哺的雏鸟吃饱饭，这项任务几无止境。

“这些普通八哥是看守者，”美婼继续说，“其他鸟依靠它们并不动听的叫声得到报警。它们一叫，其他鸟就知道有危险。有人告诉我们，它们的饮食里若没有蛋白质，这些鸟就会瘸脚。所以，因为这些鸟，为未来的美拉巴德清除了蝎子，否则蝎子会不断繁殖。这是巴巴用来清理美拉巴德的一个方法。”

｛注：有一次，女子们在外面找鸟食时，看到一些刚出生的蝎子，它们太小了，起初还以为是蚂蚁呢。｝

这些不会说话的的八哥长成了漂亮的深褐色鸟。起初，这些鸟被养在它们的卧室里，可一旦它们能自己飞、自己觅食，就被带到外面，获得自由。其中两只鸟飞走了，但有一只仍然栖息在屋顶上。它已经如此驯服，不想靠自己谋生（也可能喜欢吃给它的食物）。

那天巴巴刚好上山。那只鸟猛地飞了下来，落在巴巴肩头。“巴巴身穿长袍，长发飘逸，”美婼回忆说，“肩上落着一只鸟。巴巴不喂它，它就不飞走。巴巴走进厨房，一点都等不得，说：‘它这是饿了！快点，快拿点吃的来。’巴巴用手指托着那只鸟，喂它面包和奶油。”

“巴巴通常在地面上发现这些鸟，”玛妮说，“在他上山的路上，它们从巢里掉下来。有时候，母鸟把强壮的雏鸟留下，将最弱小的推出去。我们会拿一个梯子，把小鸟放回。当母鸟教她的雏鸟们飞行的时候，有些会掉进蓄水池。我们会把它们捞出来，擦干，放到火旁。当然，我们首先带它们到巴巴那里。

“巴巴会托着这些鸟，那么慈爱地看着它们，好像老朋友。他会爱抚每只鸟，对它飞吻。这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部分，让每只鸟都受到他的爱抚。它们再大一点，就会飞走。”

美婼继续说：“巴巴在西方旅行时，他知道我们会很孤独。他想让我们有事可做，所以不时送来婆罗门鸟（麻雀）、八哥、金丝雀和萨伦基鸟（萨兰古斯）。在我们的房间里，除了每人一张床、一只箱子、玛妮床边的写字台，还有四个鸟笼。早上，我们做完家务，就照顾小鹦鹉和八哥，清洁它们的笼子并喂食。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从不在院子里走动；我们只是在照顾这些宠物鸟的时候才出去，因为它们需要晒一会儿太阳。”

四只饼干色、黑顶、叫声甜美的萨伦基鸟被关在一个单独的大笼子里。蔻诗德负责清洁它们的笼子，笼里有各式栖木和秋千。每天早上，她把鸟儿们放在阳光下，清洁笼子，夜间再放回卧室。大约两个月后，蔻诗德的手指被笼子的尖锐边缘割伤。为避免感染，美婼和玛妮那天自告奋勇打扫笼子。

她们把笼子搬到外面，有条不紊地做每一件事。“我们非常自豪，我们会比蔻诗德做得更好。”她们把笼子清理得干干净净，还在一边绑了一点香菜沙拉，给小鸟们啄食。在笼里放上新鲜的鸟食，换了水，甚至把笼子擦得锃亮。做完这一切，她们进厨房做饭。

巴巴当天上山比平时晚。他交代她们要在 11 点前用餐，所以女子们没等他。正吃午饭中间，塔妮走进来说：“萨伦基鸟在屋顶上。”

萨伦基鸟是土生土长的鸟类，女子们没多想，说：“好的，随它们去吧。”

“不是，是我们的萨伦基鸟，从笼子里飞出去了!”

美婼和玛妮跳了起来，过去一看笼子是空的。“我们把一切都做得那么完美——除了把笼门关上!”两人紧张地回到厨房，忐忑不安，担心巴巴会如何看待她们的失误。

巴巴回来时，对她们略加责备：“你们怎么这么粗心？你们能把笼子收拾得那么好，却不把门关上？”

“巴巴，我们忘了。”她们说。

“你们两个都忘了?”他惊讶地问，“好吧，不要紧，让它们自由去吧。”

阿克巴棉纺厂的萨达家族是忠诚的巴巴爱者，他们送给巴巴一只混血小狗，巴巴给它起名恰姆。蔻诗德和玛西（苏娜玛西）喂小狗，但有时巴巴也在床上喂它，用一片面包蘸上豆糊。每当巴巴也在厨房吃饭时，他会召唤恰姆，从他的盘子里拿点东西给它。

有一次，巴巴吃完饭，合眼在衬软垫的桌子上休息。那只小狗自动为他警戒，挨着巴巴的凉鞋，躺在桌旁的地板上。女子们坐凳子上安静地围坐在巴巴身边。玛妮伸手去抚摸恰姆，恰姆不知是谁，受惊抬头，一口咬了玛妮的下巴。

巴巴坐起来问发生了什么事，见此情景十分震怒。巴巴从桌子上跳下来，打恰姆，打得手都红了。然后拿起凉鞋，又狠狠揍它一顿。恰姆也只接受来自巴巴的这种惩罚。

玛妮的下巴流了很多血，但不严重。她们为她清洗伤口，巴巴说玛妮不需要注射狂犬病疫苗，因为恰姆已经接种了。

有一天，恰姆又给娜佳惹来麻烦，那天巴巴拿着一只毛绒小灰狐玩具来到厨房，是别人送他的。他给女子们看，她们把它另搁起来，放在高处的窗台妥善保管。吃过饭，巴巴想躺下小睡一会儿，这意味着谁都不得发出任何声响。他躺在枕头上休息，大家都很安静。恰姆再次趴在他旁边的地板上。

娜佳好奇恰姆对毛绒狐狸会有何反应，天性好动的她走到窗前，拿下毛绒玩具，凑到狗狗身边，低声说道：“啾，啾，恰姆!”

恰姆先是睁开一只眼，接着两只眼全睁开，汪汪叫着撕咬狐狸。他咬住脖子不放，将玩具撕碎。“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美婼说，“巴巴坐起来，问怎么回事。狐狸的填充料飞得到处都是！巴巴对娜佳在他休息时玩这个游戏十分不快。”

“这是怎么回事?”他问她，“我说过别弄出声音。”

“巴巴，我只是给恰姆看小狐狸。都是他弄出来的动静!”

“可你为什么要离开座位？”

从那天起，每当巴巴要求绝对静默时，女子们会马上提醒娜佳：“现在不要再‘啾-恰姆’”，意思是不要做出格的事，扰乱气氛或引起骚动。

恰姆长成一条大狗，对巴巴的爱恋不减。每当有人走近巴巴，它就嫉妒；美婼等人接近巴巴时，它便咆哮不止。于是巴巴用饭期间不让它进厨房。

晚上，巴巴指示瓦露把恰姆带到守夜人贾玛达处，它可以练习守夜。喜欢动物的瓦露把恰姆抱了过去。这样过了一年，恰姆仍想每晚都被抱着过去；到了晚间，该过去时，它就知道。不过那时恰姆太重了，瓦露给它系了一条皮带。

事实证明，恰姆是一只勇敢的看家狗。一天早晨 9 点左右，瓦露在花园院子里看到一条眼镜蛇，她大叫娜佳，让她快拿大木棒来。眼镜蛇藏在茉莉花荫中。她们逼迫它出来，恰姆非常大胆，追逐它。

她们试图把蛇击中在地，但它的半个身子爬出了带刺的铁丝网。恰姆抓住蛇尾巴，把它拖回里面，瓦露击打其背，将蛇打死。后来她们把这件事讲给巴巴听。

美婼说：“我杀不了蛇。我就像我母亲，一点也不勇敢。”

{注：虽然美婼杀过蝎子，但她从未杀过蛇。}

另一方面，玛妮则一直对蛇抱有浪漫之想。她读过有女子把蟒蛇当宠物养的故事，想象这些硕大的爬行动物在自己的胳膊上蠕动爬行的样子。所以，当巴巴提到养一条蛇的时候，玛妮迫不及待地毛遂自荐。

这是一条小小的绿草蛇，纤细可爱。玛妮喂它，给它水喝，把它放在她们的房间里养着。她为它做了一个玻璃盒，但蛇不时逃逸。玛妮只得到床底下和箱子后面找，直到找到为止。

有一次，当玛妮把蛇从箱后拖出来时，怪事发生了，蛇变得跟棍子一样僵硬。这种情况持续了几秒钟，接着恢复到常态。

她告知巴巴，巴巴说他对那条蛇的工作已经结束。巴巴问玛妮愿不愿把蛇留下当宠物养，玛妮说不要，巴巴便把蛇交给男满德里，将它放走。

而后，有人把一头小鹿带到美拉巴德。巴巴给它拴上绳，领进女子房间。他坐在躺椅上，爱抚小鹿，叫女子们拿些东西给它吃。鹿很温顺，巴巴让每个女孩抚摸它。

然而，当娜佳伸手时，小鹿却不让她碰。娜佳转身走出房间，鹿朝她冲了过去，从后面顶了娜佳。

巴巴和其他人见此情景哈哈大笑。“鹿好像不大喜欢你，娜佳。”她们打趣道。

鹿滑倒，屈膝跪地，但它很快站起来，抵着头，准备再次攻击娜佳。之后她们没有留下小鹿——不是因为娜佳，而是因为恰姆在，小鹿在它附近会有风险。

一次一只猫头鹰在她们的屋顶上筑巢。女子们进厨房时，它用大大的绿眼睛盯着她们看。巴巴指着它说：“看它是怎么看着我们的。它一点都不怕。”美婼说它在那里做窝，里面有几只小猫头鹰。

另一天，巴巴口袋里装着从窝里掉出来的幼崽松鼠过来，有一次还给女子们一只猫鼬。照看这些宠物真不容易，正如玛妮指出的：“巴巴希望像对待人类一样，对鸟儿和宠物在医药上给予同样多的关怀和精心护理。”

例如，那只猫鼬得了肺炎，巴巴指示女子们在它胸口涂抹一种消炎膏，有时还得给鹦鹉幼鸟们喂泻药，跟人服用的一样。

{注：消炎膏是一种限制或减轻炎症的药物。一般来说，它是一种加热后涂抹在胸部的糊状物。}

巴巴养的每种鸟类和兽类都有代表性。如果巴巴正在对之工作的鸟兽出了问题，他会极为不悦。我们没问巴巴缘由，及他的工作具体是什么——他不希望那样——我们也不想问。说实话，没有提问的余地。巴巴已占得‘太满’，以致这种事情没有余地。”

后来，巴巴每晚到他的小屋就寝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去逐一探望关在围栏、盒里或房间里的宠物。每个宠物都得到他睡前的爱之临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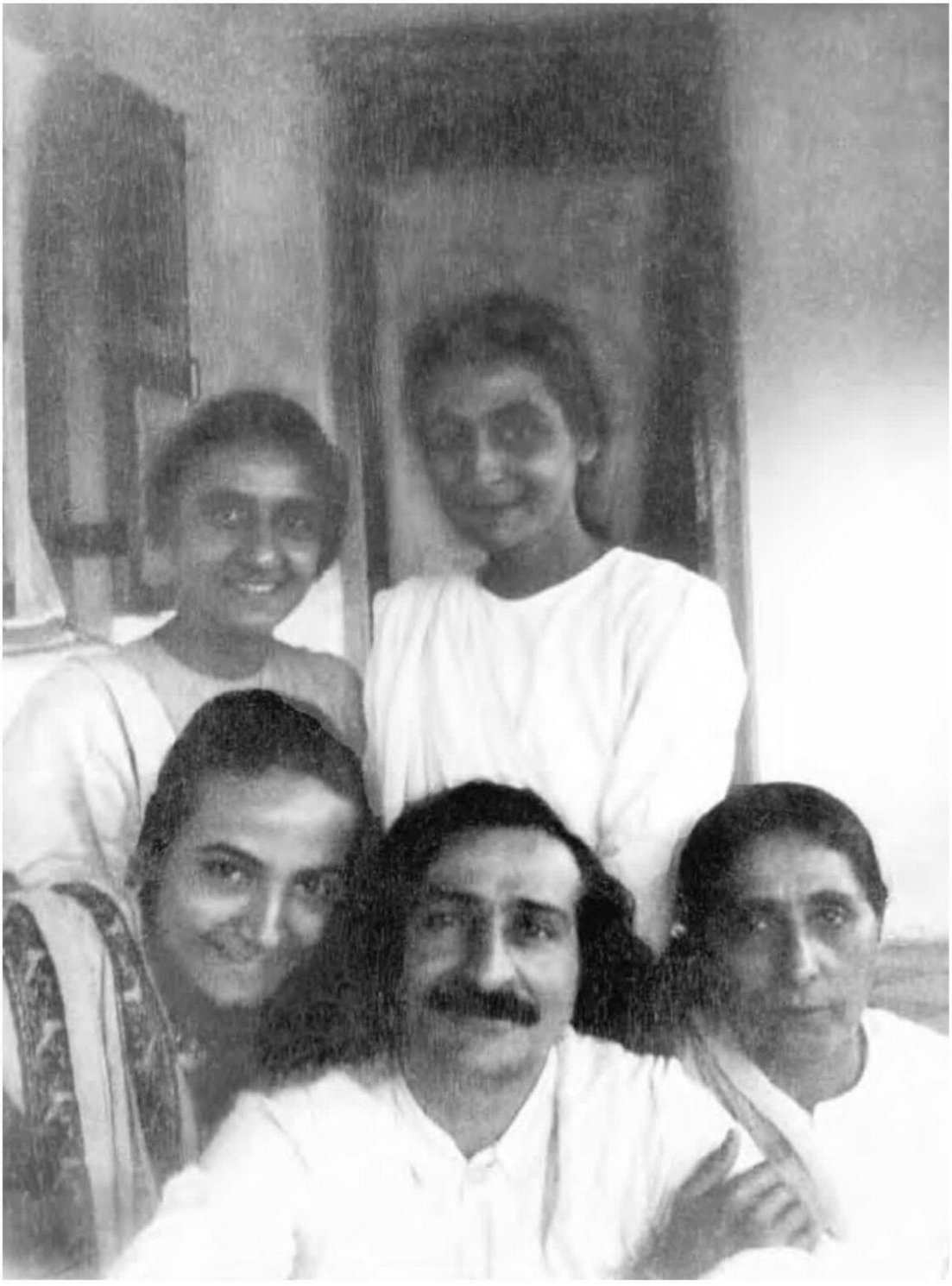
一次，巴巴坐在桌上，给女子们解释有关人类和动物的意识。巴巴闭上眼，然后微微睁开，只有一条缝，他说：“当眼睛微睁，（手向下指），你只能看到地上的扫帚。”他又睁开一点，继续说道：“现在你看到墙上的日历。（再睁大点），现在看到架上的罐头。（更大些），现在看到架子上方的画。（完全睁开），天花板映入眼帘。

“同样地，有了意识后，动物只能看到画面的一部分。直到你成为人，眼睛才会完全睁开。”

巴巴用两手食指和中指做两个 V 字，靠近眼睛旋转：“但是你的视线必须转向内在。你如此沉浸于外部事物——扫帚、日历、照片等等——以至于看不见你内里的真我。”

巴巴在喂一只八哥，摄于上美拉巴德，东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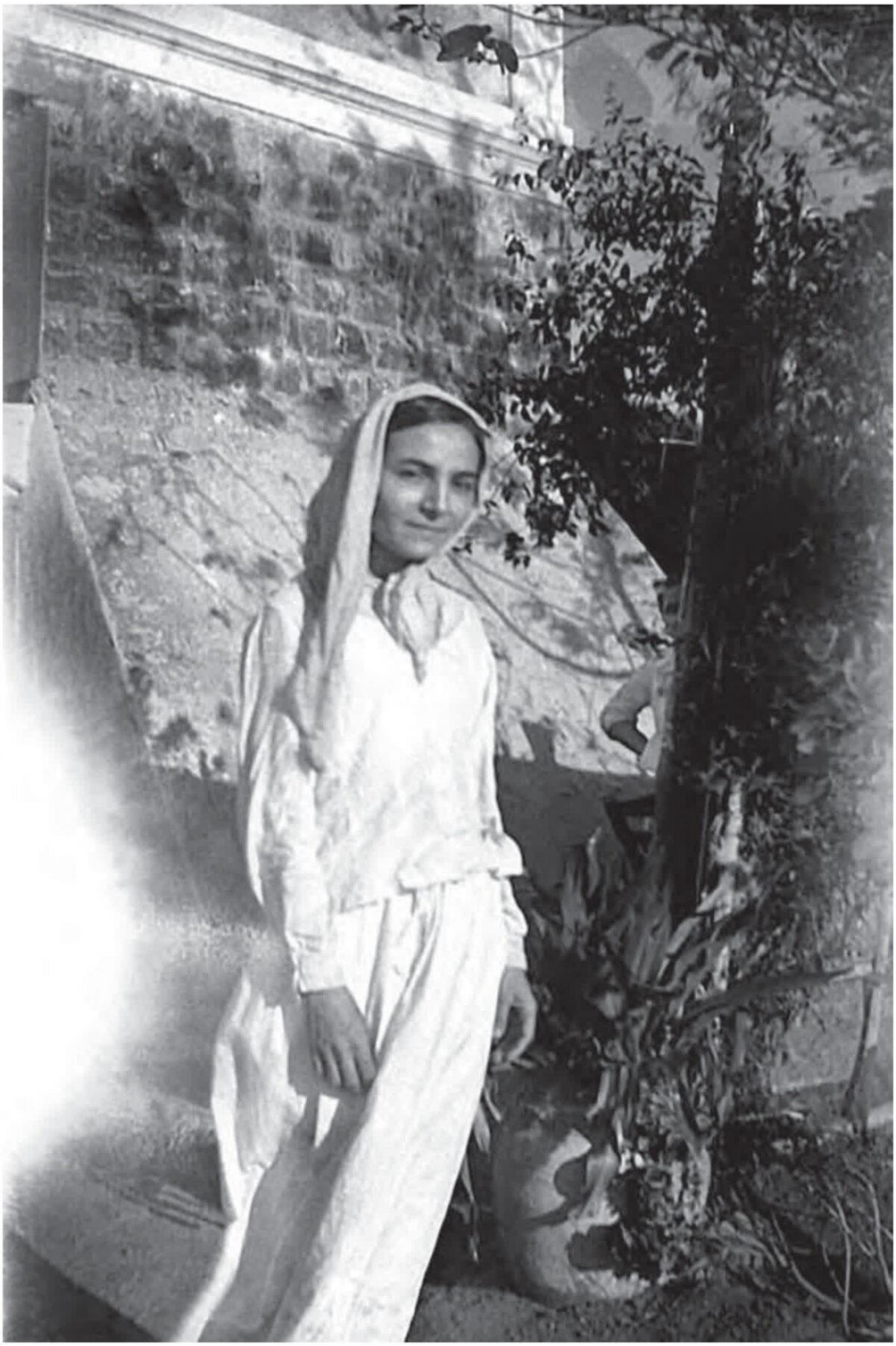
伊丽莎白拍摄——伊丽莎白·帕特森照片档案馆提供



1935 年摄于纳西科

美婼、巴巴、顾麦、蔻诗德、馥芮妮

照片由玛妮收藏



美婼在东屋外，摄于上美拉巴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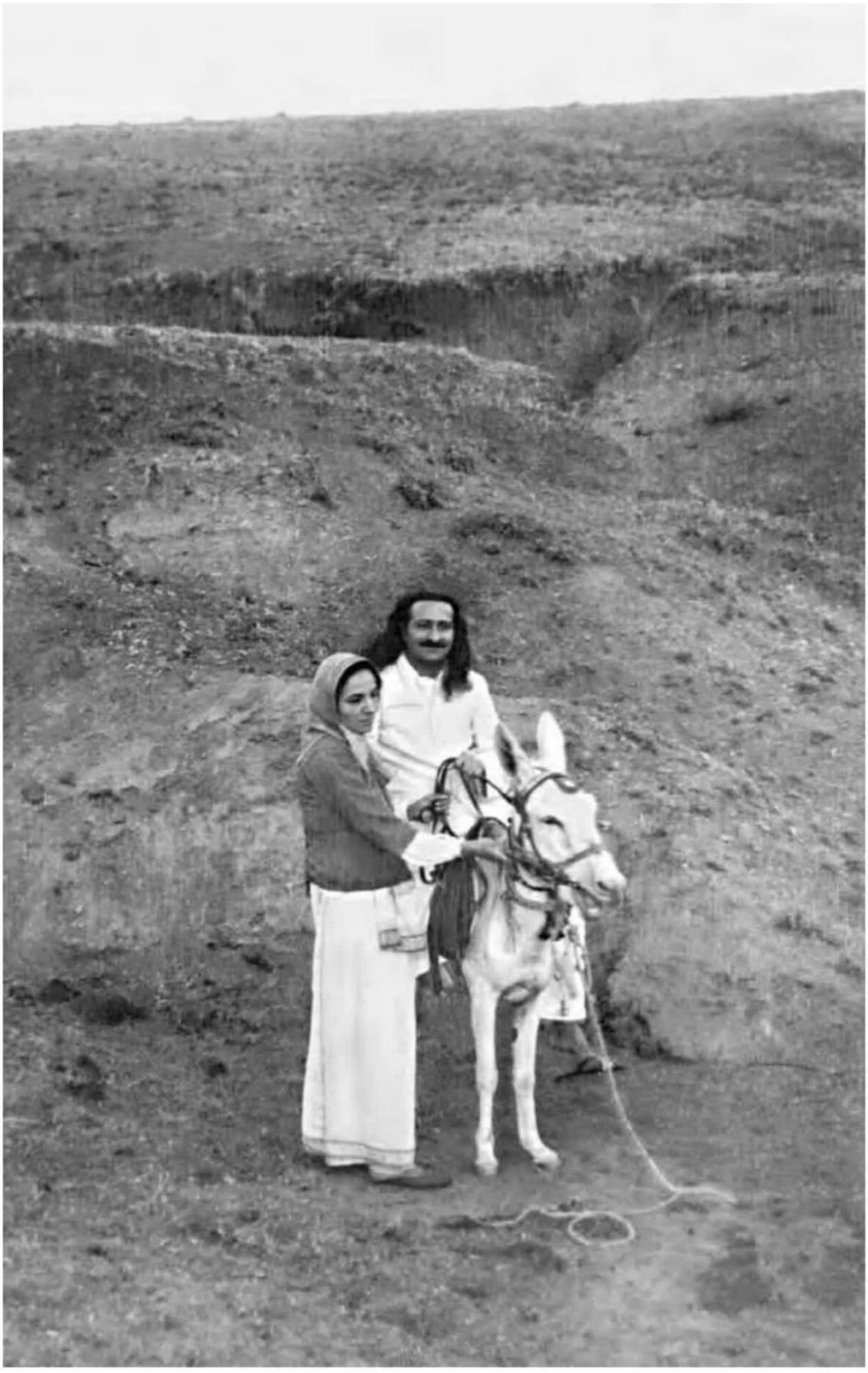
30 血誓

美婼与驴子查姆帕在一起，摄于上美拉巴德

照片由玛妮收藏

水塔建筑和巴巴小屋，约 1935 年，上美拉巴德

照片由美茹提供



1936 年，摄于美拉巴德山东侧

照片由玛妮收藏

1935 年 6 月，美赫巴巴和两个满德里离开美拉巴德前往拉贾斯坦邦的阿布山，巴巴打算在那里闭关一年，他后来指出这与即将到来的大战有关。但 6 月 22 日，他宣布他在那里的工作完成。“为了保持链接”，他立即回到美拉巴德。7 月 15 日，他在山上他陵墓旁边新建的锡皮小屋里进入闭关。美婼记得巴巴在这段闭关期间禁食。小屋在建的时候，巴巴命令女子们待在她们的房间里，即使男子们在她们的大门外工作。他还下令，男子们在山上干活的时候，她们说话声音不能高过耳语。

小屋建好后，巴巴进入闭关，他指示女子们不要走近。瓦露是个例外：她给他送来饮用水，晾晒他的毯子和床单，当他不再禁食时，每天一次从美婼那里用盘子给他送来食物。有一次，当巴巴全神贯注地工作时，瓦露无意中走进了铁皮小屋，他的目光落在了她身上。瓦露的眼睛变红，充血，她失明了三天。顾麦恳求巴巴原谅她的错误，之后瓦露的视力恢复了；但现在大家都知道，巴巴在闭关期间释放的力量非常强大，在他工作时打扰他是很危险的。

7 月 28 日，巴巴开始遭受持续的剧烈胃痛，疼痛持续了三天。他不断重复说：“我必须不时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苦，直到战争开始。”

{注：引自宝·喀邱瑞所著《美赫主》北卡罗莱纳州阿什维尔显现出版社，1970 页。}

巴巴的小屋里有一个小棉地毯，带有靠垫，这样他就可以靠在墙上。他坐在地毯上做闭关工作，但也有一张带蚊帐的床，他晚上就睡在那里。

“待在这么小的屋子里，不吃东西，沉默不语。所有这些都影响健康，”美婼难过地说，“即使做完工作，巴巴也不走出去。他打开门，但不出来。”

禁食结束后，巴巴吩咐女子们送白米饭和豆糊，几天后又送咖喱和米饭，还有土豆馅饼和薄饼。美婼帮娜佳煎馅饼，它们被送到巴巴那里。可他吃后，用字母板对美婼和娜佳授述了如下信息：

“这些馅饼无味，无望，无生气。”

{注：Dum 在古吉拉特语中的意思是呼吸。“Dum-less”（无生气）是巴巴把古吉拉特语和英语单词混合在一起的一个例子。}

“我们曾为自己感到骄傲，觉得我们做了很好吃的馅饼，现在你可以想象我们的表情。我们以为巴巴会喜欢它们，还会称赞我们，说它们多么好吃。巴巴一直在禁食，所以我们没放多少调料，因此他觉得不好吃。第二天，我们又试了一次，把它们做得更辣更香，他就喜欢吃了。”

巴巴在小屋门口吃饭，不走出去。恰姆来了，要了一个薄饼，那头黑奶牛也来了。当巴巴给牛吃薄饼时，恰姆嫉妒了，追赶它。每天都是这样，这给了巴巴一些乐趣，也减轻了他的负担。

在巴巴的闭关工作告一段落后，他离开了小屋，但只在陵墓附近走动。他没有去看女子们，也不允许她们去看他。然而，巴巴让美婼知道，他在想她。他走过小屋时，摘了几朵野花，用草茎把它们捆了起来。巴巴将小花束交给瓦露，并吩咐道：“把这些花送给美婼。告诉她这些是我最喜欢的野花。”

瓦露把它带到美婼的房间。美婼非常高兴，她把它们晒干并保存在一个小盒子里，这个盒子现在还在美拉巴德。这种野花被称为库姆丽（kurmuri）或坦塔尼（tantani），有五瓣白色花瓣和一个黄色花心。美婼推测，五瓣花瓣代表了五位至师，黄色的花心代表了阿瓦塔。

｛注：这种花没有气味，但它的茎可以捣碎用作防腐剂。｝

既然巴巴并没有严格闭关，他还为美婼写了一首古吉拉特语的四到六行小诗，通过字母板授述并让一位满德里记下来。他把它交给了门口附近的瓦露，让她给美婼，美婼要以类似诗歌的方式答复。

“巴巴的诗句很可爱。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甜蜜的诗。我从没给巴巴写过信，但我确实给他写了几首诗。”有一两天，这些爱的信息来来往往。然而，美婼没有这些诗，因为她的回复写在同一张纸上，当它传给巴巴时，被巴巴保存。

到了八月，巴巴的牙痛还在继续。8 月 19 日，一名牙医被带到美拉巴德，为巴巴拔了两颗牙，顾麦和彭度保存着这两颗牙。巴巴召唤女子们，告诉她们这件事。美婼为巴巴感到难过，眼里充满了泪水。为了安慰她，站在她旁边的一人说：“为什么要为拔掉的牙哭泣呢？有什么好难过的，你不必为此哭泣。”

“她爱我，”巴巴说，“她感同身受。这就是她哭的原因。这没什么不对。”

美婼说：“巴巴的牙齿很少，一颗颗地脱落。保持沉默对牙齿不好，嘴总是闭着，氧气无法到达牙龈。当他“下降（到浊意识）”的时候，以头撞击石头，这也破坏了他牙齿的血液供应，导致一些牙齿松动。

“此外，巴巴年轻时并未摄取适当的营养。在遇见巴巴简之后，巴巴成为素食者。他也没有吃足够的食物；他经常不吃饭。当他还年轻要长身体的时候，当他应该有适当营养的时候，他只吃少量的米饭和豆糊。这就是他健康受损的原因。

“然而，尽管多年吃素，经常禁食，巴巴在各方面都很迅捷；他充满活力，精力充沛。”

在拔牙后不到一个月，巴巴在 9 月 12 日来到厨房，派人去叫美婼和蔻诗德。她们看见他坐在桌子上，他问美婼：“你肯永远听从我的命令吗？”她回答说会全心全意听从。“直到最后，只要你活着？”美婼确认了她的誓言。

巴巴问：“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吗？”他解释说，他要她用自己的鲜血在他的手上签名。他让蔻诗德拿来一根针，她拿了一根小的。巴巴指示她把工业酒精倒在上面，然后烤火消毒。他让美婼伸出右手，然后用针扎了她的中指，血涌了出来。巴巴伸出他的左前臂，让她用流血的手指在他手臂上写“美婼”。

“你是唯一真心爱我的人，”他说，“抓住我的衣边，直到最后。”

巴巴让美婼永远不要再签名，他还指示蔻诗德保管好针，把它当圣物来保存。

期间有多日，巴巴喜欢下午坐在厨房外的乔木树荫下。女子们坐在他旁边的凳子上——美婼、玛妮、蔻诗德、娜佳、苏娜玛西和顾麦。

｛注：在巴巴闭关期间，馥芮妮曾经来过，照顾恰姆，但她此时不在。｝

从巴巴闭关的第 40 天（8 月 23 日）开始，连续数日风雨交加；但到了傍晚，当外面天气宜人时，他有时会带女子们出去散步。偶尔，美婼会为巴巴撑伞（以保护他不受太阳晒伤），就像她后来在美拉扎德所为。“我喜欢给巴巴撑伞，但我不得不把伞撑高，因为巴巴比我高。我举一段时间，然后别人来举。”

巴巴坐在美拉巴德后面的土丘上，四个女孩围在他身边，欣赏着风景和日落。有一两次，他们看到了彩虹。“周围没有墙，没有建筑，”玛妮说，“什么都没有。你能看得很远。美拉巴德总是有最美丽的日落。没有声音——也许只有远处的牧羊人。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回来的路上，巴巴牵着美婼的手，他们手拉手一起走回她的房间。巴巴曾对美婼说，他想要一只小骆驼，因为它走路的样子很可爱。他从没在上美拉巴德得到过小骆驼，但却得到了一头名叫查姆帕（一种白色的花）的高个白色母驴。这给巴巴带来很大的乐趣，尤其是和男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从罗纳乌拉叫来伽尼医生，只是为了让他握缰绳，当他命令古斯塔吉骑上它时，那头驴倒退着把他甩了下去。

每天傍晚，女子们与巴巴一起带着查姆帕在小山后面散步。他们的仆人塔妮随行，好让她把驴牵回去，他们则继续往前走。

“巴巴，我们一直带着查姆帕，”美婼有一次问，“您为什么不骑它？”巴巴在查姆帕第一次被带出来的时候骑过它，但是当时女子不在场，因为有男子们在。

巴巴现在同意第二天坐在查姆帕上，她们热切地盼望着。她们给驴准备了马鞍、笼头和马具。巴巴和查姆帕走了一会儿，然后坐在它身上；他骑过两三次这头驴，玛妮为此拍了一些照片。

{注：玛妮指出，她和蔻诗德不得不轮流拍照。“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同时出现在这张照片里，那就太好了，”玛妮若有所思道，“但山上就我们几个人，根本没有其他人可以给我们拍照片。”}

“巴巴从未骑过大象。”美婼说，“但是，像耶稣一样，他骑过一头可爱的白驴。巴巴看起来很美，他的头发扎成辫子，我们想让他的头发散开，所以在玛妮拍照之前，我迅速把巴巴的头发散开。这就是为什么（在照片中）头发有点粘在一起。”

在印度的十胜节，不仅巴巴戴上花环，查姆帕和恰姆颈间也会戴上传统鲜花。在西方人到来之前，美拉巴德举行过几次排灯节，对女子们来说，排灯节总是快乐的。1935 年的那天晚上，她们在山上巴巴闭关的小屋前点燃烟花爆竹。

“巴巴很兴奋，”美婼回忆说，“他很喜欢鞭炮，就像一个孩子。火箭筒是他的最爱，他亲自点燃，看着它们高高飞起、爆炸，巴巴很高兴。‘你看到那个了吗？’他会问，‘它飞得多高？来吧，我们再放一个。’”

美拉巴德的天气仍是狂风暴雨，所以巴巴 10 月 14 日去了虎谷（盘奇伽尼）继续闭关；但那里的天气也很恶劣，巴巴被迫返回美拉巴德继续工作。12 月 3 日他去了纳西科，又休息了两天，但直到 12 月 14 日才结束他的闭关生活。

在去纳西科的路上，巴巴在他的一个追随者——瓦曼·苏布尼斯家里吃午饭，见到了他 16 岁的女儿茵度。巴巴告诉她，他和满德里很快就要去迈索尔，问她是否愿意来。巴巴用难以抗拒的诱惑说服了她。“玛妮会教你说英语，演奏风琴，”他承诺说，“而蔻诗德会教你刺绣。”

茵度喜欢去新地方，就愉快地同意了。她和巴巴一起回到美拉巴德，所有人都对新来者感到惊讶。巴巴让茵度跟女子们一起吃饭，于是她们去厨房吃晚饭。

吃饭时，美婼问茵度：“你会唱歌吗？”并立刻觉得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因为她吃饭的时候怎么能唱歌呢？

但茵度回答会，停止进餐，她唱得那么动听，那么热情，以致于其他人也都停止吃饭，听她唱。这是一首关于至爱上帝的动人歌曲，歌中唱道：“我来您的花园为您采花，请从我卑微的手中接受。”

在这段时间里，当巴巴做这些短途旅行时，他的许多亲密追随者也变换住所：朵拉特麦已搬回美拉巴德，独自住在靠近阿冉岗村的家属宿舍里，在他闭关结束后，巴巴偶尔会去那里访问。朵拉特麦的姐姐芙芮妮·玛西从普纳搬到孟买；11 月，巴巴的母亲与她的儿子小阿迪、佳尔、贝拉姆及妻子佩琳搬到那里。

12 月中旬，巴巴去了孟买一个星期，看望他的母亲，并主持达善活动。他回到美拉巴德过圣诞节，庆祝活动很简单，装饰了一下，做了些甜食。“那天巴巴穿了一件新长袍或外套，人们唱了歌，”美婼说，“但是巴巴会下山，大部分时间和满德里在一起。”

美婼的姐姐馥芮妮和她的孩子们一起住在纳西科，但有时情绪会变得不稳定。去年 9 月，由于鲁斯特姆忙于巴巴的工作，巴巴不得不亲自去纳西科送孩子们上寄宿学校。他总是关心孩子们的福利，假期里他们经常去看望巴巴。

早年，当巴巴更年轻、更活跃的时候，”美茹说，“他经常不请自来。他以这样一种随意而自然的方式与我们的家人相处，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很感兴趣，他亲临我们家中，给我们祝福。在印度，许多家庭都有这种快乐记忆，巴巴作为他们家庭的一员，和他们在一起。”

馥芮妮是少数几个被允许留在上美拉巴德的人之一，她经常提供很大帮助，尤其是当有人重病需要护理的时候。例如，当瓦露得了霍乱时，她被叫过来；当蔻诗德的手指化脓时，她又被叫过来。

有一年夏天，巴巴想让馥芮妮留在山上，于是她的五个孩子都跟朵拉特麦住在家属宿舍。不过，孩子们不准穿过铁轨。馥芮妮每隔一天去看望他们一次，然后再回到山上。她的一个儿子，贝拉姆，因为年纪太小还不能上学，所以只要馥芮妮在山上，他就和朵拉特麦待在一起，成为朵拉特麦最喜欢的外孙。“朵拉特麦做好吃的饭菜，做美味的蛋糕和甜点，”美茹深情地回忆起她的外祖母，“尤其是面包布丁。但我们经常争论说，她给了贝拉姆更大份的甜点。”

美茹自从四、五岁时，每次巴巴来看她，他都会当着馥芮妮的面问她，她这辈子想做什么。美茹总是对巴巴说：“我要像其他人（女满德里）一样为您服务。”

巴巴很高兴，馥芮妮似乎也对女儿的反应很满意，而且从不让她泄气。

巴巴又问：“在世上你最爱谁？”

“是您，巴巴。”美茹热情而明确地回答。

“你有多爱我？就一点点？”

“不，很多！”

“有多少？”

美茹尽量张开双臂。巴巴露出愉快的笑容，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为了他的工作，巴巴决定把大家都迁到印度南部。1936 年 1 月 30 日，他和女满德里——美婼、玛妮、蔻诗德、娜佳、苏娜玛西、瓦露、茵度·苏伯尼思，一起离开美拉巴德前往迈索尔。顾麦和朵丽住在库希如大院，朵拉特麦住在家属宿舍，馥芮妮和她的孩子们住在纳西科，她们都对被排除在外感到不太高兴。

巴巴和女子们先乘巴士去了普纳，然后从那里乘火车前往迈索尔。由于男满德里不能靠近女子们，因此在普纳火车站，巴巴亲自将女子们的一些的行李搬进为她们预订的车厢中。让玛妮随身携带 BB 枪，在巴士上，她还必须随身携带西塔琴。

每当巴巴带女子组旅行时，付出的关照、遇到的麻烦从禅吉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巴巴和安德纳（内部）女士们从纳伽乘巴士到达普纳。女士们进了预定车厢，巴巴亲自帮忙从外面把行李从一个车厢搬到另一个车厢，因为不许别人靠近女士们。在普纳以及沿途的其他车站，这种奇特的景象吸引了乘客们的注意。指示查干和禅吉每到一站，都要在站台上随时准备听从（来自巴巴的）召唤。预订车厢按照要求安排在最后面，很隐蔽，一行人继续南行。

在阿西科尔站的换车：变到去迈索尔的火车线路（N.S.M.）需要 12 个苦力迅速转移，6 个车站工作人员并一个警卫监督。车站全体工作人员排成整齐的一队，以搬运沉重的包裹，这使他们气喘吁吁。苦力们把预订车厢推到另一条线路上，里面有巴巴和安德纳——这是一种奇特的情况，也是一道风景。

车站站长一听说预订车厢里有女士，就与她们保持一定距离。他们还做了安排，把车厢移到外院的侧轨上，女士们坐上停在附近的巴士，径直开进私人住所的院子。把行李从火车搬到手推车上，再搬运到住处，这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9 点的时候，我们在各自的住处静静地安顿下来。

玛妮是美婼的“保镖”之一，以下是她对同一旅程的描述：

我们去迈索尔时，美婼不能见任何男人。我要做她的眼睛，她的喉舌，我就是那个角色。我也有自己的限制：我不能跟男人说话，也不能碰男人，但能看见他们。美婼戴了一副眼镜，里面糊了一层纸，看起来就像一副墨镜。她看不见东西。

（在火车里，她不必戴眼镜，只有下车时才戴。）她抓着我的胳膊，我们站在火车站月台上。巴巴让我们在那儿等着。“待在这儿，别移动，”他说，“我马上就回来。”一列火车进站了，就停在我们面前。头等车厢百叶窗合着，所以我们安然无恙。

我们站在那儿，美婼戴着牛皮纸眼镜，挽着我的胳膊——我右臂下握着 BB 枪，头戴遮阳帽。我们过着最节省的生活，所以没有穿多好的衣服。（我最好的着装太过时了。那是一套冗长的服装。根本不时尚，就像传教士穿的衣服。）

突然，头等车厢中的一个百叶窗打开了。一个留大胡子的红脸英国军官探出头问："我说，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我看着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忍不住看着他，但我不能和他说话。我看起来一定很害怕。我只是低下头。

他以为我没听见。"我说，我只是想知道时间。"他提高音量，又说了一遍，"你能告诉我现在几点了吗？我只问这个。"

我又抬起头，像一只迷惑的兔子。我紧张地紧拉着美婼，我不能说话。他的脸涨得通红，白胡子都翘了起来："小姐，我只是想知道时间！"说完砰地一声关上了窗户。

我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但我毕竟还小，会忧虑担心他会怎么看我。"他会认为我不懂英语，但我懂！也许他会认为我们是乡野印度人。"就在这时，巴巴来了。我们从没告诉他这件事。

经过两天的旅程，他们抵达迈索尔，在那里女子们仍然被隔离在租来的房子里。玛妮继续说："当我们去迈索尔时，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所房子叫什么，坐落在何处——什么都不知道。就好像上美拉巴德那种与世隔绝的纪律和气氛完全被带到了迈索尔——就好像我们被提起来，隔空带到这里。"

她们在瓦尼·维拉斯·莫哈拉的房子属于一位富有的法官，但除了中间房间里的一幅真人大小的印度女神萨拉斯瓦蒂的画像外，屋内没有任何家具。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一个可以坐四个人的又大又平的木秋千。巴巴从来不坐在秋千上，但茵度会在洗完澡后坐在秋千上，唱着动听的歌。其他租来的家具也都送到。

巴巴在前面有一个房间，四个年轻女子——美婼、玛妮、蔻诗德和娜佳——共用一个房间。房子的大院周围立起竹席，按巴巴的吩咐做得更高，以防人们看见里面。花园里还有一个网球场，巴巴问女子们愿不愿意去玩。她们在储藏室里见过木球拍和球，但没有动过。

"我们都很兴奋，"美婼说，"把它们拿了出来。球拍很重，我不知道怎么握，但巴巴让我试一试。巴巴只是看着，看到我们打得不好，过了一会儿就叫停了，说：'够了。'他没有再提这个建议，所以我们不再打球。"

一天晚上，巴巴带她们去了离城 12 英里的水库克里希纳·萨加尔。坝下是阶地式的布林达文花园。被彩灯照亮的喷泉把夜景变成了仙境。美婼被这里的色彩和水迷住了，想再多停留一会儿，但巴巴说快点儿，现在就走。

女子们第一次看到长颈鹿是在迈索尔动物园，印度最好的动物园之一。起初，美婼以为它们不是真的——然后它们竟动了起来。

又一天，巴巴带她们去了恰门迪，那是一座可以俯瞰迈索尔的山，1934 年 4 月，他曾在那里闭关。一座 16 英尺高的岩石雕像矗立在山上，它是印度教的圣牛南迪。她们和巴巴开车上山，看到山顶上有一座女神庙。巴巴在车里等着，但让她们去看看。那里人多，所以美婼没有进去。她从远处看到了女神的雕像，从近处看到了由坚硬岩石雕刻而成的巨大南迪牛。到了晚上，山顶上的灯光就像一条钻石项链。

一开始，女子们觉得迈索尔这个海拔 2500 英尺，到处都是花园、宽阔大道、宫殿和宏伟老房子的地方非常宜人和迷人。“空气很好，有很多花，小镇也很美。”美婼回忆说。

但他们在迈索尔的停留注定不会令人愉快，在离开之前，他们住的房子会被称为“巴拉（头痛，问题）房”，巴巴称迈索尔为“碍索尔”（意为眼痛）。

娜佳、玛妮、美婼、巴巴、两名仆人、瓦露。1936 年，摄于美拉巴德山

蔻诗德拍摄——玛妮收藏

31 迈索尔摩耶

1936 年，摄于迈索尔

上：巴巴与玛妮和美嫫（佩戴着巴巴吊坠）

下：茵度·苏布尼斯、蔻诗德、娜佳、巴巴、美嫫

上面照片为娜佳拍摄，下面照片为玛妮拍摄——玛妮收藏

1936 年，满德里遵照要求，未在迈索尔庆祝美赫巴巴 42 岁生日。后来他们得知生日当天，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突然造访阿美纳伽的库希如大院，在顾麦的祈祷室中摆放有巴巴照片的圣坛前，做了巴巴的生日阿提。巴巴说一个大师所做的，乃是为一切众生而做，所以不需要其他人另行庆祝他的生日。

次日，巴巴长途跋涉去纳西科，处理馥芮妮和鲁斯特姆的家事。据报告，馥芮妮因没能与其他女子同去迈索尔而“举止失态”。事实上，她异常抑郁消沉，巴巴特来安慰她，还帮助解决她和鲁斯特姆之间的一些问题。但正如巴巴先前在埃舍男孩们面前说过的：“普通婚姻意味着基哈嘎达（战争）和由此产生的无数烦恼，”了无止境。

一周后，巴巴回到迈索尔时，已是夜里 11 点。根据禅吉的记录，为不打扰“内部人”，巴巴在附近男满德里的住处休息一晚——“巴巴已很久没同男满德里一起过夜。”

巴巴打算召西方人到印度长住一段时间，他通过书信继续同他们保持“连接”，但问题是在何处可建一个埃舍来安置他们。巴巴一直在考虑迈索尔，但不喜欢那里盛行的正统印度教气氛，他解释说，这会让他的工作难以展开。

有一天，巴巴对玛妮建议说：“你何不去这里的医院，这是一家很好的医院，由女子经营。去那里接受蓝光（紫外线）治疗。”

巴巴出于何因，玛妮不得而知。“我们从没想过问巴巴为什么，或者我需不需要，”她说，“我开始接受每天十分钟的胸部紫外线照射治疗。”

{注：紫外线对于玛妮所患的白癜风是一种常规治疗方法，可以引起皮肤色素沉着。}

巴巴甚至安排了一部车，一辆开起来乱响的锡皮老爷车，送她去教会医院。为确保司机看不到玛妮，在前排和后排座位之间挂起了帘子。医院里有两位女医生：一位是内科医生，另一位是美国外科医生吉莱斯皮。男性只有一个阉人厨师和一个老园丁。“园丁那么老，”玛妮玩笑道，“我有时不由得寻思，他究竟能不能看清自己在做什么。

“有一个欧洲（瑞典）护士长，还有那些可爱的南印度小护士，”她继续说，“我自然而然跟她们处得很好，见面时友好地打招呼。与医生和护士长则接触得少，碰面时，我只是微笑。”

“一天，巴巴问我：‘你跟护士们处得好吗？’起初我以为这可能为巴巴所不喜，便说：‘哦，巴巴，只是打打招呼，是的，我们处得不错。’他说：‘很好。医生和护士长呢?’我说：‘我很少见到她们。’巴巴说：‘多见见她们。多和她们交谈。’我照做了。”巴巴在为某事做准备，但具体是什么，没人知晓。

后来，巴巴通知玛妮他要去乌蒂，他不在时玛妮不可以去医院，显然在做进一步的“准备工作”。“四天内不会有汽车来接你，”巴巴对她说，“不过你得告诉护士长和两个

医生你要去乌蒂，问有什么可为她们带的。坚持要她们提要求，我会带回来。”医院的女子们起初婉拒，而后才勉强张口，一个说要一副手套，另一个说要一些食品。

2 月 27 日，巴巴前往乌蒂，意在为西方人找个建埃舍的合适地点，两天后返回。他给医院的工作人员带了礼物，玛妮把礼物送与她们，说“假期”过得很愉快。

但当玛妮不得不假装她逛遍了尼尔吉利斯山的旅游景点时，场面变得尴尬起来。她们问她去没去过这个植物园或那个俱乐部，她看着她们的脸说：“哦，去了。”玛妮的应对策略是：说两个是，再说一个不是。

玛妮其实并不想天天换上出门的衣裳去医院，但她服从巴巴的命令。这样一来，她成了那里的熟客，且由于巴巴的指示，还有从乌蒂带的礼物，她讨得护士和工作人员的喜爱。

对于将发生之事，这只是前奏。3 月 23 日凌晨 3 点，玛妮耳朵一阵剧痛醒来，枕套上全是血。她坐到椅子上，用一条毛巾捂着耳朵，直到 5 点其他人醒来。她们问怎么回事，她给她们看流出的血。此时的玛妮牙关紧闭，说不出话来。

美婼惊恐不已。“我见不得血和分泌物。我感到震惊，叫苏娜玛西去告知巴巴。我们不能出去，因为男子们和巴巴在一起。巴巴迅速赶来，安排送玛妮去医院。他很生气，因为玛妮没有立刻叫醒任何人。”

由于玛妮与医院员工的亲密关系，出现如此紧急状况，护士们跑前跑后帮忙照应。每个人都认识玛妮，对她格外关照。因巴巴的准备工作，玛妮被当作贵宾对待。“她们对我友好关爱，所以当我紧急送医时，整个医院都知道那是玛妮。我到医院时，一切都未开张。但当工作人员发现是谁时，她们忙前忙后提供最好的照料。”

对玛妮检查和诊断的结果是耳乳突感染，导致美婼的父亲杰罕吉尔死去的，正是这种病症。需要马上动手术。巴巴不想由吉莱斯皮医生主刀，于是从班加罗尔请来一位专家罗宾逊医生。罗宾逊医生是一位年长的英国人，为迈索尔王公的私人医生。

“罗宾逊医生一头银发，有一双像钢琴家一样的手。”玛妮回忆说。手术于 3 月 25 日进行，在麻醉状态下整整四个小时过程中，玛妮有一种脱离身体的体验，从房间顶部的通风口看着手术场面。“我看到戴着白口罩的人们围着手术台做着什么。

玛妮从小就有耳疾，希芮茵麦记得她还是婴儿时，用手捂着耳朵哭泣的情景，而后似乎就好了。玛妮已多年无痛无恙，不过，巴巴自然知道。

术后，罗宾逊医生拿来一个时钟，让玛妮听。“你能听到滴答声吗？”他问道。玛妮说能，医生很高兴她的听力完好无损。玛妮自己也曾为此担心过，见仍听得到时钟响，不觉松了一口气——在上美拉巴德，正是这种滴答声响曾让她无比恼火！

手术留下一个很大的创口，需要每天换药。病愈后，玛妮的耳后部留下一个永久性凹陷。

禅吉受命要不惜代价为玛妮治疗。他告诉吉莱斯皮医生，钱不是问题。工作人员以为玛妮家很富有，因为她来医院都是车接车送。然而当一些女满德里前来探望，并带来必需品，如食物和额外的床上用品，这是印度的习俗，护士注意到她们吃饭的搪瓷盘子有缺口。“我们的杯子也好不到哪去，”玛妮说，“一个没有把手，另一个断了。而且我们的床单上有上百块补丁。‘看看她们用的瓷器！’工作人员似乎在说。这十分滑稽。我们用的杯子破旧寒酸，而巴巴却打发禅吉来说要不吝花费。”

实际上，巴巴来来回回遣禅吉不停向医生打听病情，令禅吉愈来愈尴尬。“最后，那些人一看见禅吉就逃之夭夭，”玛妮说，“医院占地很大，从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医生的小屋。早上，她们走出小屋，一瞅见禅吉，就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身回去了。

“等到风平浪静——视线里不见禅吉的身影——再冒险出去，但禅吉在墙根等着她们。‘可是达达禅吉先生，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了。’她们不无恼怒地说。”可怜的禅吉无法解释为何要反复询问。

巴巴一天来医院两次，天天如此。玛妮的下巴仍张不开，巴巴用汤匙喂她喝汤或橙汁。几天后，他喂她吃苹果。咀嚼起来疼痛难忍，巴巴叫禅吉和佳尔给玛妮讲个笑话或趣事，让她忘记疼痛。玛妮笑佳尔胡说八道十分可乐。她也笑禅吉，并非因为他讲的故事——她从没听懂过，而是他讲述的模样十分搞笑。

有一次巴巴问：“你听明白了吗？”

玛妮说没明白，巴巴说：“那你为什么笑？好吧，再讲一遍。”禅吉又讲一遍。玛妮仍不明白，她只是觉得禅吉的讲述方式很好笑。

幸好有茵度和她们在迈索尔，玛妮住院期间，她帮了大忙。此刻她们明白巴巴为何要不厌其烦劝这个年轻女子同来。“巴巴知道会发生什么，便把她带过来。”玛妮解释道，“茵度当时对我们帮助很大，因为（在迈索尔）只有我们几个女子。”

苏娜玛西在阳台上守卫，瓦露洗衣，包括巴巴的衣服；一直负责做饭的娜佳在医院陪护玛妮，只剩美婼和蔻诗德为巴巴做饭，为他做酸辣酱。玛妮的食物是流食，得分开做，必须在上午 10 点 45 分准备好，交给巴巴带到医院。

“巴巴见我们劳累过度，”美婼说，“蔻诗德发烧，瓦露也病了，他叫（韦希奴的母亲）卡库，从美拉巴德过来帮忙。她人非常好。”

巴巴一次都没带美婼去医院，或许因为这样会让她难过，让她更担心。有时苏娜玛西去陪伴玛妮，而娜佳准备玛妮的食物，并装好打包。卡库来后，她为女子们做饭（米饭和豆糊或咖喱），每隔一天，卡库过去陪伴玛妮。

玛妮感觉好些时，便下床坐在椅子上。卡库坐玛妮的床上，随后躺倒，不一会儿，便响起鼾声。护士进来，简直不敢相信——病人坐椅子上，陪护者却睡得正香！

尽管没对医院员工讲过巴巴，但每当他来，护士总找这样那样的借口偷瞧他一眼。比如，她们会假装该给玛妮吃药了，或者该更换她的饮用水了。她们会问：“我把温度计落在这里了吗？”或者“罗丝护士在吗？”

娜佳低声用古吉拉特语（工作人员听不懂）说： “她知道罗丝护士不在。她只是想找个借口看巴巴！”

另一件美妙的事情发生了。在不知晓巴巴是谁的情况下，罗丝护士每天把所有的新生儿抱过来给巴巴看；每一个在医院出生的婴儿都递给巴巴，巴巴爱抚一番，或者捏捏婴儿的手指，再还给她。有一天，总共有 12 个新生儿。每个孩子接连送到巴巴跟前，见此情景，女子们都好奇这个婴儿队列何时到头。巴巴从没表现出任何不耐烦或厌倦，给每个婴儿以全然的爱。

工作人员隐隐感到巴巴是重要人物，便问玛妮他是谁。“我哥哥。”玛妮回答。

“可是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他发誓要保持沉默很多年。”

当她们问娜佳同样的问题时，她回答说：“他很害羞。”

玛妮需要吃高蛋白饮食，巴巴指示佳尔给她买鸡肉；但佳尔带了只活鸡到医院，送到玛妮的房间。佳尔出去后，这只鸡挣脱跑掉，在花园里嘎嘎叫着乱飞。佳尔和园丁穷追不舍，费了好大劲才逮到——在经过一番惊天动地的喧哗吵嚷之后。巴巴当时刚好来探望玛妮，过后对美婼讲述时忍不住大笑。“我吸取了教训，”巴巴摇着头说，“我绝不再派佳尔去干这种事了。”

玛妮出院后，巴巴通过尼鲁医生（一位满德里）送给吉莱斯皮医生一张象牙茶几（用来放茶具的三腿小桌），感谢她对玛妮的精心照顾。美婼打趣道：“我们给医生的礼物异常贵重，因为玛妮的命得救了，而我们的杯子碟子却都破破烂烂！”

与此同时，巴巴本人也胃部不适。此外，在女子的住处，除了大家生病难受外，当地恶棍惹是生非，向她们的房子扔石头，还在围席上戳洞，尝试朝里头偷看。男子们设法修补了围席，并格外警惕，防止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巴巴说：“这都是迈索尔摩耶，尽其所能，在各个方面制造麻烦。”

邻居是个虔诚的印度教徒，但他的仆人们却怂恿那些不法之徒肆意破坏。巴巴不想为此引起邻居的注意，令其产生对抗情绪，因为他说他的工作需要邻居的善意。邻居对大师应有的行为方式，抱有正统但受误导的偏见：他觉得这种情况，美赫巴巴应该动用“能

力”自行纠正，否则他就不是大师。同样，他期望巴巴能奇迹般治愈玛妮，而不是借助于他所采用的世俗疗法。

正如巴巴向满德里所解释的，阿瓦塔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人在世间工作，从而尽可能使用物质资源。大师容忍人们的偏见和弱点，直到他们信服，主动放弃为止。

巴巴一直考虑在萨塔拉或乌艾建一个玛司特埃舍，但现在又说他更中意拉乎里，位于美拉巴德和纳西科之间，交通方便，他已决定让西方人居住纳西科。

在一次召集的男子会议中，巴巴说：“现在，摆脱一切巴拉（头痛）的唯一出路是改变旧策略——只和男满德里一起生活，让安德纳们（内部人）远离。但安排在哪里？”

巴巴决定让女子们在美拉巴德生活，距离拉乎里不远，巴巴可以“既远离同时又能和所有人保持接触”。

在迈索尔逗留四个月后，5 月 22 日，巴巴同女子们乘火车前往普纳，再从普纳乘巴士回美拉巴德。希芮茵麦仍旧居住孟买，巴巴带玛妮到母亲处，以方便给玛妮的耳朵换药。佳尔陪护，每天早上陪她坐电车去看医生，医生给她上药换绷带。巴巴动身去纳西科之前，驱车带玛妮去海滩兜风。

｛注：1936 年的这几周是玛妮加入巴巴后，与美婼分开的少数几次之一。巴巴在世时，其他类似情形只有一两次，是玛妮去普纳看牙医或处理法律事宜的时候 。｝

他们把车停在海边，看一个帕西老妇人祈祷，这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习俗。当天是假日，妇人身边放着传统椰子。做完祷告，老妇人把椰子投进水里。潮水把它卷了回来。她又扔出去，潮水再次送回她的脚下。如此反复三次。见此情景，巴巴忍俊不禁。而传统的宗教习俗和古老偏见，却正让希芮茵麦遭遇困境。

被玛妮和巴巴叫做“妈姆”的希芮茵麦，在孟买住了将近一年，头六个月住巴奴楼的一套公寓，在那里和别的房客发生了矛盾。据玛妮说，麻烦源于巴巴不仅带琐罗亚斯德教弟子来看望母亲，还带着他的印度教和穆斯林信徒。租户们不乐意，因为这栋楼是专供帕西人和伊朗尼所住用。除三人之外，所有人都签署一份请愿书，要求驱逐希芮茵麦。

房东表示理解，说他会为她另外安排公寓，但妈姆说：“凭什么？我又没做错什么。”房东无言以对，希瑞茵麦留下来了。

玛妮注意到，妈姆和巴巴一样，一丝不苟地遵守规矩：如果租金在 1 号到期，她会在 28 号提前支付。

对面住着一位上了年纪、脾气古怪的帕西妇女，她的兄弟双目失明，依靠在陶盆里种花草谋生。这个妇女总是打开门，看都有谁来探望希芮茵麦。她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大声念《阿维斯陀》祷文。

“这让母亲受伤。”玛妮说。不过贝拉姆解决了这个问题。老太太开门时，他在留声机里放一张波斯唱片，把音量开得很大。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天，直到她改掉了这个习惯。最后，所有的租户，除了支持希芮茵麦的三人，都因这样那样的缘故搬出了公寓楼。

玛妮说：“母亲讨厌孟买，确实，她喜欢普纳。”希芮茵麦常说：“普纳是天堂的一角。”玛妮说，促使她移居孟买的原因，是贝拉姆考虑在那里创办摄影工作室。

玛妮的嫂子大蔻诗德，也居住孟买，住在寡妇宿舍，偶尔与希芮茵麦见面。玛妮这期间也见过大蔻诗德一次，后来再未见过面。不过巴巴看望过大蔻诗德几次。

｛注：大蔻诗德后来再婚，嫁给一个富有的鳏夫；他们收养了她姐姐刚出生的孙女，并迁到卡拉奇。几年后，大蔻诗德搬回孟买，在那里去世。｝

在孟买停留两周后，佳尔护送玛妮回到美拉巴德，帕椎上山为她换药，并给她开顺势疗法药物。但帕椎和玛妮不可相互交谈。苏娜玛西始终在场，如果帕椎需要问玛妮什么事，也是通过苏娜玛西进行。

玛妮刚开始服用帕椎开的顺势疗法药物时，甚至不可见他。她的病情通过巴巴传达。有一次，有人送来一束花，玛妮闻了闻。巴巴说：“这下帕椎给的剂量可能会受影响，”因为顺势疗法药物使用的是微剂量，一些医生认为强烈的气味会降低药效。

巴巴去了帕椎那里，问玛妮嗅花有没有问题。帕椎说没有问题，玩笑道：“您若这么担心，告诉她也不要上厕所。”

在此之前，女子们白天都穿纱丽。自迈索尔回来后，美婼等年轻女子转而穿长裙和罩衫，她们觉得这样更实用，在干活时不会碍事。再说在山上，只有她们几个人。即便如此，巴巴仍严格要求她们务必穿长袖衬衫完全盖住胳膊。

“很久之后，巴巴才允许她们的袖子再高一点，只遮住胳膊肘。”玛妮说，“甚至我们的脚踝都得盖上。”

｛注：后来，尤其是在旅行时，女子们也会穿宽松的裤子。｝

女子们有一些普通的灰白色布料，她们用来做裙子，把这些裙子和她们的所有旧衬衫搭配穿。晚上，她们曾一直穿纱丽睡觉；现在睡觉时穿裙子和衬衫。1936 年的 6、7 月间，巴巴往返于美拉巴德、拉乎里、孟买和纳西科之间，在这些地方会见爱者，并在拉乎里为神醉者玛司特和疯人建立埃舍。

接下来三个月，巴巴大部分时间住拉乎里一个单间小屋里，美婼和其他女子从未被带去那里。从 9 月始，巴巴每周三去纳西科，确保为迎接西方人到来的准备工作顺利进行。每周四，巴巴到美拉巴德看望女子们，山上动物园的工作照旧。

32 三环马戏团

美婼在东屋外，1937 年左右，于上美拉巴德

玛妮收藏

美婼，1937 年 1 月左右，于上美拉巴德

伊丽莎白拍摄——玛妮收藏

美婼，于上美拉巴德

一天，从孟买回来的鲁斯特姆，给巴巴带来一只尼泊尔八哥。比普通八哥要大，漂亮优雅，羽毛呈蓝黑色，耳朵上方带有黄色的耳扇，仿佛花边；双足和宽而厚的喙为橙色。鲁斯特姆在一家马德拉斯老药商的草药店将它买下，还听到这只鸟用马德拉斯语或泰卢固语学说了几句话。

巴巴把鸟带到山上女子们的住处，告诉她们这只鸟叫八哥（麦那），它会说话。

｛注：麦那在印度语中是八哥的意思，源自梵语马达那，意为快乐或愉悦。由于“马达那”的词根含义是“泡泡”，所以“麦那”这个词实际上是“快乐的气泡”之意。｝

头一天，这只鸟很害羞。女子们等着，但它什么都没说。“没关系，”巴巴说，“它是由不说印地语或英语的南印度人养大的。如果你们教它英语，它能学，因为它也能把其他语言说得很好。”

第二天早上，女子们和巴巴在厨房吃早餐，巴巴想从她们的房间里拿点东西。他让蔻诗德去取。蔻诗德走进房间，她到八哥的笼子前看它在做什么。“八哥（麦那）！”这只鸟大声说道。

蔻诗德迅速抓起巴巴要的东西，兴奋地跑回厨房，宣布：“巴巴，八哥说话了!”

“它说了什么?”巴巴急切地问。蔻诗德对他讲了，巴巴说：“看，我告诉过你们它会说话。你们可以教它任何东西，它会学舌。”

美婼决心教这只鸟说英语。正确的方法是晚间盖上鸟笼，早上先把盖布微微提起，把脸贴近鸟笼，清晰地说出想让鸟学说的话，再把盖布完全揭开。所以每天清晨，美婼都凑近笼子反重念着： “巴巴……巴巴，亲爱的（达令）。”

玛妮、蔻诗德和娜佳白天经过鸟笼时也会这样做。瓦露不懂英语，她说：“巴巴，达尔……巴巴，达尔。”最初几天，鸟儿没有反应。然后，她们正打羽毛球时，突然听到 “巴巴……巴巴，亲爱的”的话音。

由于山上不准其他人进入，她们的第一反应是恐惧。“我们的球拍停在半空，”玛妮回忆道，“我的上帝啊，会是什么人？我们心惊胆颤。刹那间，我们又都笑了。我们扔下球拍，都跑进屋。我们知道是八哥在说。他终于开口了：‘巴巴，亲爱的。’”

美婼说：“我无比欣喜，想着等巴巴来了，它还会说。”

厨房过热，或者外面太热时，巴巴就在女子房间他的躺椅上吃饭。那天美婼对他说：“八哥能说话了。他出色地说出了您的名字。“美婼试图让鸟儿重说这句话，但八哥一声不吭。

他们等了一会儿，巴巴说：“没关系，由他去。我们去厨房吧。”

大家都起身离去，美婼和巴巴走到门外时，他们听到那只鸟非常响亮地说道：“巴巴……巴巴，亲爱的。”

巴巴转过身，惊讶而又欢喜。“瞧它说得多清楚。”他说。这只鸟把这句话重复了两三遍。

在那之后，八哥不仅说 “巴巴，亲爱的”，还会模仿每个人说这句话的声音和语调。如果美婼进房间，八哥会跳上跳下模仿美婼的腔调；娜佳进去，八哥就模仿她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发音。瓦露说得不准确，但那只鸟也模仿到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美婼听到后说，“别这么教他!”

美婼回忆说：“这只鸟不仅会学舌，还会模仿一个人的腔调。”你若大笑，八哥也会一模一样大笑，他能模仿老人咳嗽或婴儿啼哭的音声。他是一只非常可爱的鸟。”

玛妮弹奏西塔琴时，这只鸟蹦跳起舞，两条腿轮流跳，摇头晃脑，黄色的耳扇“宛如一个女子随着音乐摆动头发。”玛妮说。

那位孟买的老药医显然患有一种严重的喘息性咳嗽，而那只鸟学得这种干咳的真传。希芮茵麦来美拉巴德，并不知晓这只鸟的存在。她听到咳嗽声，径直走到巴巴跟前。“默劳戈，”她焦虑地说，“你不好好照顾你的女孩子们吗？”

“您这话是何意？”他问道。

“有人咳得这么厉害。我这辈子从没听过这么严重的咳嗽声！你干吗不做点什么？”

“是谁在咳嗽？”巴巴表情十分无辜，好像一点不懂她在说什么。而后他带她去女子房间，发现原来是一只鸟时，希芮茵麦不禁开怀大笑。

美婼听说西方人将再次前来印度时，她想到了八哥。“到那时，我们还能教会他更多的东西。当这只鸟清晰而优美地说出 ‘巴巴，亲爱的’时，西方人难道不会觉得惊讶吗？”

但那并没发生。八哥关在一个大笼子里，她们把纸铺在笼子的底部。鸟儿晚上开始在纸上睡觉时，她们意识到他想要毯子之类的东西蜷身。她们做了一件长袍放在里面。八哥喜欢它，每天晚上都藏身其中。

东屋靠近天花板有小天窗。她们安装了一个精巧的装置，用绳把鸟笼吊起到天窗处。每天都把笼子拉起来，这样至少八哥可以看看外面的树梢，呼吸一些新鲜空气。

一天早晨，女子们在厨房时，暴风雨突然来袭。女子们急忙关闭厨房的门窗，却把那只鸟忘在脑后。

玛妮说：“我们什么都来不及想，只是赶紧关上门窗。而后我们意识到那只鸟还挂在（东屋）天窗处。”

八哥是脆弱的生物。雨水从窗户飞溅进来，那只鸟患上感冒，得了肺炎。它肺部感染，嗓子疼痛，声音嘶哑。八哥不能再坐在栖木上，也钻不到袍子里。女子们在笼子底部铺一块暖和的法兰绒，并给鸟儿服用各种药物。八哥只是坐在那里，连站立都不能，她们知道它不行了。

“巴巴已经下山。”美婼继续说，“我们每个人都想陪在鸟儿身边。我们已开始对他产生很深的感情。我们快速完成手里的活儿，围到他身边。瓦露在给巴巴洗衣，听说八哥病得很重，把手上的肥皂洗净，在纱丽上擦了擦，进来看鸟。八哥睁开眼睛，看着瓦露，说道：‘巴……巴……’在接着要说‘亲爱的’时死去。”

巴巴来后，托起八哥，用自己的头巾将它裹住，仿佛葬礼尸衣一般。“巴巴怀着莫大的爱捧着八哥，把他葬在我们的厨房前面。巴巴亲自在那里种了一棵楝树。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巴巴说：‘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晓得这只鸟有多幸运。下一世它将作为人类出生。’”

后来，一只雌性八哥被带到美拉巴德。女子们试图教它说话，但这只鸟始终没学会，后被送了人。

{注：后来，美婼被错误地告知，八哥这个物种只有雄性会说话。}

接受女子们语言课程的，并非只有八哥。有一个名叫希妲的仆人被雇来做薄饼，她其实更像一个家人。一天，女子们给她穿上裙子和衬衫，打扮得像个西方人，教她说： “巴巴亲爱的，我爱您。”

巴巴来吃午饭，她们把希妲叫进厨房。当这个“西方女士”用英语跟他说话时，巴巴被逗得大乐。

1936 年 10 月 18 日，巴巴从拉乎里再次来到美拉巴德，向女子们告别，于同一天去了孟买。由禅吉和卡卡·巴瑞亚陪同，巴巴从卡拉奇飞往巴格达，开启第九次西方之旅（也是他首次乘坐国际航班），接着前往巴黎、伦敦和瑞士，五周后返回印度。

一到孟买，巴巴立刻前往医院看望贝拉姆之妻佩琳，六天前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是个女婴。孩子一头金发，巴巴给她起名苏奴，但希芮茵麦想让孩子随自己的母亲叫高兰顿。巴巴做了折中，改作顾娜，但这个名字希芮茵麦也不喜欢——太接近自己的对手顾麦之名了。

{注：苏奴在乌尔都语和印地语中，意思都是金黄色。}

巴巴不在时，女子们在上美拉巴德的日常一如既往——早上做饭及其他家务，下午缝纫。巴巴此次来跟她们道别时，没留任何具体指示，而是叫她们随心做些手工。美婼想用巴巴的指甲做点什么。

｛注：美婼收集了金丝雀掉落的黄色和绿色羽毛，用它们来装饰巴巴的冠冕。｝

多年来为巴巴梳头时，凡是脱落的头发，美婼都认真收集和保存起来。此外在给巴巴修剪指甲后，较长偏厚的碎甲她也予以收集。她把指甲泡在温水里软化，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缝缀在一些材料上。

其他女子用一束巴巴的头发串上小珍珠，珍珠从纳西科买来，她们用这些连同指甲做了发夹和胸针。巴巴 11 月 24 日回来时，女子们给他看她们做的物件。对她们在他不在时保持忙碌，巴巴感到满意。他进而讲述几周后要来的西方女子的情况，她们觉得送胸针和发夹做礼物再理想不过。

在托卡时，女子们曾为奎师那的生日搭了一个秋千，让巴巴坐上去荡秋千——结果十分幽默。而在美拉巴德，在巴巴一次出国期间，美婼做了一个微型摇篮，可摇摆，里面放上一张巴巴的小照片。巴巴见后，被这个新颖设计逗乐，轻轻地摇动它。

｛注：后来在美婼的房间里做了一个柜子来存放这些珍宝。｝

女子们还用手工精心装饰巴巴的照片。玛妮照着巴巴从中国带来的一本中国画册，描摹竹子的图案，再用金银丝线刺绣，为巴巴做了个大垫子。

美婼决定在东屋光秃秃的墙上，在巴巴的照片周围画上风景；但由于墙壁为粗糙的石头和混凝土所砌，在上面绘画很难。

“我们为巴巴做任何事之时，”美婼说，“比如（美婼的一天）日记，比如用巴巴的头发和指甲做手工，比如做相框——我记忆最深的是那种全身心的投入，那种全神贯注，没有容纳其他事物的空间。这只有巴巴能让我们做到。”

女孩们晚上缝补衣服。巴巴和她们在一起时，女子们穿上好点的裙子和衬衫；巴巴去西方后，她们拿出打过补丁褪了色的陈旧衣裙。“我们把它们都存留下来，”美婼说，“我们从不扔掉任何东西。假若一条裙子上有破洞，我们就在上面再套一条裙子，以便节约利用，让衣服穿得更久些。当我们得到从山下传来的消息，说巴巴第二天要来，我们便换去破损旧衣，把好一点的穿上。

“有一两次，我们穿着破旧衣裳，巴巴突然来了。我们激动得一时忘了身上穿着什么。巴巴走进厨房，他边吃边谈。过了一会儿，他看着我们问：‘你们穿的是什么衣服？’

然后他命令道：‘你们绝不能穿破衣服。我不喜欢。可能的话，你们可以缝补，但不要穿有破损的。千万别穿破衣服。’

“从那时起，我们遵令而行。如今我特别留心衣物有无破处，有就不能穿。夏天我喜欢穿薄软透气的衬衫，但我会先举起它对着光亮看有无破洞——否则便是对服从他命令的遗漏。”

玛妮接着说：“在埃舍是这样节俭，但我们丝毫不觉得贫穷。相反，我们感到富有，从无匮乏之感。我们连用来补衣服的布料都没有，但我们都是节俭能手。如若在地上发现一根锈迹斑斑的弯钉，我们就捡起来，拿进屋，把它弄直，然后再用。巴巴周围没什么东西是多余的，就算是一块破布也有用。

“我还记得，我总穿白色宽松长裤。巴巴的命令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穿破衣。我们的衣裙破了，必须马上去换。只有织补或缝补后，才能再穿。

“我没有白补丁来补裤子，所以我缝了一块红色的补丁。那时顾麦和我们一起住了些时日。我们正要去厨房，我弯腰捡掉落地上的东西。顾麦看到了那块补丁，以为是一只蝴蝶。“等一下。”她说，试图把它拽下来！

“就像我说的，我们从不觉得匮乏。拥有巴巴是如此完整，如此充实，如此广阔，这些事情只是被包纳其中。它们浑然不分，无功亦无德。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回顾过去，我细细品味，不禁深深地缅怀。”

美婼表示赞同：“在只有少数人住在山上的那些日子里，一切都那么可爱。巴巴支撑着我们。而我们渴望与巴巴一起生活，服从他，服务他，我们感到快乐幸福。我们心甘情愿面对这一切（贫穷和服从）。其中也有喜乐，因为我们爱巴巴。巴巴是那么可爱，谁会不爱他呢?”

但并非处处都如此平静和安宁。由于鲁斯特姆、馥芮妮和孩子们住纳西科家中，与要来的西方人住处相近，巴巴便与他们讨论西方人到来的事宜。12 月，他遣鲁斯特姆和馥芮妮，连同几个孟买爱者，一起去码头迎接西方人，作为东道主，将他们接到孟买的堂皇饭店。

于是鲁斯特姆和馥芮妮领命迎接和护送西方人，其中包括诺芮娜·马切贝利、伊丽莎白·帕特森、珍·艾德尔和马克姆·希劳斯，以及诺妮和拉诺·盖利，另有两只狗吉皮和卡努特。

{注：吉皮是伊丽莎白的黑色波士顿猎犬，而卡努特是安妮塔（维耶拉德）·德卡罗的白色西伯利亚哈士奇，这是她之前在瑞士送给巴巴的。}

由于纳西科静修所的设施尚不完备，西方人和巴巴前往伊加普里和班达达拉，两天后加勒特·福特、娜丁·托尔斯泰和玛丽·格兰德公爵夫人也到达，玛丽只逗留四日便离去。

后来，吉蒂·戴维、玛格丽特·克拉思科、迪莉娅·德利昂、汤姆·沙普利、威尔和玛丽·白克特于圣诞节加入纳西科一行，1937 年 1 月 2 日，茹阿诺·博吉斯拉夫抵达，至此全员到齐。

然而，馥芮妮随鲁斯特姆陪同西方人回到纳西科后，行为变得怪异难解。正如禅吉于 12 月 14 日，巴巴和西方人到达班达达拉时所记录的：

巴巴今天下午三点左右到达，疲惫而悲哀。用他的话说，似乎摩耶在他的工作中紧锣密鼓制造对立——在美拉巴德（朵拉特麦与他人相处不好）和纳西科（馥芮妮）制造麻烦。馥芮妮又一次陷于狂乱情绪，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喃喃念着“巴巴”。前几天收到韦希奴的电报，巴巴不得不直奔美拉巴德；之后接到鲁斯特姆关于馥芮妮的电报，今早又赶赴纳西科探望她，然后中午离开。

巴巴有三个埃舍要照管，一是拉乎里的玛司特和疯人埃舍，另一个是纳西科的西方人埃舍，第三个是美拉巴德山上的女子埃舍，巴巴似乎为自己建了个三环马戏团，另带诸多其他的杂耍。

美婼做的奎师那微型摇篮

马丁·库克拍摄——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

马胸针是美婼为艾琳·比罗做的，因为(像美婼一样)艾琳是一个狂热的女骑士。胸针用巴巴的指甲和头发（黑束）做成。

希拉·柯林斯基拍摄

33 西方人在山上

1937 年 5 月 1 日，在阿冉岗附近的一次野餐中

——伊丽莎白拍摄

美赫巴巴为西方人在纳西科安排的住处，建造得格外舒适，比如通电以及西式卫浴，与东方女满德里在美拉巴德山上过的简朴生活，形成鲜明对照。

1937 年 1 月 5 日，西方女子组被带到上美拉巴德，同美婼、玛妮、蔻诗德、娜佳、苏娜玛西、瓦露、顾麦和卡库见面。她们还见了当时住家属宿舍的希芮茵麦，以及在此居住的朵拉特麦和芙芮妮玛西。

西方女子中有一半（诺芮娜、伊丽莎白、吉蒂、迪莉娅和玛格丽特），于三年半前曾与美婼等东方女子有过简短会面。而对其他人来说，这是她们的首次见面，对山上这些“小修女”的印象，珍·艾德尔后来这样记录道：

这次西方女子与我们的东方巴巴姐妹的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我们拥抱彼此时，我们感到……至爱大师的爱如何将我们联结在一起，使我们能够超越任何语言或背景的障碍。当然，简直不可能把更多相反的类型放在一起了！在西方组中……实际上都是女子，都曾游历过很多地方，见识过很多大众所谓的“生活”。相比之下，这些隐居的纯洁女子——巴巴的小修女们——直到我们来到印度之前，她们的旅行至多是从一个埃舍转移到另一个……她们没有人背负我们这般活跃的西方思维和智性好奇……我感到我们有很多需要向她们学习的，但我们能对她们有什么贡献，就难说了。

……这些女子……似乎不需要我们提供什么。她们在“山上的房子”里，过着安静、淡泊的生活。房子周围有一圈 12 英尺的围墙，在两所面对面的房子之间，形成一个约 40 平方英尺的院落。当时较大的那间即东屋，是一个大约长 30 英尺、宽 20 英尺的单间。房间里的主要设施是六张铁床，每个都带有蚊帐。每张床旁都有一个小木箱，里面放着女子们仅有的几件物品，还有一把靠背木椅。没有装饰品，没有小器物，没有书。相比之下，最简朴的修道院也算奢侈了。然而这样的环境却以某种难以形容的方式，传递出一种优雅生活的印象。尽管处于苦行背景，你却感觉不到有丝毫苦行气氛。被巴巴的光辉精神所祝福与装点的这所房子，该会充盈着怎样的温暖呢？

虽然从表面上看，她们的生活极端局限、单调而贫乏，但她们脸上却明显印着比我们西方人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印记，这是我们过着所谓丰富多彩生活的西方人闻所未闻的。

｛注：摘自珍·艾德尔所著《阿瓦塔》，（加州柏克莱肯尼迪大学出版社，1971 版），第 187-190 页。｝

巴巴开始每周三和周五清早访问美拉巴德。当天晚上，他回到拉乎里，在一座刚为他建好的小屋里休息，这个木屋后来被称为拉乎里小屋。

｛注：后来小屋从拉乎里搬到下美拉巴德。｝

从 1 月 15 日起，西方女子每周五也来美拉巴德。经过 4 个小时的车程，她们于早上 8、9 点到达，和巴巴及女子们共度一整天，晚上驱车回纳西科。这次，巴巴给娜迪亚·托尔斯泰取昵称娜丁，以免和娜佳混淆。他还警告西方人绝不要在美婼面前提男子的名字。

两组女子的处境都尴尬局促，下面玛格丽特叙述的这件事足以说明这一点：

我们围坐一圈，迫不及待向她们介绍西方，她们也等待着向我们讲述东方。不提男子名也许对她们而言相对容易，因为她们有过更多练习。一次联谊对话，那是巴巴想要的——一段将要在我们之间展开的联谊生活。但我们却在说着："是的，今早我们从纳西科过来时灰尘很大，径直扬进车里。"

我们的谈话便卡顿于此——直到诺芮娜出事。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自己要说的话。可怜的诺芮娜社交意识甚浓，受不了只是干坐着，除了巴巴在场，大家彼此之间无话可说。她开始谈论在纳西科发生的什么事，接下来就出了岔子："然后汤姆（沙普利）说……"

你们听到过沉默吗？你们听见过恐怖吗？我们全都目瞪口呆。自然，美婼神色惶恐不安。巴巴安慰她，把她的头放在他肩膀上，表示一切都好，不必担心，随后转过身，对诺芮娜和蔼微笑。诺芮娜颜面扫地。诺芮娜从未在交际中失去过镇静——但这一次乱了阵脚！十分有趣。

后来，巴巴对我说："我告诉她们所有人（东方女子），你有多幽默风趣，你却一言不发。"

我定定地看着他，巴巴大笑。他知道为什么。你若置于（对提及男子名）如此严格的限制之下，是做不到自如自在的。随着这项禁令的逐渐解除，我们能够适时和美婼谈点别的事情。

玛妮还讲述了另一件事：

西方人从纳西科过来拜访时，她们知道不能提任何男子的名字。迪莉娅和美婼交谈。她知道美婼喜欢马，所以讲到一些牛仔（cowboys）的事。她一提"牛仔"，便说道："哦，天呐。"连忙用手捂住嘴。"我是说女牛仔（cowgirls）。"她说。美婼和我们都笑了。

吉蒂叙述她的一次失误：

我们住纳西科时，前去拜访美拉巴德，对我们的来访所涉及的工作，美婼并没明显参与。她始终在巴巴身边，就餐时坐在他的右边，为他取水杯。有一次我犯了个错误——想着巴巴渴了，冲进厨房给他拿了杯水。巴巴接过我递给他的水，但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美婼的特权。

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去为巴巴拿水，除非他亲自要求。给他端食物，服侍他用餐，伴随他左右是美婼的特权。巴巴总是先给她盛饭，接着再给我们其余人盛。

巴巴把西方人召进美婼的房间，对她们说："你们因何在此？因为美婼建议说你们都想来。"美婼对巴巴说，她觉得西方人想见他。

我经常被叫到房间，听巴巴授述，给不同的西方人写信。巴巴从不叫美婼离开房间，她会继续做手上的事，也不介入谈话。巴巴在字母板上指点，我会记录（他授述的内容）。

当其他西方人被巴巴单独叫进房间时，情况也一样。若是私人会面，巴巴会叫美婼离开，她会忙别的事，直到巴巴再召她。

吉蒂解释说：

巴巴若有特别隐私的事宜要跟其他人商量，而他觉得最好是单独进行，他不会要美婼当场从他身边走开，因为他不想让她感到受冷落。他会安排老一些的爱者（诺芮娜、伊丽莎白）在山下与他会面，而美婼不会下山。

但他从不和女满德里分享任何男子的事情。男子就像不存在一样。巴巴十分严格，在她面前我们不能提男子的名字。当然，我们总是忘记。相比别的事，这会更令巴巴失望。

巴巴知道涉及他的工作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他的工作总是排在第一位。我们尤其不能提印度男满德里以及西方男子的名字，或者书籍或电影中出现的男子名。

迪莉娅如是说：

巴巴对人总是善意和蔼，虽然他对我们所有人都体贴亲切和仁爱，但在他与美婼的关系中，则带有特别的意味。例如，每当我们从纳西科来，在山上时，巴巴总和美婼坐在一起。（后来）他在法国也同样行事。早期，如果有人不小心提到什么，也许是某个男弟子的名字，巴巴会吻美婼来掩盖它。就像美婼看着巴巴的神态那样——她总是在那里，准备好，仿佛生命中唯一的事情，就是在巴巴需要她时，随时随地都在。

迪莉娅补充说：美婼以她特有的方式深爱巴巴，这一点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特别的爱，全然无私。我认为没人能与之相比。此乃命运赋予她的角色，她完全适合这个角色，这只有真正纯美之人方可担当。

一些西方人承认一开始她们嫉妒美婼。而另一方面，伊丽莎白简直无法理解埃舍里怎会有人嫉妒美婼的角色：“我不知道世上还有谁能做美婼所做之事。巴巴给她的一个直接命令是，要随时保持愉快的心情。不管发生什么，那种微笑，那种愉悦始终不离。

“我们中间有谁能做到如此这般？她的每个念头，她的每个行动，她的整个生命都是巴巴。她从没有一念为自己考虑，从始至终一切都为了巴巴。”

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认美婼的角色。“和诺芮娜一样，珍·艾德尔（在灵性上）雄心勃勃。”玛格丽特说，“她初见美婼和巴巴的关系时，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她觉得那是她的位置，为此异常难过。后来，她接受了事实，并在她的书《阿瓦塔》中对美婼进行了描述。”

吉蒂表示同意：“珍离开（疏远巴巴）的一个原因，是她想拥有美婼的位置。”

{注：虽然珍在《阿瓦塔》一书中确实描述了东方女满德里的生活，但没有提到美婼的名字。“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在巴巴的圈子里享有特殊的显赫地位”，珍这样描写美婼。

查尔斯·坡德穆在 1937 年出版的美赫巴巴传记《至师》一书中，则未提及东方女满德里，此书比《阿瓦塔》早十年出版。甚至坡德穆的书 1964 年再版时（以《神人》为书名），也只是间接稍许提到美婼。美赫巴巴在世期间，美婼在美赫巴巴圈子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从未被提及——这表明当时对美婼存在的保护性质，为他著书立说者须额外留心，以确保他的工作不受误解。}

美婼在上美拉巴德是巴巴的贴身侍从，但在纳西科，他允许玛格丽特和迪莉娅享有这一荣誉。当大家向巴巴讲述各自做的梦时，玛格丽特回忆说：“在纳西科，我们每天为巴巴梳发。那是一份美差。”

巴巴还制造一种局面，有可能是向西方人表明，美婼也会“犯错”。巴巴每隔几个星期修剪一次胡须。有一次，尽管西方人已经来了，在外面等着，他仍要美婼修剪。

巴巴在床上，所以美婼不得不俯下身修整。由于她没有站在最佳位置，胡须一边比另一边剪短了。巴巴照了照手里的镜子说道：“这边有点长。”玛妮坐在她的写字台旁边，巴巴问她剪得如何。“巴巴，一边稍微长了一点。”玛妮发表意见。巴巴叫美婼修剪一下，但她剪过后，这一边变得比另一边还短。

“这下这边又太长了。”玛妮说。

“没事，”巴巴说，“别去管它了。”

“那一次，巴巴的一侧胡须偏长，”美婼回忆说，“但他幽默以待，面带微笑，并不在意。”

美婼总是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我留着一条精致的丝巾，我会把它围系在巴巴的颈上，来接剪下的须发，不让它们在地上掉得到处都是。我总是在我的卧室里，或者在锡棚下给他修剪胡子。厨房里的桌子太高了。”

在埃舍，无论谁犯错，巴巴总是原谅。“我们来与巴巴共同生活时，”玛妮说，“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和他在一起。当我们犯错时，巴巴的宽恕是一种体验。它让你觉得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的宽恕如同海洋。巴巴表示宽恕的手势如海洋一般，当他说‘我宽恕’时，海洋是唯一可以用以形容的词汇。它滚滚而来，将一切都冲刷至净——先前的愤怒不余一丝痕迹。仿佛海浪涌上海滩，浪潮退去，海滩变得平整洁净、一尘不染。他的宽恕如潮水。当他给予宽恕时，那个发自内心的特别手势，有如海浪。”

后来美茹加入埃舍时也有同样的感受：“当巴巴完全彻底地宽恕你时，感觉真好。它给你一种内心真正清洁的感受。”

玛妮总结道：“和巴巴一起生活、伴随巴巴左右，并非儿戏——但你不想做其他任何事。总是伴有那么多的幽默，这让一个人容易度过。与巴巴在一起不会惧怕，因为你爱巴巴，你想取悦他。这总是激励你更加努力。”

有一个西方人，东方人尤其喜爱她的陪伴，那就是茹阿诺，她性格活泼有趣，曾是歌手和女演员。“巴巴，”茹阿诺说，“每当看到您，我就觉得好似飞上了天！翅膀从我背上长出来，您瞧。”然后茹安诺会拍打她假想的翅膀。

“我觉得自己像只鹰！”她有一次宣称，巴巴便开始称呼她“我的鹰”。

但茹阿诺不大实际。“她是个果敢、慷慨、心肠柔软的人，”玛妮说，“她的好友诺妮帮她付房租，但她却把钱给别人。诺妮只得告诉她：‘茹阿诺，这是给你的。’虽然后来被人利用，但茹阿诺总是设法把钱归还诺妮。

｛注：茹阿诺曾经嫁给里卡多·马丁，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男高音，他也是著名歌手恩里科·卡鲁索（出生日期为 1873 年 2 月 25 日）的密友。｝

“我们特别喜欢她的陪伴。她极为幽默。在纳西科，一些鹦鹉总是打架。茹阿诺便打开笼子，命令其中一只滚出来！”

还有一件跟茹阿诺有关的趣事发生在山上，西方人轮流骑当时还被养在那里的驴子查姆帕。刚好最后轮到茹阿诺，茹阿诺块头大，她走到查姆帕跟前时（它可能因为被骑那么多次累了），查姆帕直接坐到地上，不让茹阿诺骑。这件事令巴巴开怀大笑。

｛注：查姆帕在美拉巴德山养了三年，直到蓝车之旅开始，才被送走。｝

巴巴 1937 年 1 月初开始的为期 40 天的禁食，将于他生日当天，在纳西科结束。为此他做了精心准备——包括给一万多人分发谷物和布料，并举行盛大宴会。巴巴将首次触摸所有接受帕萨德者的足。

据美婼说，这个隆重庆祝的主意早在巴巴提出之前她就想到了，这让她意识到巴巴知道她的想法。“有一天，我思忖本年巴巴的生日若能大规模庆祝该有多好。未等向巴巴提及，巴巴主动提议这一次生日要隆重庆祝。不用我说，他知道我在想什么，并提出建议。”

纳西科的庆祝活动，也是为了让西方人有机会见巴巴的东方跟随者，但美拉巴德的女满德里没有参加。她们甚至过了好多年才看到有关这次活动的记录短片。不过巴巴对她们

讲了整个过程，向美婼描述当天他的装扮：他穿一件咖啡色条纹丝绸外衣，外披缎面斗篷（为杰萨瓦拉所赠），长发垂肩，而非像这几年所习惯的编起来。“巴巴习惯了把头发结成辫子，我想他把头发散开会觉得不舒服，而且那时他的头发也不像从前那么浓密了。”

令玛妮特别高兴的是，她得知希芮茵麦当天用牛奶和蜂蜜为巴巴洗足。多年来，希芮茵麦对承认儿子是本时代的阿瓦塔，似乎一直抗拒。此事对玛妮而言，表明母亲已公开认可巴巴的地位。

然而过后，希芮茵麦向巴巴吐露心绪，既然她是他的母亲，她的愿望也应得到尊重，她在这个世上还有一个心愿未了——那就是他要结婚！

巴巴反驳说，结婚对他而言，无异于和电影屏幕上一个女演员的二维影像成亲，因为他视整个世界如同幻相。希芮茵麦听了无话可说，巴巴的回答令她落泪。巴巴在生日那天戴了一顶王冠，为美婼等女子在纳西科时所做。因为女满德里没能参加庆祝活动，巴巴在美拉巴德又专门为她们戴了一次。

隔日，他戴了另一顶王冠。在山上，东方女子围坐在他面前，美婼提出西方人看过巴巴打扮成奎师那的照片（修爱院期间拍摄），她们有可能想亲眼看他扮成奎师那的模样。巴巴同意西方人下一次来访时进行装扮。女子们从箱子里翻找任何可用的装饰物，甚至要来一件礼仪用的带金色和红色镶边的橙色丝绸腰布，穿裹在巴巴身上。

西方人来后，巴巴脱去长袍，美婼在他颈上挂了几串带挂坠的金珠项链，把她做的一顶王冠戴在他头上。所有女子，包括西方人，都身着纱丽。巴巴坐中间，她们表演了两段传统印度舞蹈，围绕着他旋转，随着音乐将棍举过头顶相敲击。

4 月的天气越发炎热，西方人于上午 6 点前早早来到美拉巴德。在七八点钟的时候，同东方人一起吃第二顿早餐，东方人也很早就起床准备早餐。在西屋，苏娜玛西和瓦露的床靠墙摆放，另外准备了长凳及矮凳，以便每个人都有座位坐。

一天，巴巴饶有兴味想去野餐，东方人纳闷附近有什么地方可去。巴巴带她们下山，来到距离村子不远的一个芒果林，这个地方还是头一回来。她们在两棵树之间为巴巴绑了一张吊床，伊丽莎白拍了一张美婼站巴巴身边的照片。他们吃过饭，稍作休息，又回到山上。

｛注：此照即是本书的封面特写。｝

巴巴有一次给美婼看他本人的一张照片，拍摄于纳西科，站在一棵树下。“多可爱啊，”她说，“我喜欢您在树下的这张照片。”

所以，当巴巴和西方人去特姆巴克（纳西科郊外）野餐时，他让人拍了一张自己坐树上的照片。他给美婼看，问她：“你看这一张怎样？”美婼喜欢。

在 1937 年，还有一次，巴巴带东西方女子到美拉巴德山的院外散步。途中，巴巴在字母板上叙述道：“有朝一日，会有能容纳 300 到 400 人的大飞机。我的爱者们将乘坐这样的飞机来印度达善。”

巴巴把手在面前一挥，接着说：“许多美国人会来，并住在这里。他们将接管这个地方，将建立大型聚居地。”

他拇指和食指捏拢，补充说：“连这么大的空地都不会留。”

巴巴说一个会“走向他”的西方人是爱德华八世威尔士王子。美婼作为君王的孩子，终生对英国皇室怀有极大兴趣，巴巴向她说明这一点时，她从字面上接受了，感到格外激动。　她对其他人说：“威尔士王子要来巴巴这里，真是太棒了！”她憧憬着陪伴未来英格兰国王的场景，“那将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

那时她丝毫想象不到爱德华不久会为爱而放弃王位，迎娶一位美国离婚女士沃利斯·辛普森。5 月 12 日，在纳西科，巴巴和西方人一同收听爱德华的继任者乔治国王和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评论说：“爱德华现在可以自由跟随爱，向我靠近。追随神圣之爱，不管是非人格的还是人格的，都会走向我。”

后来，美婼说：“也许爱德华的灵魂会投生在一个巴巴爱者的家里。也许巴巴的意思是他下一世会来找他。”

｛注：巴巴还说，新国王和王后“心地善良”。｝

巴巴居住纳西科时，在鲁斯特姆和馥芮妮家用餐。他们住距离西方人不远的一间小农舍里。巴巴告诉馥芮妮，不应让孩子们再上寄宿学校，故馥芮妮每天开车接送他们上学，为家人做饭，巴巴在纳西科时，也给巴巴做饭。

虽然馥芮妮时而情绪低落，但她相当博学。高荷的弟弟佳尔·R·伊朗尼对她异常景慕。“馥芮妮的英语说得那么美，钢琴弹得那么好，”他回忆道，“她真正优秀。”

馥芮妮对西方人也帮助很大。“巴巴让她和西方人交往，”美茹回忆说，“西方人各种问题不断，想了解巴巴、他的工作和早年的生活。诺芮娜对玄学和神智学特别感兴趣，她和我母亲长谈过多次。”

拉乎里埃舍在这期间拆除，材料运到下美拉巴德，在此重建疯人埃舍。巴巴还考虑解散西方人所在的纳西科埃舍，因为雨季即将来临，往来美拉巴德和纳西科之间很快将困难不便。美拉巴德的气候并不适合大多数西方人，因此产生返回天气更为宜人的意大利的想法。遂作出决定，带西方人和东方女满德里前往法国戛纳。

以前，每当巴巴去西方旅行，他都会提前把计划告知女满德里，让她们知道他何时回来。“我们从没想过和他一起去，”美婼说，“我们没有那个愿望或渴望。我们知道巴巴需要独自去做工作。我们没有要和他同去的想法——即使是在 1937 年。”

但那一年，令她们大为惊奇的是，巴巴于 4 月宣布，他将带她们去法国。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感到高兴。“我们很害怕。”蔻诗德说，“我们在美拉巴德那么严格。现在我们不得不走入世间，结识新人，用叉子和勺子吃饭，而我们大多数人几乎不会说英语。我们都说：‘巴巴，我们在这里很快乐。您去做您的工作。我们留在这里。’”

巴巴说：“不，为了我的工作，我必须带着你们。你们不想帮我吗？”

巴巴指示女子们开始为旅程做准备。“我们很高兴和巴巴一起旅行，”美婼说，“但我们并不那么渴望和激动。”

有一件事浇灭了女子们的热情，那就是她们得做很多额外的准备工作。例如，她们必须有合适的衣服。多年来，她们一直将就着穿打补丁的旧衣服，别无更多。而且她们得自己缝制所有的东西——更漂亮精致的衣服，不同于她们在埃舍的日常穿着。

有些新衣是用巴巴在纳西科的生日庆典上，分发给穷人的布匹做的。巴巴问女子们是否需要一些布料——她们自然需要，而后便送来庆典剩下的绉绸面料。衣料到后，女子们发现料子颇为合意、颜色鲜艳喜人，有紫色、粉红色和黄色。

但这个新事项女子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投入，她们还要做日常家务、陪巴巴、招待西方人。好在她们在纳西科使用过的缝纫机还在，尽管已经又旧又破。到了晚上，心灵手巧的女裁缝蔻诗德点起防风灯，在缝纫机上用“生日绉布”缝纫裙子等衣物。一连几天，她埋头为美婼、她自己和母亲做衣物。

然而巴巴发现后，叫她不要在晚间做了。“这就像绑住了我们的手脚，”美婼深思道，“没有做事情的自由，但仍要做所有的事情。好在截至那时蔻诗德已经缝纫了很多东西。”

由于欧洲寒冷，巴巴允许诺芮娜和伊丽莎白为女子们量尺寸，让裁缝给她们做一些暖和的夹克和外套。两人为此来到美拉巴德，在开始之前，她们与巴巴和东方人在东屋吃午饭，巴巴坐在他的躺椅上，女子们坐凳子上。

那天，她们吃的是烤玉米棒子。东方人不知道这在西方是一道普通的菜，她们告诉诺芮娜：“今天午餐你会有新东西吃。”食物端上来，诺芮娜惊讶地见是一种再熟悉不过的食材，但她问她们管它叫什么。“马凯布图（Makai butto），”女子们用古吉拉特语说。

诺芮娜大笑起来，她们不明白她笑什么，直到巴巴也问询原因。“她们说的是意大利语脏话！”诺芮娜答道。

{注：布丢鲁（Budiulo）是意大利语中“愚蠢的白痴”的一种粗鲁的表达方式，所以也许它让诺芮娜想起了这个。}

午饭后，诺芮娜开始量尺寸。每个人依次站立，从美婼开始，伊丽莎白默默做记录。轮到娜佳时，她走上前，自感不凡。

诺芮娜把卷尺放在娜佳的肩膀上，说着诸如这样的话：“我看看有多长……”

会些简单英文的娜佳，以为诺芮娜在跟她说话，骄傲地回答：“五点半！”

大家哄然大笑。巴巴要她再说一遍：“多少？大声说出来。”

娜佳的意思是她肩膀的尺寸是 5 英寸半，那是她在卷尺上能看到的数码。巴巴让她再复述一遍，大家笑个不住。

“娜佳，你真是个奇才。”诺芮娜说。

诺芮娜决定做斗篷，不做夹克，这样女子们可以披在纱丽外面穿。

{注：斗篷带有风帽，不止保暖，还可遮挡路人的视线。}

为了这次旅行，女子们不仅要做新衣，还得注意个人仪容，而这些细节在埃舍里是不需要操心的。五年前，巴巴注意到美婼头上有一根白发，他让做姐姐的馥芮妮把它拔掉。而今美婼的前额上长出一缕灰白头发。

巴巴不喜欢。“我们能做些什么？”他问道，“现在我们要去西方,这样看起来不美观。”唯一的办法是染色。“染吧。”巴巴吩咐。他让馥芮妮买些东西来。这是一种可怕的印度式操作。

美婼须洗头，把粉末混合，揉入头发里，然后保持一段时间，整个过程乱如团麻。但巴巴说要染，她便染了，不管自己喜不喜欢。经年累月，那缕灰发扩大，美婼继续给它染色，因为巴巴从未取消过这个命令。

7 月 10 日召开会议，男满德里得知女子们要伴随巴巴去法国。禅吉记录到：“带女士们去西方的消息，在不得向外界任何人泄露的严格指示下，透露给我们。”

当时像这样的旅行需要接种疫苗，一位女医生来到山上为她们注射。还有一个问题是为女子们办理护照。禅吉被派前往孟买护照办公室，询问女子可否戴面纱（脸下半部分遮面纱或围巾）拍护照照片，被告知照片不得蒙脸。

此外，这些照片必须为专业拍摄，这意味着要去阿美纳伽由男子经营的照相馆拍照。美婼不但不能被男性看见，她也不能见男性。尽管如此，还是带女子们去了照相馆。解决办法是，美婼戴一副近视眼镜，可使她的视力模糊，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拍照。

｛注：美婼的英国护照上写着：职业：宗教。｝

作者问美婼：“在纳西科和美拉巴德待了这么多年后，你对去法国感到高兴吗？”

“高兴，这与多年的隐居相比是一种变化，”美婼承认，“但即使我们在美拉巴德不随意走动，即使在院子里，只是等巴巴从男满德里那回来，我们仍然喜悦满足。”

“美婼深爱巴巴，”多年后，高荷评论道，“她脑子里从未有过巴巴太过严厉之念。那时她的生活如此受限，对她来说并不重要。她服从巴巴的命令，乐意这样做。美婼天性喜欢户外活动，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对她是一种巨大牺牲——不管到哪儿，总要有两个女孩跟随，即使上厕所也要在外面等着；不读不写——这极其困难。但她欣然承受，并没想过这对她有多难。她不介意，因为是在取悦巴巴。

美茹说：“只有早期的人知道他们所经受的考验和困难，尤其是美婼，巴巴的命令那么多，要想跟他共同生活，就必须严格遵守。”

美婼自己评论道：“在巴巴的埃舍，必须有人经历某种严格的命令。”

“为了巴巴，美婼一生中不得不做非常困难的事情，”玛妮补充道，“她经历了非常严格的时期，巨大自我克制的时期，经历了严格的内在纪律时期。跟随巴巴，并不总是外在的纪律，而是内在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知道美婼特别，她的角色特别。”

玛妮总结道：

作为王后，美婼的角色并不轻松。巴巴通过每个人必须经历的来测试每个人的勇气。这是一个来自过去的角色，不是由今生所铸就，它经由累世形成和铸就。恩典不是你挣来的，是你在取悦至爱时到来。每次阿瓦塔降临时，都有这样一个角色。

舞台已布好，戏也已写好，只剩演员上场。谁得到这个角色取决于他（巴巴）的工作。角色不会改变，有时容易，有时不易。巴巴说得很清楚：通过美婼，巴巴能够做他的工作，这是最主要的事情。巴巴总说他的工作排第一位。为了使他的工作容易一些，我们不应提问，而应只是顺随。

那些日子就像是在走钢丝。巴巴喜欢听的乌尔都语格扎尔中，有一句这样说：“指甲花必须研碎，才能得到它的颜料。”同样，要想在灵性道路上染色，你也必须被磨碎。

但也有喜乐——即使是在新生活中——有着伴随巴巴的那种自由。你不会想要其他任何东西。我们唯一担心的是巴巴也许会把我们送走。

上美拉巴德水塔（现在锡棚所在处），摄于 1937 年 1 月

玛格丽特、吉蒂、蔻诗德、诺妮、珍、诺芮娜、巴巴、美婼、娜丁、玛妮、芭谷、迪莉娅、娜佳、拉诺、伊丽莎白

奎师那和他的挤奶女们，1937 年摄于上美拉巴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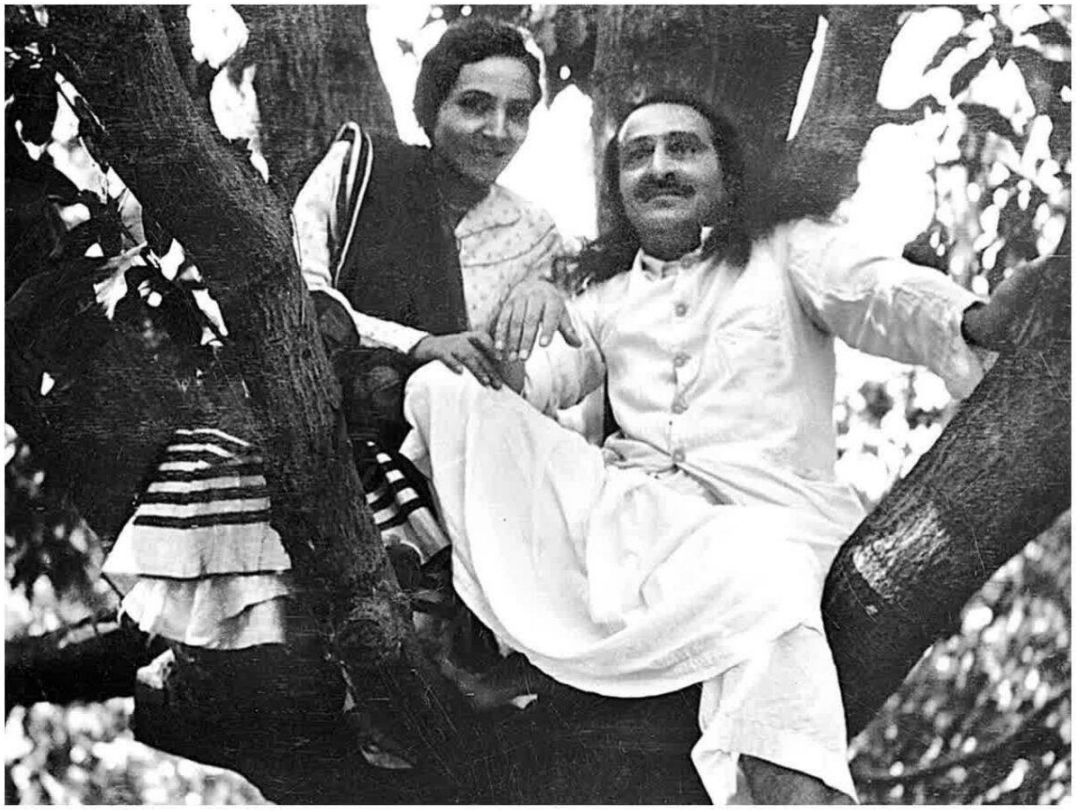
上：东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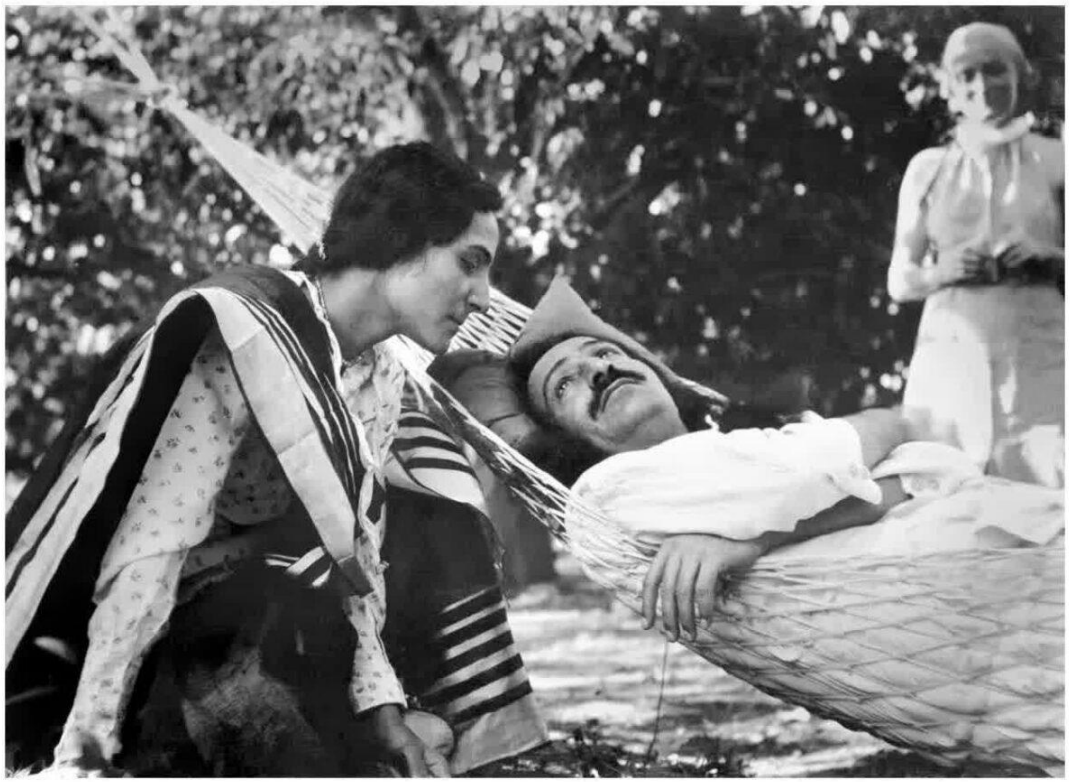
下：蔻诗德、玛格丽特、诺芮娜、美婼、巴巴、玛妮、迪莉娅、吉蒂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1937 年摄于上美拉巴德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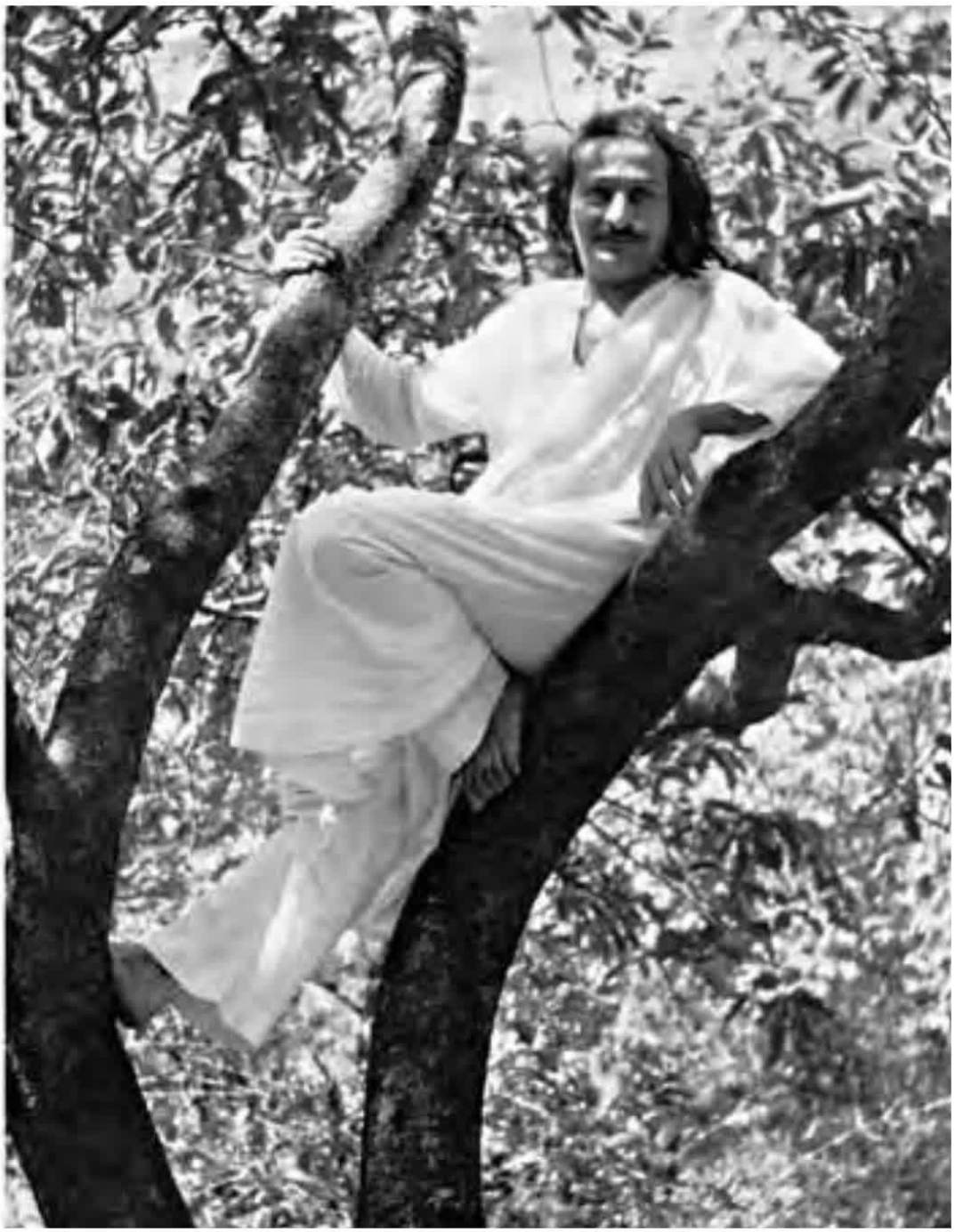


上下照片：1937 年 5 月 1 日，在阿冉岗附近的一次野餐中。（玛格丽特站在后面）

伊丽莎白拍摄——玛妮收藏

希芮茵麦在为儿子洗足；1937 年 2 月于纳西科

帕椎拍摄——玛妮收藏



于纳西科附近的特姆巴克的一次野餐中，1937 年 3 月 25 日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美嫆戴着眼镜拍护照照片，1937 年

希拉·克林斯基拍取——美拉扎德收藏

34 船上闭关

1937 年 6 月，美赫巴巴开始遣返部分西方人，如玛格丽特、吉蒂、迪莉娅和茹阿诺。他和女满德里出发去法国时，最初的 16 位西方人中只有 7 位随同：诺芮娜、伊丽莎白、诺妮、拉诺、珍、马科姆和汤姆。同去法国的还有那两只狗吉皮和卡努特，以及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次子法鲁，他被送去英国留学。

诺芮娜、伊丽莎白、诺妮和拉诺于 7 月 28 日动身前往孟买，为巴巴和东方女子做准备，在巴拉德码头的瑞金特旅馆预订了房间。巴巴和山上的六人——美婼、玛妮、蔻诗德、娜佳、苏娜玛西和瓦露——于次日下午 2 点 50 分，乘车出发。所有人都不舒服：蔻诗德和娜佳发烧，头发都没洗就出门。

｛注：瑞金特旅馆已不复存在。｝

拉诺奉命于 7 月 30 日清晨在旅馆前与他们会面，并确保附近没有男子。黎明时分，拉诺起来，但到了酒店外面，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阳台、楼梯平台和台阶上睡满了印度人。她不能叫醒他们，她能叫他们去哪里呢？

她只能默默祈祷不要有人醒来。巴巴到了，拉诺在巴巴和女子们下车前，过去对巴巴说走廊上有“尸体”。巴巴叫她不要担心，嘱咐女子们要小心，在熟睡的人中间迈过去，女子们照做了。当天巴巴一行白天和晚间都在旅馆未出。

吉蒂已于六月的第一周，被提前派往法国，不仅要安排在戛纳所需的三所房子，还要保护女子们在船上的隐私。在离开印度之前，她联系了 S・S・斯特拉瑟纳夫号客轮在孟买的代理，说明情况。应她要求，P & O 航运公司的经理寄此信给船上的事务长：

1937 年 6 月 23 日

致：S・S・斯特拉瑟纳夫号事务长

转交方：麦金农・麦肯兹公司

P. & O.航运公司代理

科伦坡约克街

尊敬的先生：

[关于]师利美赫巴巴一行

我收到对上述人员的以下提议，其中包括美国人和英国人，以及英属印度人。这个团体的具体要求是：

1. 为所有人提供素食。

2. 食物送到 8 位女士的船舱，她们不与其他任何乘客接触。

3. 师利美赫巴巴和秘书（禅吉）也在他们的船舱里用餐。

我得知，这一行人都预定了“G”层，且已得到我们的代理人的保证，只有女服务员迎候和照顾这 8 位女士。

｛注：诺芮娜和拉诺同六名东方女子一起隐居，伊丽莎白和诺妮可以和其他乘客在餐厅用餐。｝

巴巴一行于 7 月 31 日上午 7 点半离开旅馆，一个小时后登上斯特拉瑟纳夫号客轮，下午 1 点 20 分开往马赛。东西方女子分配到 563、565 和 567 号客舱：美婄、玛妮和蔻诗德共用一间；娜佳、苏娜玛西和瓦露用第二间；四位西方女子在第三间。巴巴和卡卡在 574 号客舱；汤姆、禅吉和尼鲁在 572 号客舱——全体都在同一层。珍和马科姆的客舱在另外一处，靠近法鲁的（法鲁很可能和小阿迪在一起）。

平安上船后，美婄回忆说：“要去法国了，我们都兴高采烈。”

船还停靠码头时，一名女服务员送来印度风味的饭菜。美婄说：“我们要对她说谢谢，向她显示我们也是有教养的人。”她用古吉拉特语指示玛妮在每道菜上完后要微笑，说“谢谢”。

玛妮也接受过修院教育，对美婄特意指出这一点感到有点被冒犯，回答说：“好吧，我当然会说谢谢。”

她们吃过饭，开始拆包裹时，船开了。当船驶向海域时，巴巴来到她们的船舱，打手势说：“这艘船有点摇晃。有人头晕吗？”

玛妮说：“不，巴巴，一点也不。”

但巴巴暗示的力量使美婄开始感觉晕船。“我感到有点不舒服，巴巴。”她爬上卧铺。“我这一倒头，就没再起来。我的肚子里翻江倒海。我们的船舱里没有水盆，但有一个便盆，玛妮迅速拿了过来。正在这时，女服务员走了进来。所有的风度优雅，说过的所有的谢辞，以显示我们有多礼貌得体，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什么都顾不得了，呕吐起来。

“玛妮说‘等一下’（等到女服务员离开），但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忍受不住，痛苦得已经顾不上女服务员会怎么想。”

她们住的是三等舱，但客舱很舒服。唯一的缺憾是它的位置——处于轮船机舱正上方。强力发动机发出的巨大轰鸣和稳定振动，持续不断。她们不能换房间，除了忍受别无选择。

巴巴曾命令禅吉预订船上僻静处的客舱，这样就不太会遇到其他乘客。“禅吉为我们订的客舱不通风，刚好坐落在螺旋桨的上方，”拉诺说，“每次螺旋桨浮出水面，都会突突响个不停。我们都责怪禅吉。”

“我们的客舱坐落在引擎上方，非常隐蔽，”玛妮说，“我们虽然出国旅行，但仍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拉诺和诺芮娜负责守卫，所以我们接触不到也看不到男子。”

接下来的几周，玛妮一直记日记，简要记录她们的日常活动：

8 月 1 日：从早上 5 点半开始，在甲板上待一个小时。美婼晕船，很痛苦。

8 月 2 日：天气恶劣。所有人晕船。

此后几天内，巴巴常到她们的客舱问询美婼的情况。他在她的卧铺前俯下身，亲切地问：“你吃了吗?”

诺芮娜告诉他：“巴巴，她还是什么都吃不下。”

巴巴叫她把橙汁拿过来，他轻柔地一匙一匙地把橙汁送进美婼嘴里。“咽下去，”他敦促道，“不要吐出来。”

美婼说：“这八天来真是煎熬。”

夜间一直点着盏夜灯，巴巴夜里也来瞧一眼。

由于美婼身体不好，她从上铺换到了下铺。她不可走出自己的房间，也不可去走廊尽头的浴室。

发动机的噪音和振动是美婼晕船的主因，她们房间里的便盆经常是满的。玛妮主动去清理，在诺芮娜护送下，每天端着带盖的沉重瓷便盆去卫生间。这引发趣事一桩。

“因为我们所受的限制，”玛妮解释说，“每当离开房间去厕所，我都得用一块毛巾或其他东西遮住脸。我只能看到我的手和诺芮娜精致的鞋子，我得跟上她。

“这样，大名鼎鼎的王妃（诺芮娜）——船长的好友——后面跟着个奇怪的女子，头上盖一条毛巾，伸长胳膊端着装满的便盆。诺芮娜一定觉得和头盖毛巾的我走在一起很尴尬。她尽量走得快些，尽量离我远些，免得别人把她和我联系起来。我只得跟紧，诺芮娜走得快，我也快步走——因为要是看不见那双鞋，我就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

每当诺芮娜恼怒，或者想要什么东西时，她会说“孩子”或“亲爱的”，这样到了第三日，她对玛妮耳语道：“孩子，你非得像捧花一样捧着便盆吗？”玛妮回忆道：“我当时想说：‘那你试试吧，这个便盆太重了。’但我太胆怯了。”

玛妮和蔻诗德去洗手间洗衣服时，也要诺芮娜或拉诺护送。她们在水盆里洗内衣和袜子，甚至洗几件小衣服。有一天，诺芮娜陪蔻诗德去洗手间，告诉她拉诺会来接她回去。当穿着宽松裤的拉诺进来时，蔻诗德正在厕所里。蔻诗德结束后，打开门，看到裤子，又跳回隔间，以为有男人进来了。蔻诗德从隔间门底下偷看了两三次，但每一次都看到那条裤子，她待在原地，祈祷那位“绅士”走开。

拉诺来回去厕所好几次，纳闷蔻诗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掉进坑里了吗？她要花多少时间！”与此同时，蔻诗德疑惑拉诺什么时候会来接她。最后，拉诺敲了敲门，问她在做什么。“我好高兴你来了。”蔻诗德说，显然松了口气，“这里有个男人！”

拉诺还受令在美婄的客舱外守卫，以防有喝醉酒的乘客误入。她在上岗时，问女服务员晕船时是怎么做的。服务员说会喝一汤匙伍斯特酱。拉诺让她送一个汤匙和一瓶酱过来。

｛注：一天晚上，巴巴也让诺芮娜睡在美婄房间外的地板上。一位喝醉的男性乘客在半夜被她绊倒，因为他走错了通道。美婄的客舱门是开着的，以便通风，诺芮娜急忙把他推开。｝

走廊里没有椅凳，拉诺坐在地板上，两腿间夹着那瓶伍斯特酱。她决定在自己感到晕船前，先喝一勺预防着。

她往外倒酱的时候，感到身后有人窥视。她一转身看到了巴巴。“你在干什么？”他问道。

她作了解释，巴巴说：“好，喝吧。”她照办，在接下来的航程中感觉良好。

有一次，拉诺未经允许，到甲板上去透气。巴巴和男满德里出现了。巴巴惊讶地看着她，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下去，回你的客舱去。”

“我只是想呼吸点新鲜空气，”拉诺恳求道，“船舱里有那么多人。”

“不行。你要下去。”

后来，巴巴允许她和诺芮娜每天到甲板上几个小时。“在那些日子，我尚属稚嫩，”拉诺承认，“（未经他的事先许可）做这样的事情。巴巴常说，对于西方我只需要爱。但后来，他变得更严格，也要求我们服从。”巴巴自己偶尔上甲板，穿着西装，脖子上围一条围巾，辫子塞在贝雷帽里，看上去衣冠楚楚，温文尔雅。

他和奥黛丽·威廉姆斯打乒乓球，后者以前知道巴巴，碰巧也在船上。“你生病的时候，我在打乒乓球。”他告诉美婼。他开玩笑说：“船摇晃时，我甚至打得更好。”

奥黛丽是一位年轻的澳大利亚芭蕾舞演员，她在巴巴此前去西方的一次旅行中遇到他，于 1933 年和其他西方人一起来到印度。但在这次航行中，由于美婼和东方女子们在隐居（而且身体欠佳），奥黛丽未被带去见她们。她们下船时看见她在甲板上，但没跟她说话。这次航行之后，奥黛丽没再见过巴巴。

日子一天天过去，美婼仍旧晕船，主要原因是船摇晃不定。到目前为止，这次航行尤其颠簸动荡；正值雨季，阿拉伯海天气恶劣，狂风暴雨不断。从舷窗望去，女子们可以看到海浪拍打着船身。一天，天气平静了一些，巴巴问美婼是不是感觉好些了，她回答说：“好了一点。”巴巴想带她和其他人参观轮船。

由于美婼的严格隐居，她们要在凌晨 2 点起床，这种时候不太可能遇到其他乘客。然而，她们不仅要早起，还得装扮。“谁愿意在凌晨 2 点做这种事？”美婼评论道。

她们从下面的三等舱走上甲板。禅吉和卡卡打头阵，远远走在走廊前面，以确保没人过来。拉诺随后，她几乎看不到禅吉。在拉诺后面的是巴巴和女子们，他们可以看见拉诺，但看不到禅吉和卡卡。

女子们被带去各处游览，但是天太黑了，玛妮在台阶上差点踩空。她一度手脚并用爬上楼梯。不出所料，周围人很少；但他们注意到甲板上躺着个人，几名水手正在擦洗甲板，为白天把躺椅摆出来做准备。

巴巴领她们到休息室和餐厅，然后上到顶层甲板，那里有一个小网球场。“天气不冷。我们全体在甲板上坐了一会儿，”美婼说，她们第一次一览无余看到了大海的全景。

玛妮补充说：“巴巴在甲板上来回尽情漫步。无论我们到哪里，不管是在走廊，还是在宽阔的空地上，巴巴都喜欢大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们站在舷栏边，海上的空气令人心旷神怡。但暴风雨即将来临，美婼看到汹涌的海浪，她对巴巴说：“我不能看大海。我觉得头晕。”

“你不舒服吗？”巴巴问。

“是的，我觉得恶心。”

于是她们急忙返回自己的房间。

更糟糕的是，美婼卧病在床时，女服务员锁上了舷窗，所以客舱不通风，且昏暗无光。美婼只得问另一个女子几点钟了。“我不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这真可怕，我差点死了。我想要新鲜空气。当我睁开眼睛，看到的只是一间有四个小铺位的昏暗房间。我会翻过身，看到关着的舷窗，感觉更糟。”

美婼说房间昏暗不透气让她感觉更加难受，拉诺，有时是诺芮娜（戴珍珠首饰、穿华丽长袍、看上去优雅美丽）被派去找船长要开舷窗的备用钥匙，而女服务员并不知情。女服务员为她们送餐时，见舷窗开着，很不高兴。“谁打开了舷窗？”

女孩们解释说，她们喜欢新鲜的空气，并请求了船长本人允许她们开窗。但女服务员说：“不行，不行，你不能打开；今天的暴风雨很大，盐水会洒到你们的卧铺上。”

服务员走后，她们仍旧把窗打开，她回来时，又把它关上。整个航程都是如此。蔻诗德也开始反胃。经由吉蒂的安排，每餐饭都送到她们的客舱，但蔻诗德连看食物都觉得困难。她想吃东西，但觉得恶心。有几天，她们一开始吃，蔻诗德就呕吐，她在便盆里呕吐，诺芮娜不得不帮她。

“诺芮娜得放下自己的饭，去倒便盆里的东西。”蔻诗德仍感内疚地讲述道，“她从来没有抱怨过，而是全心全意地做，作为巴巴给的任务。”

不过，蔻诗德只是部分航程晕船：她会吃点东西，感觉不舒服，然后就会好起来。而玛妮和娜佳则一路下来无病无恙，每顿饭都吃得香甜。

苏娜玛西和瓦露在舱内也感觉不适，伴有恶心和呕吐。等美婼好些时，巴巴说：“来看看玛西和瓦露吧。”他扶她站起来，带她穿过大厅，来到对面的客舱。

他们打开门，瓦露双手合十，向巴巴问好，但一句话也没说。她从床上坐起来，看上去病得很厉害。玛西看上去更糟。

美婼说：“巴巴，看到她们，我觉得更难受了。让我回去躺下。”她被领回自己的房间。

美婼不是那种能轻易忍受任何病痛的人，无论病痛多么轻微；她很少生病，即使是感冒。多年来，她一直生活在美拉巴德山简朴而纯净的环境中，此时在踏足相对奢华的西方之前，她感到痛苦。连续多天遭受如此剧烈的晕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但毫无疑问，为了某些重要的工作，巴巴在她首次离开印度的出行中，让她（和其他人）经受了这样一种痛苦。

｛注：巴巴和男满德里分开用餐，除了小阿迪，其他人都没生病。｝

8 月 4 日，这艘船在亚丁短暂停靠，让人松了一口气。尽管东方女子没有下船，那天晚上巴巴又把年轻女子们带到甲板上。

“船一停在亚丁，我就感觉好起来，”美嫫说，“我们在甲板上喝了点东西。围坐在巴巴身边，十分惬意。岸上商店的灯光映照在海面上。夜晚时分，凉爽而美丽。我们同巴巴一起坐在星光下椅子上，看着海岸上的灯光。”

禅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 3 点到亚丁……晚上 8 点开船。晚间女士们来到甲板上，卡卡和禅吉坐在通道上守卫，好似乞丐。

船离开亚丁，抵达红海后，天气转变。大海渐渐平静下来，船也不像以前那样动摇颠簸了。如美嫫所说，她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她不再时时刻刻晕船恶心，但现在又有别的东西来妨碍她享受这次旅行了：天气变得异常热，以致她不知道哪个更糟，炎热还是晕船。

即使是在印度最热的夏天，她们也未经历过这么热的天气。没有一丝微风，她们在没有空调的客舱里感到窒息。为了不让自己昂贵的衣服被汗水弄脏，诺芮娜脱掉衣服，像穿纱丽一样裹着一块白床单走来走去。

“亲爱的姑娘们，”她说，“你们都不觉得热吗？”

“我们快热死了，”美嫫说，“你的客舱怎么样？”

“简直是人间地狱，”诺芮娜烦躁地回答，“那里也是没有一丁点风。”

但可以从船上看到陆地，她们从舷窗里探出头，饶有兴趣地看阿拉伯人骑着骆驼穿越沙漠。

玛妮的日记继续：

8 月 5 日：从早上 4 点 25 分到 5 点半，登上头等舱的甲板，在黑暗中摸索着爬那没有尽头的楼梯，但到了上面，清风吹拂，十分舒爽……红海滚热！天气恶劣……舷窗紧闭……在船舱里打牌和玩其他游戏。我们中的一些人生病了。

8 月 6 日：凌晨 4 点 10 分上甲板。晚上 12 点抵达苏丹港。

8 月 7 日：凌晨 2 点半登上甲板，在那里睡到 4 点 45 分。美嫫每天身体不适，尽管巴巴给她吃药，喂她东西吃。

8 月 8 日上午 6 点，抵达苏伊士运河。在那里停留三个小时。为让女子们从头等舱甲板上观看运河，作了特别安排。当船通过运河，进入地中海比较平缓的水域，大海就完全平静了，美婄也更加振作了。

巴巴来到她的客舱，对她说：“现在你必须多吃些，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增强体力。”他建议吃巧克力冰淇淋和冷苏打水。女服务员被叫来，拉诺点单。冷饮送来后，巴巴把它混合在一起，做了一种起泡的巧克力饮品。他把它递给美婄，让她喝掉。

“我在床上坐起来。我不大喜欢牛奶食品，但我想：‘巴巴要我吃，我得吃。’那是一种冰饮，容易消化。我很渴，但我想我对牛奶过敏。我一口气喝光了它，可是不到一分钟——全都吐了出来。

“其他人跑去拿盆。太可怕了，我感觉很糟糕。巴巴亲手给我的，我却没法不吐出来。唯一好的是巴巴和我在一起，坐在我旁边。”

8 月 9 日：美婄整晚生病不适。

8 月 10 日：天气转好。

8 月 11 日：中午 12 点，看到意大利；下午 2 点，经梅西纳；下午 4 点，经斯特龙博利火山（在冒烟）。

轮船经过斯特隆博利火山时，诺芮娜异常激动。她跑去告知巴巴，巴巴从舷窗指给女子们看。岛上的火山当时并未喷发，只是在冒烟。所有人都急着看，挤在舷窗周围。

巴巴继续带她们进行夜间漫游，但只要一走出客舱，她们就得低头向下看。凌晨三四点钟，大多数乘客仍在梦乡。她们要走差不多几英里才能到上面的甲板，没有谁真正喜欢这样的散步。

8 月 12 日：美婄今天感觉不错。1 点 40 分经科西嘉岛（另一边是撒丁岛。）收拾行李。

客轮预计 8 月 13 日早上 6 点在马赛靠岸，到达前，巴巴给出关于下船的最后指示。她们要跟随他迅速通过舷梯，不能掉队。迪莉娅会开一部车来接他们。

她们身穿纱丽离船登岸，玛妮和蔻诗德围着美婄。在码头上，巴巴回头看是否全体都在。见娜佳东倒西歪站立不稳，“娜佳要去哪里？”他生气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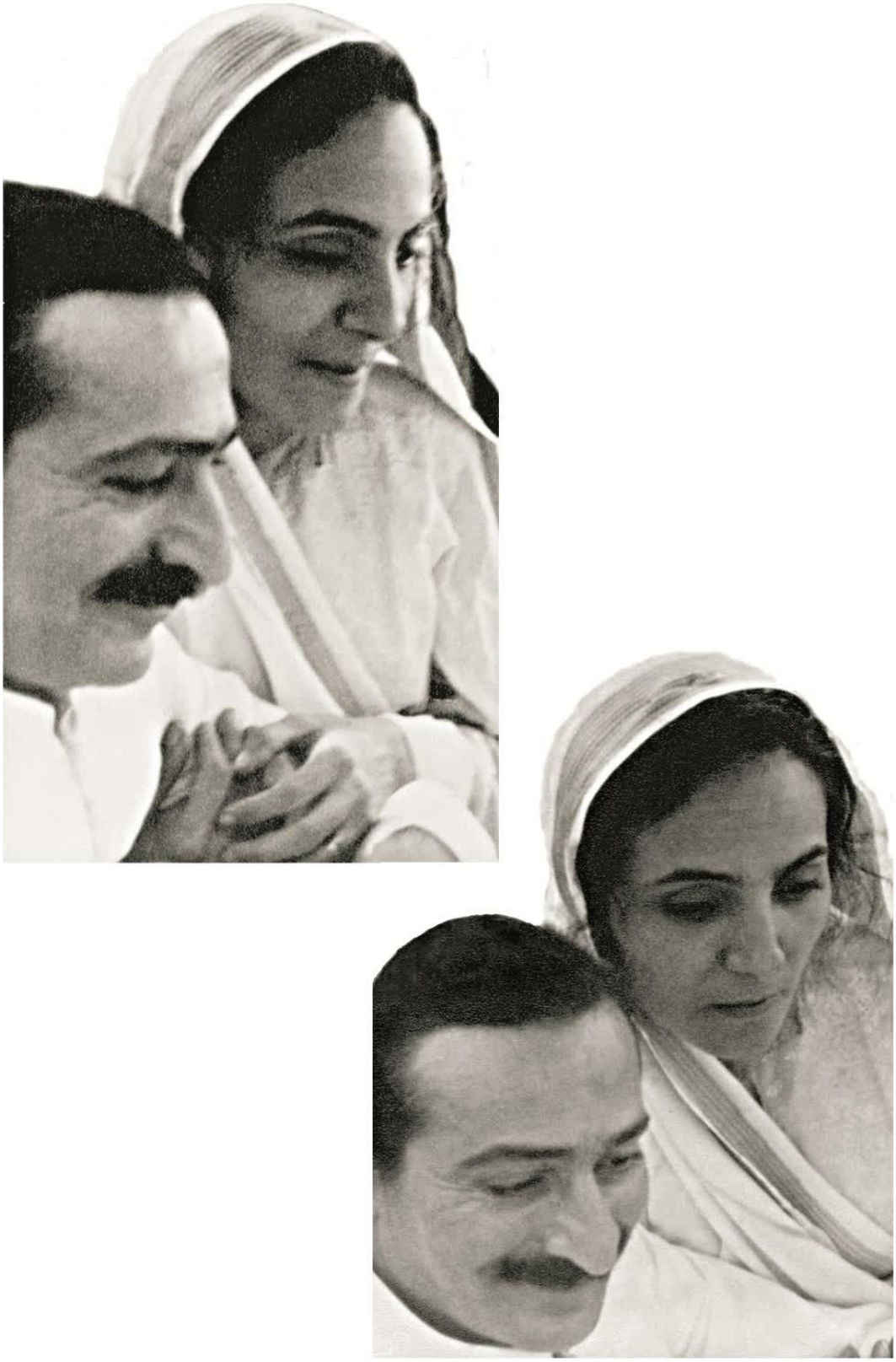
娜佳紧抓着拉诺，拉诺解释说：“巴巴，她晕陆了。”在船上，娜佳一直过得很好——吃喝遂心，开心愉快。此刻站在坚实的地面上，她感到晕头转向。“地面和道路上下起伏不定！”她说，“感觉那些建筑好像要倒塌在我身上！”

但因巴巴想避开人群，他叫她快点。拉诺把娜佳带到车上，所有人上车后，他们驱车前往一家旅馆，之后乘火车前往戛纳。

玛妮的日记写道：

8 月 13 日：早上 6 点抵达马赛，7 点 40 分离船前往旅店。9 点 10 分去参观动物园。在旅馆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接着坐（二等车厢）火车去戛纳。经过大约三个半小时的愉快旅程，我们到达戛纳。

在雪莉之家，我们逗留了两夜一天——一个古老的童话般的房子，充满了神秘的回声，古董家具，有个宽敞的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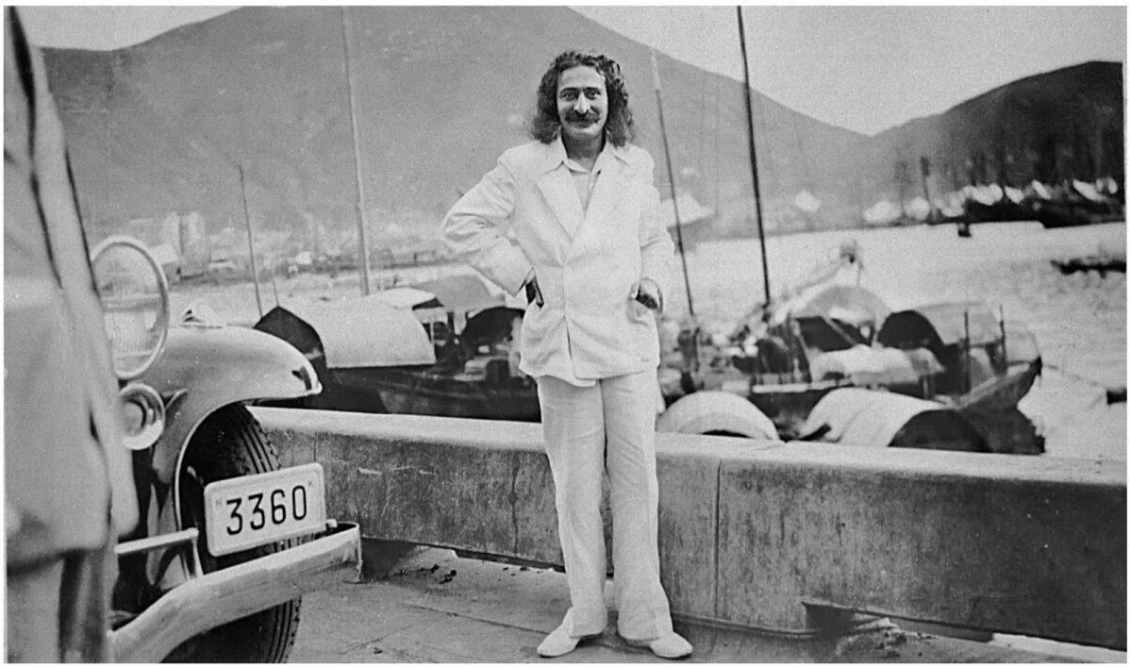


1937 年，在法国戛纳的一次野餐中

海蒂·默敦斯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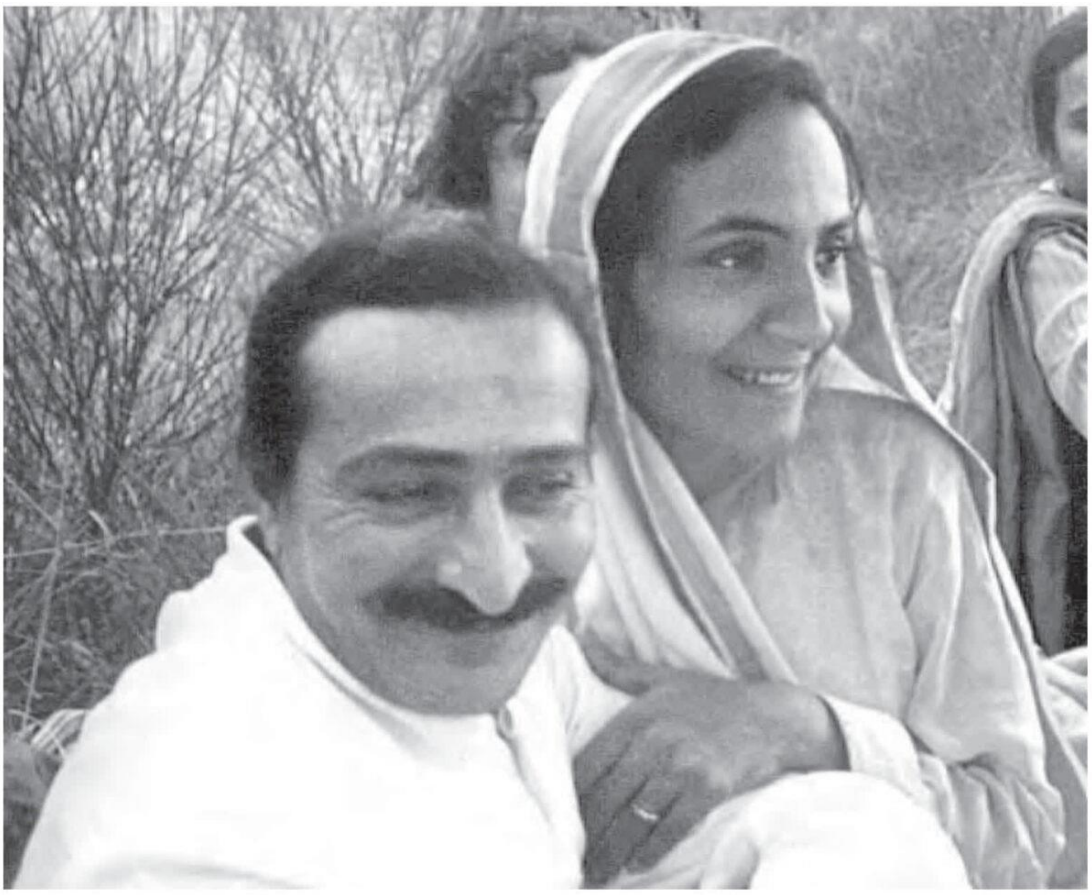
1937 年 5-6 月左右，在上美拉巴德东屋（拉诺在右侧为拍护照照片，手举床单）

（可能是）伊丽莎白拍摄——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档案馆提供



1932 年 6 月于南京

美婼说：“我记得有一次至爱从西方回来，他穿着白色夏装西服，看起来十分英俊帅气，像一位船长。”



1937 年，在法国戛纳的一次野餐中（蔻诗德和娜佳在后面）

海蒂·默敦斯拍摄

35 里维埃拉河上的挤奶女

吉蒂先于巴巴一行抵达戛纳，安排了雪莉之家。“那是个好地方，”美婼回忆说，“有个漂亮的私人花园和一个玻璃门廊，远离大路。我们太累了，只想吃饭休息。”

但首先要分配卧室。她们在房子各处看了一下，发现楼下的卧室“太豪华了”。楼上的两间小卧室刚刚好：玛妮住较小的单人房间，美婼和蔻诗德住另一个房间。

娜佳仍然难受。她待着不动，闭着眼睛，静静坐在楼梯上。吉蒂和拉诺扶她起来，将她领到楼下的一间卧室，在床上躺好，觉得这样对她会好些。娜佳几乎动都不能动，整晚不适，但第二天便康复了。

晚饭后，美婼和女子们各自回卧室，美婼打开巴巴的小包，准备好他早上剃须和洗漱的物品。打开行李后，她们铺好床，熄了灯，但是没有夜灯。这下坏了，开关在哪里？“我们黑灯瞎火啥都看不见，摸索着避开家具，磕磕碰碰地，最后终于找到了开关。虽然我从不喜欢那么亮的灯，我们还是开着灯睡觉了。”床很软，她们在欧洲的头一晚睡得极好。

然而到了早上，巴巴来了，洗了脸，吃过早饭，告知她们：“不要完全安顿下来。不要打开全部行李。”

据禅吉说：“巴巴觉得这所房子不适合隐居多年的印度女士们，他希望她们继续隐居。”

诺芮娜运用其影响力，着手安排另一所房子，美婼等女子则在阳台上消磨时间，从那里她们可以看到花园。几个小时后，巴巴回来了，说他们找到一所更好的房子，叫卡达纳别墅。他们开车过去观看，别墅也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只是这次可以看到大海。“房子很漂亮，”美婼回忆说，“是一栋三层楼的建筑，宽敞通风。最上面是一个带顶的平台。山的一侧是阶地式花园。巴巴不喜欢住在拥挤的地方。”

雪莉之家的花园虽然隐蔽，但街上行人也可能进入。卡达纳别墅建在山坡上，视野开阔，可一览里维埃拉河的景色，不会有人轻易闯入。

玛妮日记记录到：

8 月 15 日：离开雪莉之家，前往卡达纳别墅。（女房主和她的猫迎接了我们）——一所漂亮的大房子，可爱的花园露台。

8 月 16 日：晚饭前，在房子附属的树林里散步。

卡达纳别墅相当气派：里面大理石楼梯蜿蜒通往楼上宽阔的走廊，雕花的桌台紧靠着墙上一面大镜子。“每样东西都很精致。”美婼说。

她们发现有一间主卧，可供美婄、玛妮、蔻诗德和娜佳四人舒适地居住。主卧室另带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小盥洗池，她们可以在此处更衣；旁边是一间浴室，有两个盥洗池和一个浴缸。房间带宽大的飘窗，光线充足。日间，她们可以看见穿着时尚的人们打着伞，在风景如画的海湾沙滩上晒日光浴。到了晚上，海湾一带的灯光倒映在水面上，犹如一条闪烁的项链。

“水中的倒影很美，” 美婄说，“晚间，我们常和巴巴临窗眺望，欣赏美景。”

她们不得不忍受一种不适：尽管是夏天，夜晚却很冷，床上的亚麻被单感觉就像冰一样。“上床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苏娜玛西和瓦露住隔壁一间中等大小的卧室，吉蒂的房间在大厅尽头。诺芮娜、伊丽莎白和拉诺的卧室在顶层，那里的走廊尽头，也有巴巴的一间房。有一次，美婄和其他女子被带去看巴巴的房间。“这是一个不错的房间，不奢华，但很宽敞。从阳台上可以看到大海。”

楼下是宽大的客厅，有一架钢琴，家具更为精致；一间接待室，里面有一部电话和一个写字台;一个餐厅；大理石楼梯旁有个壁龛。厨房和仆人房在后面，厨房旁有一间“冷藏室”，水果和蔬菜存放在架子上。

另一幢租用的别墅名为“卡波迪蒙特”，供男满德里、众多西方爱者和其他访客居住。巴巴在卡达纳别墅和东方女子一起在餐厅吃早餐，而后去卡波迪蒙特，与到戛纳来见他者会面。他一般会回去与女子们共进午餐，但有时也不回。

吉蒂奉命带两个英国女佣来，但她只找到一个。巴巴不想雇用任何当地人来做家务，因为这有可能导致流言蜚语的传播。他想要一个来自巴巴家庭的年轻女子。于是一位瑞士巴巴爱者的女儿，20 岁的艾琳·比罗被召来帮忙做家务。她之前并未见过巴巴，也没见过其他人。

艾琳说，她刚到戛纳时，觉得自己被当做仆人对待，尤其是诺芮娜。“但我不敢说什么，不然她们就不会让我工作。我想工作。她们甚至提出支付我一些钱，但我回绝了，因为我的父亲给过我一些零花钱。我一点都不觉得累，不管做了多少饭，扫了多少地，洗了多少盘子。我不介意。我在家里从来没干过这种粗活；我们有仆人。而在这里，不知怎的，我却不介意为巴巴做一切。”

艾琳住厨房附近的佣人房，就在巴巴卧室的正下方。晚上，巴巴房间里的光线透过她的窗户射入室内。“我常站在窗前，想着能瞥见巴巴的影子。他的影子看起来像个巨人。虽然巴巴身高 168 厘米，我 170 厘米，但我总觉得巴巴比我高得多。”

美婄总是欢喜地谈起艾琳·比罗，她对这个迷人、爱交际的乡村女孩深有好感，其原因显而易见。年轻、大骨架、性格开朗的艾琳天性快活，长着一头赤褐色的卷发。她健壮有力，会缝纫，会编织，会做饭——而且还会骑马！和美婄本人一样，艾琳不属于智力

类型，而是务实实干。“和艾琳在一起，我们感觉自在，”玛妮说，“她言语率真。跟她说话，你不必遮掩或美化什么。”

不过艾琳承认她对一些人“有情绪”，比如诺芮娜。“我们常常取笑诺芮娜的理智主义、哲理等等，”艾琳说，“因为我对这方面不感兴趣。”而艾琳和吉蒂相处得很好，吉蒂在家务方面参与较多，她和艾琳大多一起吃早餐。

艾琳做的一件事，完全让东方女性，尤其是美婼难以理解。美婼讨厌任何形式的时间表，但是在瑞士长大的艾琳，为自己的一整天制定了一个精确到分钟的时刻表。一大早，艾琳就在厨房里热洗澡水；巴巴也起得很早，来到厨房拥抱她。“我年轻时，巴巴很宠我。我特别容易被分心。他不来的日子，我感觉很糟。”

艾琳负责照看哈士奇卡努特，而伊丽莎白照顾她自己的狗吉皮。吉皮喜欢卡努特，但卡努特不太在乎吉皮。卡努特是一只极其迟钝的狗。在纳西科，它追邻居的鸡追得太厉害，以至农夫说如果不看管好它，他会开枪。伊丽莎白想尽一切办法劝阻卡努特，甚至在它的脖子上绑了一只死鸡，但都无济于事。

拉诺照顾了卡努特一段时间，她说与大多数动物不同，它对巴巴也反应迟钝。“巴巴不大利用对他没反应的人或动物。”卡努特由艾琳照顾后，生了一场病，艾琳对它悉心照料。后来艾琳去了印度，而她回来后，卡努特甚至连她都认不出，把她完全忘了。

巴巴不在房里的时候，艾琳还负责为巴巴的房间打扫和吸尘。此外，她和吉蒂在厨房里一个老式的铸铁大火炉上为巴巴和其他女子做饭。

巴巴吩咐东方女子不要做饭，她们在美拉巴德已经做得够多了。他说，他把她们带到法国不是为了煮饭，是来“休息和享受的”。

“我们在戛纳总是觉得饿，”美婼说，“也许是因为环境的改变和凉爽的空气吧。”

或者也许像玛妮常讲的那样，是因为她们完全不习惯使用刀叉。她们希望在西方人面前显得得体有教养，但对使用银器根本没有经验。“因为这个，我们在戛纳几乎挨饿。”玛妮夸张地说。

“太尴尬了。”美婼表示同意。

“你们怎么不说？”后来她们对巴巴讲述时，巴巴问道。

“显得就像丛林人（不可接触者）？”美婼说，“我们怎么可能那样！”

更糟的是，她们在戛纳的第一餐，在座有个西方人是左撇子。她用左手拿叉，所以女子们误以为她们也必须用左手。

艾琳和英国女佣用盘端着标准的意大利面或煮花椰菜，在餐桌旁服侍大家用餐。东方女子们对这样的服务感到很不自在。

苏娜玛西对西式用餐方式最不适应。一天午饭时间，大家都下了楼，美婄注意到苏娜玛西还在她的房间里。她走过去问："玛西，该吃午饭了。你不饿吗？"

"饿，我很饿，但在餐桌上我感到很不自在。"

美婄惊讶地问为什么，玛西解释道："她们会拿过来那些很长很长的东西（意大利面），然后艾琳像这样（伸着两只胳膊）端着。我取一根放在盘子里，想再拿点，但觉得太不好意思了。我们该怎么取食，怎么吃呢？"美婄笑了。

更让玛西难堪的是，艾琳端出葡萄，服侍她们吃时，玛西拿起一串葡萄，但茎连着。她试着用刀切，结果葡萄全掉了，只剩下一个，玛西羞得不敢多取。

美婄说："玛西每天都对下楼吃饭感到紧张，对失礼感觉难为情，这对她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她一点都不习惯。"

尽管瓦露喜欢吃拌沙拉，但她也不喜餐餐不变的清淡食物。"我老爹的老爹都没吃过这样的食物，"她私下抱怨道，"我为什么要吃？"

玛妮反驳道："你父亲的父亲从来没有坐过汽车，这是否意味着你也不应该坐？"

｛注：当时，玛妮本人对一些现代化的便利设施感到不太舒服。玛妮第一次使用电话是在戛纳。拉诺告诉她，她会从另一座别墅给她打电话，但当她打电话时，玛妮慌乱得说不出话来。｝

"让瓦露做出改变很难，"玛妮解释道，"然而当我们去戛纳时，她调整得很好，用刀叉吃饭——比玛西和其他人吃得多。"瓦露宁愿坐在地板上吃饭，但巴巴让她和其他人一起坐在桌边。

她们把现成的咖喱粉带到法国给巴巴做饭，巴巴在她们的别墅用午餐时，娜佳在瓦露的协助下为他做米饭和豆糊。有一次，巴巴让娜佳给大家煮辣味豆糊和米饭——那天她们可以吃一道印度菜。当瓦露坐在餐桌前吃午饭时，看到自己平时吃的东西，非常高兴，把整盘米饭都盛进了自己的盘子。

吉蒂不得不告诉她，这是为大家准备的。美婄评论道："吃了这么多天的煮蔬菜，那天能吃到我们自己的食物，好高兴。"

但巴巴特别叮嘱她们要吃好。有一次他来吃午饭时，问吉蒂："今天只做了这么多食物？不行，得多做些菜，让每个人都能吃饱。"于是吉蒂又准备了一道菜。

去法国之前，巴巴对美婄说：“你可以吃到很多的蘑菇。”这是美婄喜欢的，所以艾琳经常买。不过巴巴让娜佳做，他知道若是配炸洋葱和少许调味料做成印度风味的，美婄会更喜欢。

“我喜欢蘑菇配吐司和面包吃，很美味。”蘑菇是美婄在戛纳最喜欢的菜，但她也喜欢通心粉和奶酪，里面有小块的鸡肉——她们全素食的唯一例外，还有很多的新鲜水果。

起初巴巴和美婄单独在楼梯附近的壁龛处用餐，那里有一张小桌。但几天后，他开始邀请（早上从另一所房子前来拜访的）西方女子到卡达纳别墅与东方人共进午餐。这些人包括茹阿诺、诺妮、迪莉娅、安妮塔·迪卡罗和安妮塔最好的朋友安德芮·阿伦。

巴巴也和大家在长长的餐桌旁就餐，但因巴巴的饭只有米饭豆糊或咖喱，他吃得很快。

“我们还没吃完面包和蔬菜，巴巴就已经吃完了，并在水池里洗了手。米饭不需要太多咀嚼，”美婄说，“而且，巴巴总是吃得很快。”

其他人还在吃，巴巴在她们身边走动。他俯下身，有时甚至用手把食物送进她们的嘴里。伊丽莎白知道巴巴喜爱游戏，她把一个大飞镖板挂在餐厅的墙上。有时，吃完饭洗了手，巴巴会从盒里拿几支飞镖玩。

女子们一边吃，一边回头观看。“我尽量赶在其他人之前吃完，”美婄说，“我想和巴巴一起玩飞镖。我尽快吃完，洗过手，走到他身边。巴巴投了两三次，然后交给我投。我投掷过去，但没打中靶心。”巴巴几乎次次命中靶心。

大家都吃完时，巴巴已经结束了游戏；但有时他也会等大家，让她们也轮流玩玩。过不多时，他前往另一座别墅。

巴巴差不多每天都和女子们一起吃午餐，但他只留下来吃过几次晚饭。一天晚上，诺芮娜在桌上摆上银烛台，隆重宣布：“今晚，我们要和巴巴共进烛光晚餐。”

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个绝妙浪漫的主意，一起动手精心装饰起来，诺芮娜则把餐桌布置得富丽堂皇。气氛十分迷人。巴巴来到灯光柔和的餐厅，大家聚集一堂。“很漂亮，”他说，“非常不错！我很高兴。谁想到的？”

女子们说是诺芮娜的主意，巴巴叫她近前，给她特殊的阿瓦塔式关爱，拍拍她的背，摸摸她的下巴。他又重复道：“我很高兴。”但接着打了个响指：“现在把灯打开!”

诺芮娜的脸色顿时一沉，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照吩咐做了。“巴巴喜欢灯光明亮，”美婄解释说，“他从不喜欢光线昏暗的房间。”

那时东方女子，尤其是美婼，极其害羞和矜持。“直到后来的年间，”玛妮说，“我们才开始不再害羞。在戛纳，我们没有敞开对西方人说过什么”。

蔻诗德则没那么羞怯，吉蒂和拉诺对她产生了误解。比如，她总是跟她们拿巴巴说事，好像是一道命令似的，她们觉得她有些专横。事实上，蔻诗德不大懂英语，也不知道如何礼貌地表达。她并不想冒犯她们，但她确实对她们有冒犯。

礼貌是个大问题：“吉蒂和拉诺在戛纳总为我们做事，”美婼说，“我们没有对这种小恩惠说谢谢的习惯，但我们听说西方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为了不冒犯她们，我们开始为最小的事向她们道谢。最后，吉蒂和拉诺实在受够了，她们说：‘请不要再说太感谢这种话了。你们自然一些就好了！’”

抵达戛纳的第二天，东方女子得知，一名法国女子要来别墅为她们洗头。“伊丽莎白做的安排，为了要给我们一种好感觉——一种新事物，一个美发师！”

吉蒂教女子们说法语“谢谢你”。于是那个法国女子给她们洗头时，不管她说什么或问什么，她们都不停地重复着自己所知唯一的法语：“谢谢你。”

在其他西方人拘于礼节的情况下，艾琳外向的性格令人宽慰。她买来编织针和毛线，教女子们织袜子。一天，艾琳问美婼：“巴巴想让我跳舞吗？我很乐意为他跳舞。”

“当然，”美婼兴奋地回答，“巴巴喜欢音乐、唱歌和舞蹈。”

艾琳开始练习。巴巴来的时候，美婼对他讲了艾琳的愿望。那天晚上，艾琳穿上了一件漂亮的浅绿色缎面晚礼服。当留声机播放的《蓝色多瑙河》响起时，艾琳手提飘逸的长裙，用脚尖旋转起舞。

后来，艾琳说：“在戛纳，我穿着浅绿色的晚礼服为巴巴跳了两次舞，我长发飘洒，打着赤脚。我不是舞蹈家，但我一心只想为巴巴做点什么。”巴巴鼓掌，奖励艾琳一个拥抱。

一段时间，他们每天晚上都玩哑谜游戏。分为两队：巴巴、美婼和诺芮娜一队；玛妮和其他想玩的人一队。

“巴巴总能猜到那个词，不管我们把它弄得多复杂，”玛妮说，“为了延长游戏时间，我们会精心编排，因为巴巴总是很快就猜出词语。例如，假如这个词是茶，我们就假装从水壶里倒茶。”

美婼接着说：“诺芮娜满脑子主意。她会说：‘巴巴，亲爱的，您这样做……巴巴，亲爱的，您穿这个不好看。’她非常爱巴巴。”

一天晚上，为让巴巴扮演摩西，诺芮娜在巴巴的下巴系了一条黑色的意大利花边领巾当胡子。巴巴戴着这种“胡子”，身穿白袍，头发散开。“巴巴显得那么新奇别致，”美婄回忆说，“当他出场时，每个人都笑着鼓掌。‘我看上去怎么样?’他问。”

有一次，拉诺扮演一条龙，用一条绿色长纱丽做尾巴。她发出嘶嘶的叫声，咆哮着，在家具上爬动，把这个角色演绎出来。巴巴立刻猜到了这个词，女子们叫他不要说出来，好多欣赏欣赏拉诺的戏剧性表演。

女子们享受着这些快乐的夜晚，但“我们的床上堆满了人们用来猜字谜的衣服。游戏后光是整理——叠好再放回去——就得花一个小时！”

住到最后的时候，就有点不方便了，因为她们大部分东西都已经打包。晚上的猜字谜游戏中，她们还得打开包裹，取出“戏服”。不玩字谜游戏时，巴巴坐在沙发上，女子们围坐。艾琳回忆说：“美婄常把她的头放在巴巴的胳膊上，而我把头放在巴巴的腿上。”

诺芮娜喜欢逗巴巴开心，说些有趣的话逗他笑。她宣称：“巴巴，您只要发话，我就嫁给海得拉巴的尼扎姆。他富可敌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我那么爱您，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甚至嫁给尼扎姆，这样我就可以偷偷地把他所有的钱给您！”

“去吧，”巴巴说，又加了一句，“但他不会喜欢你的，诺芮娜。他只想娶穆斯林妻子。”

巴巴喜欢听诺芮娜讲述她生活中发生的趣事。玛妮说：“诺芮娜可以随便拿一件芝麻小事，添枝加叶，讲得妙趣横生，激动人心。”

美婄附和道：“巴巴和我们坐在一起，或者等着上菜时，诺芮娜总能讲些诙谐机智的话，或给他讲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诺芮娜给巴巴讲了一个她年轻时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故事。她脚蹬高跟鞋，身穿最好的衣服，手提钱包在街上走着。突然，一个小偷一把将钱包抢走，诺芮娜追了上去。穿着高跟鞋和优雅高级时装的诺芮娜，在街上边跑边大声呼叫：“抓小偷！抓小偷！”像个疯女人。没人记得诺芮娜到底抓没抓住那个小偷，但巴巴想到那个画面，不禁大笑。

“巴巴不喜欢气氛沉闷，”美婄总结道，“诺芮娜知道这一点，她想让巴巴开心。她把故事讲得异常生动有趣，巴巴很欣赏。巴巴喜爱那些能逗他大笑的人，而诺芮娜和安妮塔（像伽尼医生一样）都有这种天赋。然而巴巴得忍住笑声，不能完全享受。

但也有限度。一次为了制造幽默，安妮塔手画十字，用尖细滑稽的声音背诵起《主祷文》。巴巴止住她，指着自己声明：“我是上主。“安妮塔向他鞠躬，请求他的原谅。

还有一次，安妮塔说：“您造我的时候肯定喝醉了！”巴巴被逗乐了。

安妮塔是一位年轻的美国艺术家，对巴巴说她想和他一起回印度。“你干吗要去印度？”他问道，“你难道还不像个印度人吗？”因为安妮塔有着深色的头发和地中海人的五官。

｛注：安妮塔有一次向巴巴问起当时广为人知的灵性导师乔治·葛吉夫。巴巴说：“他获得了一部分真理，但不是全部。”｝

巴巴也喜欢拿安妮塔开玩笑。有时，她被叫到他的房间，却不见巴巴的人。“巴巴在哪里？”她迷惑不解地问。躲在门后的巴巴一闪而出，吓她一跳。

安妮塔 1931 年在美国通过诺芮娜认识巴巴，但在来戛纳之前，她从未见过美嫫或其他女满德里。“诺芮娜从印度回来后，”安妮塔说，“她跟我说美嫫是巴巴的相反面。这是件新鲜事，但我并不感到惊讶，巴巴曾对我说：‘等你到印度见过女孩们，就明白了。’这对我而言始终有点神秘。直到诺芮娜告诉我，我才真正对她们有了概念。

“和巴巴一起，没有碰运气（偶然）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意识到——从来没有偶然这回事。每件事都有其清晰计划和明确认知，直到后来才呈现出非凡之处。

“我到戛纳后，巴巴再次说：‘等着见女孩们吧。’她们住在山上的别墅里。那真是一个美好的时刻。我被带去见她们，我必须说根本不像遇见以前从未遇见过的人。这种联系令人惊叹——尽管她们在印度出生长大，而我在美国和欧洲——这是一种从生命而来的联系，就好像我们一直相识相知。

“自然，美丽的美嫫是绝对惊人的。从我见到她的那一刻起……首先，我对艺术感兴趣，我会从艺术的角度观察事物。她脸部的轮廓仿佛珍贵的波斯版画。在波斯诗歌中，他们总是形容脸‘形似一颗心’。她的脸就如同心的形状——下巴收为一个点。颧骨相当高。她的肤色非常美。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骨骼结构。她的骨骼极其匀称精美，她脸部的构造令人心动，她的眼睛和波斯画上看到的一样。我喜欢看美嫫——她的典型的波斯骨骼；她的向上挑起的眼睛；她的长长的黑亮的头发；她的无比纯洁的脸庞。

“当你注视她时，会有一种极其纯洁的感觉。她是那么的美，走起路来腰背笔直。她所有的动作都异常温柔。她毫不软弱，而是有某种内在的力量。连同爱的品质——你觉得她有能力爱，有能力抚慰。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初次见她时，对她的特别一无所知。可正如你不能粗暴地对待某些材料那样，因她的精细特质，必须被非常温柔地对待——我们法语中称之为精工细料。它极其纯净，高度进化。你不能像处理粗麻布那样处理丝绸，是有区别的。

“比较而言，因她的精纯，她的独特，她有重要的角色要扮演。她极为柔弱，我不是说她应对不了事情，她做得到巨大的服从，她的服从才是关键。

“就像我说的，我习惯着迷地看美婄。我们用餐时，她会和巴巴一起进来。她有一种无比的美，真正的美。当他们在一起时，我无法区分我在美婄和巴巴身上看到的美。你不能说它是一种等同的美，而是一种纯洁的反射。美婄非常高贵文雅——在某种意义上，她身上有贵族的气质，贵族的气息。她举止优雅美好，这源自于伟大的爱。还有她那自然的举止，这很重要。

“她说话时，声音里有一种犹豫：‘哦……哦……哦，’她会像这样。像一种涟漪——仿佛水面上荡起的涟漪。

“在戛纳山上见到女孩们时，我从未有过隔阂或害羞的感觉。我们相处得轻松自在。我们在一起时，巴巴不在别墅。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计划事情上——巴巴回来时，我们要为他表演，为他减轻一些工作负担。

“就好比巴巴是一位身居要职的高管，他离开家门出去办公。当他回到心系他的家人身边时，她们想为他准备一些欢快的、能让他忘记工作的东西。

“所以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为了减轻巴巴的压力。我们想逗他开心，让他舒适。吉蒂会在角落里教美婄弹钢琴，而玛妮和我则制作戏服或画草图。对巴巴的爱让你富有创造力，因为你想为他做点什么。”

美婄自己说，巴巴在戛纳对一位访客说过的话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爱意味着付出而不期待任何回报的生活。”正如巴巴另一天所说：“人生的目标不是找到神，而是失去自我。”来戛纳之前没见过巴巴的艾琳，只是简单表述：“我觉得我回来了——我到家了。”

一如往常，活动的背后隐藏着世界危机，这场危机即将根除久已成形的既定状况，使许多人流离失所。这也是巴巴的“工作”，正如他在与她们的私人谈话中透露的那样。

1937 年于戛纳，卡达纳别墅

伊丽莎白拍摄 *1937 年于戛纳，卡达纳别墅*

娜佳、玛妮、安妮塔、苏娜玛西、伊丽莎白、美婼、巴巴、吉蒂（在巴巴膝盖后）、艾琳、迪莉娅、蔻诗德、不知名者、安德芮、瓦露

拉诺拍摄

1937 年于戛纳，卡达纳别墅的客厅

36 帝王临朝

1937 年夏天的戛纳，可谓名流显贵的天堂。正如一家报纸所描述的：“戛纳颇有远见地找到了自身天命所归——旅游业。这座俯瞰卡纳热沼泽（也因此而得名）的小镇，旋即成为世界上最亮丽、最富生机、最引人注目的胜地。跟随英国名流脚踪而来的世界各地的电影明星、大公、国王和王妃的华丽阵容，使这座小镇摇身变成豪华别墅和宫殿云集之地。”

诺芮娜在这样一个国际社区租下卡尔达纳别墅时，一直在与迈索尔、卡普尔特拉、印多尔和尼泊尔的四位印度王子竞争，住房紧张稀缺。随着西班牙内战进入白热化，中国和日本近期的开战，以及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势力的巩固，世界正处于动荡的边缘，而似乎人人都争相在这样一个季节赶来里维埃拉。随着诺芮娜把各界精英人物介绍给“师利美赫巴巴”，为“阳光浴”而来的人们，结果沐浴在全然不同的神圣光明之中。

“因自身背景和生活方式，诺芮娜结识生活各领域所有当前最杰出、最伟大的顶尖人物，”玛妮解释道，“她想把他们都带给巴巴。而诺芮娜有一种人格魅力，可以吸引并融化一块石头。”

在卡波迪蒙特，巴巴每天早上和下午面见有意谒见者。他登临朝堂，会见贵族阶层和众爱者，前者即将在另一场世界大战中消失，后者则是新世界秩序的“链接”。而在芸芸“美雅之士”中，美赫巴巴最美。1937 年 8 月 21 日，他和诺芮娜、伊丽莎白前去蒙特卡洛的一家赌场，他乔装改扮，头戴莫斯蒂丝·德·阿科斯塔的贝雷帽，身披诺芮娜的一件昂贵的黑色意大利军官斗篷，上面缀有黄铜纽扣和一枚银卡扣。

{注：莫斯蒂丝曾受邀请去纳西科和戛纳，但她发电报说如果没有葛丽泰·嘉宝，她会感到很沮丧。当她终于在 10 月来到戛纳时，巴巴告诉她:“明年你必须尽快来印度，如果可能的话,让葛丽泰跟你一起来。”结果是莫斯蒂丝和康苏拉·德赛兹一起去了印度，莫斯蒂丝后来离开了巴巴，成为拉玛纳·玛哈希和克里希那穆提的追随者。}

巴巴把斗篷披在肩上，美婼回忆说：“巴巴特地到我们的房间来，向我们展示他的行装。他进屋后将斗篷向后一掠。身穿西装、肩搭斗篷的巴巴那么俊美。他皮肤白皙，看上去就像个法国人。所以他去赌场，用临在也祝福了那里。”

拉诺也记得那天晚上巴巴的样子：“巴巴从楼梯上走下时，威风地将身上斗篷一摆，在一旁等候的我们都张大嘴看着他。巴巴简直帅呆了！他气宇轩昂，动人心魂。”

在戛纳，巴巴说：“有些人喜欢安静的埃舍生活，隐居、沉默和静心；有些人则喜爱行动和欢快的生活。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第二种类型——而对我的工作来说，则是第一类！所以这两种生活我都得容忍。”

{注：见《美赫主》，第 2216 页。}

巴巴在戛纳外出时，通常穿一件丝绸衬衫和一套西装，头发不编，卷起塞进贝雷帽里；为不引人注目，他有时戴墨镜。但巴巴无法掩饰自身的美。例如，1934 年和拉诺一起坐火车旅行时，火车在里昂停留。巴巴下车到站台上散步，卡卡·巴瑞亚远远跟在后面。“巴巴太有魅力了，”拉诺说，“每个人都转过头看他。”

｛注：有时巴巴也戴领结，那是用松紧带系着的假领结。据拉诺说：“巴巴不会站得太久，不足以让你给他系领带。”巴巴还有一套三件套的细条纹西装，是诺妮和拉诺在伦敦买的。｝

其他时候也是如此。在新生活期间，女子们从后面观察到，路人经过男满德里时不大注意，而一经过巴巴，人们不由地回过身看他，几乎无一例外。

玛妮说：“在站台上我们看到，当巴巴下到拥挤、繁忙的站台时——那情景就像一切活动都骤停的戏剧性画面——人们纷纷转头看着来回走动的巴巴，行动暂时停顿下来，无法抗拒地注视着他，虽然不晓得他是何人。”

但是巴巴穿西服从来都不舒服，一有机会就换上长袍和丝绸浴衣。比如巴巴离开卡尔达纳别墅，与拉诺步行到西方人的别墅时，他走时可能穿着西装，但中途遇到伊丽莎白开车来接；一旦上车脱离公众视线，巴巴就脱掉穿在白色宽松裤外的西裤，拉诺在一旁协助。

｛注：拉诺的母亲诺妮住在来访者住宿的别墅里。巴巴吩咐拉诺可以和诺妮聊上 20 分钟，然后走回卡尔达纳别墅。伊丽莎白独自开车把巴巴送回女子别墅。｝

艾琳需要外出购物时，就搭巴巴的顺路车。巴巴开始脱长裤时，艾琳大为吃惊，拉诺安抚她说：“没事的，艾琳。巴巴每天都这样。”

有时巴巴和东方女子外出观光，也许开车沿其他的宏伟别墅兜风，要么去野餐。在这些短途出行中，女子们穿戴昂贵的丝绸纱丽。美婄还戴墨镜，这在戛纳还算合时宜（虽然她眼镜四边用胶带粘着纸片，尽可能遮挡视线）。拉诺得不停地重复，“向上看……向下看……向上看”，所以美婄等女子看不到任何男子，但周围不可避免总是会有男子。

去尼斯野餐时，安妮塔上前扶美婄上台阶，但有人告诉她不要碰美婄，她便住了手。一张美婄头戴硕大帽子的照片是在一次野餐时拍的。巴巴责备美婄在阳光下不戴帽子，诺芮娜来给她解围，把自己的帽子戴到美婄头上，说：“瞧，巴巴，现在她戴上了。”

巴巴总是确保美婄受到保护，尤其在这样的外出活动中。例如有一次观看烟花表演，在棕榈滩租了一座房子，栅栏环绕的花园中有个高的平台，他们可以在此处不受打扰地观看烟花表演。巴巴一行 8 月 24 日晚上 9 点到达，烟花在午夜后才开始燃放，他们于凌晨 2 点半才回到家。

关于那天晚上，艾琳回忆道：“巴巴和女孩们坐在花园里。海蒂（默敦斯，另一位瑞士巴巴爱者）总是试图让她的女儿安娜·卡特琳娜挨着巴巴。巴巴让她坐回去，把我叫到身边。他一边是美婼，一边是我。”

还有一次，一些西方人问巴巴能不能去地中海游泳，巴巴说可以，但指示她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好让东方女子同去。

安妮塔和迪莉娅前去寻找一处僻静的海滩，女子们可以隐秘地游泳，而不被男子看到。“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一处，”迪莉娅叙述说，“因为每次我们以为找到了，总会有男子出现。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个。

“我们回去向巴巴汇报。安妮塔和我穿着短裤。巴巴一直在和诺芮娜带来的一些要人面谈。我们打开门，见巴巴神情严肃。刚一进房间，安妮塔脚底一滑，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巴巴（默声地）开怀大笑。‘这刚好是我需要的，’他说，‘痛快大笑一场。’”

全体驱车前往迪莉娅和安妮塔选择的海滩，那是海湾尽头的一个隐蔽地方，周围是岩石累累的山丘。巴巴手指和脚趾在水里浸了浸，之后叫西方人去游泳。他让她们游了大约十分钟，然后召唤她们出水。东方女子们在海滩上观看，玛妮等几个女子觉得海水诱人，想学游泳，但美婼没有这个兴趣。(她尤其记得那天艾琳下海时没摘手表，手表进水停了。)

美婼在戛纳虽不想游泳，但想骑自行车。迪莉娅讲道：“巴巴说美婼第一次提了要求。据巴巴讲，此前她从没为自己要求过什么。她想要一辆自行车，我们集资买了一辆，她在花园里骑。

“玛格丽特说美婼有着完美的协调能力。无论做什么，她都有这种适应能力。”

因巴巴希望，美婼还上了钢琴课，她弹得极其优雅。在加入巴巴之前，吉蒂在伦敦教钢琴。她知道美婼幼时学过钢琴，问可否教她，巴巴准许。

“我只得重新拾起。”美婼说，“和巴巴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没有练习过。”

有一次，美婼坐在钢琴前，巴巴来到了客厅。美婼正要站起来，巴巴打手势道：“别停下来。弹点什么。”

“巴巴坐在钢琴旁，”美婼说，“我弹了一点，但很紧张。”她弹了吉蒂教的两首曲子：《在月光下》和《雅克兄弟》。安妮塔和安德芮用法语伴唱。美婼还喜欢弹奏(她父亲最爱的曲子)《家，甜蜜的家》。

美婼跟吉蒂重学弹钢琴的时候，玛妮跟随安德芮练习法语，安德芮也会做针线，教女子们钩针和针织。安德芮不懂英语，安妮塔教她说：“巴巴，我爱您。”后者带着浓重的法国口音。

有一次，女子们在客厅里听美婼弹奏，玛妮拿起一本杂志，悠闲地翻阅起来。奇异的是，其中一篇文章是讲奎师那的。文中提了一个问题：“如若拉妲还活着，她今天会做什么？”答案是：“弹钢琴，吃巧克力。”

玛妮抬头观看，美婼一侧的钢琴上恰好有一盒巧克力。

曾去过纳西科的玛丽·白克特，是又一个女子们喜爱其相伴的访客。“玛丽天性甜美温柔，”美婼回忆说，“她是贵格会教徒，常穿优美的蓝色长袍，戴围巾似的面纱。我们和她交谈，她教我们如何纺羊毛和织围巾。玛丽亲手为巴巴做了一条用手织机编织的丝质围巾。颜色呈一种漂亮的孔雀绿渐变色，两头分别是紫色和琥珀色，巴巴曾戴过。”

美婼还喜爱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她们在印度也见过面。美婼对玛格丽特风趣的陪伴很期待，但玛格丽特只能在戛纳逗留几天。

拉诺是艺术家，继续画一幅名为《十个圈子》的画作，她在纳西科开始此画时，巴巴已给出要点（拉诺是位艺术家，基于在纳西科她开始作画时巴巴给出的要点，继续画一幅名为《十个圈子》的画作）。巴巴叫拉诺把颜料和画笔带到戛纳，画已被卷起，打包带来。这幅画描绘了阿瓦塔亲密弟子组成的十个圈子，其象征意义巴巴从未详细解释过，绘画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拉诺作画时，谁都不可观看。

在纳西科，她在走廊的末端作画，紧挨着诺芮娜和伊丽莎白的房间。“她们在打字，”拉诺说，“而且，她们不是那种爱管闲事的人，不会来看我在做什么。”她在戛纳的别墅三楼继续创作。

{注:拉诺还画了一幅巴巴的素描,一幅美婼的炭笔肖像(拉诺唯一画过的一幅美婼肖像),复印在 379 页。美婼的素描被带回到美拉巴德，装裱起来，女子们住山上时，在东屋墙上挂了很多年。}

“在戛纳，我们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吉蒂说，“那时候我有点急躁和情绪化，但并未破坏家中气氛。巴巴只选择了那些与美婼相处融洽者。”

迪莉娅觉得“巴巴某种程度上就像是给我们实施手术的医生”。

{注：后来宝用了同样的比喻，但又补充说：“给满德里做的是根治性手术——而且巴巴没有使用任何麻醉剂！”}

那些在巴巴逗留戛纳期间有幸过生日者，巴巴会为她们举办派对。例如，吉蒂的生日是 8 月 28 日。大家受邀到卡尔达纳别墅参加庆祝晚宴，人人盛装前来赴宴。晚餐在屋顶露台上进行，那里的景色壮丽迷人。地毯铺开，大家围坐在巴巴身边。

艾琳几个人把盛满食物的沉重托盘从厨房端了上来。当晚艾琳做了一道特别的菜，脆皮菜花，足够 20 个人吃。她将那锅热气腾腾的花椰菜放在门边的地板上，然后下楼去拿别的东西。

娜佳向来闲不住，站起来给巴巴递过勺子，便准备下楼去帮艾琳。娜佳不想背对巴巴，她倒退着一直走到门口——结果光着脚一脚踩进滚烫的砂锅里！

娜佳尖叫一声，疼得直蹦脚。女子们急忙过去向她脚上浇水，将黏糊糊的花椰菜洗掉。“你吃饭为什么要起身走动？”巴巴生气地问。

“巴巴不觉得好笑。”美婼说，“他有些不快。虽然不悦，但他也为娜佳感到难过。她一瘸一拐的，脚越来越红。吉蒂遵令将娜佳带到楼下，给她的脚敷些药，防止起水泡。我们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替可怜的娜佳感到难过。艾琳很伤心，她那美味的烤花椰菜毁掉了。”

当天晚上，他们玩“寻宝游戏”。诺妮有个青蛙形状的小金领针，带两只镶红宝石的眼睛。女子们到另一个房间，她将领针在客厅里藏好，让大家找，最后被苏娜玛西找到；领针藏在一个小花瓶下面，诺妮将花瓶倒扣了过来。作为奖励，巴巴把领针给了苏娜玛西。

还进行了哑谜猜字游戏。另一个游戏美婼并不特别喜欢，主题是谋杀：大家站成一个圈，关灯，手递手传纸条。灯重新亮起时，写有记号指明她是凶手的纸条传在了某人的手里。然后大家猜这个人是谁。

“巴巴没有站在圈子里。”美婼说，“他喜欢开灯关灯。他总是喜欢与众不同的东西。”

玛妮的日记记录了这个时期的各种活动：

8 月 29 日：散步。

8 月 30 日：阴雨绵绵。

8 月 31 日：玩飞镖。

9 月 1 日：印度音乐和飞镖。茹阿诺和诺妮来参加晚间活动。

9 月 3 日：跟巴巴游戏，午饭后投飞镖，晚饭后听西班牙唱片和猜字谜。

9 月 4 日：安妮塔和迪莉娅来访。晚上跟巴巴玩猜字谜和灰幽灵游戏，之后是咖啡和蛋糕（艾琳·比罗制作）。

9 月 5 日：跟巴巴做游戏——飞镖、弹子球游戏及寻宝游戏。

9 月 7 日：诺妮、迪莉娅和安妮塔来访——玩猜字谜游戏。

9 月 8 日：下午，我们一起安装巴巴房间里的大床（巴巴每天早上工作两个小时的房间）。在花园里骑自行车。

9 月 9 日：安妮塔、迪莉娅来访。晚饭后玩猜字谜游戏、听音乐。

9 月 10 日：丽莎(伊尔莎)来了。和巴巴做寻宝游戏。我上了一节踢踏舞课。

9 月 11 日：拉诺为美婼画了一幅素描。晚饭后，在炉边玩猜字谜游戏、听音乐；落雨，天气湿冷。

9 月 12 日：美婼跟吉蒂学钢琴。

9 月 13 日：骑自行车和散步。

9 月 14 日：晚上跟巴巴玩阿布俊金（Abjunkin）和组队（Clumps）游戏。有雨。

9 月 15 日：天气晴朗，骑自行车，散步。晚上，在客厅的炉边玩猜字谜游戏和谋杀游戏。

9 月 16 日：下雨，刮风。

9 月 17 日：茹阿诺的生日。吃烛光生日晚餐，播放音乐，随音乐玩抢椅子游戏，安妮塔、拉诺和我进行了一些娱乐活动。

｛注：灰幽灵游戏是一种室内游戏。弹子球游戏（Bagatelle）：在椭圆形长桌或圆角的木板上进行，有球杆和球，玩家拉动固定在弹簧上的小球杆，将小球打到有编号的洞里。｝

｛注：巴巴将英国女佣送回家，并安排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 18 岁女孩伊尔莎帮助艾琳。伊尔莎也是默敦斯家的朋友。｝

｛注：阿布俊金显然是一款室内游戏，但怎么玩没人记得了。组队游戏的玩法是：玩家分成两组，一组的两人事先设定好词语或物品，然后由另一组提问，后者猜中词语后赢得游戏。｝

与此同时，留在印度的顾麦对错失此次出行忧闷不乐，尤其是巴巴最初说他要在戛纳待一年。当巴巴开始和大阿迪通信，说要将穆罕默德玛司特带到戛纳，巴巴要对他做“内在工作”时，顾麦看到了机会。但巴巴通过阿迪写信给她：

戛纳

1937 年 9 月 15 日

亲爱的阿迪：

已收到你的两封电报，说顾麦对没被带往西方多么失望，我特此回电，说明顾麦不可能来的原因如下：首先顾麦身体非常柔弱，让她在这种恶劣的季风天气航行存在很大风险。如你所知，即使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顾麦坐汽车行驶数小时，也会恶心难受，据此你可知她乘轮船在暴风雨的海上旅行 13 天，反应会多么严重——即使她能活着来到这里，也只得一直躺在床上，我还要额外照看她的健康，而她将根本无法享受在这里的生活。到这里时，所有的印度女子都半死不活，你不知道我照顾她们有多辛苦。甚至平常乘船航行毫无问题的小阿迪，在船上也一直晕船难受，他到这里时非常虚弱和消瘦。

这就是我没有带顾麦随行的原因——因为在桑加姆纳，我眼见她生病虚弱的状况。我没有告诉她我要带走其他的印度女士，因为她会感到受伤。她现在绝不可能过来，我不明白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并且，希芮茵麦、朵拉特麦和馥芮妮会制造地狱。

此外，我在此地的逗留是不确定的。我不知道我将在这里待一个月还是四个月。如果穆罕默德不来，我可能会提前回印度，而顾麦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冒着健康风险的状况下，乘轮船往来奔波， 然后只在这里停留几天，有什么用呢？

我相当理解这对她是个可怕的打击，她自然会异常伤心和失望。我对她感同身受，但你不会相信的。神的爱者总要受苦，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没有办法。把这一切都解释给她听，告诉她，我仍一如既往地爱她。

（签名）M.S.伊朗尼

在过去的六年间，巴巴去过巴黎十几次。一天，他对伊丽莎白说：“大家现在如此亲密，为何不带女孩们去巴黎呢？”阿弗雷多和康苏拉·德赛兹邀请巴巴入住他们位于“心灵憩地”的公寓，一切都安排好了。

巴巴问艾琳想不想跟他们一起去巴黎，艾琳说她觉得应该留在戛纳，照顾吉皮和卡努特，因为伊丽莎白要开车。这并非真正的原因。“巴巴的临在太强烈了，我已无法消化。”艾琳承认，“我那时常去附近的一个公园，用头撞树，精神极度痛苦——我的内心在发生巨变。”在到卡尔达纳别墅伴随巴巴之前，艾琳以为自己爱上了一个年轻人。见到巴巴之后，她开始质疑自己以前对爱情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我很高兴他们离开了几日，好让自己冷静下来。这种(巴巴的)爱搅得我天翻地覆。”

9 月 19 日星期天，早上 5 点，由伊丽莎白开车，巴巴和东方女子们前往巴黎。美婼在前排座位，坐伊丽莎白和巴巴之间，玛妮、蔻诗德、娜佳和吉蒂坐在后排。（会说法语的）拉诺和安妮塔带苏娜玛西和瓦露坐火车去巴黎。

“和巴巴一起在山间穿行好不惬意。”美婼说。这辆车有一个音乐喇叭，每当山路转弯时，美婼都会迅速按下喇叭。“我们喜欢这种美好的自驾旅行。这是我们和巴巴去巴黎的唯一一次机会。巴巴这样建议真是太好了。”

{注：美婼在出城镇的时候，在车里不用戴纸糊太阳镜。}

他们在小树林里停下来野餐，接着继续前往里昂过夜。“我们途中在一家舒适、温馨的旅店住了一晚。”

次日巴巴一行到达巴黎。“康苏拉的家很漂亮。从她家的公寓可遥见巴黎圣母院。”巴巴带她们去了几个景点，不过与其说是观光，不如说是“观人行道”。不得看男人的限制仍然生效，若有任何男人走近，她们都得往下看。如果没有危险，拉诺就给个信号，她们可以看看街景。然而在巴黎，没有一条街没有男子。

不过，当她们坐着一条长形船舶沿塞纳河顺流而下时，确实看到了更多的风景。“我指给她们看塞纳河沿岸各色不同的建筑，”安妮塔回忆说，“这是一次美丽的行程。她们喜欢看两岸富丽的豪宅。但若有男子出现，她们就得低头垂目。”

安妮塔负责告诫她们向上或向下看，看左岸或右岸。“她们的爱和服从比好奇心更强烈。”

但此次观光也与巴巴的工作有关。安妮塔陪她们参观了在巴黎举行的“艺术与科技博览会”，这近似于一个小型的世界博览会。“天气有些热，四处奔波令人疲惫，”她说，“跟巴巴一起，任何观光都极快速。观光不是为了娱乐或消遣，而是为了巴巴的工作。”世界主要国家大多都出席了这次展览，这也许表明巴巴带她们去那里的意义所在。

9 月 21 日，巴巴一行还夜游埃菲尔铁塔，于 9 点离开。女子们穿戴纱丽和诺芮娜做的斗篷。“我们去接她们的时候，”安妮塔继续说，“美婼身穿华丽的纱丽，其他女孩也穿着纱丽。她们佩戴珠宝，还化了妆。我们一同前往埃菲尔铁塔。弗雷多(阿弗雷多)和罗杰(维耶拉德，安妮塔的未婚夫)提前去为女子们占位置。她们乘电梯上塔，只要有男子，就不可抬头。我们到达埃菲尔铁塔时，人不多，她们得以尽兴观赏景色。注意到埃菲尔铁塔周围，孩子们在乘坐小型火车游玩，美婼十分开心。

后来巴巴透露，在埃菲尔铁塔时，他与各灵性层面的大师和特使举行了一次会议，类似于前两次分别在阿西西和瑞士的法伦弗山召开的会议，大概与即将来临的世界危机相关。

巴巴异常郑重地向安妮塔等人强调，在外出期间他着意保护美婼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如果美婼与一个男子目光对视，我对她的工作就毁了。”

吉蒂推测说：“或许这会让美婼见识某种性的东西。一旦有一丝性进入她对巴巴的爱中，巴巴对她的工作就会毁掉。在旅途中，巴巴告诫我们不可让哪怕是男子的影子落在她身上。巴巴必须让她保持如此的纯洁。”

安妮塔问巴巴：“如果女孩们不再像现在这般处于隐居状态，她们会怎样？”

巴巴回答说：“她们会在世间，但不属于这个世界。”

第二天，9 月 22 日，巴巴一行离开巴黎，温暖的天气已经过去。“回去的路上天气转冷。中途我们停下，在一个空房子里吃饭休息，看门人允许我们使用。”当晚他们在洛安的一家旅店住宿，于次日抵达戛纳。

9 月 28 日，巴巴收到一封电报，通知他美婼的姨妈芙芮妮玛西病逝。芙芮妮玛西患病期间与朵拉特麦在美拉巴德家属宿舍生活。

芙芮妮玛西（帕椎的母亲)是将朵拉特麦和她的女儿们带入灵性道路的桥梁媒介：1921 年在普纳，她将妹妹引荐给巴巴简，两人都被当时前来拜访巴巴简的迷人的伊朗青年所吸引。芙芮妮玛西对年轻的美婼有着深刻的影响，因而对美婼最终纳入大师的圈子发挥了作用。

芙芮妮玛西的死讯传来时，巴巴透露：“她自由了！”

拉诺画的美婼肖像；戛纳，1937 年

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提供

1937 年 9 月，巴巴与玛妮、美嫫、吉蒂、蔻诗德、娜佳，在前往巴黎途中

伊丽莎白拍摄——伊丽莎白·帕特森照片档案馆提供

1937 年在戛纳附近的一次野餐中

娜佳、苏娜玛西、美婼

海蒂·默敦斯拍摄

1937 年在戛纳附近的一次野餐中

海蒂·默敦斯拍摄

1937 年 9 月，巴巴与美婼、娜佳、吉蒂、蔻诗德、玛妮，在前往巴黎途中(巴巴让她们戴上围巾，因为阳光很强烈)

伊丽莎白拍摄——伊丽莎白·帕特森照片档案馆提供

37 归航

1937 年 11 月，在切尔卡西亚号上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1937 年 10 月 7 日，美赫巴巴宣布将于三周内返回印度。第二天，穆罕默德玛司特随大阿迪和另一位满德里拜度抵达戛纳。由于穆罕默德时常表现得如同疯人，有时又像个任性的孩子，他们带玛司特的旅行着实艰辛不易。

巴巴将穆罕默德安置在卡波迪蒙特的别墅车库上方的一个房间，做内在工作，给他洗澡、喂饭——这并非易事。他解释说，穆罕默德代表正经历“集体精神疾病”的德国。巴巴对玛司特的工作最为重要，他减少了在卡波迪蒙特的会见，许多西方爱者被遣回家中。

｛注：巧合的是，伊朗尼上校当时正环游世界，于 1937 年 10 月访问了远东、美洲和欧洲，包括德国。｝

东方女子见不到在另一座别墅的穆罕默德，但巴巴经常提起他。巴巴说，穆罕默德要么是不会念“伦敦”一词，要么是不知道法国，在船上问他要到哪里去，玛司特用马拉地语回答：“我要去伦多。”

巴巴告知女子们很快就要返回印度，蔻诗德听了叫苦，心想又要被禁锢在客舱里了——那种恶心、呕吐的感觉实在糟糕。她自然心有顾虑，说道：“巴巴，我们把眼睛一闭，再一睁，就到印度了多好！做点什么让这种事发生吧。”美婄也有同感。

“不会，这次的轮船会非常非常好，”巴巴保证道，“你们会喜欢这次旅行的。”

巴巴邀诺芮娜、吉蒂和拉诺随同他们前往印度。伊丽莎白和诺妮须先回美国处理个人事务，再来印度。艾琳心意已定，相比男友，她更倾心巴巴的爱，也要求去印度(尽管她有个错误的印象，到了埃舍自己仍会处于仆人的地位)。巴巴说六月会召艾琳，让她带吉皮和卡努特先回瑞士。

｛注：巴巴还指示艾琳，带上一只曾在戛纳与大家相伴的暹罗猫。但巴巴离开前这只猫就死了。｝

天气变得湿冷，到巴巴一行 11 月 2 日启程离开时，这个季节已经结束。他们在戛纳逗留时长两个半月。

他们在马赛度过一晚，巴巴派诺芮娜去药店买维希水，之后让她打电话问水是碱性还是酸性，并再次电询水是百分之百还是仅部分碱性等等，这对她是一次痛苦的考验。

｛注：维希水是一种天然的气泡矿泉水，来自于法国中部著名的温泉城市维希。巧合的是，被德国占领时期的法国政府被称为维希政权。｝

一行人——包括巴巴、男女满德里、三个西方人和穆罕默德玛司特——于次日登上首航的切尔卡西亚号客轮，此次航行正如巴巴所承诺的，愉快适意。轮船崭新，船员们彬彬有礼；客舱里设施全都簇新，上面的漆皮一律新得发亮。

“正合我意，”美婼说，“我们的客舱在轮船顶层，提供的食物很美味。没人呕吐，没人生病难受。一切都很美好。巴巴确保我们健康快乐地回家。”

女子们分别在甲板 B 区的四个客舱：美婼、玛妮和蔻诗德住一个房间；隔壁是娜佳和吉蒂；再后是苏娜玛西和瓦露；最后为诺芮娜和拉诺。房间毗邻相连，美婼获准可到别的房间看望其他女子。巴巴在甲板 H 区 17 号房间，离穆罕默德的房间不远，他仍对穆罕默德做内在工作。这一次相对轻松的是客舱里带有浴室，他可以给玛司特洗浴。

女子们也充分享受这种便利。浴室有两个龙头，一个供咸水可洗浴，另一个提供淡水。没有上铺，美婼的床靠近舷窗，能尽情呼吸新鲜的海风。这与她们来时的经历正好相反，此乃巴巴惯用的手法。

一上船，“诺芮娜·马切贝利王妃”便被派去见船长征询许可，让东方女子在船舱里用餐，这本是不允许的。身材高挑、举止端庄的诺芮娜，找到船长，对他说：“我的客人们，印度的深闺女子，想在她们自己的客舱里用餐。”船长深为折服，当即应允。

“我不喜欢在偌大的餐厅里吃饭，周围有那么多人。”美婼说，“送来的食物极好。我们狼吞虎咽，把女服务员端来的东西吃得精光。我们早餐喝果汁，天天都有冰淇淋作为甜点。”

每个客舱都摆放着一个装有杏干、桃干等精选干果的银碗。女子们也馋干果，但一点都不碰，不想在美味的晚餐到来之前就把肚子填饱。吃完正餐，再吃冰淇淋等甜点，她们总是吃得过饱。

在来航途中，巴巴和男满德里们一起用饭，但现在是和女子们一起。他坐在美婼的铺位上，面前摆一张小桌；美婼、玛妮和蔻诗德围坐在桌前。其他女子有时也加入他们。“巴巴的食物盛上后，他总是先亲自照管美婼的食物，”吉蒂回忆道，“有时他把自己的食物分给她吃。”

在戛纳，除了几道菜里偶尔有一点鸡肉外，她们几乎食全素。“很可惜，”美婼说，“因为常有上好的鲜鱼送来。”而现在在船上，巴巴允许她们吃海鲜。

一天中午，她们吃了巴巴最喜欢吃的——油炸鱼。他来到她们的客舱，身着运动外套、西式休闲裤和一件衬衫。他脱下外衣，坐在桌旁。尽管地中海海浪并不汹涌，“船还是微微摇晃，”美婼说，“我们没有注意到巴巴的盘子滑到了桌边。扑通！那盘鱼刚好掉到巴巴的腿上，又落到毛绒地毯上。

“哦，接下来是多么大的骚乱啊，为巴巴清洁，把鱼捡起来。我们都涌上前帮巴巴。我们为他擦拭裤子，把鱼端走。我们把爽身粉倒在地毯的污渍上，想把气味去掉并擦净。

“诺芮娜又点了一盘鱼，巴巴换了衣服。鱼来了，他吃起来，我们小心护着巴巴的盘子，以防掉落。我们担心女服务员会看轻我们——‘这些印度人真傻！’”

美婼向来在意自己和其他女子给陌生人留下好印象，希望表现出受过良好教育、文雅有礼，尤其是对西方人。这又引出了另一件事：

在女子们客舱之间的通道上，标示有多个粗大的红箭头，下方写着“顺箭头方向走”字样。美婼询问是做什么用的，得知在紧急情况下——船遇险，警报拉响——人们要顺着箭头到最近的出口。

一天早上 9 点或 10 点左右，她们听到一声巨响。船震动一下，速度慢了下来，客轮似乎在颠簸摇晃。美婼惊慌起来，想到随时都可能叫她们上救生艇，她们穿着平常的衣服怎么上船？

她赶紧打开橱柜，穿上纱丽和衬裙，急切地对其他人说：“快换衣服！快换衣服！”玛妮和蔻诗德劝她冷静下来，这会儿还不用换衣服，美婼说：“不行，假如他们让我们马上离开呢？我不能穿这种衣服出去。我必须穿上纱丽！”

“但还没给危险信号，等一等再换。”她们说，因为警报并没拉响。美婼不听，“我必须做好准备，以防我们不得不弃船！”

美婼换上了纱丽，但不久吉蒂和拉诺来告知她们一切平安。这艘船有八台引擎，其中一台出了故障，仅此而已。在西方人面前，美婼保持着镇静，吉蒂也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实上，她记得美婼说过：“吉蒂，有什么好怕的？巴巴和我们在一起。”“她用你所能想象到的自然而冷静的口吻说的，”吉蒂说，“有点紧张的人可能是我们。”

她们走后，美婼脱下不舒服的纱丽，大家都笑了。

巴巴则利用这一事件让诺芮娜经历了又一次折磨，派她几番去问船长，引擎故障是否会导致延迟抵达孟买，轮船能否再开快些，因为巴巴说美拉巴德有重要工作在等他。反复询问激怒了船长，令诺芮娜尴尬之极，她的窘境却把禅吉逗笑，因为他过去伴随巴巴时遭遇过类似的考验。现在轮到诺芮娜了。

禅吉对此次航程记录如下：

切尔卡西亚号客轮的航行舒适惬意。轮船豪华气派，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甚至还满足了我们的一些特殊需要。客舱十分豪华——尤其是巴巴和女士们的船舱——都有浴室和卫生间，这对成员要遵循严格的隐居生活、禁足不出的一个团体来说，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船上的工作人员还为女子们的客舱安排了一道特殊屏障，不允许乘客进入这片区域……因而在各方面都很理想，这对于像这样的大型客轮而言极不寻常；但巴巴用自己的方式实现了这一切，令大家称奇道妙。

巴巴使用下述时间表：

早上 6:00	-	起床
上午 6:00 到 7:00	-	晨浴
上午 7:00 到 7:30	-	对穆罕默德工作
上午 7:30 到 8:00	-	吃早餐
上午 8:00 到 8:30	-	对穆罕默德工作
上午 8:30 到 10:00	-	与女子们在一起
上午 10:00 到 11:00	-	给穆罕默德洗澡
上午 11:00 到 12:00	-	与女子们吃午饭
下午 12:00 到 1:00	-	对穆罕默德工作
下午 1:00 到 3:00	-	休息
下午 3:00 到 6:00	-	与女子们喝茶，或在甲板上打乒乓球，散步
下午 6:00 到 7:00	-	与女子们吃晚餐
下午 7:00 到	-	与穆罕默德在一起，喂他吃晚餐

7:30

下午 7:30 到 8:30 - **与女子们相伴**

晚上 9:00 - 上床睡觉

禅吉的日记继续：

巴巴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和女子们在一起，同她们一起用餐，以便亲自督导其在船上的种种活动。特别安排女服务员照顾她们……男性服务员不得进入女子组客舱周围的区域。

西方组的三位女士也开始了印度女子们所遵循的隐居生活，她们也受令不得外出，不可同男性交谈……隐居女士们严禁提任何男子的姓名，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西方女士……她们在戛纳伴随印度女子时，已受过此类训练，故欣然接受，不论怎样艰难——只是为了和巴巴在一起……此乃大师手段的证明——迫使西方女子接受这种对她们而言相当陌生的生活。在这个仅仅想到束缚或审视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自由，都会让不谙此道的现代头脑产生强烈反感的时代，这更加令人叹为观止。

吉蒂在下面的洗衣房给巴巴和美嫫洗衣熨衣。这是她首次获准做这项工作。她熨美嫫的衣物时，“巴巴来了，告诉我要非常小心，熨衣服时，切莫让哪怕男子的影子掠过烫衣板。”

日间巴巴不和她们在一起时，女子们透过舷窗饶有兴味地观看西方女乘客的活动：有的穿着泳衣晒太阳，有的打着阳伞露天散步。美嫫说：“我看她们就像看风景画。”但总是要吉蒂或拉诺守卫。“我们守在舷窗外，确保无人窥探。”吉蒂回忆说。

有时，美嫫等人甚至被许可到甲板上坐坐。拉诺在甲板 A 区为她们安排了座位，她们在那里看海，或用艾琳教她们的方法编织。美嫫在为自己和巴巴各织一双袜子，但她发现很难数针脚。

她们喜欢看围在围栏里的孩子们，由保姆照看着，里面有小椅子和小桌子；孩子们在填色簿上画画，做游戏。女子们还被带去看船上的童谣装饰风格托儿所(一面墙上画着灰姑娘和其他角色)。

不过女子们不可观看晚间放映的电影，但她们在船舱里，听得见人们跳舞时从大厅传来的音乐。一天，美嫫对巴巴说：“我们在船上吃这么丰盛的食物，但没得到任何锻炼。”

巴巴同意给她们一些锻炼。他让诺芮娜找船长拿到健身房钥匙，诺芮娜照办。女子们每天下午两点在周围没人时去那里，吉蒂和拉诺分别在美嫫的两侧。巴巴也会来。健身房有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 可攀爬的梯子，沙袋，跳马台，电动皮带（苏娜玛西和诺芮娜

的最爱），固定划船机，还有三辆固定自行车——一辆粉色，一辆蓝色，以及一辆红色的。巴巴骑上一辆自行车，叫美婄骑上另一辆。他们比赛看谁骑得最远。当然，总是巴巴赢。

“整个房间都疯了，”美婄说，“因为每个人都东奔西跑。巴巴叫我们在时间结束前，尽量都试试。我们大概待半个小时，每个人都在各个设备上试一回。”这让她们对美食愈加胃口大开。

11 月 18 日星期四，乘客们提前一个月庆祝圣诞节；当天电影院安排了专场演出，但巴巴没去观看，也没让女子们去。诺芮娜问晚餐能不能吃火鸡，巴巴应允，于是她点了一顿圣诞大餐，火鸡送来后亲自切割。这是美婄第一次吃火鸡。（“非常好。我喜欢吃。”）

如同耶稣和他的使徒，女子们与大师共享美味的圣诞大餐，甚至还喝了一点红酒。“巴巴享用食物的情景十分美好。巴巴就像个孩子，他在很多方面都有孩子般的童真。然而，他是人身上帝。”

作为惊喜，颇有 “开拓精神”的诺芮娜让糕点师把她的戒指放进圣诞蛋糕里一起烤，并在放戒指的上方做个特别标记，以便识别。“巴巴，您得切蛋糕，并吃第一块。”她对巴巴说，指示他该切的地方。

巴巴一吃蛋糕，发现了戒指。“这是什么?”他问道。

“圣诞快乐，亲爱的，”诺芮娜说，表明戒指是送他的礼物。巴巴和大家都为她这个“甜蜜”的惊喜而开心不已。

第二天，巴巴命令大家禁食，因为次日就要到印度了。享用了许多天盛宴的女子们这天什么也没吃。

女服务员十分困惑。“你们不点些什么吗？”她惊讶地问，“连橙汁或西梅汁也不喝点吗？”她们婉言谢绝。

11 月 20 日，切尔卡西亚号客轮（如期）在孟买靠岸，帕椎前来迎接。巴巴和东方男女满德里径直前往美拉巴德，帕椎则带诺芮娜、吉蒂和拉诺去普纳拜见希芮茵麦，领她们参观与巴巴有关的重要场地，快速一日游。

当天晚上，帕椎驱车将三人带往美拉巴德，她们开始在山上居住。

1937 年 8 月，戛纳野餐

上图:巴巴、美婼、蔑诗德（后方）、娜佳、玛妮、拉诺、瓦露

下图:娜佳（弯腰），安妮塔（手拿夹克）

海蒂 • 默敦斯拍摄

38 新来者

1938 年左右，于上美拉巴德

在西屋（博物馆）外摆拍

玛妮拍摄并收藏

美婼和其他东方女子回到美拉巴德山的水塔东屋，而西方女子诺芮娜、吉蒂和拉诺住入西屋（博物馆）。继纳西科的西式舒适和戛纳的奢华之后，埃舍新成员如今的住处只有

三张床、三把椅子和一面开裂的镜子，四面石墙，没有窗户。她们这一侧水塔，从房间到厨房也竖起了竹席通道，通往东屋的旧竹席通道也替换更新。

{注：在顾麦拒绝巴巴为她在山上建个小屋的建议后，在西屋也为顾麦安置了一张床。}

{注：后来女满德里离开美拉巴德后，两个竹席通道腐烂，被白蚁吃掉。}

给每个西方人分配了任务：诺芮娜写关于巴巴的文章；吉蒂做饭并教娜佳英语；拉诺画图表，并继续“十个圈子”的绘画。

美婼也有了新职责，因娜佳生病，美婼开始为巴巴做饭，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间，她断断续续履行这项职责。美婼从小到大从未正式学过烹饪，但自从进入埃舍，她就仔细观察朵拉玛西、娜佳和其他人怎么做。她担心自己做的饭巴巴吃起来是否可口，会问他：“像娜佳做的吗？”

巴巴最喜欢美婼做的两道菜是布加（油炸开胃菜）和帕特尔（一种蔬菜）。巴巴还喜欢马萨拉（香料）咖喱菜，美婼为此磨碎香料。

{注：布加是用一片宽绿芋头叶子裹上鹰嘴豆粉面糊，卷起来蒸熟，然后油炸。虽然在后来的年间，娜佳给巴巴做羊肉和鱼，但是美婼从没尝试过。}

所有住在山上者仍须遵守不得在美婼面前提任何男子名的命令。而且，她们不仅禁提任何男性，还不得提任何雄性生物。例如，她们不能直接说公鸡。此外，任何下山的西方女子都不能在男人面前提任何女满德里的名字。就男子而言，美婼和东方女子们不仅是“内部人”，而且是“隐形人”（并以此作称呼）。巴巴解释说，为了他自己的内在工作，有必要让美婼保持严格隐居。

巴巴仍继续同穆罕默德做内在工作，还对下美拉巴德的疯人和玛司特埃舍里的其他人工作；给他们洗澡、喂食，还为他们清洁厕所，这项工作对他来说尤其重要。他每天早上 7 点半下山，在 12 点到 1 点之间返回。

但也有出游活动，山上也开始出现新面孔。他们去(美拉扎德附近的)幸福谷野餐，姐姐馥芮妮驾驶一辆白色的 V8 福特轿车，是伊丽莎白随切尔卡西亚号客轮托运而来的。他们乘坐的另一部车，司机是 17 岁的恺娣·伊朗尼，她那时和父亲鲁西、母亲蔻诗德和姐姐高荷住在阿美纳伽。

{注：奎达地震后，鲁西的餐馆生意萧条冷淡，全家人搬迁到离亲戚较近的地方。}

问到谁来开第二辆车时，馥芮妮想起了恺娣。在馥芮妮曾在美拉巴德居住的一周里，恺娣待在纳西科，并开车送馥芮妮的两个孩子美茹和娜谷上学。巴巴叫馥芮妮带她来，于是野餐的那天早上 5 点，两人来到山上。

天还黑着，恰姆（狗）对着陌生人咆哮。她们走进厨房，见巴巴坐在桌子上；和他在一起的有美婼、玛妮、蔻诗德、娜佳、苏娜玛西和瓦露。这是恺娣自童年以后首次和大家再见面。“你还记得恺娣吗？”巴巴问美婼。

美婼回答说：“我们见她时她还是个孩子，如今她已经长大了。”

蔻诗德(恺娣的表姐)说：“巴巴要你开车。你能为我们开车吗？”

恺娣回答说能，由她开车载吉蒂、拉诺和瓦露，其他人跟巴巴同车。他们在幸福谷度过一日，吃带来的午餐，野餐后与巴巴在山间漫步。“这是我自童年以来第一次体验和巴巴共度时光，”恺娣说，“从那时起，我便渴望和女满德里永久共同生活。”

这个时期，恺娣的姐姐高荷和母亲蔻诗德，不时来下美拉巴德见巴巴，不过并未上山拜访女子们。高荷自幼梦想成为医生，最爱做假扮医生的游戏。最近，她喜欢的一个年轻人向她求婚。她想结婚，但也有事业上的追求。在美拉巴德，她们就此事请示巴巴，巴巴说她不适合结婚。

另一个问题是，父母不想送她上医学院。由于经济拮据，他们希望让家里的男孩接受教育。他们想要高荷结婚，停止学业。

巴巴叫高荷的母亲不要担心，他将支付高荷的教育费用。“她需要成为一名医生。她必须获得 M.B.B.S（医学学位）。这对我未来的工作很重要。我需要她。”

就这样高荷被送到孟买，进入医学院学习，同（禅吉的兄长）纳罗吉·达达禅吉家一起生活。她见到纳罗吉的三个女儿，阿娜瓦丝、罗妲和娜格丝，以及她们的弟弟们。高荷初到时，感觉十分生分。“我很紧张，”她回忆道，“但我即刻被接纳为家中的一员。我从没得到过这样的爱，即使是我自己的母亲。（纳罗吉的妻子）芭查麦不把最好的食物给自己的孩子，却把它给我，因为我是巴巴送来的。”

｛注：纳罗吉做圈子影院建设的监理工程师时，达达禅吉家已经与巴巴在纳西科有了联系。｝

圣诞节期间，馥芮妮的女儿美茹和娜谷与祖母顾麦住在库希如大院。她们也获准去山上看望巴巴。美茹回忆说，自从满德里几年前从纳西科迁离，这是她首次见美婼和其他女子。美茹和妹妹与巴巴及女子们合影的照片，是在通往巴巴小屋的大门前拍摄的。

吉蒂的职责包括与巴巴在欧洲的几个亲密跟随者，比如姬慕帮、邓(威廉姆·邓肯)和白克特夫妇通信。1937 年 12 月 8 日，她在给邓的信中写道：“巴巴不仅密切关注我们生

活中的最细微处——健康、食物和日常活动，这里的一切事务也尽在巴巴的掌握。他计划和安排家务的每一个细节……

“有一天巴巴讲起一个有趣的话题，四个伟大阿瓦塔的四个方面全部体现于当今阿瓦塔时期。佛陀——其镇定、平和、宁静以及舍弃——存在于所有的阿瓦塔，无论外在表现与否。然而现今阿瓦塔的工作必须是积极活跃的。对男子严格戒律方面，他是穆罕默德；在这里同女子们生活的方面是奎师那；对疯人（玛司特）工作，给他们洗澡、喂饭、疗愈，在诊所为病人治疗等等，是耶稣……”

巴巴没有忘记在瑞士的艾琳·比罗，他指示吉蒂定期给她写信。他特别希望艾琳到印度加入大家，或许是因为，正如玛格丽特后来推测的那样，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他需要一个来自瑞士的成员作为与该国的“链接”。

｛注：后来在班加罗尔，战争爆发时，巴巴调侃艾琳（她是瑞士-德国人），说她代表德国，也许她确实代表了。｝

下面是吉蒂写给艾琳的一封信的部分节选：

1938 年 1 月 20 日，

阿美纳伽

你会喜欢这里的，因为你热爱乡村、鸟儿和鲜花。娜佳和瓦露负责打理花园，种植各种花草树木，有石榴、柠檬、橘子树，以及许多的玫瑰丛；还有各种菠菜，是特别为巴巴种的。

巴巴的饮食全由女孩们来做，其中一人检查并仔细地为他准备所有的蔬菜。你知道，这要花很长时间。下次，我会写信告诉你如何做一两个他特别喜欢的菜。当我为别人做饭时，我经常观看巴巴的食物是怎么做的。他所有的饮食都是单独做的。

在山上这里，我们都忙着准备巴巴的生日，做纸灯笼、纸环等等。许多女子受邀在这里睡两晚，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所以这是一件大事，厕所和洗浴处都要建。有一件事很简单：每位客人都自带铺盖卷儿，睡在户外空地上。早上，铺盖只需卷起来即可。

一天的活动从六点开始——我们在凌晨 3 点半起床，客人们从四点开始起床。在下面（下美拉巴德），巴巴给约 5,000 名穷人免费提供一餐；他希望我们贡献些什么，来参与和分享这次大宴。我听到后，立刻想到了你，因为我确信这正是你想为巴巴生日做的事，贡献任何你感觉能贡献的，哪怕是几个法郎，参与进来。每一丁点儿都有助于补足全部金额。如果你想分担，就写信并寄来你能给巴巴的东西吧。

1938 年 2 月，巴巴生日前夕，伊丽莎白和诺妮先后从美国来到。中途伊丽莎白在瑞士停留时，看望了艾琳，带上了她的狗吉皮。（伊丽莎白还带来一件白色羊毛外套，是艾琳给巴巴织的。）

｛注：两人都和其他西方人一起住在西屋。｝

吉皮是一只友善可亲的狗，它爱巴巴；以前来过印度，和西方组在纳西科生活，并随他们一同去了戛纳。巴巴一行离开戛纳后，吉皮和艾琳在那里待了一天，结果艾琳找不到吉皮了。艾琳四处寻找，最后发现那只狗蜷在巴巴常坐的沙发上。

诺妮独自到印度之前，回美国看望儿孙。这是她首次在没有女儿拉诺陪伴的情况下旅行。不过她告诉拉诺，她在船上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发现你一直在妨碍我的品味！”诺妮打趣说。

玛妮深情地回忆道：“诺妮总是叫拉诺‘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在哪里？’——虽然她在外貌和性情上都与拉诺不同。诺妮很讲究，很时髦。例如，我们曾见她戴着一顶带面纱的漂亮小帽子。她总是穿着高跟鞋。你跟她说话的时候，她总是和蔼可亲，面带微笑。”

巴巴调侃拉诺，对她说诺妮有多好，还问：“你为什么不能像你妈妈一样呢？”

诺妮随身带着一幅巴巴的画，她已经带了五年。1933 年，她和拉诺在伦敦初见巴巴时，拉诺看到昆廷和茹阿诺在角落里低声耳语。“你俩嘀嘀咕咕在说啥？”她问道。

“巴巴交代我们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什么事？”

“我表弟画了一幅巴巴的蜡笔素描，”昆廷说，“巴巴说要诺妮买下它（大约花费一磅零几个先令）。她刚来巴巴这儿，我们怎么能就要求她买画呢？”

他们感到十分为难，但拉诺向他们保证，如果巴巴这么说，诺妮一定会买的。诺妮确实买了那幅画，拉诺觉得很难看，但巴巴指示她们无论去哪里都要带着，并且把它挂在住的房间里。如果去乡下一天，她们也得带上，挂在墙上。她们有一个带提手的皮箱，专门用来装这幅画，拉诺随身携带。

“每次我们出国旅行，”拉诺说，“海关的人总问那是什么。我会回答：‘一个亲戚的肖像。’”她们到美拉巴德后，画像就放在了美婼的卧室，并一直留在那里。

男满德里在下美拉巴德自行庆祝巴巴的 44 岁生日，与往年不同，这一次巴巴还允许女信徒们和女满德里一起在山上庆祝他的生日。许多人被邀请在美拉巴德住上几天。巴巴带东方女子到西方，也许是让她们稍加走出隐居生活，甚至在印度也是如此。

但某些限制仍然有效：每个角落都挂着牌子，提醒女访客在山上逗留期间，不要提任何男子的名字，也不要谈论任何男性。尽管这一禁令专门为保护美婼而制定，但她们在山上的整个期间，无论美婼是否在场，都要执行该禁令。

｛注：其中包括已经去世的男子名字，甚至男性至师的名字。｝

对许多被邀请者而言，这是她们第一次有机会见美婼和其他女满德里，并互相见面。来自那格浦尔的杰萨瓦拉一家，去年没能参加纳西科的生日庆祝，因有两个孩子得了麻疹；只有帕帕·杰萨瓦拉独自前往，带着一大箱给巴巴的礼物（包括巴巴当时穿的夹克和披肩）。帕帕深受触动，后来带家人到纳西科，在离巴巴和西方人不远处住了两个月。他的妻子盖麦、女儿美茹和玛奴，年幼的儿子美赫文，将位居巴巴最忠诚追随者行列；长子埃瑞奇将作为巴巴最亲近的满德里之一，毕生为巴巴服务。

1938 年，杰萨瓦拉家的女眷到山上参加巴巴的生日聚会，巴巴把她们介绍给美婼和其他女满德里，她们首次面见美婼。庆祝活动结束后，她们也获准多住几日。

罗妲和娜格丝·达达禅吉到时，巴巴对盖麦说，她们也是盖麦的“女儿”。在印度，儿子的地位要高，故希芮茵麦反驳道：“哎呀，默劳戈。你怎么还要给盖麦女儿，她已经有两个了！”

第二天，20 岁的阿娜瓦丝和 22 岁的高荷也来了。阿娜瓦丝以前曾三次见美婼：在下美拉巴德的邮局，当时阿娜瓦丝八岁；四年后，在纳西科的鸽屋；以及在孟买，女子们在她家里小住之时。这一次，她走进厨房时，巴巴坐在桌子上。她得到巴巴的达善，巴巴拥抱她。又转向美婼说：“美婼，你知道这是谁吗？是阿娜瓦丝。”巴巴让阿娜瓦丝过去拥抱美婼。

“不知何故，这个拥抱非常特别，”阿娜瓦丝说，“自那之后，美婼在我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尽管阿娜瓦丝和高荷在美拉巴德住了四天，那时阿娜瓦丝和美婼交谈不多。“但当时我看出美婼在巴巴身边所拥有的特殊位置，她的地位非凡。不知怎么，我从一开始就知道美婼极为特殊，没有人为我解释过。那是一种内在的，我内心深处所感知的东西。”

高荷在童年时，也曾在奎达与美婼有过短暂会面，后来在美婼和母亲住库希如大院、为穷人缝制衬衫时再次见到美婼。从那以后，她多年没再见任何一位女满德里。她和家人未获准去纳西科看望女子们，尽管他们偶尔会在下美拉巴德见巴巴。高荷的母亲蔻诗德，对她讲朵拉特麦的事迹——朵拉特麦如何深爱巴巴，曾经的家庭如何富裕，以及如何牺牲一切来和他一起生活。

“在那些日子，”高荷说，“放弃世间一切，舍弃一切到巴巴身边生活，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我母亲非常尊敬朵拉特麦。她经常说起朵拉特麦的弟弟是一名上校，丈夫曾

是一名森林官。尽管如此，尽管有那么多的财富，她什么都不需要，前来加入巴巴。所以我了解到美婼和她的家庭背景。我们那时还是孩子，但我一直都有那种印象。”

但高荷对美婼最早的真切记忆，是 1938 年在山上的生日庆祝，美婼时年 31 岁：“美婼在巴巴小屋外，穿着长裙和衬衫，在地上画兰格里（彩色粉笔图案）。她刚洗了头发，她有一头可爱、漂亮的长发。她站在那里，显得十分美丽，我一直景慕她。她对我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但那时美婼很害羞。你走到她跟前，她才和你说话，但她通常很忙。来这儿的许多人都想跟她说话；我们的机会不多，但确实和她说过话。

“早期，巴巴并没说美婼的特殊性，但 1938 年到美拉巴德时，我已经听人们谈过美婼。我在短暂的逗留期间所观察到的，让我所听闻到的有关美婼特殊角色的事实，更加明确。此次拜访中间，我看到美婼给巴巴端食物，或者当他坐在躺椅上时，守候在他身边。巴巴对她总是更疼爱，更体贴。他们的关系显得那么自然。”

来自孟买的年轻女医生阿露·卡姆巴塔，此次也初次见到美婼：“大约有 200 名女子在场，但我一看见女满德里们，就觉得她们不一样。那时我还不知道她们是满德里。我听阿娜瓦丝讲过许多关于美婼的事情，但我从未见过她。

“她似乎完全意识不到周围的环境，她的眼睛总是低垂着，她不是尘世中人，这就是我的感觉。美婼的眼睛里总是含着泪水，那是幸福的泪水，我能感觉到她对巴巴的爱是那么深。她一言不发，不是一直往下看，就是看着巴巴，意识不到周围的环境。

“没有人正式介绍美婼。她总是避开别人。有同伴来时，她就和她们交谈；但那时她说话的声音如此轻柔，你几乎听不到她说什么。众人在场时，她不和大家混在一起，也从不四处张望。我们不可和她说话，也不可拥抱她——只有在特殊场合，巴巴允许时。

“我觉得她很了不起。我听说她的爱比弥婼和拉妲的爱加起来还伟大。这是巴巴曾对禅吉说过的话。我第一次见美婼时，就想永远住在山上。我心想：‘如果一直待在巴巴身边，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啊。’我不由思忖：‘我配吗？’”

不过，当杰萨瓦拉家的女眷第一次被引荐时，她们每个人都拥抱了美婼、玛妮、蔻诗德、娜佳等人。她们随身带来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着她们的东西和一些礼物。巴巴来到她们的房间，问道：“你们有给美婼带什么礼物吗？”

她们之前没意识到美婼的重要性，所以只给巴巴带了礼物（六件外套和一些平腿短裤）及两件纱丽——一件给巴巴的妹妹玛妮，一件给他的表妹娜佳。盖麦尴尬地做了解释，说：“巴巴，我们不知道美婼是谁……”

“没事，”巴巴说，“给我看看你带来的纱丽。”

她们把整箱东西给他看，巴巴选了最好的纱丽给美婼。他指示她们说：“我召集众人时，你们就说这件是给美婼的。”

盖麦同意，但问道：“您为什么不亲手给美婼呢？”

巴巴说应该由她们来给。

美茹（杰萨瓦拉）和美婼一样瘦，她对母亲说：“我的新衬衫很适合美婼。”她还没有穿过，所以她们也把这给了她。

次日，在美婼的房间开箱取礼物。巴巴问盖麦：“你给我带来了什么？”

巴巴六件外套都上身试穿，全是他们的家庭裁缝所缝制，他对美婼说：“看这些衣服我穿着多合身！”她们把美婼的纱丽赠送给她，美婼很高兴。

另一次，巴巴对杰萨瓦拉一家说：“你们知道美婼是谁吗？她是我的拉妲。你们知道拉妲是谁吗？”

他特别问盖麦：“你向孩子们解释过拉妲是谁吗？”她们读过奎师那的故事，所以知道。

有一天，巴巴和客人们一起吃饭，他牵着玛奴·杰萨瓦拉的手，让她坐到娜佳旁边，说：“你们俩应该在一起。”

巴巴拉起她妹妹美茹的手，把她领到美婼和蔻诗德坐的长凳中间。玛奴正暗自纳闷巴巴因何把她放到娜佳旁边，吃惊地听到巴巴说：“你会知道我把你放在那里的原因的。”

后来杰萨瓦拉全家加入埃舍，巴巴的话便明朗起来：玛奴在厨房在娜佳手下工作，因为玛奴喜爱做饭（不喜缝纫）。美茹对巴巴说她不喜做饭，巴巴便指示她帮美婼给他做花环。美婼和蔻诗德还教美茹·杰萨瓦拉用巴巴的头发和指甲做胸针。这项工作精细而艰苦，但她们喜欢。

2 月 20 日星期天，生日庆祝正式举行。巴巴穿戴着女满德里在纳西科做的花环和刺绣丝袍。她们还用金线做了脚镯和戒指。

{注：美婼那天也戴着一枚戒指，她的珍珠红宝石戒指，即巴巴 1926 年生日时戴过的。}

巴巴头戴美婼设计的新王冠，上面镶着人造钻石和绿宝石。美婼和蔻诗德在房间里挂的窗帘后面，秘密做了这顶王冠。美婼喜爱它独特的形状，那么多年她们为巴巴做的所有王冠中，她觉得这顶是最好的。头戴王冠、身穿丝绸长袍、颈戴花环的巴巴像个国王，在上美拉巴德的大院里漫步——他的侍女们紧随其后。

在美婼的房间，美婼坐在巴巴身边，伊丽莎白给他们拍照。“照片我不是太喜欢，”美婼后来说，“巴巴没有笑，他很严肃。西方人在场，我也得保持严肃。总之照片我不大喜欢。我显得很可笑，目光低垂。我把头发散开，但头发不够厚密，因为我开始掉头发。巴巴身后有一束花，还有孔雀羽毛。”

｛注：另一次，美婼说这张照片是在她们做完巴巴的长袍和王冠后不久拍摄的，并非在他 1938 年生日的当天。｝

美婼对生日当天拍的其他照片也不满意：在一张照片中，巴巴因阳光而眯着眼；在另一张照片中，美婼正看向别处。她说：“我希望我的目光一直在巴巴身上。”美婼总是愿意看到任何一张巴巴和她的合影中，她都只是看着他。

｛注：这个时期，还有几张照片是美婼不大合意的，其中一张是巴巴穿一件在埃舍常穿的长外套，倚在篱笆上。“如果他当时穿短一点的外套，看起来会更英俊，”她说。另一张照片里，阳光太强了，美婼把一块头巾盖在巴巴头上，她认为这把照片毁了。美婼还不喜欢在西屋外拍的那张照片，她和巴巴的手都放在胯上。 “照片里的我没有笑，而且我的头发向后梳得太紧了。”｝

进行生日宴会时，几个爱者为巴巴唱歌。希芮茵麦（用达里语）叫巴巴别再夸一个歌手了，她似乎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巴巴甜甜地笑了笑，继续对她赞不绝口，因为她的歌唱发自内心，尽管正如希芮茵麦指出的，她的歌声有很多不足之处。

“那些年间，我一次又一次目睹这种情况，”玛妮评论道，“无论谁用真爱、全心而实意地为巴巴付出什么或做什么，巴巴都会把它当成一件大事，因为那真的打动了他。

“我们看到的是表面。巴巴不是忽视他的爱者的过失和弱点，而是洞察所有。他看见心灵，他看见一首糟糕的诗或一首跑调的曲子里所包含的爱。表面上在我看来，诗歌似乎强差人意，但巴巴倾听心灵的声音。”

生日过后，吉蒂 1938 年 3 月 1 日给艾琳写信道：

在山上，女孩们和西方人居住的地方，我们有 80 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她们住了四天三夜。一个房间住了 21 人，所有人都睡地上的简易床垫上。另有四人和西方人一起睡，其余人睡在户外地上，但头上有锡皮屋顶。得额外修建厕所和洗漱处。

设施建得十分简单，现在已经拆除。女孩们说要是你能在这里，帮着干活，给所有的客人做蛋糕等等，你该会多么高兴。在卡达纳，每当更多的人被邀请来用餐时，你总是欣然接纳，不是吗？对你来说没什么是麻烦事。

巴巴给你的话：

在我生日那天，我首次穿你给我做的漂亮的白色外套。19 号和 20 号两天我都穿在身。那几天早上的天气都晴朗和暖，我凌晨 4 点起床，那时天没亮，仍然冷。

不要害怕告诉我一切。我喜欢你按自己的方式写的信。如果不是我，谁还会理解？娜迪娅（娜丁）是一个非常有爱的灵魂，她深深爱着我。那种深爱的表达，有时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但要对她友善和爱。我们全都是一，这些小小的怒火只是表面的。它们不能影响我们内心深处对彼此的爱。

继续你所有的活动。保持健康、快乐和喜悦。我在你的家中和你们所有人在一起，如同在戛纳时一样。寻找，你就会在那里找到我。我是有限又是无限。“搬开石头，我就在那里；往内看，我也在那里。”当你带卡努特一起散步时，总是带上我。大自然比人更静默，你会发现在你所见的一切中找到我要更容易。我会赐你慧眼，以看见潜在你周围的美好。

我所有的爱，最亲爱的艾琳。

巴巴

1937 年 12 月，幸福谷

巴巴与恺娣、馥芮妮、苏娜玛西、美婼、蔻诗德在一起

玛妮拍摄

巴巴生日，1938 年，上美拉巴德

中间照片：希芮茵麦、玛妮、拉诺、蔻诗德、美婼、巴巴、顾麦

照片取自伊丽莎白的录影

上美拉巴德，东屋，很可能摄于 1937 年

伊丽莎白拍摄

1938 年 2 月，上美拉巴德，东屋外

站立：蔻诗德、娜格丝·达达禅吉、美婼、玛妮、恺娣、阿娜瓦丝

坐着：高荷、美茹、喜拉

伊丽莎白拍摄

39 盘奇伽尼假期

1938 年，灵玛拉瀑布，马哈巴里什沃

玛妮拍摄并收藏

在戛纳时，美赫巴巴曾告诉诺芮娜，他想带她去几个印度城市旅行，让她如同在西方那样，看一看他在那里的工作。西方组在上美拉巴德安顿妥当之后，1937 年 12 月，巴巴兑现诺言，带她去了瑙萨里和那格浦尔，这两地的爱者邀请他前去。

在瑙萨里，巴巴在他的一个病重的老爱者索拉伯吉·德赛家里，举行了达善活动。这位老人最后一次达善巴巴。次日参加完侄女的婚礼，他在灵视中见到巴巴后离世。

也是在此次访问中，索拉伯吉的另一个侄女、注定要成为巴巴的亲近圈子成员的玛妮（曼萨丽）·德赛，请诺芮娜转告巴巴尽快召唤她。她已准备好永久加入他。

回来后，巴巴开始与彭度计划在上美拉巴德建设新建筑——他未来的陵墓、静心小室、用于西方人住宿的水塔二层以及妇产医院。他还派一位满德里在虎谷附近的盘奇伽尼租了一座房子，当美拉巴德的酷热夏季来临时，供他本人与女子们居住。

根据彭度的说法，巴巴原本想让西方人在生日庆祝后回去——彭度可能也这么想——但没那么好运。诺芮娜渴望留下来，巴巴答应了，因为他的工作需要她和其他人。

与此同时，世界继续其走向战争的命运。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在其胜利进入维也纳之际，1938 年 3 月 15 日，巴巴和女满德里出发前往盘奇伽尼的山间驻地。

女子们住在一座名叫迪尔库沙(心悦)的房子里，巴巴、男满德里和穆罕默德住院子里的一个小农舍。一天，巴巴带女子们去看他的房间；他住厨房旁的储藏室，在一个附属的小房间里对穆罕默德工作。巴巴每天闭关几个小时，有时给外来者施达善。

在盘奇伽尼，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建议巴巴开设宇宙灵性中心，将他的信息传播到全世界的其他中心。但巴巴说他反对建立组织，阐明他建造设施只是为了拆除。

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后来又说，其他西方女子也想来和巴巴一起生活，这个中心是为她们而建的。巴巴接受了这个提议，但因气候原因，他考虑找个比美拉巴德更合适的地方。班加罗尔和迈索尔是两个选项，但巴巴将进一步行动推后了一年。

迪尔库沙是座宽敞的房子，带有落地玻璃窗的观景阳台，可俯瞰虎谷。在迪尔库沙，巴巴在美婼和玛妮的房间度过许多时间，美婼在靠窗的一个临时厨房为他做饭。由于房间里没有餐桌，美婼用小床垫和坐垫在地毯上给巴巴布置出一块地方。巴巴坐在此处吃过午饭，便召其他女子玩一些游戏，比如杰萨瓦拉家人送的康乐球。

有几次，巴巴带她们去附近的马哈巴里什沃野餐，那里的森林更茂密，也更凉爽。他们早上步行出发，下午晚些时候返回盘奇伽尼。灵玛拉瀑布是他们观光过的一个景点。时值夏季，瀑布干涸断流，只在底部的岩石旁有积水而成的小水塘。“在坐下吃饭之前，我独自走过去查看。”美婼回忆道，“我们随身带着装食物的小袋子。在吃东西前，我想四处看看。巴巴也过去看池塘里有没有水。我捡起一根棍子做手杖，看见池子里有水，便告知巴巴，他走过来观看。玛妮见我们在一起，叫巴巴站好等她拍照。巴巴一转过身，

她就按下快门。可巴巴还没来得及把腿并拢站好，玛妮就拍下了这张照片。我不知道那次我为何穿着纱丽，因为外出散步，我通常都会穿便裤。

｛注：玛妮误以为这张照片是在欢乐谷拍的。｝

巴巴常玩文字游戏作为消遣。有一次，他在字母板上授述道：“你们知道盘奇伽尼是什么意思吗？是五火的意思。”因为盘奇的意思是五，伽尼的意思是火。对于马哈巴里什沃，他指出：“马哈-巴-里什沃（伊希瓦），意思是神的伟大力量。”大家都觉得巴巴的阐释格外有趣，她们从未如此美妙地解读过这些地名。

禅吉在 3 月 22 日的日记里写道：

巴巴带一班人马和几位西方女子到盘奇伽尼，住在一处僻静的房舍，他与她们坐轿车外出(昨天去马哈巴里什沃，闭关休息），引来一些闲言碎语，饶舌者针对他的动机发表不良言论……结果两天后，24 日巴巴同女子们到马哈巴里什沃，谣言再起……下令在迪尔库沙院子周围竖起两大张竹席。

美婼的父亲去世后，朵拉特麦在马哈巴里什沃购置了一处房产，带一座大宅和两个小别墅，美婼童年时在那里度过几个假期。巴巴知道美婼对这一带很熟悉，在首次与女子们到马哈巴里什沃时，他问美婼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个安静的野餐地点，美婼建议去威尔逊角。结果到了那里才发现阳光暴晒。他们只得另寻地方，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一个较为平坦的荫凉处。

“你把我们带到了什么地方？”巴巴不耐烦地问。

“我们饿极了，”美婼回忆说，“这么一折腾，我们只能随便找个地方将就一下。不过吃完饭后，我们又折回，好好欣赏了一番威尔逊角。”

在马哈巴里什沃，巴巴对她们外出时戴帽子一事特别注意：“你们以为这里很凉快，有很多树，就不会中暑吗？但这里海拔更高，因而风险更大。所以你们顶着太阳外出，一定要把头遮起来。”

在美拉巴德，纳罗吉·达达禅吉在山上协助建筑工作；4 月 21 日，他的两个女儿阿娜瓦丝和娜格丝抵达迪尔库沙，在此地住了几周。阿娜瓦丝回忆说：“巴巴和我们所有人之间那么亲密，从某种程度上，巴巴的心情极好。他真是光彩照人。他常和我们一起玩游戏——打牌和猜字谜；和我们一起吃饭；每天傍晚同我们一起坐在外面的花园里。这些都是我们和他度过的美好时光。”

一天早上，阿娜瓦丝站在阳台上俯瞰虎谷，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之事。她正在欣赏山谷的景色，巴巴走到她身后，用手蒙住她的眼睛，玩“猜猜我是谁？”她摸了摸他的手，知道是他。

“这样的事会发生。巴巴与我们那么亲密。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经过我们时，都会拥抱我们。我们只是随意站在那里时，他也会过来拥抱我们。一直如此。每天早上和睡觉前，他都会拥抱我们。”

但在某些事情上，巴巴仍然相当严格。虽然是夏天，晚上坐在花园里会有些凉。巴巴叫阿娜瓦丝穿上外衣。她穿着一件长袖丝绸上衣，当时并不觉得凉。她待在原地没动。几分钟后，巴巴指着阿娜瓦丝问道：“你为什么不穿外套？”

“我穿了一件长袖衬衫。”她解释道。

他点点头说：“但是我告诉过你要穿外衣。”

阿娜瓦丝默不作声。少顷巴巴重复道：“我告诉过你要穿外套。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他重复问了三四次。“你必须照我说的去做。要始终听从我。”他不是生气，但语气坚定。

阿娜瓦丝突然哭了起来。“为何掉泪？”他问道。

“巴巴，我没有服从您。”

他点点头。“永远服从我，照我说的去做。现在忘掉它。”他拥抱了她。阿娜瓦丝由此懂得了在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服从大师的重要性。

在盘奇伽尼，阿娜瓦丝得以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巴巴和美婼，她说：“巴巴会让美婼坐在他身边，在他左右。有时她坐在地上，有时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如果巴巴坐在沙发上，他有时会让美婼坐在扶手上。

“那些日子，巴巴对她非常严格。她对访客会有点疏远，因为她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巴巴身上，想巴巴，看着巴巴——每时每刻，为巴巴做一切。

“在盘奇伽尼，美婼时刻和巴巴在一起，看着他，全神贯注于他，想他。她极其安静，不太爱说话。白天，她会安静地在房间里做一些事情。”

由于娜佳仍然身体欠佳，吉蒂在迪尔库沙负责做饭和家务。一次，有人想要全麦面包，而不是他们通常吃的食物。吉蒂觉得全麦面包也是面包，有何不可？然而巴巴得知后十分不快，说不得如此。任何超出常规的事都必须征得他的许可。

据拉诺讲，吉蒂同情心极强，但也容易上当受骗。例如，萨瓦克·考特沃的姑妈和她们在盘奇伽尼住了一段时间，（在后来的一次拜访中）假装生病。当有人在附近时，她表现得很虚弱。吉蒂总是搀扶这个“可怜的女人”上楼，尽管拉诺试图告诉她，姑妈只是假装生病。吉蒂不同意这种说法，觉得拉诺很无情。

吉蒂有时也感情用事。在周日的复活节，她决定按以前在英国时的习惯去教堂。拉诺陪着她，她们到教堂时，里面空无一人，天下起倾盆大雨。巴巴派伊丽莎白开她的车去找两人，结果车陷进一个深坑，费尽周折，吉蒂和拉诺在教堂里困了几个小时。她们回来后，巴巴十分生气，她们未经他的允许随便外出。“你们到哪儿去了？”

“去教堂了。”吉蒂回答，面带窘迫。拉诺补充说：“我去只是因为吉蒂想去。”

在这个复活节，有活的基督和她们在一起，但吉蒂没有想到这一点。“好吧，”巴巴说，“从现在开始，每周日都去教堂。”吉蒂哭着请求巴巴的原谅，最后她们不必去了。

另一日，巴巴对诺芮娜和伊丽莎白说，教堂不再灵性，而是变成了“看管者的商业中心”。根据巴巴的说法，自然灾害便是如此玷污神名的结果。在提到可能建宇宙中心的几个地点时，他还指出，即使是一度充满灵性的喜马拉雅山，还有圣人们的居所，现如今也不过是一堆石头而已。

在盘奇伽尼时，一场“自然灾害”让伊丽莎白的狗吉皮受到惊吓。诺芮娜和伊丽莎白到孟买办事，委托拉诺照顾吉皮。那天晚上，下了一场暴雨，雷电交加。拉诺把吉皮放在伊丽莎白的床上，用伊丽莎白的衣服把它围起来，但吉皮还是害怕。拉诺把它带到自己的房间，让吉皮上床，和自己睡了一夜。吉皮非常可爱，连不喜欢狗的诺芮娜也允许它睡在自己的床上。

与自己的狗吉皮不同，伊丽莎白很勇敢。在巴巴的指引下，她在虎谷巴巴的山洞里闭关一晚，在那里获得很多不寻常的体验。

巴巴在考验他的西方女弟子的毅力。有时他会厉声对拉诺说：“不要争辩！”

拉诺回答说她不是在争论，而是在“解释”；但这个回答让巴巴更加不快。最后，拉诺说道：“我和您待在一起对您没用，因为您总是对我不满意。”

巴巴对她说：“我不会让你走，也永远不会让你走！”他确实没让拉诺离开。

去法国之前，巴巴问拉诺对美拉巴德感觉如何，她回答说：“很好巴巴……但不适合我。”

巴巴微笑不语。结果拉诺成为唯一一个和女满德里一起在印度度过余生的西方女子。

尽管吉蒂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巴巴还是让她继续与艾琳通信。他希望艾琳来印度，并问其他人觉得她会不会来，毕竟她那么年轻。

“哦，巴巴，她会飞到您身边的。”诺妮声称。

巴巴叫吉蒂写信，请艾琳加入他们。“描述盘奇伽尼有多么可爱来让她动心。”

吉蒂写了信，但生活在瑞士的艾琳，原本身处世界上最壮观的景色中，后来前来印度不是为了壮美的山峦，而是为了至爱。

以下是吉蒂部分信件的节选：

1938 年 4 月 21 日，

亲爱的艾琳：

巴巴希望你知道他未来的计划。巴巴以前说过，他想要一个永久的中心，空间足以容纳他的众多活动，当然也是为了东西方的爱者。在他要求从西方来的人中，你是其中之一，条件如下：

1. 如果被要求，要准备好待两年。

2. 每月支付相当于 30 美元的费用，包含所有生活用品——肥皂、牙刷、牙粉等。

3. 支付往返旅费。(关于最后一个条件，你可能听说有个孩子或婴儿要返回印度，你可以在旅途中照顾他。)

4.做巴巴交给你做的任何工作。

新中心的确切地点还没选定，但可能是迈索尔。

4 月 27 日：

另外，你能为女孩们做一件事吗？你还记得我们在戛纳邮局对面的商店里，给巴巴织袜子买的亮色毛线吗？鞋跟和脚趾的毛线不够了。我随信附上了样品。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弄一束这种毛线，以便把它织完？但邮寄时要装在信封里压平，不要用小袋子装，因为这里的税太高了。

你一定想知道我们有多频繁播放你的《蓝色多瑙河》唱片。那是美婼和巴巴最爱听的唱片之一。我还要感谢你为巴巴的生日送的杯子。巴巴让我把这个也写上。

4 月 30 日：

如果可能的话，巴巴希望你早点来，因为我们 6 月底就回美拉巴德，而巴巴似乎希望我们一回来就有你在。现在说说工作类型，你不会在厨房里做活，这是我的工作。但你可能会在巴巴创办的妇产医院或诊所里帮忙。因此玛妮建议，在来之前，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去你所在地的各个医院看看（现在学习助产学已经太迟了。）我当然是指产科工作，不过这方面的知识，你已经有所了解。

所有人都翘首期盼你的到来，因为人人都知晓你不怕辛苦，你也知道，巴巴要求所有的追随者都参与工作。

下面关于衣服：带上你所有的衣物。但棉布衣物最有用，尤其是白色的。洗衣服并不难，仆人们每天为我们洗衣。清晨和傍晚有可能需要一件暖和的毛衣。但是一天中的其余时间一点都不冷。班加罗尔和迈索尔的气候比较凉爽，但有 8 个月时间，我们会在美拉巴德，整天穿最简单的衣服。只有在巴巴生日上，或者在晚间，我们才会穿扮得精致些，所以不要再特意买什么了。

好吧，我希望你能来，而且越快越好。这难道不是个好消息吗？谁会想到你这么快就会有如此的好运呢。我们俩都在厨房工作过，但现在巴巴的其他活动非常需要你，我只得在没有你的情况下独力承担。不过，你仍然可以做点那些菜！我想给巴巴做些原味饼干（艾琳在戛纳学做印度薄饼时做过）。你能把配方寄给我吗？

5 月 14 日：

巴巴同意卡努特可以和你的父母一起生活……不行的话，娜迪娅可以和以前带过卡努特的人商量。

5 月 31 日：

巴巴要我写信告诉你已收到你的来信。他知道你会来的，不管路上的障碍有多大。爱总是超越一切困难，并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加深。

我们收到了毛线，美婼立刻着手未完的手工。你能来，所有的女孩都很开心。今天巴巴对我们所有人说起你，说能找到一个性格中有这么多高贵品质的人多么难得。你丝毫不知巴巴在戛纳时有多密切地关注着你。他说去戛纳仿佛就是为了联系你。几年前，巴巴的一个老弟子曾经告诉我，巴巴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合适的弟子。

今天是我们离开戛纳后第一次和巴巴再度玩猜字谜游戏。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戛纳。

艾琳没能在盘奇伽尼加入她们，但有其他人前来拜望。除了阿娜瓦丝和娜格丝，希芮茵麦来住了几周，另有顾麦和来自孟买的考特沃一家。查干的妻子珊塔来了；曾让巴巴永久召唤她的曼萨丽，来过两次。高荷于 5 月 17 日抵达，但因发烧咳嗽生病不适，次日前往阿美纳伽。她被诊断为扁桃体炎，接着被送往孟买进行手术。

因高荷患过扁桃体炎，巴巴对她的手势变成用手捏着喉咙。他对曼萨丽的手势是眼镜；对伊丽莎白，是个胖乎乎的司机的模样；对拉诺，用一上一下的手势表示高个子；用“帽子”代表西方人；吉蒂是用手指比作的字母 K。

人来人往之中，有两个没能来盘奇伽尼、感到受冷落者——朵拉特麦和馥芮妮。她们在纳西科，希望加入大家，但馥芮妮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刚刚出生，馥芮妮的身体状况不佳。巴巴知道她们不可能来。

“当巴巴带所有女满德里去法国，把馥芮妮留在身后的时候，”她的女儿美茹说，“特别是儿子（法鲁）随他们一道航行，馥芮妮就深深感到这一点。她对巴巴的爱沉默而深沉，在纳西科以及后来在美拉巴德，和巴巴及女子们在一起，她总是十分欢喜，并按他要求的任何方式为他服务。”

但馥芮妮也会嫉妒。她的小叔大阿迪推测说，是她的嫉妒心导致馥芮妮同其他女子分开。“馥芮妮嫉妒美婼是巴巴的至爱。但是她有孩子，有丈夫——她不能期待和美婼一样。”

此外，巴巴觉得朵拉特麦和馥芮妮在盘奇伽尼，会在团体内引起矛盾，他希望避免。朵拉特麦在姐姐（芙芮妮玛西）去世前，在阿冉岗的家属宿舍生活过几年，但她和那里的其他居住者发生冲突，巴巴便将她送到纳西科，协助馥芮妮照顾家人。

虽然朵拉特麦某些情形下会像美婼一样温顺害羞，但“她的性情非常难相处，”阿迪评论道，“人们难以与她共处。”阿迪本人则和她处得很好，会对她讲一些别人不会对她讲的事情。

帕椎同意：“朵拉特麦那时像一只好斗的公鸡——这可能是巴巴让她保持沉默的一个原因！”

美茹对外婆则有不同的、更中正的看法：“朵拉特麦极为真诚而敏感，在来巴巴这里之前，她丈夫（和儿子）突发的意外死亡，使她深受伤害。朵拉特麦来和巴巴一起生活时，她希望住在埃舍里，全心全意为巴巴服务。在美拉巴德早年间，巴巴给予她这种许可，但之后就没有了，因为那是她的小女儿美婼的角色。

“由于朵拉特麦天真敏感的天性，她若感到话语里带有讽刺或虚伪的成分，就容易激动；所以朵拉特麦易怒，而且像希芮茵麦一样，说话毫不掩饰。这会时常在埃舍引发争执，令顾麦感到不安，她会向巴巴指出来。

“若看到对巴巴的工作未百分之百认真对待，朵拉特麦（和美婼一样）会十分坦率，直言不讳。

“朵拉特麦常常盼望留在埃舍巴巴身边，但巴巴知道她在那里会打扰到美婼，美婼如今和家人保持着疏离超然。巴巴似乎希望她们分开，以便美婼的注意力完全在他身上。

“保持沉默，生活在世间，照顾馥芮妮的孩子们，对朵拉特麦并不容易，她经历了很多痛苦和折磨。”

5 月间，巴巴允许馥芮妮的女儿美茹和娜谷，带着弟弟贝拉姆来盘奇伽尼(贝拉姆没有留下，和司机返回了纳西科)。但 5 月 13 日，巴巴在给大阿迪的信中再次重申：“朵拉特麦和馥芮妮不可来这里。”

在此之前，1924 年，朵拉特麦将财产捐献给巴巴，其中一部分钱用于资助伊朗的一所学校，以纪念她已故的丈夫杰罕吉尔。因巴巴不准备让朵拉特麦来盘奇伽尼，她决定去伊朗参观这所学校，巴巴鼓励她去。6 月 8 日，巴巴再次写信给大阿迪：

今天接到你的电报说朵拉特麦不愿去，我特为此给你发电报如下：“朵拉特麦若愿意去伊朗，很好；若不愿意，不必勉强”……但你若是发现她有意愿，尽你所能让她成行……坐船到卡拉奇会很辛苦，我认为最好让她先经由铁路去卡拉奇，再从那里乘船。如果这样，我就派禅吉前去，要让她甘心情愿，心情舒畅。我把这件事交给你，你见机行事……

（签名）M.S.伊朗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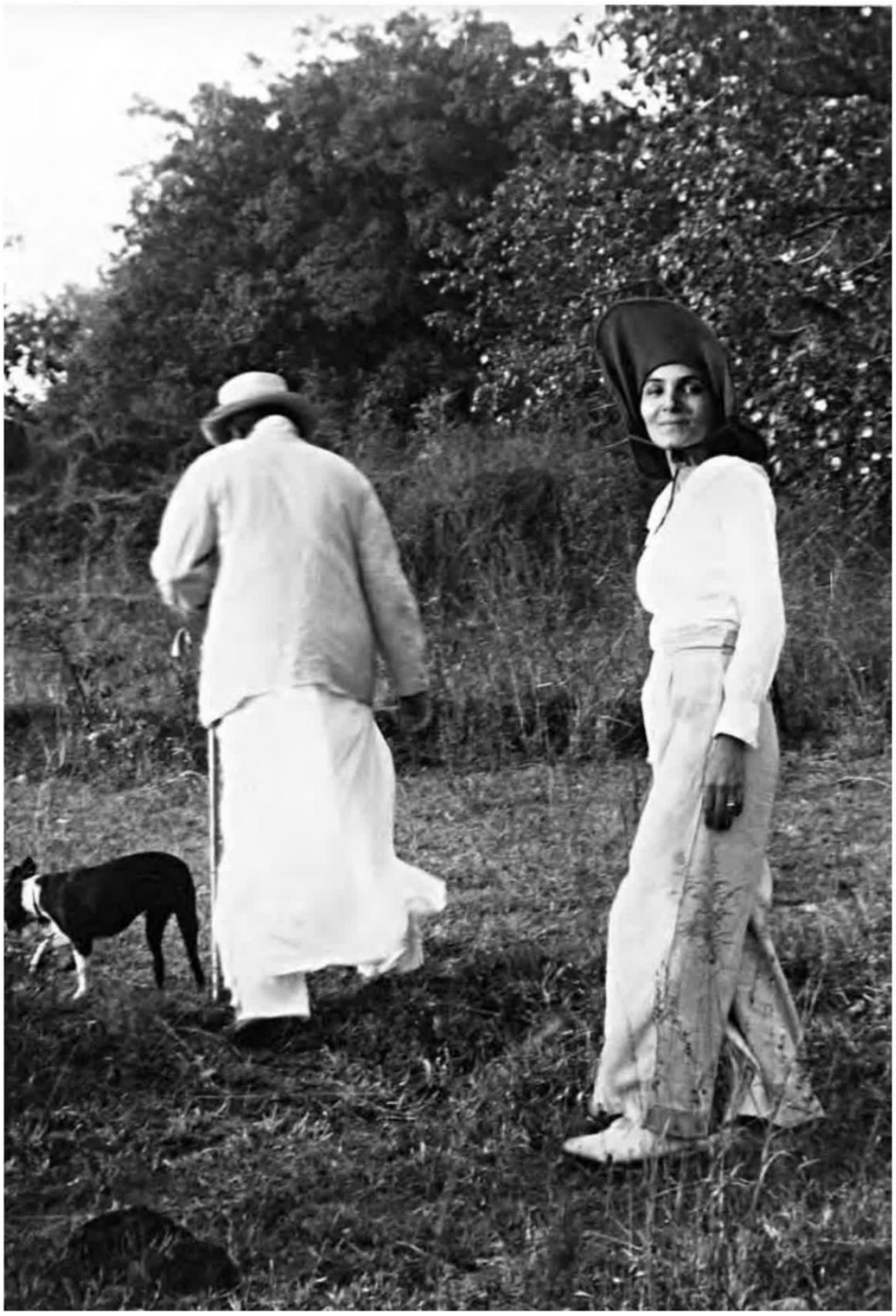
朵拉特麦于 6 月 15 日出发，由拜度之子法里敦随行。巴巴如他之前所说，指示禅吉护送至卡拉奇，他们接着乘船前往伊朗。到了伊朗，他们与拜度的家人同住，还与其他的伊朗家庭见面。由于朵拉特麦说波斯的一种方言——达里语，沟通不成问题。朵拉特麦一直有意去伊朗，她听巴巴简和母亲讲过许多伊朗的故事。见学校最终走上正轨，朵拉特麦深感欣慰，她在乡下生活了九个月之久。

美婼那时深度与世隔绝，没有任何有关母亲或姐姐家人的消息，她也从不打听。直到多年后，美婼才得知在伊朗的学校和母亲的慈善活动。

1938 年，盘奇伽尼，迪尔库沙

美婼、吉蒂、苏娜玛西、蔻诗德

玛妮拍摄——美茹提供



与伊丽莎白的狗吉皮一起散步，1938 年，盘奇伽尼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1938 年，盘奇伽尼

玛妮拍摄并收藏

1938 年，盘奇伽尼

巴巴与美嫏、蔻诗德、顾麦、美茹

玛妮拍摄并收藏

吉皮的生日，1938 年 5 月 5 日，盘奇伽尼

伊丽莎白拍摄

40 白塔高耸

To see Meher Baba.

A party of Russian ladies, among whom is Countess Tolstoy, arrived in Bombay recently. They have come to India to see Meher Baba.

મેહરબાબાને જોવા આવેલી રશ્યન બાનુઓ.

伊丽莎白、海伦、海蒂、娜丁、诺芮娜

1938 年 6 月，孟买，摄于“印度凯撒”号客轮

（来见美赫巴巴：

俄国女士一行，其中有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最近抵达孟买，她们前来印度是为了见美赫巴巴。）

美赫巴巴和女满德里于 1938 年 6 月 15 日离开盘奇伽尼，前往阿美纳伽，没有回美拉巴德，美拉巴德的建设还在进行中。顾麦的侄子萨若希·伊朗尼安排巴巴一行入住奥兰加巴德路附近的工务部灌溉平房，他们在此处住了两个半月。男满德里和穆罕默德回到美拉巴德。巴巴每天都去美拉巴德，检查建筑工作以及疯人和玛司特埃舍。

在工务部平房，美婼、玛妮和蔻诗德共用一个房间，其中一个角落被改造成厨房，美婼用便携式煤油炉为巴巴准备饭菜。娜佳身体不佳，在另一个房间，由拉诺护理。为诺妮挂了一个小窗帘，让她有一些私人空间，后廊也挂一副帘，形成一个半私用的浴室和厕所。

工务部平房的女子埃舍，主要特点是八名新成员的加入：6 月 15 日来的曼萨丽（玛妮·德赛）；两周后到达的四名欧洲人——艾琳·比罗、娜丁·托尔斯泰、海蒂·莫敦斯和海伦·达姆；盖麦·杰萨瓦拉于 8 月 1 日带两个女儿美茹和玛奴（玛妮）的加入。

｛注：盖麦之子埃瑞奇在此期间加入了巴巴的男满德里。｝

曼萨丽的昵称源于她来自瑙萨里；巴巴给玛妮·杰萨瓦拉取昵称曼浦尔或玛奴，也是因为她的家乡在那格浦尔。这样，在埃舍的三个玛妮之间就不会混淆。

杰萨瓦拉家的女子一到就被分配了职责：盖麦照顾娜佳和瓦露，瓦露也生病不起；美茹和玛奴打扫巴巴的房间。起初，习惯了舒适家居环境的杰萨瓦拉家女子们发现很难适应埃舍生活。有那么多人住在一起，彼此那么近距离接触，条件又那么简陋。她们使用卫生间和浴室时感到特别尴尬，担心有人从帘子上方偷窥，但很快就习惯了。

美婼注意到盖麦和女儿们总是一起行动出入，仿佛一个连体。“盖麦很害羞，女孩们也是，”美婼说，“她们躲在彼此身后。盖麦总穿灰色或棕色这类不显眼的衣物。因此，巴巴越发挑她们出来（打趣）。”

29 岁的曼萨丽 1927 年在美拉巴德首次见巴巴，从那时起就渴望和他共同生活。上一年巴巴去曼萨丽家时，问她是谁。“我不知道，巴巴。”她诚实地回答。

“你是巴巴的修女。”他说，“不要结婚。”曼萨丽欣然答应。

曼萨丽的母亲在她九岁时去世，父亲并不反对她加入巴巴，但他更愿意女儿在家里敬拜巴巴。曼萨丽的父亲是个正统、虔诚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且品行端正。“他没有比如抽烟、喝酒、吸鼻烟等不良习惯。”曼萨丽说，巴巴称他为“这个时代的圣人”。

曼萨丽因而自幼家教严格：她不可单独出门，到了晚上，路灯亮后，她就得待在家里。

和玛妮一样，曼萨丽从小患有久治不愈的皮肤病。几年前，她和家人初次到巴巴身边，巴巴指示她取一些他的度内火灰，每天早上念巴巴的名服一小撮。这个方法很管用，但曼萨丽后来发现，是巴巴替自己承担了病苦。她深感不安，结果病情复发。

她再次见到巴巴时，抗议说她从没打算让巴巴代她受苦。巴巴说她疯了，表示没人能为别人承担病痛。

“但是神可以，”曼萨丽回答，“您是神。”

巴巴似乎想了想，随后宣布他想到一个主意，问曼萨丽喜不喜欢？

“您要告诉我是什么主意，否则我怎么知道呢？”她问。

巴巴回答说她现如今是他的了，就不会再受此病痛，巴巴也不会。曼萨丽喜欢这个主意，但坚持要巴巴保证会信守承诺。巴巴一直与曼萨丽和禅吉私下谈话，说到这他召集男满德里，叫他们过来看看曼萨丽，要是他们想看疯女人的话。此后曼萨丽皮肤病再未复发，巴巴也一样。

15 日晚上 9 点半，佳尔驱车去火车站把曼萨丽接到工务部平房。巴巴在后花园等着，坐在藤椅上，手里拿着字母板。“你来了？”他边说边打手势叫她坐下，“我希望你能来，我等你来的这一天已等待很久。今天是你加入我的日子，我很高兴，你呢？”

“我在数着日子呢。”

“你既然来了，无论我说什么，你都得服从。”

“好的，巴巴。不管您说什么——除了分开。”

“爱是无条件的——而你是在束缚我。”巴巴警告说。他指示她在厨房协助做饭，指示完毕让她去休息。

在埃舍迁回美拉巴德前，曼萨丽一直为东方女满德里做饭。美婼给巴巴做饭，吉蒂给西方人。有时巴巴会品尝曼萨丽做的饭菜，他特别喜欢她做的土豆。

艾琳到后，巴巴给她也取了昵称，叫“帕德玛”或“帕德米妮”（蝴蝶）。艾琳已做好充分准备，要像在戛纳时一样大干一场，但到后不久便病倒，在印度逗留期间，大部分时间身体都不是很好。这背后自有原因。

在工务部平房的一个阴雨天，巴巴拿出一大包阿司匹林，递给每个女子一片，用作在湿冷天气预防感冒生病。“我们不在乎它是什么，”玛妮说，“它可以是毒药。我们只是伸手接受巴巴给的东西。巴巴给什么，我们只是放进嘴里咽下去。

“轮到初来乍到的艾琳时，她说：‘哦，不，巴巴，我从不吃药。我不需要，我不吃。’

“巴巴只是说：‘哦，你不吃？’然后继续下一个，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我们气都快喘不上来了，十分震惊。我们屏住了呼吸，知道她注定要经历些什么。

“自那之后，艾琳得了肝炎，经历了很多事情，直到离开印度回瑞士，她都是大包小包药带着。她老是不停地擤鼻涕，老是要服各种各样的药——比别人多出十倍。

“谁知道呢，巴巴通过给她一片阿司匹林，有可能会把她后来要吃的那些药全部抵消。”

阿司匹林事件后不久，艾琳病了，拉诺负责照顾她，但巴巴找到了减轻她痛苦的办法。

“有天晚上巴巴来看我，”艾琳说，“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布袋，上面装饰着鲜花。里面是一只白兔。他说：‘看我带来了什么。’于是每到晚上，我的床上会铺一块布，巴巴和女孩们过来和兔子玩耍。”

在工务部平房时，巴巴也想给曼萨丽一只宠物，但她没有接受。一只患疥癣的病狗溜了进来，巴巴让曼萨丽照看。曼萨丽从一开始就不喜欢狗，说她是来服务巴巴的，而不是服务什么流浪狗。

巴巴便让盖麦去做，盖麦怀着狗儿现在属于巴巴的态度遵令，所以她是在服务巴巴。这对曼萨丽是个教训。

蔻诗德最近也上了一课。杰萨瓦拉女眷刚来时，巴巴召唤正在做饭的盖麦，对她说：“你会在这一生中见到图克拉姆（获得提升）。你想要那个吗？”盖麦说想要。

蔻诗德听了气哼哼的。“那我们呢？”她问道，“她们才刚加入，她们是新来的。我们为您服务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给我们？”

巴巴说：“谁知道她们已跟随我多少世，也许比你还长。”

巴巴从不喜欢穿毛衣或紧身上衣，天冷时穿夹克或大衣。有爱者送给女子们为巴巴做衣物的面料，艾琳向美婄要了一些，给巴巴做了一件外套；因为她喜欢缝纫，再者如今生病也无其他事可做。

美婄便把布料给她，艾琳做了外衣，并为美婄做了一件衬衫，也给玛妮做了东西。做完这些后，艾琳向美婄要巴巴衣物的针线活。她缝补了几件撕破的长袍，后来对美婄说：“给我一些有色彩的东西。我厌倦了白色，白色，白色。太多白色了！给我一些好看的亮色。”

接着，她给美婼做了一套特别的衣裳，要她等巴巴打破沉默时穿：一件纱丽，镶有与之匹配的刺绣花边，一件奶白色丝绸纱丽罩衫，还有一件带两种绿色调的刺绣马甲。她把整套衣服送给美婼，说：“巴巴打破沉默时穿吧。”

美婼同意了，把衣服拿给巴巴看，但她从没穿过，一次也没有。后来美婼说：“我没听到巴巴打破沉默，所以我没穿。”（有人听后建议道：“你若是穿上，他可能会的！”）

当有人为美婼缝制衣服时，只有玛妮可以为美婼量尺寸，因为在那些日子里谁都不可碰她。此外，虽然埃舍里的其他人可以自由交换衣物，但美婼和任何人之间则不能互换。

一年后玛格丽特来时，不可碰触美婼的限制已经逐渐放宽。“我们确实不怎么拥抱美婼，”玛格丽特说，“但巴巴没说过不要碰她。”

从戛纳回来后，在纳西科埃舍储存的东西都要卖掉。蔻诗德提醒美婼，西方人在纳西科时有一台很好的缝纫机，这在美拉巴德会派上用场，因为她们必须自己缝制衣服。（蔻诗德尤其记得在去法国之前，她在那台旧缝纫机上缝她们的新衣服，有多费劲。）蔻诗德叫美婼去问巴巴，她知道巴巴不会拒绝美婼的任何请求。

美婼从不想打扰巴巴，也不想要任何东西，但她非常谦卑地说：“巴巴，西方人在纳西科有一台缝纫机；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放在美拉巴德会很有用处。纳西科埃舍的家具都要拍卖，我们想把缝纫机留在美拉巴德。但您若不希望我们留，也没关系。随您的意愿办。”

巴巴说不要带它到美拉巴德，因为缝纫机其实是馥芮妮的，西方人只是借用。这个话题一时搁置，但几个月后，一个巨大的板条箱送到。巴巴记得美婼的要求，订购了一台崭新的辛格牌缝纫机。“巴巴真是太贴心了。”美婼说，“我完全忘了这件事，但他记得，给我们买了一台。”

巴巴触摸了新机器，并向她们展示它的用法。尽管美婼常说“我不喜欢缝纫”，为了首次进行缝纫，她对艾琳说，她想学用这台新机器为巴巴做一件外套。

｛注：缝纫机放在东屋。在新生活期间，巴巴没有提过把它卖掉，所以它被放在一边。后来 1954 年，它被带到美拉扎德，存放在楼上，一段时间后，美婼将缝纫机搬到她的卧室里，靠窗放着。｝

艾琳教她如何剪袖子、用别针和粗缝。这样美婼也为巴巴缝了一件外衣，是浅蓝色的，巴巴穿上身。后来，她用新机器为自己缝了些衣物。

还在工务部平房时，巴巴偶尔带女子们去库希如大院隔壁的萨若希影院看电影。艾琳回忆说：“我们和美婼一起去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华特·迪士尼的卡通片，因为美婼不能看任何男性。”那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所有人，包括巴巴，都喜欢。

{注：这里艾琳说错了，因为到了 1938 年美婼已被允许看男演员主演的电影。萨若希影院（或被称为萨若希有声影院）是以堪萨赫伯父亲之名命名，影院建于 1931 年，由顾麦的夫家经营。}

但美婼和玛妮听不懂小矮人唱的歌："嗨——嗬，嗨——嗬，我们要去上班了……"她们以为他们在说："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从墨西哥回来了。"

还有一次，他们坐伊丽莎白的车去看电影，而后去奥兰加巴德路野餐，那里靠近琐罗亚斯德教的静塔。巴巴不喜阳光直射头顶，所以在野餐地，她们在他头上方搭了一个小遮阳棚。在一次郊游中，提供有三种菠菜，海蒂对所有不同的菜式都特别感兴趣。

"野餐时，美婼坐巴巴旁边，"吉蒂回忆说，"她总是先服侍他。她特别能够接纳巴巴的情绪。巴巴曾经说过：'美婼最爱我。她更能注意到我的情绪。'

"我们太鲁钝了。我们意识不到巴巴何时想要安静，何时要娱乐——诸如此类的事情。另一方面，美婼直觉性极强；她清楚何时该说话，何时静默不语。是她的爱——深深的爱——给了她这种直觉，使她能够感知巴巴的心情：巴巴希望她安静时就保持安静，巴巴希望她活跃时就积极活跃。"

{注：大阿迪曾经注意到，美婼总是比任何人都能预料到巴巴的愿望。}

关于美婼和巴巴的关系，吉蒂说："亲爱的美婼和巴巴之间的情感太美了，无法讨论或传达。在生活的某些方面，沉默永远是唯一可能的交流方式。所有人都深爱着美婼，只因为，她对巴巴是那么珍贵与特别。

"每个人都必须在美赫巴巴的人格性与非人格性中扮演自己的角色，美婼则必须在这个伟大、神圣的戏剧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巴巴曾经告诉我们：'在我所有的爱者中，她最爱我。没有人百分之百爱我，但最接近者是美婼。'他还说，也因此她的分离之痛最强烈。这就是为什么当巴巴离去时，她哭泣不已。"

印度教的让·潘契米节和奎师那生日在工务部平房里庆祝。美婼在萨考利庆祝让·潘契米节时，被泼了红水，纱丽和圣腰带都永久地染成了粉红色。

这一次，巴巴对曼萨丽说："明天我要把你从头到脚都染红。"

曼萨丽总是习惯于立马回驳，说她会离巴巴远点，他想用染色的水泼她的计谋不会得逞。

"等着瞧吧，"巴巴表示，他反复说，"我要把你从头到脚都染上色。"

第二天，巴巴给每个人喷红水，曼萨丽躲在门后。就在自以为智胜巴巴之时，嗖地一声，红水从她身后的一扇窗户泼出，让她防不胜防。到底还是巴巴赢了。

8 月 19 日周五，为庆祝奎师那的生日，女子们穿上最好的纱丽。她们又做了一个小摇篮，把巴巴的照片放在里面。“我们都不好意思唱歌和摇摇篮。”美婼回忆说。

等巴巴来时，她们唱了首传统的摇篮曲，巴巴面带微笑观看了一会儿。他也摇动了摇篮，女子们给他穿上一件柠檬色的外套，按传统方式给他戴上花环。

奎师那又一次来到他的挤奶女们中间。

巴巴和女子组接到通知，要求务必搬出工务部平房，他们的逗留时长已超过政府旅社通常允许的期限。因此，男满德里尤其是彭度，加紧美拉巴德山上的建设工作，付出无比艰巨的劳动，于巴巴给出的最后期限 8 月 25 日上午 8 点之前，全面完工。

就在此时，巴巴和东西方女子全体准点到达。巴巴在修爱院年间住过的穴屋中的旧粗石墙，已经被拆除，由一个简朴的正方形建筑取而代之，为旧邮局拆剩的黑石建造而成。这将成为美赫巴巴的陵墓，顶部是一个白色的圆屋顶，四个角分别是混凝土材质的四大宗教标志——基督教十字架、印度教庙宇、穆斯林清真寺以及琐罗亚斯德教圣火。

陵墓旁的旧静心室曾作为萨达克埃舍供一些男子静修，也被一一拆除，并用锡皮重新搭建。此外，在陵墓以北还建了一个有 10 个床位的妇产医院。

水塔上用石头加盖了一层，并建有塔楼和一个室外楼梯。从前矮旧的暗色建筑，如今根据巴巴的意愿，俨然变成一座高耸的白色堡垒或城堡，远远便可看到立于山顶之上。所有建筑仅用五个多月即告完工。

｛注：在入侵莱茵兰省之后，德国开始在与法国的新边界上疯狂修建堡垒“西墙”;1938 年 8 月 26 日，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参观了这些新筑的防御工事。（摘自《第三帝国的兴亡》，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60 年版，第 295,378 页）｝

美婼连同玛妮、蔻诗德、娜佳、苏娜玛西和瓦露回到了以前的东屋。杰萨瓦拉家人——盖麦、玛奴和美茹——住西屋。曼萨丽被安排住楼上为西方人建的宿舍，她和东方女子合不来。（玛格丽特来之前，曼萨丽似乎也不怎么喜欢西方人——而且她讨厌狗吉皮。）

除了增加二层的空间外，西方人又得到其他一些简单的舒适环境：厨房西侧巴巴以前睡觉的房间，改成了一间浴室，隔成三个隔间。在水塔后面增设了一个锡棚区，现在所有人都在这里用餐。

由于使用厨房的人众多，美婼在厨房的附属小室为巴巴做饭，并在那儿放了一个巴巴的小躺椅。

娜丁在《美赫巴巴期刊》（1938 年 12 月）的一期中如此描述上美拉巴德：

山顶之上，俯瞰广阔的地平线，在一片开阔地的中心矗立着的崭新建筑，其平衡与统一的简朴象征十分有趣——这就是美赫静修所。中央高耸的白塔上承载着一切灵性的标志——“于奴役中主宰”。坐落于山上的它，给人一种漂浮于广阔纯净天空和宇宙的奇妙感觉；唯有地平线上远山若隐若现的线条，温柔地将这迷人而单一的风景打破。

隔墙不远，我们的埃舍最近扩建了几处房屋，以适应美赫巴巴为团体所计划的扩展活动。这座简单朴素的建筑是一所专为穷人、妇女和儿童服务的免费医院。紧挨着它的是新办《美赫巴巴期刊》杂志的办公室。

｛注：《美赫巴巴期刊》是一本专门介绍巴巴的杂志，创始于纳西科埃舍，当时重新恢复发行。｝

伊丽莎白还在（1939 年 1 月的）《美赫巴巴期刊》上发表了关于在美拉巴德生活的文章：

居住在美拉巴德，我感觉自己生活在每一处，又哪里都不在。通过美赫巴巴，印度地图上的这个（世人一无所知的）小点，仿佛是固定巨轮的轮轴销，连接辐条辐射至悸动的城市、文明的动脉，直到地球的尽头……拥有 400 名居民的小村庄阿冉岗，距离美拉巴德大约四分之一英里。从我们所在的山顶上，可以听到村里寺庙的钟声。

回到美拉巴德几天后，巴巴列出每个女子的职责：

美婼为巴巴做饭并照料花园，由玛妮和蔻诗德协助。

盖麦在女儿玛奴协助下为东方人管理厨房。（午饭和晚饭同时做出来。）

吉蒂为西方人做饭，并协助苏娜玛西管理仆人，苏娜玛西的主要职责是守卫。（巴巴称她为“天堂守门人”。）

娜丁是新建妇产医院的护士长。艾琳、曼萨丽和美茹·杰萨瓦拉帮助她照顾病人。（一名女医生每天会来，还要雇一名护士。）

诺芮娜、伊丽莎白和诺妮负责《美赫巴巴期刊》，办公室设在妇产医院里。

拉诺照顾任何生病的女满德里，并负责木匠活。

海伦，一位瑞士艺术家，在海蒂的协助下，在巴巴的陵墓内画壁画，海蒂也是一位艺术家，她负责调配颜料。

瓦露，像往常一样，打扫（陵墓旁的）巴巴小屋，他们去法国之前，巴巴一直在那里闭关，现在他又开始在夜间使用。

虽然现在众多的人住在山上，但有些规定仍须严格执行：除了在医院或为《期刊》工作者，没有巴巴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走出院落。如果苏娜玛西看到任何男性上山，就摇铃警告美婼进屋。美婼要到厨房或东屋，待在那里。若有男子进到院子里，她须用棉花塞住耳朵，以免听到他的声音。那人离开后，玛西要再次摇铃。

“这比修道院还要严格。”玛妮说。

当然，还有一条基本原则——绝不可提到男子或任何雄性动物，尤其是在美婼面前。

由于杰萨瓦拉家人是新来者，且直接来自家庭生活背景，遵守这个规则对她们来说最为困难。早些时候，在 1938 年巴巴的生日庆典上，巴巴让馥芮妮负责拿棍子，敲打任何犯错的人。杰萨瓦拉家的女孩们总是不小心说漏嘴，说些不该在美婼面前说的话。

“有很多不同的命令——不做这个，不做那个，”玛奴回忆说，“有三个不同的水壶——一个是专门给巴巴的，一个给女满德里，还有一个是给访客用的。我们不许碰巴巴的东西。那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气氛，我们总是挨棍子。”

现在在美拉巴德，对杰萨瓦拉家人来说容易了一些，她们在西屋有自己的房间；她们可以彼此谈论自家的男子，但绝不可以在美婼面前谈论。

像以前一样，美婼从来都不独处；玛妮和蔻诗德到哪儿都陪着她，甚至是上厕所。后来，美婼的外甥女美茹加入埃舍，她也被赋予与美婼“形影不离”的职责，因为从那时起，只须有一个人随时伴随美婼而不是两个人。

“我们时刻要有一人跟美婼在一起，”美茹确认说，“不是玛妮、蔻诗德，就是我自己。如果有人需要离开，她必须等待接替者来。有时巴巴会让事情变得更为困难，只是为了看看你会如何服从他的命令。

“几年后，（在美拉扎德）巴巴说美婼可以独自一人，但美婼要始终待在房间或厨房里，不得到户外。她若是召唤人，一定要有人在听得见她呼唤的范围内。”

{注：后来，蔻诗德被指派了其他职责，替代者是来自孟买的中年跟随者卡曼玛西·伊朗尼，她在埃舍住了一段时间。}

希芮茵麦来拜访时，她给新来者提了一些建议：“不要把默劳戈称做神，也不要为他戴花环，看在神的份上！”

这毕竟是她的特权。她接着说：“他会骄傲，他的自我会膨胀，他会跌入傲慢的深渊！”

巴巴听后说道：“但我确实是神！”

“你也许是神，但你仍然是我的孩子。毕竟，我给了你生命！”

“你给了我了生命？是我首先给了你生命，然后你才生下我！创造之初我是你的母亲，现在你是我母亲。”

“你给我那么多的困扰，你怎么可能是我母亲？因为你，我不能在普纳的任何地方露面。社区嘲笑我，而我只能忍气吞声。”

“但承受这一切对你有好处，妈姆！”

希芮茵麦听此没有作答，而是把话题转到杰萨瓦拉一家身上。“默劳戈，你还有理智吗？你为什么把这么幸福的一家人也叫来？他们来自富裕家庭。这些可怜的宝贝在这儿生活会是什么状况？”

巴巴回答说：“在这里，她们会学到什么是真幸福，什么又是悲伤。”

在工务部平房期间，巴巴给女子们一篇有关幸福的开示，其中他说：“人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幸福……当我们获得神时，便获得永久的幸福。唯有基于忘我的幸福会引向永久幸福——神。所有其他形式的幸福都稍纵即逝和变化无常。这种真正的幸福必须强烈到使一个人能够承受遇到的所有苦难——或者能够承受像我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种痛苦。”

{注：《美赫主》，第 2297 页。}

如前所述，巴巴那时异常严格，尤其是对和美婼一起在东屋居住者。有一段时间，在巴巴离开她们的住处后，苏娜玛西要从里面锁上卧室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打开，直到巴巴早上五、六点用特别的节奏敲门。玛妮记得这种特别的敲击像是敲两下，停顿一下，再敲三下。

{注：坐女子们中间时，巴巴常用手指敲击同样的这种节奏，仿佛和着只有他能听到的某种旋律。}

巴巴如此谨慎背后的隐情很快得以揭晓。一天，凌晨 2 点，有人敲她们的门。苏娜玛西问是谁，但没人回答。她正要开门，瓦露提醒她巴巴说过的话。第二天早上，她们告诉巴巴这件事时，他说：“如果开了门，你就会死。”巴巴透露，一名在水塔里自杀的士兵鬼魂，是造成骚扰的原因。

对于那些习惯拥有自己隐私的人而言，不得离开大院的规定尤其困难。“（几年后）当我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艾琳说“我就在院子外面种树。我被允许到外面做这个。我种了西红柿和木瓜，清洁女工把我们的厕所垃圾都倒在那里。（没人知道这些植物是靠什么施肥的！）”

吉蒂也获准出去告知韦希奴市场采购事宜，或者是拉诺。除了（外出做演讲和会见官员的）诺芮娜，其他人都不可外出。

一年后，玛格丽特来到埃舍时，缺乏隐私对她来说也十分困难：“从不能独处，有时我感觉非常难。有时，我去到关鹿的笼子里坐着，在那儿她们找不到我。在旅行时，有一次巴巴说今晚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睡，我就一个人睡在屋顶上。

“通常他会说：‘你在这个房间，你在那个房间。’那天晚上已很晚了，他对我说：‘你想睡哪儿就睡哪儿。’我爬上屋顶只是为了躲开大家。那是个平屋顶，我在月光下铺开被褥。夜里我老是醒，心想：‘一个人待着多好啊!’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偶尔一个人独处是多么美妙。”

尽管女子们在山上有许多规矩，几乎没有隐私，饮食也受到限制，但有些事情还是出乎意料得到允许。例如，没有对吸烟的限制。诺妮抽烟，使用烟盒和烟嘴。在纳西科，茹阿诺和海伦都抽过很好的雪茄。但从 16 岁开始吸烟的拉诺，在纳西科的时候就戒掉了。

美婼回忆起西方人为和巴巴在一起所做的外在牺牲：“这些富裕的西方人深爱巴巴，忍受了那么多的不便，真是可贵难得：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床紧挨着，没有隐私可言。

“她们在户外吃饭，灰尘和树叶吹进食物里。诺妮上了年纪，她常穿着高跟鞋走下陡峭的（户外）阶梯。对于伊丽莎白，在西方习惯于享用自己的房间之后，没有隐私十分不易。诺芮娜是上流社会的一员，一贯穿戴时髦，像个王妃，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到了埃舍情形就很是不同了。”

玛妮补充说：“巴巴就像房东太太，带新房客看了房间后说：‘如果你还想要别的什么，只管告诉我，我来教你没有它可以怎么办。’

“西方人在美拉巴德楼上没有隐私。她们像睡在一个宿舍里的女生。两边各有一排床，中间的距离仅够放一张小桌。伊丽莎白的床在角落里，紧挨着诺芮娜的床。她们能有一些隐私的唯一方法是把纱丽围在床四周的蚊帐杆上，好似一个小帐篷——有点像她们自己的冰屋，或私人小室。她们的床便是个人的私人房间。你什么都听得见，但起码不会被看见。诺芮娜坐在床上写关于巴巴的文章，其他人各自写来巴巴这里的经历。”

晚上，女子们的房间里放有一个坐式马桶（便盆），但正如玛妮所说，没有真正的便利设施。“放着一小碗水，你可以洗手，但没有洗手间。若有人要上厕所，就得从非常陡峭的石阶下楼去。她们那时已不年轻。一开始没有栏杆，美拉巴德风很大，诺妮害怕被一阵风刮下楼梯。她穿着高跟鞋，紧贴着墙走下台阶。”

虽然最后安装了栏杆，但对诺妮没有任何帮助，因为栏杆比诺妮高。这是帕椎做的，他把所有东西都按自己六英尺有余的身材来制作。

伊丽莎白的腰背不好，但“每次吉皮想要出去遛弯，伊丽莎白就得走台阶下楼，”玛妮继续说，“若是她们正在楼上待着，巴巴突然从山下上来，有人喊：‘所有人，巴巴叫所有人。’她们就得再下来。我们现在才意识到她们有多厉害。”

既然诺芮娜被赋予写文章和谈论巴巴的职责，隐私对她来说必不可少。玛妮讲述诺芮娜不希望被打扰的故事：

“有一天，巴巴突然上山。我们在东屋。他一来，就有人喊：‘巴巴叫你们每个人！’

“人人都放下手头上的事，不管是做饭、洗衣服、画画还是写作——不管正在做什么。所有人把手上的事一搁，洗了手，直奔巴巴那里。

“巴巴让我叫大家。我不知道诺芮娜在她的‘冰屋’里正灵感迸发，专心写作。见她没来，巴巴叫我看看她在做什么。”

玛妮出去，上楼找到诺芮娜，回来告诉巴巴。

“她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玛妮说。

“去把这个口信给她。”

“我上楼，对她说巴巴给你这个口信。我回到东屋，回复巴巴。他又让我去传个口信。我再次上楼，告知诺芮娜，然后折回。每次巴巴都问我：‘她激动吗？她生气了吗？’

“头几次她没有，但大约第三或第四次，她发作了：‘我在为巴巴写作！你难道不明白吗？’如此等等，一句接着一句。

“巴巴促使她作出反应。他想挑起些什么。”

“去告诉她我召唤她。”巴巴最后说。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玛妮说，“我又回去，踮着脚尖走进房间。‘诺芮娜，巴巴叫你！’说完跑了回去。诺瑞娜最后终于现身来到了东屋。她为巴巴工作的时候，巴巴也在对她工作！”

曼萨丽也被分配为《美赫巴巴期刊》写作和翻译的工作，诺妮为她纠正英语表达的不当之处。曼萨丽和诺芮娜是朋友，根据曼萨丽的说法：“诺芮娜对待巴巴的话太一丝不苟，太认真，总是试图揣测巴巴指的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这么说？’她会问。巴巴称她为他的西方灵性母亲。”

巴巴经常声称，他打破沉默的时刻快到了，但曼萨丽对他说：“请延长您的沉默，巴巴。”

“你不想听我说话吗?”他问道。

是的，她不想听。为什么？因为在她为《期刊》工作时，吉蒂给了她一份巴巴语录的打字稿，巴巴说在他打破沉默的 12 个月后，他将死于“非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曼萨丽总是说不要巴巴那样。

“每个人都盼望听我开言，”巴巴打趣道，“只有曼萨丽不干。”

曼萨丽的兄弟是部队中尉，有时巴巴逗她说：“看看你兄弟，人家是军官，可你是什么？”

“巴巴，他效忠国王，”曼萨丽有一次答道，“而我是王中之王的仆人。”

“不是仆人，”巴巴纠正道，“是朋友。”

奎师那生日，1938 年 8 月，阿美纳伽，工务部平房

顾麦、拉诺、吉蒂、诺芮娜、蔻诗德、美婼、玛妮、娜丁

海蒂·默敦斯拍摄

奎师那生日，1938 年 8 月，阿美纳伽，工务部平房

伊丽莎白、玛妮、美婼（梳着长辫）、蔻诗德、吉蒂、盖麦、美茹·杰萨瓦拉、仆人们

海蒂·默敦斯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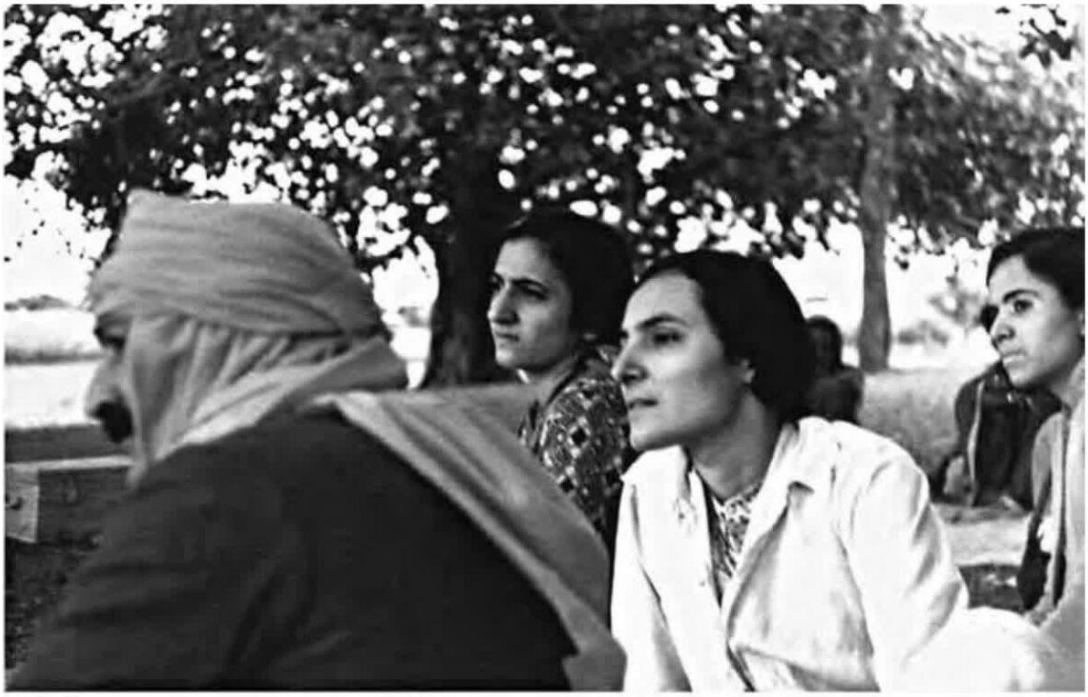
在奥兰加巴德路附近野餐，1938 年，阿美纳伽

巴巴与卡库拜、瓦露、美婼、艾琳、蔻诗德、玛妮、娜丁、诺芮娜

海蒂·默敦斯拍摄 *在奥兰加巴德路附近野餐，1938 年，阿美纳伽*

巴巴与拉诺、玛妮、蔻诗德、美婼

海蒂·默敦斯拍摄



1938 年，阿美纳伽野餐

巴巴与蔻诗德、美婼、玛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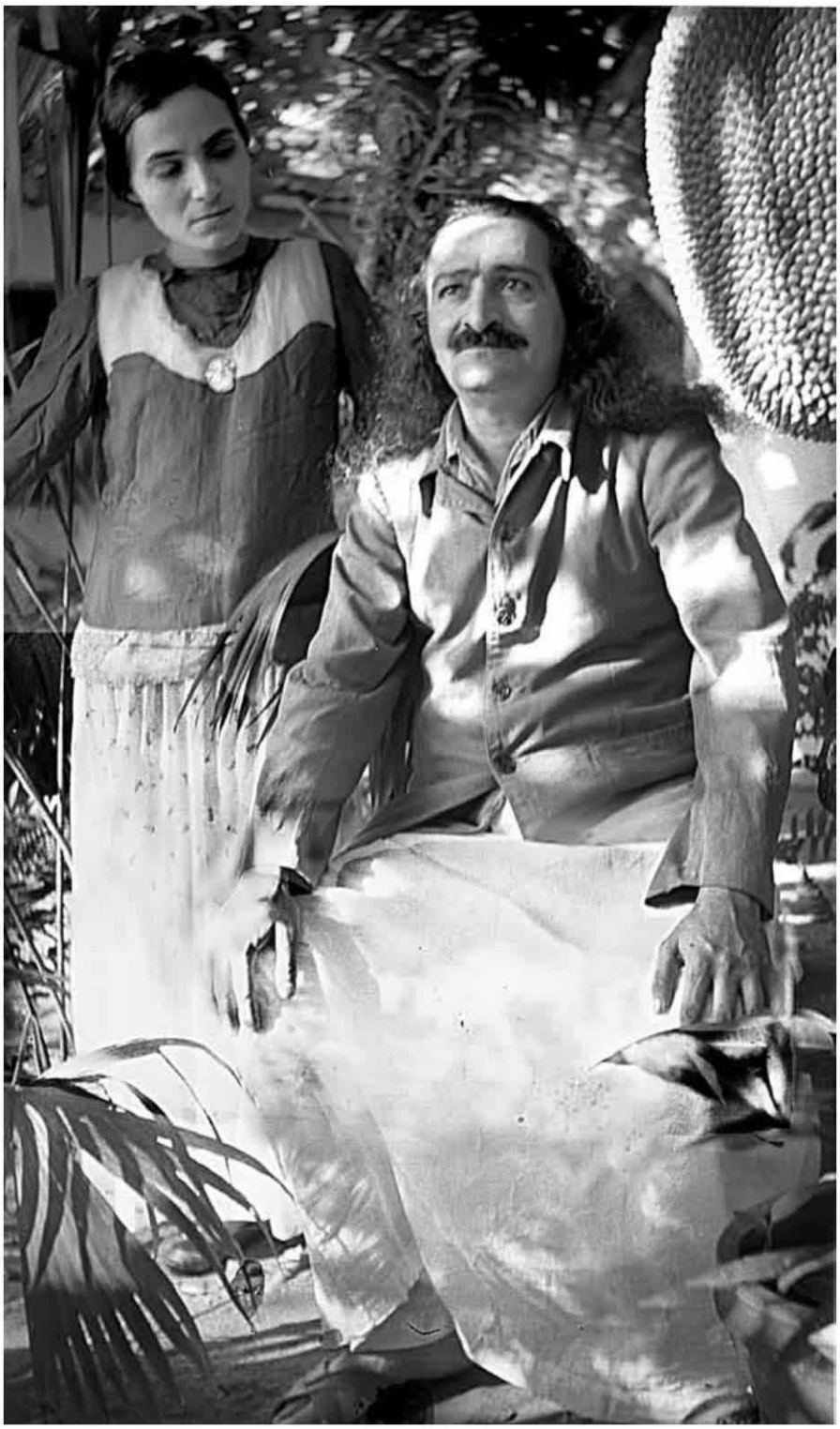
海蒂·默敦斯拍摄

1938 年，阿美纳伽野餐

苏娜玛西：海伦、娜佳、美婼、蔻诗德、拉诺、巴巴与吉皮

海蒂·默敦斯拍摄

41 摇篮曲中道晚安



1938 年，美拉巴德

伊丽莎白拍摄——伊丽莎白·帕特森照片档案馆提供

每天早上 5 点，美拉巴德山上都会响起摇铃声，叫醒所有人。苏娜玛西在院门外等着巴巴从他在山上的小屋出来，陪同他到厨房。六点半吃早饭时，巴巴跟女子们玩笑，问询她们的健康，睡得好不好，有没有做梦等。7 点钟，他下山去玛司特那里。

女子们的午餐时间是上午 11 点，在水塔后面的新锡棚下吃。食物放在餐具柜上，每人都自己盛饭。人人都有一个小木凳，下面有各自的名字，(承蒙伊丽莎白资助)由木匠特制……有些人的凳子做得较矮，而比如伊丽莎白等人，因不喜欢蹲坐，凳子就做得高一些。起初，她们只得把盘子放在腿上(通常很烫)，后来拿来两条稍高的长凳当桌子。

锡棚完全敞开无遮，美拉巴德的强风吹得扬尘四起。在东西两面竖起竹席，倒是起了一点作用。但除了灰尘，她们还得对付苍蝇、蚊子和其他飞虫。

上午 10 点 45 分，巴巴与美婼和玛妮，在东屋美婼的床上吃午饭，美婼在床上铺一块大桌布。端来脸盆和肥皂，美婼用大水罐倒水，巴巴用脸盆洗手。

｛注：美婼和玛妮通常先给巴巴盛饭，然后再吃；有时，如果巴巴来晚了，她们会在他上山之前用餐。｝

午饭后，巴巴要么和西方人坐在外面，要么把所有人叫进美婼的房间。“有时候我们在东屋外面，聚在巴巴周围，那里很荫凉，”美茹（伊朗尼）说，“有时巴巴走到他未来的三摩地，背靠东墙而坐。我们聚集在陵墓外他坐的平台上，一棵菩提树的树荫下（后来因为树根损害三摩地被砍伐）。”

在这期间，巴巴给女子们做了许多非正式的开示。艾琳说：“下午或晚间，我们坐在巴巴身边，或者在女孩们的房间里，或者在棚子下面，巴巴在那里向我们解释爱、业相等诸多主题。但很多次，我在他身边坐着，却听不到他在说什么，我感到被巴巴的爱所淹没——一种只给予而从不索取的爱。我想其他人肯定也有同感。”

关于神圣之爱，巴巴举了阿亚兹的例子，他如此忠诚自己的大师，因大师的一句话，将一颗无价的珍珠毁掉。“你们若想配得我的爱，就要像阿亚兹一样！但是此时此刻，你们不像阿亚兹，而像皮亚兹——洋葱！因为每次对付你们，我都禁不住流泪！”

巴巴还把女子们比作大蒜，艾琳回忆说：“如果我们有人闷闷不乐，巴巴就会说：‘别在我面前摆大蒜脸。’”巴巴会引用格言说：“你笑，世界陪你笑；你哭，唯有自己哭。”他告诉女子们，她们有责任让自己显得快乐。“你们若不想提前变老，那就在言思行和外表上表现快乐——首先在外表上。也许你心里并不快乐——也许你肚里有气!——但你必须（展现）快乐。

｛注：格言出自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的诗《孤独》。｝

“我总发现你们有一半人是‘大蒜脸’。你吃大蒜时，味道会传给所有人。所以，当你带着一张大蒜脸时，也会传染——这是会传染的。总是面带笑容是一种神圣艺术，一种神圣品质，它可以帮助别人。你面如大蒜时，会让别人不快。

“你若把我当神，神言必须是你的一切。你必须全心全意遵循我的话。如若不然，它不过只是‘老生常谈’。你以我为神，却不遵我为神。”

正如巴巴在奎师那生日游戏时指出的，通过和他相伴，他们要么可以产生亲密感，试图让巴巴像他们，要么发展爱，努力变得像巴巴。巴巴是团体中一员的感觉，自然让他们减少了恭敬态度；尽管如此，巴巴仍希望她们时刻觉知他的真正身份。

例如，女子们须自觉不在巴巴面前打哈欠。“每当我打哈欠的时候，”玛妮说，“我都会想起巴巴用双手比划着，好像张开的鳄鱼嘴，说：‘什么，在我面前这个样子？’”

战争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在回答有关战争和受苦必要性的问题时，巴巴说：“战争并非特别的苦难。人们不是一直在受苦吗？正是普遍的痛苦导致了战争。人们受苦是因为不满足，他们想要更多更多……这场战争是必要的——必要的痛苦——但世界上大多数痛苦是不必要的，是自己施加的。

“灵性上，除神以外，一切都是零。因而从灵性角度，战争与和平皆虚无。就外在而言，战争是最可怕的事情。除非战争对于（世界的）灵性提升绝对必要，否则我绝不会允许战争发生——绝不允许！而出于灵性上的原因，战争绝对有必要。”

他们并非总是谈论严肃沉重的话题；有时，他们会听剧作家加勒特·福特带到纳西科的留声机。西方人寄来一些唱片，巴巴自己也从早先的西方之旅中带回了一些。

巴巴非常喜爱美国黑人灵歌，让她们反复播放。巴巴尤其喜爱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特别爱听他唱的《老人河》（Ol’ Man River）和《耶利哥之役》（The Battle of Jericho）。（在古吉拉特语中“德哥（Derko）”是青蛙的意思，时而来小住几天的顾麦，听到《耶利哥之役》这首歌，纳闷干吗要一遍又一遍放一首唱青蛙的歌，这把巴巴逗得大乐。）

{注：保罗·罗伯逊是个令人瞩目而又悲剧式的人物：“提及保罗·罗伯逊其名，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笑语和歌声低沉浑厚，身心活力洋溢，智慧而又精神不屈的形象……全美足球最佳选手、入选罗格斯大学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罗伯逊，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主演过两部重要戏剧，在纽约举办灵歌个人演唱会，将本世纪最灵动的歌喉之一，展现给全世界，并在荧幕上留下令人难忘的戏剧形象，如《演出船》和《激扬山谷》等作品。

“之后，走上国际声誉顶峰的罗伯逊，开始为激进的社会主义以及美国黑人的权利辩护发声。因此大胆作为，他不仅被推下神坛，且由此趋入精神不稳的深渊，余生都未逃脱。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实际上是在隐居中度过的，是一个令人感伤的人物。”

（摘自 1989 年 2 月 12 日《华盛顿邮报》，作者阿诺德·兰佩萨德，《图书世界》第 1 页）

巴巴和女子们看过保罗·罗伯逊的两部电影:《所罗门王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1937 年）和《桑德斯的子民》（Sanders of the River，1935 年），后者恰巧是巴巴另一个早期喜爱的作家埃德加·华莱士的作品。}

巴巴还喜爱西班牙音乐。放《蟑螂》（La Cucaracha）这首歌时，他讲述了一个西班牙歌手被她两个情人中的一人（被她的两个情人之一）刺死的悲剧故事。他还喜爱《花生小贩》（Peanut Vendor）和热情的墨西哥流浪乐队歌曲《黑人少女》（Negra），因为其歌手马里奥·维斯康蒂的嗓音动人。

{注：巴巴喜欢的歌曲和音乐见附录 C。}

“巴巴最讲究嗓音，”美婼说，“声音要么触动他，要么没有。巴巴喜爱西班牙（拉丁）音乐，因为响板动听、节奏欢快。他在膝盖上打拍子。”

巴巴因为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的歌喉而喜爱《摇篮曲中道晚安》，这首歌由约翰内斯·布拉姆斯作曲。

{注：他们还有别的平·克劳斯贝的唱片，但巴巴只点了 1941 年 5 月由德卡（Decca）唱片公司发行的《摇篮曲中道晚安》（亦称《布拉姆斯摇篮曲》）。另外，巴巴也很喜欢《你和我》(You and I)。他还喜爱平·克劳斯贝和鲍勃·霍普(Bing Crosby-Bob Hope）共同出演的影片。}

有时巴巴会听几张诺芮娜和伊丽莎白的古典音乐唱片，但总的来说，“巴巴不喜欢古典音乐，他偏爱节奏欢快活泼的音乐，尤其是卡瓦里。”

卡瓦里音乐可以说是热情赞美神的一种情感表达形式，将爵士音乐的自发性与福音音乐的灵性融为一体。卡瓦里歌曲中，巴巴特别喜欢听歌手比卡拉·卡瓦(Byculla Qawaal）的唱片。

巴巴甚至召此人来为他演唱，但他没能来。反而另一位歌手，珀亚罗·卡瓦（Pyaroo Qawaal），接受了巴巴的邀请，到他面前演唱。据美婼说，在这之后，比卡拉·卡瓦从舞台消失，不再录制唱片，声望衰落，而珀亚罗·卡瓦则变得广为人知。

巴巴还喜欢匈牙利狂想曲和夏威夷的吉他音乐，这些曲目，玛妮在西塔琴上模拟弹奏出来。在流行音乐方面，巴巴喜爱《修伞人》（The Umbrella Man）与《疯狗和英国人》（Mad Dogs and Englishmen），并跟着打节拍。喜欢和着节奏击节打拍。他还喜爱男高音理查德·克鲁克斯的声音，经常播放他的《生命的奥秘》(Mystery of Life ）和《歌中之歌》（The Song of Songs）。

{注：《疯狗和英国人》（诺埃尔·科沃德，1932）：“疯狗和英国人在正午的阳光下出门。/日本人不在乎，中国人不敢。/ 印度人和阿根廷人从 12 点到 1 点睡得香。/可是英国人讨厌午睡。”}

《圣母颂》（Ave Maria ）和《卡普里岛》（Isle of Capri）是巴巴的最爱，有一段时间，巴巴几乎每晚都播放后者。他解释说，这其实是讲一位男子爱上一个名叫特蕾莎的圣人（不是阿维拉的特蕾莎）的事迹，但见她手指上戴着一枚金戒指，象征她嫁给了基督。

{注：《圣母颂》是法国作曲家查尔斯·古诺根据巴赫的作品改编而成，灵感来自耶稣的母亲玛丽亚。}

美婼个人最喜欢的一首歌是科尔·波特(Cole Porter)的《你是巅峰》(You’re the Top)，以及莫里斯·谢瓦利埃（Maurice Chevalier）的《路易丝》（Louise），美婼在歌中插入了巴巴名字：“每一丝微风似乎都在低语：‘巴巴’。”（她不喜欢《耶利哥之役》）

有时，晚上吃晚饭时，美婼和玛妮到锡棚下和大家一起吃。巴巴坐在他的躺椅上，和女子们一道用餐，躺椅已从美婼的卧室搬到锡棚下。其他时候，她们把躺椅放在厨房旁的凉棚下，在星空下听音乐。

一段时期，女子们每天晚上在巴巴面前唱阿提。一盏煤油灯点亮，大家静静地站在他周围。顾麦端着苏娜玛西准备好的阿提托盘。只唱《古吉拉特语阿提》。

完毕，巴巴站起来，先拥抱美婼，接着逐一拥抱别的女子。她们向他道晚安，他对她们说睡个好觉，要快乐。女子们跟随他到他的小屋，苏娜玛西打着一盏灯笼为大家引路。巴巴站在院内门边（美婼从不出大门），再次道晚安。女子们随后回到她们这边。晚上 9 点响铃，所有人回房间准备睡觉。

不过巴巴喜欢给小惊喜：有天晚上，他在写字板上拼写的不是“晚安”，而是“Too-too”(近似于回头见)。还有一次，巴巴拥抱美婼时，将她举离地面四英寸。

美婼记得巴巴对她特别温存的一次：“巴巴不喜感冒。埃舍里若有人流鼻涕或感冒，会被告知远离巴巴和其他人。巴巴不想让感冒扩散蔓延。

“有一次，巴巴正要拥抱我，跟我道晚安。我说：‘巴巴，我喉咙有点痛，可以吗？’巴巴很甜很甜地说：‘没事的，没关系。’他拥抱了我。”

一天晚上，曼萨丽拥抱巴巴时，搂着他的脖子，把全身重量都倚在他身上。巴巴不喜被抱得这么紧，结果他不再拥抱每个人。“从明天起，”他宣布，“谁都不能拥抱我。除了美婼，谁都不可。只有她可以。”

玛妮心烦意乱，几天后，巴巴也同意拥抱她，但没给其他人。“一天结束时，美嫏和我会独自在东屋，”玛妮说，“这时候其他人都走了。巴巴会伸过脸颊，美嫏吻过后，我会吻他的左脸颊，而后巴巴会拥抱我。”

其他人唯一可以亲吻巴巴的机会是在他生日那天，或是在她们过生日的当天，很久才会在特定场合下有那么一次。

因为这个新局面由曼萨丽造成，或许巴巴在那时就在为她注定要扮演的孤立角色做准备，把她推开是为了最终将她拉近。在这期间，一次巴巴走到曼萨丽身边，问道：“你吃完早饭了吗？”

“没有，”她回答说，“我正在吃。”

“吃完后来见我。”

曼萨丽过来见他，他说：“我们去散步。”他牵着她的手，他们并肩走着。“这一切都是我的，”他说，一边挥手示意，“你喜欢吗？整个宇宙都是我的，但这个地方（美拉巴德）尤其属于我。”

他们就这样在院子里走着，巴巴又重复道：“一切都是我的。”随后他说：“假设有一天我要离开这里12个月，带上所有的人。我会为你提供12个月的供给，你愿意留下吗？”

眼泪滚落曼萨丽的脸颊。“我不是为此而来的，巴巴。”

“什么？你在哭吗？我不喜欢哭。我跟你开了个玩笑，但我看你不喜欢我的玩笑！”

“我喜欢您的玩笑，巴巴，但这对我来说不是玩笑，而是炸弹！”

“我不喜欢这样，”巴巴责备道，指她的眼泪，“你是女人吗？不，你不是女人（灵性上而言），你是个男子汉！只有女人才哭泣！你不是女人。”

曼萨丽仍啜泣不止，巴巴说：“好吧，我不会再跟你开这个玩笑了，因为你不喜欢，你会哭。这只是个玩笑。现在忘了吧。”

曼萨丽后来回忆说，巴巴一直在为让她独自留在美拉巴德山上做准备：“这件事发生在1938年9月或10月；11年后，当巴巴宣布开始新生活时，它成真了。”

蔻诗德的母亲苏娜玛西是埃舍里最矮的女子，甚至比曼萨丽还矮，巴巴也喜欢逗她。但如果她做了惹他不快或者他不赞成的事，比如和他争辩，他会掐她。（有时她甚至会有一块青肿。）

巴巴对苏娜玛西的手势是一只袋鼠，因为她走路的样子让他想起袋鼠。不过看完电影《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后，巴巴开始叫她“喷嚏”，因为她喷嚏打得非常响亮。若听到苏娜玛西打喷嚏，巴巴就派人去叫她，模仿她打喷嚏的动作，让大家乐一场。

“玛西，你个子怎么这么小？”巴巴有一次问她。“我不知道，巴巴，”她笑着说，“是您这样造的我！下次把我造得高些。”

甚至多年后在古鲁帕萨德，巴巴仍对她说：“我不明白凯库希如·马萨是怎么选你做他的妻子！”

凯库希如瘦高而英俊，但玛西很是个很有风度的人，她双手合十，对巴巴说：“下次，请别让我生得这么矮。这是如此不便，我得叫人帮忙才能够到架子顶上的东西。”

苏娜玛西一直忙于监管埃舍的仆人，但她的主要职责是“天堂守门人”。她受令坐在上美拉巴德栅栏门外（后改为金属门）、高架水塔下面的小房间内，随时警戒有人上山。

｛注：雨季时，天若下雨，苏娜玛西就跑出去把晾衣绳上巴巴的衣服收起来。｝

巴巴看望山上的女子之后，苏娜玛西会陪他一直走到男满德里不得越过的铁道旁。当巴巴回来吃午饭时，她又走下山去迎接。有时，在某个隆重的节日或吉祥的场合，巴巴上山，众女子迎接时，苏娜玛西会敲碎一个椰子。

｛注：在印度，任何重大活动上，比如乔迁新居，或者有某位要人或名人出席时，敲碎椰子是用来祈福。这种行为象征着头脑的毁灭。｝

有一次，苏娜玛西没下山迎接，巴巴独自上山。他过去查看情况，苏娜玛西说她的眼睛出了问题。巴巴蒙上她的眼睛，将她领进东屋，嘱咐她明天早上之前不要起床。

苏娜玛西有白内障，伴有并发症，她担心自己会失明，但巴巴向她保证：“我保证你不会失明。”12 年后，新生活期间，苏娜玛西去看医生，治疗白内障。医生说她若晚来一天，就会失明。巴巴信守了诺言，玛西的视力得以保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巴选了一个不仅极其矮小且近乎失明者做他的“守门人”！

苏娜玛西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门口，无事可做，巴巴让玛妮教她英文童谣和几首短诗，她背下来再念给巴巴听。玛妮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但她尽职地坐在苏娜玛西面前，慢慢地说道：“波莉把水壶放上去，放上去，放上去。”

玛西不会说英语，她重复道：“波莉把水壶放进去，放进去，放进去。”

“不是水壶放进去，是放上去！”玛妮说。

有一次，玛西进东屋传信时，巴巴用古吉拉特语说了这个谜语让女子们猜：“一个火车头带着两节车厢，不知要往哪里去。一个车厢空荡荡，另一个车厢里是神。”

没人猜出答案，答案是苏娜玛西。她的外套有两个口袋，一个是空的，另一个是她的念珠，她边摸念珠边持巴巴的名。“那个口袋总是在动，”玛妮说，“里面可能有只松鼠。”女子们觉得这个谜语十分有趣。“巴巴说得那么自然，”玛妮继续说，“用古吉拉特语表述，那么活泼押韵。”

下午巴巴下山后，因不必守门，苏娜玛西便在自己的房间里打个盹。虽然打着鼾，但若有人叫她，她会答道：“听见了，我每个字都听得真，我没睡。”说着立刻起身。

“巴巴不喜人们午休，”玛妮说，“我仍记得下午他突袭而至时，有人正躺着睡觉的情景。巴巴将手指放在唇上示意大家别作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拧起一端，将手帕缓缓从睡觉者头上垂下，直到手帕角轻擦那人的鼻尖。

“那个人（通常是苏娜玛西）抽动着鼻子，以为是只苍蝇，各种表情做尽。我们不能大声笑。过了一会儿，他又做一次。三四个来回之后，那个人气不过，醒了——发现原来是巴巴。于是大家哄堂大笑。”

在早期，苏娜玛西有一种好打听的天性。“她想知道埃舍里发生的一切，”玛妮继续说，“巴巴让她坐在院子外守大门，这使她完全置身事外！她要是需要上厕所，或者泡几件衣服，过后再洗，这就给了她在埃舍里经过一下的机会——一个看看有啥事发生的机会。

“虽然她只离开五分钟，巴巴却刚好在玛西不在岗时到了。‘巴巴，我就离开了两分钟，’她说，‘巴巴怎么能这么快就上山？’她觉得好奇怪。”

关于东方女满德里，吉蒂曾写到，有两件事令她深受触动：首先，她们的绝对服从细致入微，她们全神贯注于巴巴，想他比想自己多，在她们贯穿一天的思想、言语和行动中，让他成为她们一刻不离的伴侣和向导。其次，她们对巴巴、她们的大师的爱与信心，表现出令人崇敬的、孩子般的品质。

关于她在美拉巴德山上的时光，吉蒂说：“我记得巴巴说过，那些把他们的生命专注于他者，逐渐在意识上与他一致。一点一点地，他们的人性融入他的神性，他们得以自由。一天当中的任何时候，吃饭，玩耍，工作，或者我们在院子里走动时——巴巴会突然微微抬手，向我们中的一个打个手势，表示：‘你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在致力于把我们的意识从我、从幻相和二元欲求的众多目标中转移开，转向他本人或者说神这唯一的目标。

“显然，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我们和他在一起，在他的肉身临在中。我记得巴巴当时说的一句话：‘爱我，服从我，我会照看你的灵性生命。’是的，他是我们灵性上的良伴益友。”

{注：摘自《唤醒者》，第 21 卷，第 2 期，第 31 页。}

1938 年 9 月 11 日，为庆祝琐罗亚斯德的生日，巴巴同意装扮成琐罗亚斯德，并拍照留影。他叫美婄和女子们做些东西，美婄回忆说：“ 我们用一条白色纱丽做面料，准备了三四个小时完工。巴巴穿上了它，伊丽莎白给他拍照。”

在一张照片中，巴巴持一根手杖，另一张照片中，希芮茵麦在他身边。他对伊丽莎白说，这就是琐罗亚斯德真实的样子，但蓄有胡须。

{注：根据伊丽莎白的说法，巴巴按母亲的要求装扮成琐罗亚斯德；美婄则持不同意见，她认为巴巴如此穿扮只是心血来潮。}

普利得（满德里之一）奉巴巴之命上演一部剧，由下美拉巴德埃舍的 36 个玛司特和疯人做演员出演。凭着巴巴的恩典，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得以完成：9 月 25 日，《高毗迁达王》剧上演，表演十分专业，租用了戏服，舞台有灯光照明和背景。来自孟买、普纳、纳西科和阿美纳伽的爱者们前来观看这场独特的演出，一些女子（但不包括美婄）也观看了演出。

两天后，疯人和玛司特埃舍半数人员被遣送回家。巴巴指出，这一切，以及这部剧本身，都与世界形势相关联：欧洲战事已不可避免。这些世人眼中的疯癫者，却能出色地演好这部古老的帝王剧，而现代世界的诸多“为王者”，却表现得如疯子一般。

对女子们，巴巴说：“这意味着战争。俄国、法国和英国对抗德国、意大利等国……时间快到了——世界将一片混乱。这就是我在（《美赫巴巴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公开宣称‘我是阿瓦塔’的原因（虽然这篇文章当时还未发表）。

威廉·夏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关于 1938 年 9 月 26 日这一天如此写道：

那天晚上，希特勒断了自己的后路，至少在我们这些惊奇地听着他疯狂发作的人看来是这样的……他歇斯底里地大吼大叫，是我见过的最为严重的一次情绪暴发……

9 月 28 日：随着“黑色星期三”的到来，柏林、布拉格、伦敦和巴黎上空笼罩着浓重的阴云。战争似乎不可避免……在伦敦，挖战壕、疏散学童、清空医院的行动仍在继续。在巴黎，拥挤不堪的火车争先恐后驶离这座城市，离开首都的机动车交通堵塞不通。西德也有类似的场景。

{注：摘自《第三帝国的兴亡》，第 397 页，404 页。}

巴巴知道希特勒（根据慕尼黑协议）的绥靖政策是行不通的，他告诉女子们：“会有战争……会有事情发生，会让他们忘记所有的承诺，而且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波兰——俄国？……但在10月7日，我有一个比战争更重要的计划。这个计划和战争有间接关系，和你我直接关联。猜猜有什么惊喜。”

她们猜不到，只好等巴巴告诉她们。10 月 2 日巴巴给了一个暗示，他说：“今天，我和印度专家就‘印度自驾旅行’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我们可以弄一辆全新的巴士——新车身，新引擎——带 18 个软垫座位以及车顶的行李空间，你们认为这要花多少钱？六千卢比。但数额太大了，我们必须全体进行捐助，现在就开始准备。我们须现在订货，以便二月份能准备就绪。那么现在，这 6000 卢比和汽油怎么办?

伙食费和这里的一样。我会让疯人埃舍和医院继续运转，还有杂志。我付不起油费。但即便如此，基于伊丽莎白每月支付的 150 美元，这些活动仍有可能。”

五天后，巴巴分别与男女满德里交谈，宣布他计划于 12 月 15 日离开美拉巴德去“另一个地方”，之后开始印度旅行。他指示萨若希为此打造一辆专用巴士，漆成蓝色。接下来从 1938 年 12 月到 1939 年 2 月贯穿印度的旅行被称作“蓝车旅行”。

对于巴巴计划的不断变更，艾琳这样评论：“在印度，我们学会了埃舍的生活方式，美妙而精彩；然而与此同时，是 24 小时不间断的考验。巴巴一如既往地慈爱，但比以前（在戛纳）更少有个人色彩并更严格。每当我们觉得已理解或习惯了某些事情或生活方式，就会出现变动。慢慢地，我们学会并接受了大师的方式。

从 10 月 15 日开始，巴巴在山上的小屋和下美拉巴德的角卜地（小屋）之间交替居住，从晚上 7 点一直闭关到第二天早上。

尽管巴巴计划在不久的将来离开美拉巴德，妇产医院仍于 10 月 11 日开张，佳尔送来第一个病人——一个智障孕妇。这名妇女在凌晨 3 点分娩。雇了一名女医生，安排她住山上的一个房间（图书馆），但她并不尽责，半夜有人叫她去接生时，她躺在床上迟迟不动。

幸运的是，当时山上有人对这些事情有一些经验。巴巴和查干一起来到医院，并将希芮茵麦、盖麦及其姊妹顾拉玛西叫醒。娜丁和曼萨丽也在场，尽管曼萨丽以前从未接生过。

希芮茵麦负责接生，她叫娜丁烧一些热水。巴巴脱下外衣，嘱咐曼萨丽不要害怕，拿棉花来，他把炉子点燃，他们会一起接生这个孩子。

娜丁和病人在一起，让她不断念“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则坐在病房外面。

每隔五分钟，他就吩咐和他一起等着的曼萨丽：“我想孩子出来了。去看看。”

5 点钟，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婴。“相当顺产。”艾琳回忆说。婴儿出生后，巴巴每天去医院探望五六次。“医院的启动不是从病人而是从一个孩子的出生开始，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娜丁任医院的护士长，虽身为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儿媳，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但她对医院的管理工作全身心投入。娜丁不会说马拉地语，但她和病人坐在一起，握着她们的手，指着自己的巴巴吊坠，说：“巴巴在你里面，巴巴在我里面。”

因为很难买到现成的药物，艾琳自己动手制作混合药剂。她还在医院值夜班。“有时医院人满为患，人们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我用未漂白的棉布给病人缝睡衣，给婴儿缝小衣服。印度人很惊讶，我们欧洲人会无偿照顾他们，只是为了服务神，在无私工作中训练自己。为巴巴的计划而工作，我们感到幸运。一旦我们习惯了这项工作——而且很可能已经喜欢上了——医院就关门了。”

曼萨丽不大喜欢自己在医院的职责：“我给病人和(讨厌我的)医生端茶送饭。巴巴给了曼萨丽一顶大大的白色帽子，帽子松得掉到了眼睛上，她甚至在医院里也戴着这顶帽子，巴巴便会取笑她。“巴巴和佳尔都在那里。我端着茶盘，巴巴叫我，指着那顶松垮的白帽子，抿着嘴笑。

“巴巴说如果没有床位，病人可以睡地板上。医生不喜欢这样。巴巴想要多住一些病人。那些日子我很忧郁，因为我没有时间和巴巴在一起。我希望能在他身边，半小时也行。但我一整天都在医院里度过。”

而且每天下午五点，巴巴都会带着女子们散步。曼萨丽抱怨说她根本见不到他，巴巴便让她在下午四点半给病人送晚饭，而后加入他及其他人。这也惹恼了医生。“病人若是晚上饿了，你会起来给她们送牛奶吗？”她问曼萨丽，曼萨丽回答说：“这是巴巴的命令，我必须服从。”

医生越发恼怒了：“巴巴这个，巴巴那个……这个巴巴是谁？”

曼萨丽指出，美赫巴巴是医院的老板，也是医生的雇主，所以她必须遵从他的意愿——他也是她的“大师”。

美婼与妇产医院没有任何联系，只被带去参观过一次。巴巴还带她和其他人去看艺术家海伦·达姆在陵墓里的绘画。室内圆顶的绘画当时还不完整，但后来她们又被带去看了完成后的画作，其中包括北窗中央的巴巴肖像。

美婼非常喜欢这些画：“巴巴的表情最初很美。那么可爱，双眼那么感人，充满了慈悲的爱。原画眼神温柔，表情甜美。多年后，重新翻新这些画作时，拜亚·潘迪（阿美纳伽的一位艺术家和摄影师）没有动脸部。他无法重新捕捉到那种表情。”

海伦的艺术才能及其坚毅品格给美婼和其他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她已经 60 岁了，已不年轻。海伦有一些古怪的观念。在瑞士，她过着近乎隐士般的生活，只穿自己做的和服式羊毛衣；她不习惯像在埃舍里这种和别人这么近距离的生活。“海伦是海蒂的朋友，她喜欢灵性的东西，”美婼回忆说，“她有时需要仰卧在脚手架上工作。她一句英语都不懂。我们只得通过诺芮娜（或艾琳）和她交谈，她懂德语。”

“海伦只会说德语，在印度和别人交流有困难。这一切，加上远离家乡和自己的专业工具，使她感到十分孤独。当巴巴令她为他的陵墓绘画，用她能得到的不多的颜料和工具，海伦对有机会重拾自己的艺术工作欣喜若狂。”

{注：摘自《爱街灯柱》（Love Street Lamp Post），1990 年春。}

玛妮说：“巴巴让海伦·达姆在印度的经历极其不易。她已不年轻，语言不通，（后来）又生病。而且她和娜丁处不来。”

其他人，比如艾琳，也曾与娜丁发生过口角，艾琳认为娜丁是假装虔诚。在与巴巴见面之前，娜丁曾在旁迪切里，与圣人师利·奥罗宾多·高斯(Shri Aurobindo Ghose)待过一段时间。不知何故，娜丁觉得艾琳不够“灵性”。

事实上，娜丁的性格似乎与其他西方人都合不来，她们发现很难适应娜丁的某些方式。而东方人则发现她极安静，性情温和，尽管出自名门，却很谦逊。有一点是肯定的：娜丁对巴巴满怀着爱，巴巴说：“（娜丁）会在珠穆朗玛峰上为我演说，即使只有雪在倾听!”

埃舍里的每个女子，起码另有一个人观念与之相似，娜丁除外；但巴巴指出，这些相似之处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甚至可能导致她们相互依赖，而不是依靠他。

尽管海伦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光，但在美拉巴德也收获了一些乐趣。庆祝十胜节时，女子们给恰姆和吉皮穿上戏服，佩戴鲜花。巴巴送给艾琳的那只兔子也穿了一套衣服，而为了逗巴巴开心，海伦把自己打扮成兔子的模样!

1938 年排灯节期间，阿娜瓦丝、娜格丝、高荷和恺娣被邀请到上美拉巴德，住了一周。巴巴指示她们不要在美婼面前谈论外界的任何事情。“当时的规定非常严格。”恺娣说。

来访者在医院里被分派了职责。白天，她们为住院病人制作绷带和外衣；晚间和巴巴一起去医院看望病人，并在他的巡查中确保一切都一尘不染。夜间，由于西屋没有足够的床铺，她们就睡在楼上宿舍地板的床垫上。

恺娣还记得为排灯节带来炮竹，她点一支烟花时烫伤了手指。她父母问巴巴，恺娣可否加入他的蓝车之旅，巴巴说他会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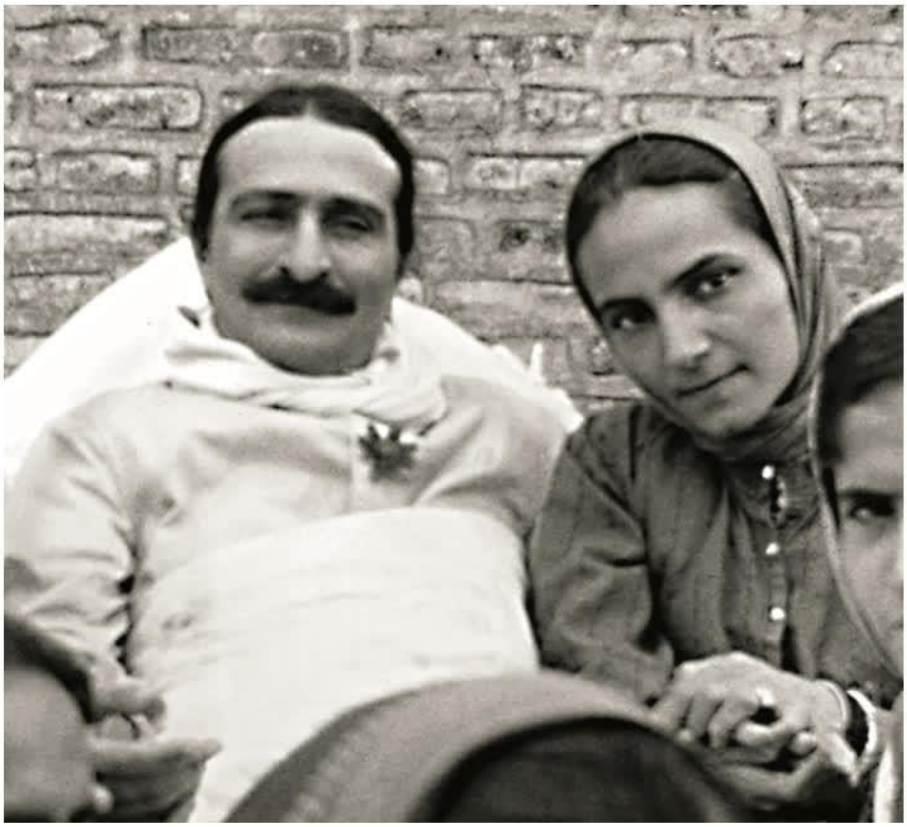
即将到来的蓝车旅行是今年最后几个月讨论的焦点,满德里已开始提前准备。11 月 5 日，巴巴最后一次和女子们去幸福谷野餐，就在同一天，他写信给在英国、经常与之通信的迪莉娅：

世界处于恐惧困惑的混乱状态。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但等着瞧吧。我知道一切，现在和未来，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在这里要做的工作。我不是阿瓦塔吗？世界很快就会知道这一点。

｛注：《美赫主》，第 2332 页。｝

《美赫巴巴期刊》首刊于 11 月发布，其中刊有巴巴的文章《阿瓦塔》，文中巴巴公开宣称他是阿瓦塔。

前面说过，伴随着世界形势如火如荼展开，巴巴已经准备好，带着他迄今已训练有素、克己自律的“部队”，搭乘堪称移动式埃舍的汽车踏上征途。



1934-1936 年，上美拉巴德

（背后是厨房东侧墙）

蔻诗德拍摄——玛妮收藏

上图：上美拉巴德厨房，两条竹席通道，巴巴栽种的树

下图：美嫫在厨房门前；1938 年 9 月，巴巴扮作琐罗亚斯德

上图与右图为伊丽莎白拍摄——伊丽莎白 • 帕特森照片档案馆提供

左图为玛妮拍摄并收藏

42 蓝车旅行

蓝车，1938 年 12 月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在踏上蓝车旅行之前，美赫巴巴把禅吉派到海得拉巴南部，在沙德纳伽地区租了住处，尼扎姆王公在此地有一座宫殿。但禅吉到后，得知发生了瘟疫，让巴巴一行在这个地区逗留是不明智的。

禅吉将此事通报巴巴，1938 年 12 月 6 日，巴巴授述如下回复：

亲爱的禅吉：

你惯有的带着哭腔的来信已收到。我最开始就再三说先过去，而你再三地争执(这是你一贯的习惯)，“为啥走这么早……时间还充裕……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等等。”你若早一点走，就可早一点写信给我，让我有时间做决定。现在，在最后一刻，你说沙德纳伽出现瘟疫，你正在寻找其他地方。哪还有时间去找地方，给我写信，让我做决定？我将于 8 号早上出发，你晓得带(不可见男子的)20 名上美拉巴德女子到一个陌生地区是什么状况吗？没地方安置，长达一个月？？？？

禅吉接到巴巴的来信，两天后又收到一封电报，他设法另行安排，在海德拉巴的另一个地区利甘帕里，租了一个宫殿花园里的后宫。

除了上述困难，11 月 19 日，瓦露腿部严重烧伤。伤处化脓，能否带她旅行成了问题。但巴巴表示：“我们必须全体一起出发。不能让摩耶挡我的路！”

美婼讲述瓦露是如何烧伤的：“蓝车旅行前，我们都忙着打包行李，有点兴奋。在巴巴小屋旁边，有许多干草和树叶，没有人打扫过。出发前几周，瓦露决定把它打扫干净。她叫女佣进行清扫，她也动手帮忙。树叶堆在远离巴巴小屋的地方，瓦露划火柴点着。当时风很大，她转身去找什么东西，结果纱丽飘到火上烧着，致使瓦露双腿严重烧伤。巴巴极为不悦，真是一团糟。”

在旅行期间，每个女子只允许携带一个铺盖卷，衣服卷在里面，还有一个布袋，里面装一把勺子、一个搪瓷盘子、一个杯子、一把牙刷和一块肥皂。美婼还带了一个装巴巴东西的小袋。尽管如此，加上车顶的炊具和食品，车还是超载了。整个看起来就像吉普赛人的大篷车。

｛注：由于战时定量供应，不可能在沿途或海得拉巴购买食品；只能将分配给埃舍的口粮从阿美纳伽带上，直到获得新的许可。｝

巴士内有一个木隔板，将驾驶室和后面的部分隔开，巴巴和女子们坐在后面。伊丽莎白将是主司机，埃瑞奇和卡卡·巴瑞亚坐她旁边。巴巴坐伊丽莎白的正后方，可通过隔板上一个窗户似的小口，用字母板与她和满德里交流。隔板上装有一个小瓷盆，巴巴如果需要，可以在此处洗手(主要用于美婼冲洗巴巴的水杯)。

美婼隔着过道，坐在巴巴旁边，玛妮坐她的一侧。“我宁愿坐在窗边，但我必须离巴巴近一点，因为他可能想要一杯水(或别的什么东西)。”

这辆蓝色巴士装有五排皮革软垫座椅，左右两边座位各容纳两人，可搭载 23 名乘客；然而在大部分旅程中，经常有 25 到 30 人乘坐。他们启程时，车里共坐 23 人：11 个东方女子，9 个西方女子，2 个男满德里以及巴巴——加上伊丽莎白的狗吉皮，坐在诺芮娜的膝上。

｛注：东方女子有：美婼， 31 岁；玛妮，20 岁；娜佳，30 岁；蔻诗德， 28 岁；苏娜玛西，54 岁；瓦露，36 岁；曼萨丽，28 岁；卡库，52 岁；盖麦，38 岁；玛奴，19 岁；还有美茹·杰萨瓦拉，17 岁。西方女子有：伊丽莎白，42 岁；诺芮娜，58 岁；吉蒂，47 岁；娜丁，44 岁；海蒂，44 岁；海伦，60 岁；艾琳，22 岁；诺妮，63 岁；拉诺，36 岁。｝

女子们拥挤地坐在座位上，过道上有小凳子给年轻人坐。(后来，她们和座位上的人轮换着坐。)由于瓦露腿上的伤有渗出液，她需要把腿抬高，所以她也坐过道上。因此一旦巴士启动，没人可以挪动；中途停下来吃午饭时，只得把瓦露抬上抬下。巴巴让拉诺给瓦露的腿上药和包扎。

“蓝车原本是为 18 名女子设计的，”玛妮说，“但里面经常有 30 名女子。曾有人疑惑因何不把巴士做得大一些，有人打趣道：‘这样还好些。要是再大一点，巴巴会带更多的人！’”

12 月 8 日周四早上 4 点，巴巴一行离开美拉巴德山，当晚抵达索拉普尔，入住一家驿站旅社。旅行期间，他们经常住这种政府办的(通常处于城镇最好地段)，为英国官员提供便利的旅社，其他人也可以使用。

{注：若有官员带人抵达，其他人等都必须离开旅社，即使他们已有预定。}

天色已晚，巴巴不想卸行李，因为他们第二天早上 4 点就得起床。他问女子们，不用铺盖物品是否可以对付。“当然，我们做不到对巴巴说不行。”美婼说，“坐了一整天的车，我们的后背酸疼，身上又冷。那天晚上我们只得躺在桌子上睡觉。但至少巴巴给了我们好吃的——晚饭吃的是美味的煮土豆。”

洗澡已经太晚，于是他们洗手洗脸，吃了晚饭，准备睡觉。没有毯子和被褥，有啥用啥——几张旧床、几张桌子和若干椅子。有两个大房间带一个方形阳台，因为吉皮的缘故，伊丽莎白想睡在阳台上。为她在那里铺了一张脏旧、丢弃不用的地毯。

其余大部分西方人共用一个房间，东方人在另一个房间。“她们的习惯和我们的不同。”美婼解释道。

巴巴和两名男子睡车上。

第二天晚上到达海得拉巴，发现禅吉为他们安排了一座非常奇怪的房子。这是一座四面有围墙的石砌房屋，属于莫卧儿风格，有专供女性居住的房间。虽然房子气派豪华，但房间里空荡荡的，正值十二月，天气很冷。因为没有电灯，他们只有一盏煤油灯，屋内昏暗不明。巴巴根本不喜欢这个地方。大家饥肠辘辘，但订的食物迟迟不到。又等了一阵，食物终于送来了，热气腾腾。

拉诺讲述道：“在‘蓝车旅行’期间拍的照片中，住所外观看起来很漂亮，但里面经常一件家具都没有。其实这样更好，因为人多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我们把被褥铺地板上，利用门或者墙把竹竿撑起来，把蚊帐挂上。我们在这种事情上很有独创性。巴巴通常睡前厅，满德里可以进出。有时，我们若在一所房子里多住一段时间，就会租家具。”

巴巴说恺娣可以到海得拉巴加入旅行队伍，当晚她和海蒂的丈夫沃尔特·默敦斯、普利得、穆罕默德玛司特，及两个仆人拉克希和巴米一起坐火车到达。恺娣一见巴巴，便开始顶礼，但巴巴说：“这次旅行期间，不要再顶礼或拥抱我。”

整个旅程期间，巴巴为每个人分配位置，对美婼格外关照。他通常带领大家在房子里走一遭，说：“你睡这儿，你睡那儿。”

恺娣筋疲力尽，头在枕头上好像刚挨了五分钟，就听见叫起床的击掌声。外面依然很黑，但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放回车上，他们要搬到另一座房子去住。这一次是在比甘姆比特地区的一个漂亮宫殿，有搬运工，可以洗热水澡，床铺柔软。宫殿雄伟壮观，虽然整个地方归他们使用，但他们只占用了几个房间。

巴巴带她们看房间，打算为每个人分配房间，恺娣累坏了，一见床倒头便睡。巴巴见了说道："别吵醒她，让她就睡这儿吧。"美婼、玛妮和蔻诗德合住一楼的一个房间。

"房子让我们感觉十分舒服。"美婼回忆说，但因早餐吃得少，肚子饿了起来。食物要从外面送来，但还没送到。住得相当舒适，却没吃的，且由于是冬天，她们似乎总感觉饿。恺娣年轻，胃口好，难以忍受一直等饭来。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对美婼说："看看车来了没有。"

为捉弄恺娣，美婼走到阳台上说："我看到一辆巴士来了……"恺娣站起来，自然没有车的影子。美婼如此这般两三次，弄得恺娣愈发饥饿难耐。最后，她们的巴士总算送来了午餐。

女子们在一间大餐厅里，围坐在一张桌前用餐。美婼回忆说："食物稀淡，里面漂着一些蔬菜。"

给伊丽莎白上菜时，她说："多么可爱的……肥皂汤！"

"我们每天都吃这种食物。我们太饿了，根本不在乎。只要有足够的面包吃，什么都行。即使这样，巴巴也让我们学会感激，虽然伙食并不好。"

因为饭菜外送，所以不用做饭；她们无事可做，就把时间花在阅读、缝纫和交谈上。当然，拉诺有照顾瓦露的职责，恺娣受令照顾娜佳，娜佳也身体欠佳。

在海得拉巴，巴巴让女子们首次见穆罕默德玛司特。他让她们站在阳台上，他和穆罕默德一起从下面走过。穆罕默德面对巴巴站着，巴巴拥抱他——然后把他举离地面有六英寸！"巴巴喜欢这样拥抱穆罕默德，和他一起玩耍。"

大大（爸爸）是穆罕默德给巴巴的称呼。还有一次，巴巴带女子们去看穆罕默德，玛司特说："不要，大大，我很害羞。您带来了您的朋友们。"

"穆罕默德在女子们面前十分害羞，"美婼回忆说，"我们一出现，他就退缩。他会说：'女眷们来了。'

"穆罕默德会笑，跟巴巴在一起很开心，说他'要把一切都告诉大大'。巴巴会问他：'什么，是什么？'然后他就会咕哝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

巴巴还派普利得去联系一位第六层面的玛司特尼（女玛司特），名叫玛司特尼·麦，她掌管海得拉巴居民的灵性和物质福利，因此被称为这个地区的“灵性负责人”。

次日，他派默敦斯夫妇去拍照，伊丽莎白在 1939 年 5 月的《美赫巴巴期刊》中对所拍照片进行了描述：

她的眼神令我震惊，就像女性版的施洗约翰……她头发蓬乱，只围了一条缠腰布。她仰面向天，脸上燃烧着强烈的灵性之火。

其他人认为玛司特尼像巴巴简。

旅行已经开启，巴巴便将此行主要目的向大家告知：

联系玛司特，比如玛司特尼·麦；寻找合适地点建立新埃舍；让女子们有机会看看这个国家，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参观朝圣地，比如圣人的陵墓。

巴巴还带她们观光，在海得拉巴，女子们去了两三次博物馆和动物园。无论走到哪里，巴巴都会参观动物园——据玛妮猜测，也许是为了造福动物王国。

在这个占地 300 英亩的动物园(亚洲最大的动物园之一)，美婼喜欢看蟒蛇背上的花纹，喜欢看猴子和老虎。但她们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多看一会儿。玛妮说：“我们真的是跑步经过这些地方，有时会回头看看。恺娣会说：‘玛妮，看左边的河马……拉诺，瞧孔雀！’”巴巴给女子们看幻相世界，但他不希望她们陷入其中。

女子们不喜出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女子们对观光没什么兴趣，”宝说，“因为巴巴会戏弄、刺激她们，总是在她们之间制造紧张和争吵，所以她们在远足中找不到乐趣。”正如每个女子(和男子)所证实的那样，伴随美赫巴巴的生活始终令人紧张不安；一直取悦至爱，从不犯错，从不做错事，从不说错话，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又累、又脏、又饿的时候，而这是常有的事。

此外，女子们还有命令要遵守，比如夜晚要穿上外衣，不管感觉冷不冷，因为巴巴不希望任何人着凉生病。即使是看似无关紧要的命令，也必须明确遵守。

每天早晨，他都要问：“你们睡得好吗?”他告诫她们要注意饮食，注意身体健康。一有什么不对劲的迹象——疼痛或轻微的鼻塞——她们就要立刻向拉诺报告。

如前所述，巴巴在为新埃舍寻找地点。他和城里不同的人讨论建埃舍事宜；两个富有的女子，莉莉和罗丝，来见他好几次。但巴巴异常严肃地告诫女子们，不要把他们未来的计划透露给任何人。谁知接下来巴巴画风陡转，他在字母板上授述道：

决不能让莉莉和罗丝清楚，

她们不能清楚，直到我们上路！

“气氛立刻轻松起来，”玛妮回忆道，“每当巴巴周围的气氛变得沉重时，他总是用轻松幽默来化解。巴巴会对我们讲一些非常严肃、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都全神贯注坐着听……可是突然之间，巴巴话锋一转，用一些极其轻松有趣的话收尾。气氛不再沉重，他会以欢笑结尾。”

巴巴喜欢听笑话和故事，但他最爱听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趣事。“再讲一遍，再讲一遍。”他说。

每个人都想法逗他开心。诺妮讲述自己还是个女孩的时候，给老师一种看起来像薄荷糖但实际上是蜡的东西。恶作剧露馅后，小诺妮逃之夭夭。美婼可以让耳朵一动一动的；恺娣可以用舌头舔鼻尖。诺芮娜可以睁一只眼，另一只眼完全闭合，然后眼珠一圈一圈地转，面容严肃。巴巴让她这样表演了好几次。

美婼有一次推断说，鉴于耶稣生活的时代所限，他无法有巴巴那样的幽默感。“如今，在现代，头脑与心灵更加平衡，巴巴可以表达自己的那一面。巴巴会戏弄某人，将那人的话略加曲解，效果妙不可言。他让所有的同伴都喜悦愉快，气氛轻松。即使不说话，他也能让别人开心欢笑。”

巴巴在纳西科时曾对加勒特·福特说过：“神性包括一切美丽与优雅的事物。那你何以指望一个完人缺乏幽默感呢？”

{注：《美赫主》，第 2055 页。}

在海得拉巴逗留一周后，一行人向北前往印度中部。他们到达南达，又在一家驿站旅社过夜，睡椅子、桌子和地板上。前夜身处宫殿，下一夜却简陋如斯；哪一种她们都不能执着。

“巴巴会对我们说：‘男满德里太累了，所以不要(从车上)取铺盖了，’”艾琳回忆说，“表面上，他是在节省他们的体力，但实际上，他是想让我们不铺床垫睡在地板上，有时两人睡一张床。有一次，拉诺和我共睡一张床，我们的头脚相向而卧。我在头下垫了一件夹克当枕头。”

有一次，恺娣和玛奴发现一张单人床上有一张薄薄的弹簧床垫。她们横着平躺在床上，两只脚伸在外面，请求别人“给我们腾把椅子放脚”。

还有一次，他们在一座大驿站旅社住宿，天气冷得要命。他们没有打开被褥，但旅社里有一块大地毯，上面积满了灰尘，因为最近没有人打扫过这个地方。巴巴四处巡视，看大家进展如何。美婼躺在满是灰尘的地毯上，浑身冰冷，尽管她没有说出来。巴巴见诺

芮娜也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件厚外套和两条羊毛披肩。西方人更实际一些，把暖和的包裹物放在包里。

“我们东方人没有这种意识。”美婼说。巴巴摸了摸诺芮娜的一条披肩，问道：“你需要这条披肩吗?”

诺芮娜说：“不需要，巴巴，您要，就拿去。”

巴巴接过披肩，把它围在美婼的肩膀上。“我很感激有那条披肩，”美婼回忆说，“我本来觉得很冷，这下暖和多了。”

娜丁或许穿得太过了，肩上披了好多条披风或披肩。在巴士上，娜丁觉得暖热起来，就一条接一条揭下来，派发给周围的人。结果不知不觉中，人人都发现自己披着娜丁的东西。

“巴巴告诉我们要旅行两个月，”美婼说，“最终会旅行一整年。所以我们带了许多衣物，冬天和夏天的都做了准备。每当我们下车，几乎从不打开行李。我们没有带多少床单和毯子。每个人都穿着一层又一层的衣服，白天在巴士上，再逐渐脱掉，包起来，弄成垫子。大家都互相说：‘给，你不要个垫子吗？’我们太挤了，该把它放在哪儿好呢？”

巴巴一行于 12 月 18 日到达那格浦尔，与帕帕·杰萨瓦拉住了一晚。帕帕十分消沉，想念在埃舍生活的妻子和孩子们。见到家人，他异常欢喜，巴巴还和他打趣。

次日到达目的地贾巴尔普尔，在大理石路的一所房子里住了一个月。

“贾巴尔普尔异常寒冷，”美婼回忆说，“即使上午有阳光，天气也不会变暖，上午 11 点和早上 5 点一样冷。我们异常饥饿，只能等待食物送来。除了清洗巴巴的东西，我们没有工作，因为我们不用做饭。

“恺娣的饥饿感是最重的。她躺在玛妮的床上，用一块布蒙住头，偶尔探出头问：‘午饭来了吗?’我们的早餐早早就消化完了。我和蔻诗德也把毯子盖在头上，等食物来。

“饭终于来了，我们拿着盘子冲了出去。巴巴也来了。后面的阳台很大，有一张餐桌。巴巴用长勺从大锅里给每个人盛饭。他给我们盘子里放了那么多。‘好吧，你们饿了，’他会说，‘现在吃吧。’我们必须吃完，不能剩。”

12 月 20 日，巴巴给在阿美纳伽的大阿迪写信:

尽管有最好的（安排）——他们都尽力让我们在海得拉巴住得舒适——但仍然有很多复杂的情形，使得我们的逗留极为不适，甚至不适合做工作。因此我突然决定离开，令他们无不震惊，这毫不夸张……在这里，我发现气氛和环境相当适宜我想做的工作，打算留下来工作和休息。

随后收到阿迪汇报有关美婼的姐姐馥芮妮的来信，馥芮妮再次绝食。巴巴对她的行为深感不安，派尼鲁医生去纳西科照顾她和孩子们。

另外的家庭问题也相继出现。盖麦最小的儿子美赫文，8 岁，在她和女儿们随队旅行后留在了阿克巴棉纺厂，但亲戚们不愿再继续照看美赫文。故巴巴说美赫文可以和他们一道旅行——美赫文是第一个进入女子埃舍的男孩——巴巴指示娜佳的父亲马萨吉把他带来。

大理石岩是贾巴尔普尔城外的一个景点，12 月 24 日，巴巴和女子们在此处的另一个旅行者客栈住了两日。他们在纳尔马达河上泛舟，拉诺拍了一张巴巴把手浸在水里的照片。

巴巴转向伊丽莎白说：“很少有大师会把手或脚浸入水中，因为那时他差不多总是要创造奇迹。”

｛注：二十年后的 1958 年，在南卡罗莱纳州的默土海滨，巴巴把脚放进海水里，伊丽莎白想起在贾巴尔普尔发生的这件事，心想：“巴巴把脚放在大西洋里是为了防止什么？”｝

巴巴在划船时借机给她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大师夜晚带弟子们乘舟游乐，弟子们感到良宵美景不虚此行；当黎明来临之际，他们却发现船仍泊在码头上，根本原地未动。因弟子执着于世俗享乐，所以仍旧原地踏步。教训是要记得专注巴巴，即使在个人享乐之时，如此一个人便能从物质束缚中解脱出来——这是他们旅程的主旋律。

往年美婼的生日虽偶尔庆祝，但在西方人 1938 年加入埃舍后，便开始定期庆祝。这年 12 月 28 日，美婼的生日之际，巴巴带女子们去曼德拉出游三日，住宿在巡回旅社。拉诺在那里拍了巴巴和美婼的一张照片，但拉诺说在那些日子，“巴巴从不让我保留任何其中有美婼的照片，他常把照片和底片从我这里拿走。所以从那以后，我尽量避免美婼出现在照片中，保住我的照片不被拿走。我不知道巴巴拿走的照片下落如何。他跟海蒂说了同样的话，尽管她设法留了一些。”

美婼对每一张照片都不满意。在海蒂拍的一张照片中，美婼转身背对巴巴。“为什么海蒂在我背对着巴巴的时候拍了这张照片？”她常如此思忖。

巴巴在贾巴尔普尔对许多人施了达善，一些满德里来了又去。沃尔特·默敦斯奉命回瑞士为巴巴工作，尽管他对离开海蒂和巴巴忧闷不乐。

在贾巴尔普尔，1939 年 1 月 6 日，拉诺有机会又为巴巴拍了些照片，她认为是她拍过最好的照片之一。巴巴刚洗完头发，坐在屋外，由美婼梳头。他穿着在纳西科时穿的那件铁锈色外衣，阳光闪耀在他的脸上头发上，美极了。拉诺没征得巴巴同意，只是一声不吭地溜走了，巴巴好像根本没注意她。

除埃瑞奇外，杰萨瓦拉家人于 1 月 12 日全被遣回那格浦尔。三天后，巴巴一行人前往贝拿勒斯，印度“最神圣”的城市之一，和古巴比伦一样古老，他们在此逗留一周。大阿迪带顾麦、古斯塔吉、穆罕默德和仆人们乘坐火车，其余人则照常坐蓝车各自的位置。

作者问到巴巴什么时候特别美时，美婼回答说：“巴巴看起来总是很美，但在旧美拉巴德的日子里，当他处于某种情绪时，尤其美。他心情愉悦时，眼睛闪闪发光。他显得容光焕发，头发散开，穿 V 领开口长袍，皮肤白皙美好，棕色眼睛闪动着光芒。”

当问及与巴巴度过的最美时光是何时，美婼回答说：“坐蓝车旅行。巴巴跟我们在一起真是太好了。巴巴会觉得饿，问我有没有吃的。我给他准备了干货——茴香粉，他喜欢咀嚼，或干黄瓜籽和西瓜籽，用盐稍微烤过的。

“乘车一段时间后，巴巴感到焦躁不安，问有没有瓜子。他变换着姿势——腿时而在上，时而在下。他无法站起来活动，过道里有人坐凳子上。一些行李和食物也在车里。

“我们可以在车上聊天，但是巴士太吵了，很难进行对话。例如，巴巴问吉蒂午饭吃什么。她可能会说：‘煮土豆和豆糊。’他若听不见，玛妮或者我就把话传给巴巴。他会说几句话，但不多。旅途中，玛妮指点着我们经过的某座寺庙或城镇。”

行驶路上，巴巴可能会突然停车，叫大家下车。在他欣赏风景或者其他什么的五分钟后，他说：“再过一分钟，车就要开了。快点，大家都回车里！”有一次，当地人误以为是一群电影公司寻找外景地的人员。

停下来吃午饭时，美婼选一块最好的地方——树荫下一块平整干净的地面——为巴巴铺上一张垫子。打开装有他食物的餐盒，放在他面前。“有时我们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几天，离开时打包当地的食物带走。否则，我们经常不得不在巴士上吃面包和洋葱。我们不能随处打开行李做饭。”

当他们到达旅店或驿站过夜时，“每个人都下了车，饥肠辘辘，打开行李准备做饭。我迅速为巴巴料理一切。这个时期我仍在为巴巴做饭。我们随身带了一只锡皮箱，里面为巴巴装着小瓶香料、小盒大米和扁豆，所以我们不需要带太多东西。在出发之前，我们已经在美拉巴德清理了其中的石子和泥土。巴巴不要鸡蛋，所以我们做了鹰嘴豆粉煎饼，用纯酥油煎。

“每天只吃米饭豆糊变得单调乏味。吉蒂和恺娣负责给其他人做饭。我们有三个炉子——一个标准炉，一个普里莫斯炉，还有一个单独为巴巴准备的普里莫斯炉。”

｛注：标准炉是一种灯芯炉，用于慢炖；普里莫斯炉是一种带燃烧器的泵型炉，可以快速烹饪。两者都是小型的、便携式煤油燃炉。｝

有一次，吉蒂和恺娣做了一种混合蔬菜汤，准备配面包吃。她们把一个大陶罐放火上煮，但罐子破裂。女子们冲上前，把所有能抢救到的东西都倒进一个铁桶里，但大部分都掉进了火堆里。

“当我们在外面吃饭时，总是有风，树叶和灰尘会吹进我们的食物里，”美婼继续说道，“我们当时相对年轻，但西方人都已人到中年。在巴士里颠簸一整天，伊丽莎白开车十分疲倦。有一次，我们从凌晨 4 点行至午夜，（因为路况太差）只走了 60 英里。”

在所有陪同巴巴进行蓝车之旅的女子中，最年长的是 63 岁的诺妮。玛妮钦佩诺妮是如何应对乘巴士旅行的不便与不适的：“虽然蓝车拥挤不堪，我们满身灰尘(几乎没有什么柏油路)，又热又累，不知晚上我们将在何处落脚，是否头上有屋顶，能否得到食物——诺妮始终面带微笑。你和她谈话时，她总是亲切而愉快。

“在蓝车之旅中，她穿着一件防尘外衣，就像一位乔装打扮的王妃，一个真正的淑女。她坐在那里，穿着防尘衣，围一条丝绸围巾，仿佛坐在奔驰车上，而后下车时将外套脱掉。当我们下车时，看上去就像刚参观过面粉厂——连眉毛上都粘满了灰尘。

“通常，我们会在驿站或旅店过夜。睡在哪里？睡哪个角落？大家各忙各的。有时，我们甚至不打开铺盖。有时会有下陷的、陈旧的铁床，这会留给我们中的年长者用。

“有一次，我们在一座驿站旅社过夜。诺妮被安排了角落里一张生锈的旧床。没有隐私，和巴巴在一起的日子从来没有过。隐私是人们不得不放弃的最重要的东西，每个人都进进出出。

“我路过时，看到诺妮，她穿着高跟鞋，拿着一把长扫帚打扫自己的角落，看起来是那么别致与优雅，就像从巴黎来的。我停了下来。她看见我，笑得格外迷人。后来，她坐在床上，不是休息，而是拿出一个小笔记本。（她的铅笔总是尖尖的，她的字写得那么工整，富有特色。）她在给儿子写信，谈她的旅行见闻。”

艾琳也很尊敬诺妮：“除了美婼， 诺妮是一个从不惹巴巴生气的人。她很了不起——（特别是）她忍受着关节炎的痛苦。”

曼萨丽表示同意：“诺妮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鞋子和帽子，但她从不对巴巴对她的任何要求说不。”

“为了巴巴，西方人经受了很多，”美婼回忆道，“先是在上美拉巴德，后来在蓝车上，紧张而劳累。我们都挤在巴士里，天气经常热而粘人。口渴时，你却得不到水。饥饿时，巴巴让司机停车，你才能吃东西。吃完后，你会想要躺下，但我们又得坐上巴士，一直旅行到天黑。食物很普通，煮土豆之类，但我们不介意，因为我们太饿了，盼着能下车吃点东西。

“我们途中在旅社住宿时，很早就得起床出发，外面天还黑着。吉蒂只能在头天晚上把饭做好；早上没有时间。到了下午，她昨晚做的东西已经变质。我们肚子很饿，但是等下了车，却发现没东西可吃。”

恺娣回忆说：“我们凌晨 3 点起床做饭。埃瑞奇在驾驶座上休息，夜里守在巴巴身边。有一次，他捉到爬到巴士顶上取洋葱等物的吉蒂。吉蒂一大早忙着煮些东西，爬上行李顶部拿土豆。埃瑞奇以为是小偷。

“白天，我们把装食物的大袋子放腿上，保温瓶里装了牛奶做茶用。当我们看到一个地点，准备停下来吃午饭时，巴巴指出点毛病，说继续开——“这里不好，再往前走走”——有时直到下午五点才停车。

“到了那个点，我们打开豆糊，早已冒泡，全坏了。吉蒂想把热水瓶里的牛奶倒出来，但牛奶都结了块。我们只好都扔掉，巴巴问还有什么吃的。只剩奶酪、面包和红茶。”

“有时我们一天只吃一顿饭，”艾琳补充说，“有时只有干薄饼和大葱。”

玛妮说：“在蓝车旅行中有一次，我们在某个地方野餐。巴巴给我盛了一大盘我最爱吃的土豆菜，分量很大。他还给了我最大的一份面包。诺芮娜后来告诉我说，她特别想看我如何把它吃完。我必须吃完，因为是巴巴给的。我一口一口慢慢吃，总算把它全咽了下去。”

巴巴总是喜欢盛大份的。例如，他给她们冰镇果子露，在她们已经饱了时，他又给她们添了两杯。“你们不晓得，”他说，“总有一天，你们会渴望得到它(他的帕萨德)。现在喝完吧。”

有一次，曼萨丽拿了一个小盘子让巴巴盛食物。巴巴把盘子扔了。曼萨丽说：“但是巴巴，我只吃一点点。”巴巴愈加恼火。

“曼萨丽有个不好的习惯，老是做巴巴不喜欢的事情，”玛奴·杰萨瓦拉说，“或者做巴巴叫她不要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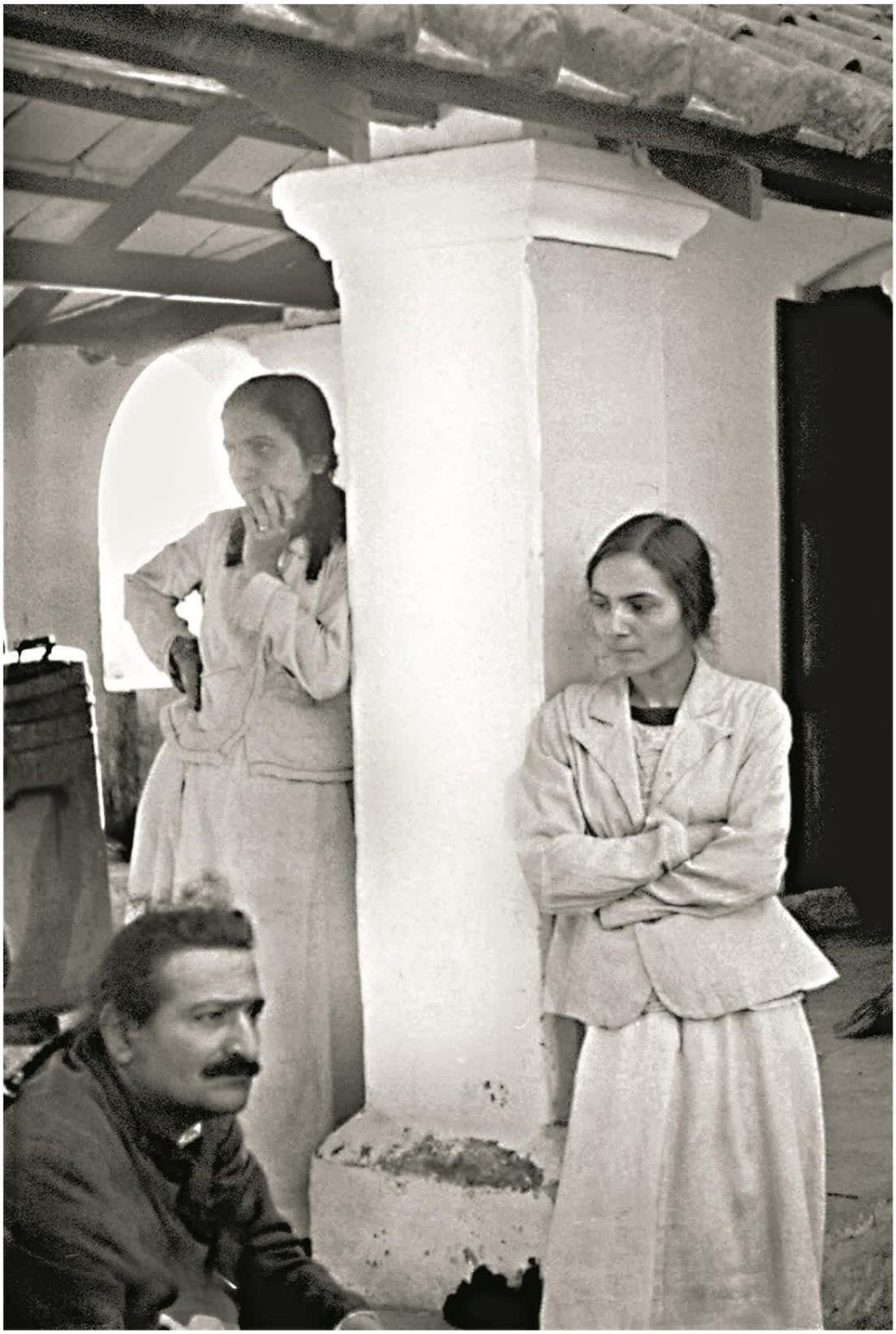
到贝拿勒斯时，食物已经变馊。吉蒂和娜佳都快疯了。她们用另一个水罐做了洋葱、土豆和蔬菜汤。每个人都分到一杯(杯子也用来洗澡)。当伊丽莎白拿到自己的一份时，她打趣道：“这太棒了，巴巴亲爱的。又是肥皂汤！”

上图：蓝车短暂停留

玛妮收藏

下图：蓝车停在海德拉巴宫殿外，1938 年 12 月 10-1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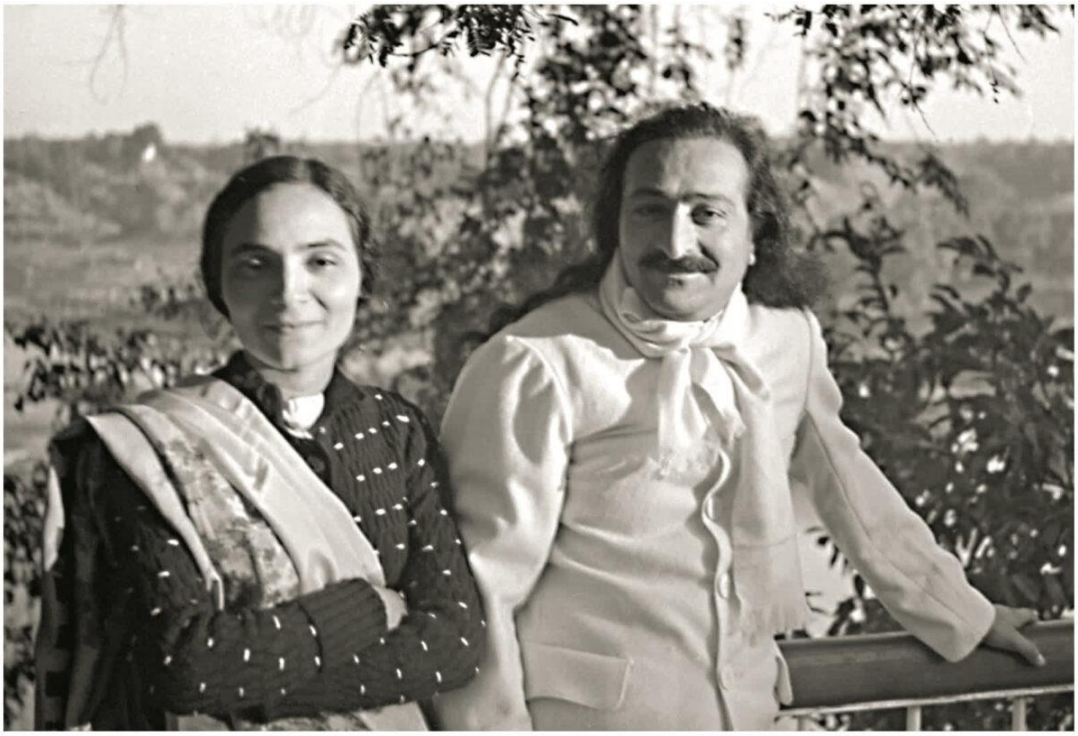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贾巴尔普尔，1939 年

巴巴、美婼和蔻诗德

海蒂·默敦斯拍摄



大理石岩，1938 年 12 月

海蒂·默敦斯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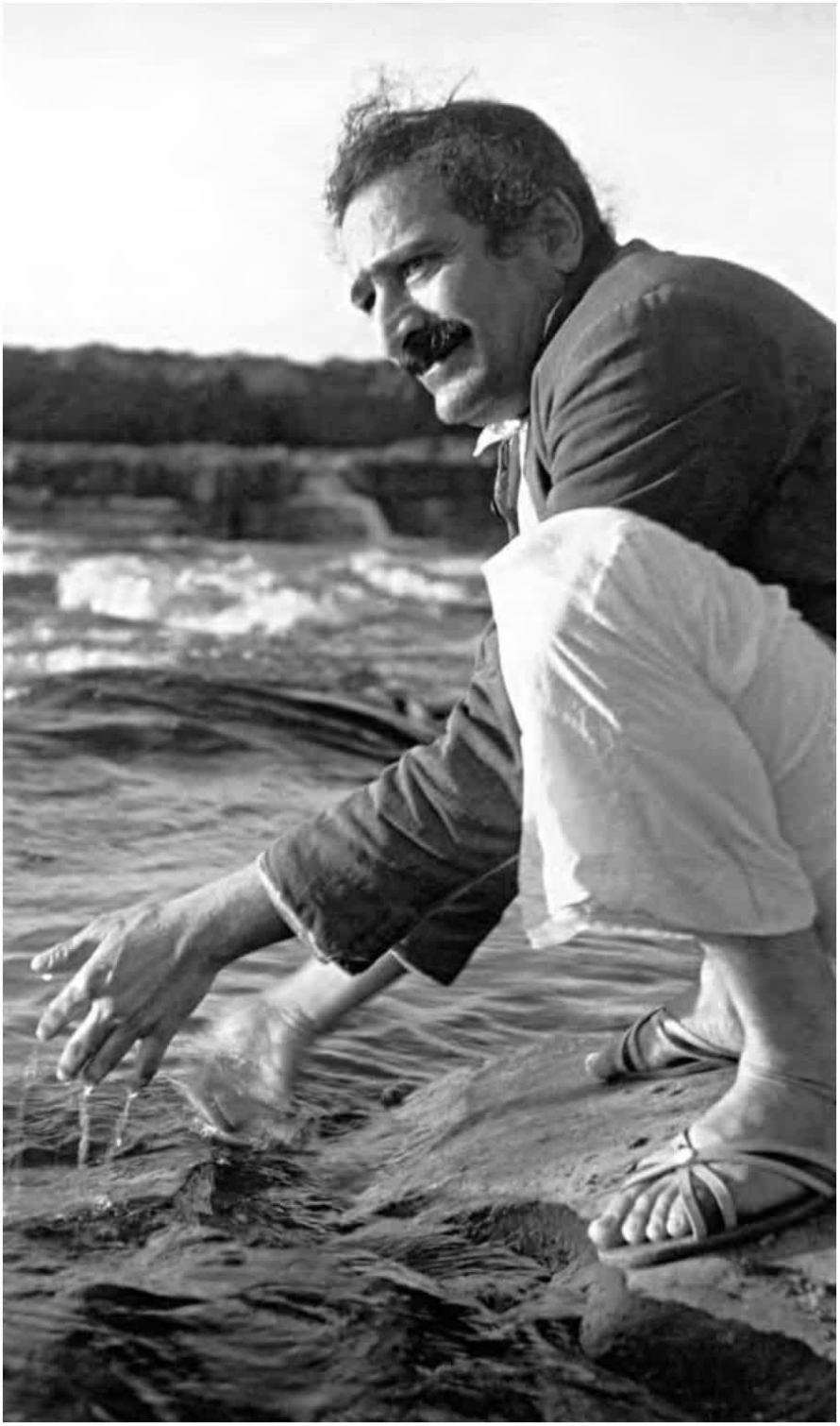
上美拉巴德，1938 年 8 月-12 月之间

站立：拉诺、玛妮、美婼、诺芮娜、娜丁、海伦、艾琳、海蒂、仆人

坐着：吉蒂、盖麦、希芮茵麦、巴巴、顾麦、苏娜玛西、瓦露

前排：玛奴和美茹·杰萨瓦拉、蔻诗德、曼萨丽

伊丽莎白拍摄——伊丽莎白·帕特森照片档案馆提供



巴巴把自己的手浸入纳尔马达河

大理石岩，1938 年 12 月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上图：巴巴举起穆罕默德玛司特，班加罗尔，1939-1940 年间

右图:1939 年 1 月 6 日，贾巴尔普尔

伊丽莎白拍摄(上)——伊丽莎白·帕特森照片档案馆提供

帕椎拍摄（左），1940 年 3 月 31 日

拉诺拍摄(右)——玛妮收藏

1938 年 12 月 29 日，在曼德拉的纳尔马达河上泛舟

巴巴、美婼与蔻诗德

海蒂·默敦斯拍摄

43 在路上

1939 年 1 月 16 日晚，蓝车旅行者经卡蒂尼抵达贝拿勒斯，他们与乘火车前来的一行人会合，在兵站区的一座房子里安顿下来。次日，美赫巴巴带女子们在恒河上泛舟，他说：“每个阿瓦塔都来过这个城市，并把脚放到恒河水里。”

拉诺和海蒂拍照片，照片中的美婼戴着别人送给她的项链，身穿自己织的毛衣。巴巴穿着伊丽莎白的格子外套。同贾巴尔布尔一样，贝拿勒斯的天气也极其寒冷。

拉诺每当拍完一卷胶卷，就寄到孟买的柯达相馆冲洗。几个月后，她没钱再拍照片了。她还需要一部新相机，但在埃舍，因为不是生活必需品，这些东西相当于奢侈品。拉诺从未为此要过钱，所以有段时间她没再拍过照片。

除了在恒河上泛舟，巴巴还带女子们到希瓦金庙（湿婆金庙），并微笑着说：“你们在希瓦陪伴下参观希瓦金庙！”

他们在城里还看到一大群苦行僧，巴巴转向伊丽莎白说：“这里有八千苦行僧，但只有八个是真的。”

{注：伊丽莎白曾说到，分辨真伪灵性大师的方法是，当一个人去到伪师那时，他会感到自己渺小，而“和真大师在一起时，你总是感觉自己变得更强大。巴巴让你感到自己很特别并被爱着。”}

1 月 19 日，巴巴带她们去鹿野苑，佛陀成道后第一次讲道之地。巴巴饱含深意地说：“如今佛陀在保持沉默。”

随行带的豆糊从瓦锅里漏出，只得盛装在桶里，巴巴评论说：“管好你们的锅（心）。它若有漏洞，你们的爱就会流光。”

在蓝车之旅启程后，玛妮停止了每天记录美婼的活动。她和恺娣坐在一起，大致记下她们去了哪里、到达和离开的时间、巴巴说了什么，等等。两名年轻女子年龄相同(20 岁)，并成为终身好友，但恺娣不大情愿和美婼说话。

{注：这段时间有关巴巴的大部分引述都来自玛妮的日记。}

“我知道美婼是特别的人，我不想以任何方式打扰她，”她说，“那时美婼非常安静。她不怎么和大家交往，也不和谁说话。只有我们说她才会回答。除此之外，她极为安静。她做巴巴的工作，全神贯注于他。

“美婼对巴巴的爱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总是对美婼和巴巴一样尊敬。我们绝不想以任何方式使她不快。”

但巴巴对恺娣说：“和美婼聊聊天。多和她待待。”渐渐地，她这样做了。

也许是为了促成此事，巴巴把他的器皿交给恺娣清洗。洗完后，恺娣把它们交与美婼用来做饭。但只有冷水和泥灰可用，难以除尽油脂。水也不够用，罐子洗不彻底。有一次巴巴叫过恺娣，说器皿洗得不够干净。

巴巴用洗盘子的比喻向诺芮娜解释，慷慨、爱与平和的善业相必须重叠贪婪、愤怒和淫欲的恶业相，让二者同时消失于成道之中：

“盘子是脏的。你拿来肥皂和水，用肥皂覆盖污垢，然后清洗——两者皆消失。这里水是你。重叠过程中你始终都在。印度人清洗油腻盘子的方法是用泥巴，不用水，也会变干净。油和泥相抵消。在对立面的重叠中，泥是最不油的东西，因此是油的反面。目的是使两者都去除，让盘子干净。

“当善业相重叠恶业相，恶业相重叠善业相，两者皆消失，你的心板洁净无染，上面什么都不曾写下。一切皆抹除。”

对男满德里，巴巴也用这样的家务比喻来描述他的工作。他对嘉尔·科罗瓦拉(一位忠诚的巴巴爱者，也是杰萨瓦拉家的密友)说：“如同洗衣工清洗衣服，我以同样方式清除掉你因思想和行为所沾染的一切污垢。”

关于他快速、高强度地给大众施达善的方式，巴巴对禅吉说：“只有在这种匆忙的氛围中，我的工作才得以完成，尤其是清洁和扫除(印象)的工作。”当然，在对玛司特的工作中，巴巴是他们的母亲——为他们洗澡、喂食，照顾他们的一切需要。允许满德里帮忙，但他们必须小心，不破坏玛司特的心情，因为这会干扰巴巴的工作。

同样地，女子们必须小心对待美婼；即使在旅行中，她也须和其他人保持距离，获得特别关照。不管到哪里，玛妮和蔻诗德总是在她身边陪伴，后来每当玛妮或蔻诗德洗澡时，卡曼玛西就会替补。

吉蒂和拉诺受令旅行时对保护美婼要格外警惕。“旅行途中，巴巴更百分之百地小心，”吉蒂回忆说，“白天和晚间，所有门都务必锁好，等等。直到早上巴巴从他的住处过来，门才打开。巴巴亲自指定美婼和玛妮的卧室，并把一切都安排妥当才离开。其他卧室他则留给大家自行选择，除非我们在这方面有点自私，他会把更好的房间让给那些身体不太好的人。巴巴从不错过任何事。

“跟巴巴和美婼一起旅行时，拉诺和我只有一个想法——遵守巴巴的命令，不让美婼的任何一侧失去保护。任何男人都不能意外碰到她。这项命令最严格。

“美婼也必须保持眼睛向下看。我们得告诉她何时低头，何时抬头。而美婼总是非常配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违背巴巴。她绝对服从，在这方面我们没什么可担心的。

她竭尽所能帮助巴巴，以免陷入那种错误。“巴巴从未说过他为何不想让她碰到男子，但我们可以猜到，作为纯之最纯，巴巴不希望她以任何方式被唤起对人类生活另一面的意识。她爱他只是为了他本人，只为爱而爱。”

后来，邓肯从英国加入巴巴一行，并帮助伊丽莎白驾驶蓝车，巴巴与他们坐在前面，挂起布帘，以便“如果巴巴想与美婼交流，”吉蒂继续说道，“他可以拉上布帘，这样不管谁在那里，都看不到美婼。每当美婼上车，巴巴就确保所有男子都避开，她会和玛妮一起进来。这个程序非常严格，拉诺和我再次对此负责。美婼从没有机会面对面地看见男满德里。”

1 月 23 日离开贝拿勒斯，经坎普尔前往阿格拉(在一家旅馆过夜)。禅吉在阿格拉租了一所私人住宅，他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参观了当地的名胜古迹。虽然巴巴没有马上带她们去看泰姬陵，但她们参观了朱玛清真寺和阿格拉堡。

阿格拉堡是一座巨大的红砂岩建筑。里面是沙·贾汗美丽的大理石莫提清真寺(因比例完美被称为珍珠清真寺)。在皇宫北面与花园毗邻处有附属房间，包括装饰有大量镶嵌物的大理石柱廊。巴巴带女子们去看这些景观和附近的镜宫（Shish Mahal），繁复的花卉和几何图案的灰泥装饰物上，镶嵌有成百上千的小镜片。巴巴再次提醒她们：“这一切都是大零蛋——一场梦！只有我是真实的。所以别忘了，看着所有这些美妙的地方时，在这个零中看到我。”

1 月 28 日，他们访问了与主奎师那有关的地点——马图拉、古库尔和温达文。每到一处，巴巴都派男满德里去寻找玛司特，以便他联系；而在温达文，一个年轻的玛司特吹着长笛走近巴巴和女子们，说：“我的长笛手穆利瓦尔来了！我一直在等您！”

望着这些地点，巴巴怀念起他的往昔降临：“看到这些地方，让我想起我从前的栖息地！它们就像承载我美好回忆的故地家园。在这里我与挤奶女玩耍，偷牛奶和奶油；在这里我吹起长笛，我的拉妲向我跑来。

“如今我带来了我的新挤奶女，”他宣布，“现在美婼是我的拉妲。”

但不是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听。“巴巴告诉诺芮娜，奎师那出生在这里，非常淘气。”美婼说，“‘我是奎师那’，巴巴说，但别的女子并没有仔细听。“

下午，巴巴对出行来了个幽默的转折，他说：“现在我们去看看奎师那吃最后一餐的地方。”——结果原来是他们刚吃过午饭的驿站旅社！

为了参观马图拉一座美丽而古老的供奉奎师那的寺庙，巴巴指示埃瑞奇与祭司们协调，成年男性不得在场，包括任何祭司在内。埃瑞奇与大祭司商谈，大祭司虽不情愿，但还

是同意了，当时埃瑞奇暗示他会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小费。第二天早上 6 点，一个孩子被派去给他们带路。这个时辰周围几乎没什么人。

寺庙坐落在一个高地，时值冬季，他们到达时相当寒冷。埃瑞奇看见大祭司，再次警告他不可靠近。巴巴和女子们攀登通往神庙的台阶，埃瑞奇在巴士旁等候。

大约十分钟后，埃瑞奇见巴巴拽着大祭司的后颈将他拖行了出来。尽管受到警告，祭司还是跟着他们，巴巴把他推下圣殿的台阶。祭司没有受伤，他走过来坐到埃瑞奇旁边，埃瑞奇对他说不该那样做。

美婼当年做女童子军时，曾高举戴胜鸟旗帜带领她的军队，戴胜鸟被认为是灵性大师的象征。他们在阿格拉时，发生了一件跟这种鸟有关的奇事。

玛妮讲述了这个故事：“我们发现了一只戴胜鸟，这种鸟是著名的灵性寓言“百鸟大会”的主角。戴胜鸟有一个王冠和一条好似条纹斗篷的尾巴。它看起来非常高贵，像个国王。（难怪他们选择了这只鸟作为寓言故事的主角。）

“这只戴胜鸟的腿是被顽童用弹弓或石头打断的。我们用一根柔软的线把火柴棍像夹板一样绑在它的腿上，喂它吃东西，养着它。它渐渐好了起来。”

房子里有一张铁床，巴巴把它当沙发用。当他来女子这边时，坐到床上，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鸟怎么样了？”（他扇动着手臂像扇翅膀一样，指代那只鸟。）

“今天好多了，巴巴。”她们说。巴巴抚摸着它。

有一天，这只鸟用腿站立，可以走动了。女子们想给巴巴一个惊喜。他问：“鸟怎么样了？”

“您就等着看吧，巴巴，”她们说，“您会看到的。”

“巴巴坐在床上，我们围床站着。我们中的一人把鸟带了过来。我们把它放在一段距离之外，让它穿横穿房间，好让巴巴观看。果然，那只鸟开始一蹦一跳地往前走，沿一条与巴巴平行的直线。

“突然，它转过身，仍旧蹦跳着径直走到巴巴脚边——随即倒地死去！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本来似乎已经好多了。”

巴巴说：“你们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这只鸟有多幸运！”巴巴用中指触了触自己的额头，表示命运或幸运。“它将在来生转世为人，并且不是普通人。”（也许是有灵性成就的人。）女子们持巴巴的名，把鸟埋在院子里的一颗树下。

1 月 31 日，他们在阿格拉的最后一个夜晚，巴巴带女子们参观月光下的泰姬陵。第二天，他们前往德里，在帝王旅馆住宿一周。据美婼说，巴巴非常喜欢德里，在这里，他也带她们游览了新旧德里。他们观看库特博塔、贾玛清真寺、拉克希米·纳拉延神庙、胡马雍皇帝的神殿和库特博·尼扎姆丁的圣陵。(Qutub Minar，Jama Masjid，Laxmi Narayan Temple， the shrine of Emperor Humayun，Qutub Nizamuddin ‘s shrine。)

{注：贾玛清真寺是印度最大的清真寺。尼扎姆丁是苏非派圣人或至师，于 1325 年去世，享年 92 岁。}

美婼记得在红堡时，一个向导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智者被领去看这座宏伟的堡垒，他说：“只需四安纳(一小枚硬币) 这一切就可全部归我所有。”他花这么些钱买了一把锁，将大门锁上。

伊丽莎白在(1939 年 7 月的)《美赫巴巴期刊》中这样描述库特博塔：

如今在德里郊外，大约 15 英里之遥，伫立着一座塔柱，是最完美无瑕的塔柱之一，五层塔身优雅地直指苍穹……当我们凝视着库特博塔近乎超凡的美时，感到古老的气息。美赫巴巴说库特博塔在当今，不仅在物质世界而且在精界都意义重大，指出此塔与当前存在的相关性。

{注：库特博塔是当时印度的最高建筑。}

曼萨丽在这座古塔上发生的一件事，令她和其余人永生难忘。巴巴和其余女子入塔拾级而上，但没到塔顶就转身下来了。里面光线幽暗，视线不清，而且曼萨丽有低头走路的习惯。巴巴带人往下走，曼萨丽不知怎么错过了巴巴。她一直爬到塔顶，才意识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到顶。

与此同时，巴巴和其余人正朝巴士走去，准备乘车离开，这时巴巴注意到曼萨丽不见了。大家抬头向上看，只见她在塔顶上挥手。巴巴打了个响指，打手势道：“马上下来！”

“我以为我一直在跟着巴巴。”曼萨丽说，“令我惊恐的是，我从塔顶上看到巴巴正打算乘巴士离去。尽管意识到自己孤身一人，但既然已经到了塔顶，我借此机会看了一会儿。”

她下来后，巴巴大怒，甚至没跟她说话。他对玛妮说：“问问那个疯子跑哪儿去了！”

曼萨丽解释了前因后果，但巴巴说：“你想要和我在一起，说你爱我。和我在一起很难！爱我很难！库特博塔就把你我分开了。”

这与她们此行的目的恰好相反，即在世间的景色之中专注巴巴——这对她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教训。大家上了车，曼萨丽的座位就在巴巴后面，他问她道：“你还会再上去吗？”

“不了，巴巴。”她回答。

“再别这样做了，”他警告说。据曼萨丽所说，随后为了“打破那种气氛”，巴巴微笑着问：“从塔顶上看是什么样子？”

曼萨丽回答说，从那么高的地方看，巴巴和女子们像蚂蚁一样小，巴巴似乎被她的回答逗乐了。

2 月 4 日，巴巴与女子们开会，讨论家务等诸事宜。会议期间他表示，在下一站阿杰梅尔，他想做主与仆、信徒与大师——全部集于一身：既是崇拜者也是被崇拜者，尤其是在他生日的前一周。“我将顶礼各种各样的人，也被各种各样的人顶礼；因此，我必须摆脱面包、黄油和鞋子(家庭琐事)！”

偶尔其他人也被允许加入他们的大篷车旅行，例如 2 月 5 日从卡拉奇抵达的琵拉麦。

巴巴向女子们解释 2 月 6 日联系的一名叫卡马尔·波什的玛司特：“卡马尔·波什在第五层面，是我的真正爱者。他的肮脏被光辉所环绕，只有我能看见。世俗人认为他疯了，但与他的崇高状态相比，世界才疯狂，而他是理智的！没有什么比看到这些真正的英雄更让我高兴的了！”

第二天，巴巴一行人离开德里，经由阿尔瓦前往阿杰梅尔，住在一座驿站旅社里。巴巴和一只刚出生跑失的山羊的照片被拍下。他们途经斋浦尔时，看见一个裸体男子，巴巴再次向女子们解释：“他不是什么裸体疯子，他是我的‘特使’，负责斋浦尔。”他名叫南伽巴巴。

还有一次，随巴巴旅行途中，女子们从远处看到一个玛司特尼，但她们没有下车凑近看。不过看到另一个 20 出头的女孩坐在一条主路旁的人行道上时，巴巴停下车，让女子们看看她，对她们说：“她是一个非常好的玛司特尼。”

2 月 8 日抵达阿杰梅尔，开始为期 22 天的逗留，一行人住进埃瑞奇从一位银行家手里租的一座房子，有电灯和室内管道设施，这个变化颇受欢迎。邓肯如此描述道：

一所简洁紧凑的小房子，有雪白的墙壁和平坦的屋顶……是为巴巴住宿租用的……实际上，这座阿杰梅尔银行家的房子并不精致豪华，但简单干净而凉爽，供一群和巴巴同行者使用可能太小了。

{注：威廉·邓肯著《行道者》(旧金山:苏非再定向，1948 年)，第 107 页。}

在不同的旅行期间，凡是住过的每一所房子、旅馆和驿站，细节特征美嫏差不多都记得。如何记得住？因为在大多数时间里，她(和其他女子)始终足不出户。

海伦坐在银行家房子的阳台上，把水牛和印度妇女的画面画在她随身携带的速写本上。

｛注：几年后，玛妮在美拉扎德的一个橱柜里发现了海伦·达姆的写生本，并把它送到了瑞士的一家博物馆。｝

在阿杰梅尔，美嫏再次为巴巴做饭。这些设施对巴巴做玛司特工作也很方便，因为他现在让人把他们带来喂饭和洗澡，而不是出去联系他们。

拉诺和伊丽莎白，首次开始协助巴巴的玛司特工作，如伊丽莎白在(1939 年 8 月的)《美赫巴巴期刊》中所述：

大家庭中的两个人被分配了更艰苦的任务：其中一个为随时都会来巴巴这里的任意数量的奇特灵魂准备食物；另外一个在木炭炉上烧大量热水，并随时准备自己装运大量的水……巴巴促成了多么奇异的命运交织！比如这里的两个西方女性，一个来自伦敦，另一个来自纽约，以如此艰辛的方式服务于东方的灵性高级灵魂。

巴巴还将女子们多余的毛巾、毯子和披肩拿走，送给玛司特。拉罕·夏是第六层面玛司特，他神态圣洁，双手富于表现力，嗓音悦耳动听，他得到了一条漂亮的孔雀蓝羊毛披肩。

恰恰也被带来，他是第七层面的伟大玛司特，也是巴巴最爱者之一。这次美嫏没见到恰恰，但看到另外一两个乘坐马车离去的玛司特（这并没有违反美嫏不许见男人的命令，因为玛司特就像年幼的男孩一样，心地非常纯洁)。

此外，巴巴带女子们参观克瓦伽·萨赫伯·齐西提（Khwaja Saheb Chisti）的陵墓，巴巴对他总是高度赞扬。邓回忆道：

阿杰梅尔坐落于阿拉瓦利山，是一个尘土飞扬、阳光充足的小镇，虽非商业重镇，但以克瓦伽·萨赫伯·齐西提的陵墓闻名印度。齐西提是其时代的至师和灵性首脑，据说他的灵性影响使更多的印度人皈依伊斯兰教，比任何凭武力强迫转化者都要多，因此阿杰梅尔是一个灵性中心，一个朝圣地。

｛注：同上，第 108 页。｝

事实上，阿杰梅尔被视作是印度所有穆斯林朝圣地中最神圣的。因此，恰恰住在齐西提墓附近的一间小屋里，也许并非完全是偶然，陵墓位于一座荒山脚下。

西方人是不允许进入陵墓的，因这个地区在人们眼中的神圣程度，除了穆斯林，任何人不能接近。

{注：据美婼推测，祭司们对吃猪肉的人心怀厌恶，因为一些西方人习惯吃猪肉。}

巴巴拉着美婼的手，经过白色大拱门，走进一个宽敞的庭院。齐西提的陵墓位于第二个庭院中央的一个圆顶大理石墓室，有两个入口，其中一个由纯银制成，银栏杆和银平台环绕。

巴巴仍握着美婼的手，在白色大理石的陵墓边仅绕行一次。美婼随巴巴及大家一起向陵墓鞠躬，但没有按惯例把头放在上面。

接着巴巴领她们看了克瓦伽·萨赫伯过去常坐之处。相传敌人试图滚落巨石杀害他，但圣人抬起两根手指，石头便停在了中途。巨石仍在那里，危耸于高处。

之后，巴巴带她们到附近山上的塔拉加堡。起初巴巴对此行颇有抱怨，因为给诺妮租了一台轿子麻烦且费钱，诺妮无法爬这么陡的山，要爬一个半小时。

{注：塔拉加堡是莫卧儿时期的军事活动场所，后来被英国人用作疗养院。}

但当吉蒂和拉诺建议他不必为她们如此费力，她们情愿待在家里时，巴巴透露说，他带她们观光不仅是为了她们的愉悦和灵性益处，更重要的，他通过她们在做自己必须做的工作："如果你们认为我是为你们做，你们就弄错了。我的工作是第一位的，你们则是次要的。我对工作方面的开支有什么顾虑？金钱、你们及其他一切，对我的工作而言都是次要的。"

在塔拉加堡的最高处，矗立着赫兹拉·米兰·赛义德·侯赛因的陵墓，赛义德为阿杰梅尔总督，他连同自己的卫戍部队于 1210 年被敌人残杀。陵墓位于一座清真寺，一位年老的看守者讲述了这位先烈的事迹，女子们注意到年轻女孩们在墓外墙上留下指甲花手印。看门人解释说，这些女孩都是新娘，此举被视为对婚姻吉祥有益，因为米兰·侯赛因本应结婚，但并未婚娶。当地人认为他是圣人，尽管巴巴未作评论。

巴巴确实指出，他去这些陵墓和圣地，是为了清理千百年来因大量前来者所积聚的混杂业相。

巴巴在另一时间评论说："真正的神圣不在于砖石砌成的死墙，甚至不在圣河的流水，而在于用虔诚、爱与敬拜之火充盈四周的活生生的人，以及大师们在此逗留期间释放的巨大灵性力量。"

{注：《美赫主》第 2076 页。}

巴巴带女子们在阿杰梅尔一带参观过的名胜还有阿纳萨加尔湖、普什卡尔湖(印度教圣地)、拉克希米的印度寺庙和耆那教寺庙。

2 月 15 日星期三，是巴巴的 45 岁生日，但只有巴巴给 20 个玛司特、疯人和穷困潦倒者洗澡、喂饭、穿衣，巴巴说这是个极好的庆祝，希望他每天都能这样做。

巴巴一行 2 月 27 日离开阿杰梅尔，3 小时后抵达斋浦尔，住进一家舒适的新旅馆。斋浦尔以“粉红之城”著称，因为周边地区的石岩都是这种颜色，所有的建筑都是深浅不一的粉红色。在这里，巴巴带女子们参观各王公的宫殿，有风之宫、琥珀堡、胜利之城、迪拉拉姆花园、莫汉花园、城市皇宫、钱德拉宫以及公园里的动物园。

｛注：风之宫是一座五层楼的粉红色砂岩建筑，有 953 扇蜂房状窗格，是为了让皇室的女士们能够在大理石屏风后观赏市井生活和游行而建。｝

拉诺还记得去了“多民族艺术博物馆”，是个小型博物馆，陈列着精美的手工艺品。她们想都看一看，但巴巴像往常一样，迈大步迅速离去。“我还记得我倒退着走，争取看最后一眼。”

巴巴飞快离去，博物馆的服务人员跟在他们后面跑，说那位“先生”把手杖落在大厅里了。

｛注：这有可能是“城市皇宫”里的博物馆，里面收藏了大量的珍稀手稿、地毯、服装、纺织品、武器、莫卧儿和拉贾斯坦邦的微型绘画，以及稀有的天文学作品和艺术品。｝

在去 15 英里外琥珀宫的路上发生了一件奇异之事。巴巴突然叫停车，让大家下车。“我们从车上下来，”玛妮回忆道，“巴巴站在栏杆旁。山谷里有一小块洼地，谷外是一座小山，山上便是琥珀宫。我们立于巴巴身侧眺望，看见身穿制服演奏风笛的英国乐队，常见的红白金三色色彩华丽的制服。那景象完全占据了我们的眼和心，一时无暇他顾。这一行人是要去山上王宫迎接印度总督。

“巴巴突然拿出字母板说道：‘你们以为他(总督)在掌管斋浦尔。’他指着右边一座灰突突的小山，继续说：‘不，他才是掌管人。’

“我们什么也没看见。我们再仔细看，果然看见一个人影从山上下来。那人已和荒凉山坡上棕色的尘土融为一体了。他穿得很少，有一头卷发。他轻轻地、悄无声息地走下山。”

“他是掌管人。”巴巴重复道。

这当然就是巴巴之前提到过的伟大的南伽巴巴。

玛妮补充道：“巴巴就像个魔术师。他一只手向我们展示炫目、华丽不实的部分，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观看。而实际上，他用另一只手默默地指示真正的东西。第二天，埃瑞奇被派去和那个人联系。有两三天，巴巴和他一起工作。”

艾琳讲述了沿途一次类似的联系：“我们的巴士在一条上山的小路上行驶。我一直留心看巴巴，不是盯着看，而是眼睛半睁半合。我喜欢看他，发现他手的动作很有趣。我坐在右边，巴巴在前面第一排，在伊丽莎白和男满德里所在的封闭驾驶室的后面。

“我远远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高个男子，身上只缠了一点腰布，非常纤瘦，大约有 30 岁。当巴士经过他时，突然慢了下来(我不清楚情况，也许巴巴敲窗示意司机减速)。我看见巴巴目光闪烁，那人转过头来，你仿佛能看到一股电流涌过，就几秒钟。后来巴巴解释说，这是他在那个地区的一个特使。”

3 月 1 日，巴巴和女子们离开斋浦尔，前往乌杰安，次日抵达。他们参观了卡利女神印度教神庙(伟大母亲卡利)，接着前往德瓦斯，在那里的一间驿站旅社过夜。

3 月 3 日抵达博帕尔(“湖泊之城”)，入住红宝石旅馆，逗留为期 9 天。他们游览这座城市，看了美丽的博帕尔湖，参观莫提清真寺、（尖塔上装饰有金钉的）朱玛清真寺和行政长官宫殿(由法国人设计)。

3 月 6 日，驱车前往附近的桑吉，巴巴带她们参观一座著名的佛寺，回忆起他曾是佛陀的时代：“这是我的地方，但如今没人认识我。现今的事情多么奇怪啊！”

同一天，巴巴提到政治局势，说：“所有的恶棍都会被消灭。一切都会得到纠正。”

后来回到博帕尔，一位玛司特呼应了巴巴的话，那时巴巴走在街上，玛司特指着他说：“他将铲除一切捣乱分子，让一切恢复正常。”

{注：《美赫主》第 2401 页。}

伴随着战争爆发的传闻，崩溃的不只是政治局势，蓝车乘客的健康状况也如是。玛妮病了，巴巴吩咐恺娣下午 3 点给她橙汁喝。

考虑到还有不少时间，恺娣先去洗澡了。巴巴三点差五分时折回，问她有没有给果汁。

“没有，巴巴，”恺娣回答，“我正要去做。”

巴巴十分不悦。恺娣应先完成他的命令，再去洗澡。

巴巴也患了严重的腹泻。此外，海伦患上结肠炎，于 3 月 9 日住院治疗。由于海伦只会说德语，艾琳受令陪护她。艾琳须为她做饭，照顾她康复，鉴于海伦的性格，这并不容易。

“海伦一开始脾气就不随和，”艾琳说，“结肠炎是一种会导致抑郁的疾病，所以对她来说极为不易。(另一个会说德语的)诺芮娜和我轮流照顾她，我值夜班。到了晚上，房间里大蟑螂、青蛙和老鼠都跑出来了。”

{注：娜丁可能是另一个有能力照顾海伦的人，但两人相处得并不好。在灌溉平房时，她们共用一个房间，娜丁一直躁动不安。这对于像海伦这样的人来说，是一种折磨。}

大阿迪和顾麦于 3 月 10 日被遣往纳西科，琵拉麦 3 月 10 日前往卡拉奇。3 月 12 日，巴巴留下住院的海伦和艾琳，带其他男女满德里去了萨加尔，在一家驿站旅社住宿。

巴巴带女子们去游览圆湖和医院河阶。他指出萨加是他的一个大师塔俱丁·巴巴在军队服役时成道之地。3 月 13 日，巴巴一行离开，于当天抵达贾巴尔普尔，巴巴立刻出发寻访玛司特。

在阿杰梅尔就已生病的吉蒂，与艾琳和海伦保持联系，她 3 月 16 日在信中写道：

只要海伦能旅行，巴巴就要你带她过来。我们有一所漂亮的房子，高大、通风和安静。我知道你们都会喜欢。还有一个大花园和可爱的步道。我们可能会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因为此地是巴巴工作的理想场所，他可以每周去曼德拉为(计划中的宇宙)中心做筹划。诺芮娜和玛妮都得了某种感冒，巴巴也急需休息。巴巴送上他特别的爱和一个吻，说他知道你们有多爱他，多想在他身边。

次日吉蒂又写了一封信：

巴巴让我给你们两个写信，并送上他最好的爱和祝福。他每天都读海伦的健康报告，艾琳把每个细节都写得完整而清楚，巴巴和我们都能想象出她的样子。

尽管如此，巴巴还是盼望你俩能到他身边，希望能快点成行。他说：“所以海伦，尽你最大的努力让自己感觉良好和快乐，尽你所能不要担心，来帮助医生。你会恢复健康，比以前更强壮。我会帮助你。我一直在帮助你，和你在一起。我很高兴你俩谈论我，那么爱我。我知道，当你感到虚弱和生病时，你不会有意识地想起我，但没有关系。不知不觉中，你仍在想着我，永远也离不开我，因为难道我们不是一体不分，分离只是为了我提升人类的工作吗？”

你们在这个可爱的房子和花园里一定会很快乐。满园的鲜花、灌木和树木，还有一片菜地。有充足的水龙头、电灯等等。空气如此清新，气候如此宜人。巴巴有一个可爱的房间，有自己的浴室，还有一个里间。一切都独立且完整，这对于巴巴与穆罕默德和疯人的工作十分理想。他在自己的浴室里给疯人洗澡，在里间给他们喂食。而且，满德里也在那里吃饭。明天有六个疯人要来。穆罕默德每天都来这里吃饭洗浴。他目前的特殊待遇似乎是六个大西红柿，他用刀切开。当然，巴巴亲自喂他。

诺芮娜因轻微的痢疾还在卧床，但过一两天就能起来。她要休息几日。玛妮状况良好。诺妮仍（因关节炎）痛苦不堪，根本不像平时那么开朗。快点来，让她高兴起来。其他人都很好。

今天巴巴不高兴，因为没有疯人过来。我们给他放好听的留声机唱片。女孩们都看了你的来信，她们向来对新消息十分热衷。她们有一间漂亮的小套房，够四个人住，在厨房对面。另有一个房间供娜佳和瓦露住，带有阳台，相当私密，都挨着巴巴的房间，所以她们很开心。我们肯定要在这里住三个月，因为一切对巴巴的工作都相当合适。到睡觉时间了，大家都向你俩道晚安。

3 月 22 日，吉蒂写道：

每天 8 点到 9 点女孩们都到外面坐着，这时我就有时间写信了。首先，我给她们念了你写的信，因为巴巴希望她们都知道你俩的消息。她们也对你说的一切非常感兴趣。大家都觉得，我们越是希望你俩尽快到这儿，海伦也一定好得越快，因为她在这里得不到好的护理，也得不到医生的建议。

诺芮娜今天的体温是 100 度，但一直没有腹泻。我觉得她是过度疲劳和反应，再加上寒冷所致。海蒂看起来很好，但后脑勺特别疼。娜佳有点虚弱，昨天躺了一天。诺妮的手和脚仍然很痛。娜丁不是太好。我想这不过是在巴巴辛苦工作期间，在他身边的紧张反应。我们的这种感受也很自然，当工作结束时，我们会自然放松，不再精神紧张。

告诉海伦，这是我伴随巴巴八年的体会，每次待八到十天、或八到十周后，我都会筋疲力尽。休息之后，又会感觉前所未有的好。巴巴把我们的精力用在他的工作上。工作结束时，他给我们补充能量，使我们恢复活力，我们感到比以前更精力充沛。

几天后，吉蒂写道：

大家还是不太好。诺芮娜有点发烧，再次卧床。娜佳很累，玛妮不错，海蒂很好，娜丁也好，诺妮稍微好了一点。所以告诉海伦，她不是病号单上唯一的一个。

我们都认为她在印度在巴巴身边做得非常好。她说的没错。生活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生活在一位至师身旁，必然精神紧绷。大家也都这样说。其次，过一种集体生活，所处环境始终嘈杂烦乱，是极其困难的。第三，日常生活变化不定。一切都异常艰辛，自我适应并不容易。

你是否记得在曼德拉，巴巴说她若能忍受（只有他知道有多难），那将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表明她真的在追求真理。那个情景我记忆犹新。

怀抱吉皮，1939 年 1 月，阿格拉

海蒂·默敦斯拍摄——玛妮收藏

上图：蓝车旅行

下图：可能在马哈巴里什沃

美茹提供

阿美纳伽野餐，1938 年

与蔻诗德、玛妮、美婻在一起

海蒂 • 默敦斯拍摄

上图：巴巴伸出援手（蔻诗德在右侧）

下图：帮助诺妮，1938-1939 年间，蓝车旅行

玛妮拍摄并收藏

阿杰梅尔，塔拉加，1939 年 2 月

下图：吉蒂、美婼、巴巴、蔻诗德、诺芮娜、娜丁

玛妮拍摄并收藏

44 琐碎的争执

与馥芮妮在一起，1937 年，纳西科

拉诺拍摄——玛妮收藏

回到贾巴尔普尔，美赫巴巴遣埃瑞奇去把他的家人——盖麦、玛奴、美茹和美赫文·杰萨瓦拉——从那格浦尔带来，他们于 1939 年 3 月 19 日到达。埃瑞奇年少的堂兄弟三穆和达迪·科罗瓦拉也加入进来。玛奴和恺娣被分配为所有人做饭的任务。

｛注：小美赫文和他的堂兄弟们在这里最深刻的记忆是被拉诺吓住了。拉诺在洗蓝车时对他们大声呵斥，因为他们太吵闹了。｝

然而就在当天，巴巴动身前往纳西科。正处于孕期的馥芮妮近来情绪越发不稳定。她不吃不喝，对巴巴不带她同其他女满德里一起旅行，依然极为难过。她坚持要见巴巴。于是，在这个世界危机的紧要时刻，巴巴只得放下他在贾巴尔普尔的重要玛司特工作，顶着炎炎夏日前往纳西科。关于这类事情，巴巴说：“耶稣只被钉过一次十字架，而我每天都经历十字架受难——每时每刻！”

｛注：《美赫主》，第 2403 页。｝

巴巴到达纳西科后，见到馥芮妮因 18 天的禁食健康恶化，也没有好好照顾小儿子建谷。巴巴让她喝橙汁，并亲手喂她，以此打破了她的禁食，事态暂时平静下来。巴巴答应等她好了就召唤她，但直到后来，馥芮妮始终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理性。

｛注：建谷的名字是吉罕杰尔，以美婼和馥芮妮的父亲的名字命名。｝

之后，巴巴前往美拉巴德，见了几个男满德里，接着去普纳看望家人。巴巴让希芮茵麦把姨母朵拉玛西叫到家里，在那为她祝福。不到一年左右，朵拉玛西就去世了，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巴巴。

巴巴接着赴孟买，迪娜·塔拉提因丈夫纳沃最近突然去世而悲痛欲绝，纳沃享年只有 46 岁。巴巴鼓励迪娜哭出来，释放压抑已久的悲伤，她放声大哭，嘴里一遍遍念着“巴巴……巴巴……巴巴”。

纳沃·塔拉提是美赫巴巴的早期追随者之一。然而在此之前，他经常拜访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因嫉妒默文吉与马哈拉吉的特殊亲密关系，当默文来萨考利时，他和其他人一起捉弄默文吉。纳沃和几个帕西年轻人对默文吉异常粗鲁，把他当仆人一样对待，吃完饭把盘子轻蔑地丢给默文，令他把盘子洗净，默文照做，从没一句怨言。后来，纳沃接受巴巴为自己的大师，对自己以前的行为十分懊悔，这使他愈加尽心竭力忠实服务巴巴。

3 月 25 日，巴巴回到贾巴尔普尔。顾麦和马萨吉于数日后到达，但因希芮茵麦和佳尔也将很快抵达，顾麦没有停留太久。虽然巴巴利用他的两个“母亲”之间的冲突，将她们各自的自我“垃圾”翻起来（以便处理掉），但这个时期，巴巴为了他的玛司特工作，需要和谐的氛围，对满德里之间的琐碎争吵感到厌倦。

同时在三月底，帕椎把拖车挂在伊丽莎白的车后，将“美拉巴德动物园”带到贾巴尔普尔。动物园里又多了两只混血小狗，宾戈和金戈，是巴巴送给伊丽莎白的。

海伦的病已经痊愈，她和艾琳到贾巴尔普尔重新归队。几周后，巴巴派海伦·达姆和海蒂·默敦斯回瑞士，艾琳则留下。其他几个亲密跟随者也来到，比如阿娜瓦丝、娜格丝(达达禅吉)和高荷。由于馥芮妮身体不佳，无法操持家务，禅吉把美茹和娜谷从纳西科接了过来。几周后，一岁的建谷由保姆带来，姨母苏娜玛西奉命协助看护建谷。

{注：蔻诗德喜欢表兄也就是鲁斯特姆的孩子们，后来巴巴让她照看婴儿。}

4 月 9 日周日，巴巴允许由一名当地牧师主持美赫文和三穆的皈依礼仪式。三穆的母亲芭奴玛西从孟买赶来参加活动。在她到达之前，希芮茵麦叫盖麦(芭奴玛西的姐姐)写信给她，让她从孟买带炸鲳鱼来(一种海鱼)。盖麦提醒希芮茵麦，在埃舍巴巴有严格的清淡素食命令，但希芮茵麦执意要这么做。巴巴曾命令盖麦为希芮茵麦服务，满足她的要求，于是她便给妹妹写了信。

芭奴玛西把鱼带到贾巴尔布尔，盖麦不声不响把鱼拿去，加热后端给希芮茵麦。希芮茵麦还没来得及放嘴里吃一口，不知从哪里冒出两只猫，扑向她。希芮茵麦讨厌猫，赶忙轰猫走。

猫猛扑向那盘海鲜，叼起鱼跑掉了。就在这时，巴巴走进房间，对盖麦打手势道："怎么有股鱼腥味？"

盖麦只好承认要鱼的事。巴巴便责备她违背他的命令，希芮茵麦打断说："你怎么敢骂她，默劳戈！是我要的鱼。"

巴巴问希芮茵麦为何不听他的命令一意孤行，母子之间随即你言我语打起了嘴仗。最后，巴巴说："是我以猫的形体来拯救你，以免你违反我的命令。"

希芮茵麦气愤地抱怨道："你什么都不让我享受!"

巴巴大部分时间不在埃舍，外出做重要的玛司特工作。但 4 月 21 日，他开始为期 11 天的流质禁食，宣布世界各地将很快发生众多重大事件。禁食期间，巴巴吩咐玛妮，想让她在一周内上演一部短剧，并把剧情给了她，以内维尔·张伯伦、阿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墨索里尼为剧中人物。

拉诺又高又瘦，扮演英国首相张伯伦(手持他那把与众不同的雨伞)；玛妮演希特勒(额头上抹了一绺头发)；圆脸而丰满的恺娣则是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美茹和娜谷扮演了其他政治领袖。

5 月 3 日，这出模仿剧在巴巴面前上演。后来诺芮娜对玛妮说，她是个相当有才华的女演员，若是在美国，她会成为一个明星。四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段时间，拉诺开始画她的第一张巴巴画像，之前她只以炭笔画过两次巴巴的头像。巴巴也从玛司特工作中抽时间与女子们去大理石岩远足，他强调说她们能这么不拘束地与他相伴是多么幸运，正是因为累世的严格苦行，今生才得以到他身边。

{注：拉诺的这幅画现挂在凯克巴德位于美拉巴德山的家中，拉诺不清楚它是如何到那里的，因为她没有把画交给他们。}

在“蓝车旅行”之初，女子们在贾巴尔普尔冻僵了，如今到了夏季，她们在此地逗留的两个月间，天气热得让人受不了。“我们一整夜睡不着觉，从没舒服过，”美婼讲述，“我们还必须使用蚊帐，因为蚊子很多。诺妮、诺芮娜和娜丁叫人找来库斯-库斯（棕榈席），把它挂在窗户上，然后用水桶往上面泼水。门一直关着。每个人轮流往库斯-库斯上浇水。她们把床单铺在地板上睡觉，没有风扇。在回到美拉巴德之前，我们去了那格浦尔——那里更糟糕！”

5 月 15 日(盛夏)前往那格浦尔。巴巴、美婼、玛妮和希芮茵麦乘坐伊丽莎白的车，蓝车由两名满德里驾驶，其他人随行，包括美茹和娜谷。穆罕默德、古斯塔吉和其余男子乘火车返回美拉巴德，而杰萨瓦拉一家留在贾巴尔普尔。

{注：患有严重白喉的婴儿建谷也留了下来。他的病情已危及生命，须住院治疗。巴巴指示嘉尔·科罗瓦拉和诺芮娜确保婴儿得到最好的治疗。}

为了避免白天的酷热，巴巴一行凌晨两点醒来，天还没亮就启程上路。玛妮还记得车子行进时，她望着窗外，沉思着路上的行人。“我们的车经过时，路上的行人纷纷转过头看巴巴，直到车子走远，这总是让我心生感慨。‘他们不知道自己接收到了什么，’我会这样思忖。”因为仅仅是看到阿瓦塔就是稀有难得的好运。

他们在那格浦尔政府旅馆住宿两天，天气太热了，女子们穿上湿衣服降温，但没几分钟衣服就干了。从那里，他们(分站分段)前往库尔达巴德，巴巴的大师之一赛巴巴在此度过青年时期，并在附近的一个山洞成道。她们住入库尔达巴德的一个旅馆，5 月 18 日上午 7 点，巴巴带女子们去了埃洛拉的古印度教和佛教石窟，在那里，玛妮得到一次不寻常的体验：

“我们一群人拥挤着进入各个洞参观。巴巴通常把（字母）板夹在胳膊下。我会在附近，预备着他想说些什么。在一个佛教石窟，他拿出字母板，授述道：‘我是佛陀。’

“仿佛洞里唯有这三个字存在，仿佛除此之外，整个地方空空如也。‘我是佛陀……我是佛陀’之音回响不止，把整个地方填满，除了‘我是佛陀’的波浪，别无所有。山洞里除了这几个字，空无一物，仿佛时间和空间停顿了一刻。之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巴巴带我们一起绕山洞走了一圈便出来了。”

{注：在玄武岩的山坡上，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的僧侣们花了 5 个多世纪的时间(手工)凿出 34 个石窟，并加以装潢修饰。}

5 月 19 日，一行人前往奥兰加巴德。第二天前往罗纳乌拉，中途在托卡停留。巴巴说：“今天我们来一场探险的旅程。”他想让西方人看看 1928 年的修爱院位置，但巴士陷进泥里，只得用水牛拖过河。女子们手牵着手，蹚过浅浅的河水。

在罗纳乌拉，巴巴带她们去瓦万湖和附近的另一个湖，爬上一个可观全景的地点。在里尔伍德公园附近，巴巴指了指一个地方，他和普纳学校的朋友们假日里曾在此玩弹珠和放风筝。

一行人 5 月 25 日离开罗纳乌拉，于同日抵达美拉巴德，此行离开了 6 个月之久。

一周后，美茹和娜谷返回纳西科，开始新学期。拜度和妻子苏彤、两个女儿朵拉和萨瓦以及儿子法拉敦到达，居住在美拉巴德家属宿舍。他们原本应在 3 月份与朵拉特麦从波斯同行，但拜度的长女病倒，后来去世。

拜度对此深感伤痛，巴巴给他发去慰问信：“那些想着我而死去者，都到我这里来。他们从生死锁链中解脱，永恒地见我。你因看不见她，而感到分离。你若感到难过，不要为死者，而要为(因即将到来的战争)处境危险的生者感到难过。”

苏彤刚从波斯来到印度，正在努力学习古吉拉特语。她念错搞混了一些古吉拉特语，这把巴巴逗乐。例如，当被问及感觉如何时，她说卡查德(骡子)而不是查卡 (头晕)。苏彤的天真也引发了一些有趣的轶事。一天晚上，玛格丽特从英国回来后，苏彤在埃舍里溜达，上楼来到玛格丽特和拉诺的房间。她跟她们打了个招呼，然后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对着玛格丽特床头柜上的一幅她认为是巴巴的画像虔诚地鞠了一躬。原来那是一张唐老鸭的图片——玛格丽特最喜欢的卡通角色。

{注：玛格丽特曾经开玩笑说:“我这辈子有两个最爱——美赫巴巴和唐老鸭。”}

拉诺负责将女子们的健康状况传达给尼鲁医生，尼鲁医生在必要时给一些治疗建议。有一次，娜格丝·考特沃有点鼻塞，但不太懂英语习语，对拉诺说：“我的鼻子漏了！”另一次，娜格丝觉得发热，向拉诺要“发烧瓶”，意思是温度计。娜佳指着自己的背下部说：“有些东西，这里有些东西。”然后指着她的头，重复同样的话。简直一片混乱，巴巴对此开怀大笑。

{注：当娜佳开始用英文写采购便条时，巴巴要求她大声念出来，因为娜佳不会拼写。听到娜佳把购物清单拼错，他乐得不行。}

由于语言障碍，曼萨丽被指派了为拉诺收集信息的任务，并每天向她汇报。但曼萨丽不可询问美婼的健康状况，只有拉诺能这么做。但有一次巴巴确实让曼萨丽给美婼一些感冒药。“巴巴会事无巨细让美婼愉悦，”曼萨丽回忆说，“有时甚至是在细枝末节上。”

但正如巴巴在灌溉房告诉她们的那样，“除了神一切皆是小事”。作为神，巴巴最微小的细节都不遗漏。例如，从集市订购的所有物品都须通过他的批准。吉蒂准备的日常必

需品购物清单，经由巴巴亲自检查，他若批准，才将清单交给守门人苏娜玛西。她再把它交给“采购员”韦希奴，韦希奴从没进过上美拉巴德院子，只是站在外面的高架水箱附近。

“在埃舍，”玛妮说，“任何需要的、任何想要的，都必须经过巴巴。一概如此。我们从未直接做过任何事。我们从不直接订购物品。我们不仅不出去买东西，而且不通过任何人要东西，除了巴巴，他给韦希奴或者其他人下了命令。”

吉蒂想要额外订些东西时，试图溜过巴巴警惕的目光。根据吉蒂的说法，艾琳还是一个“成长中的孩子”(22 岁)，应该吃得更丰富一些，才能得到足够的营养，但巴巴不同意给她额外的东西。

玛妮比艾琳小一岁，当时她想：“如果艾琳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我又是什么？”但后来吉蒂改变了策略，利用玛妮得到了她想给艾琳的。吉蒂走近玛妮说：“你需要服用好立克粉(一种蛋白麦芽饮品)。”

“我需要吗？”玛妮轻信地问道。

“需要，你写这么多东西，必须保持体力。”

于是玛妮同意了，而以“为了玛妮”的借口，吉蒂订到好立克，也给了艾琳一些。巴巴发现这事。“谁在喝好立克？”一天他问。玛妮说她在喝。

“你喝了几次？”

“只有两次。”玛妮回答道。

“那一整罐都到哪儿去了？”

一阵沉默，直到艾琳脱口而出：“是我吃了，巴巴。”这使巴巴不悦。

除了额外物或“奢侈品”，如果每天的采购单上有重复的、最近刚刚要过的东西，巴巴便会问道：“这是什么？谁又需要这个？”

这种对细节的关注一度引发了诺芮娜和娜丁之间的冲突。巴巴察看购物清单时，注意到又订了鞋油，鞋油被认为是奢侈品。“又是鞋油？”他问道，“你们做什么，拿来吃吗？”

原来诺芮娜和娜丁共用一支鞋油。但诺芮娜已经习惯了世间奢侈的生活方式，她取了一块鞋油，却忘记把锡纸和盖子盖好，剩下的鞋油就这样给晾干了。

天性谨慎的娜丁，只用一点点鞋油擦鞋时，却发现它已经干了。这成了王妃和伯爵夫人之间矛盾的根源，但谁也不想跟巴巴提起这件事。

“她们以为巴巴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情，”玛妮说，“但不是。”

巴巴把大家叫到一起，起初一切似乎都相安无事。但巴巴问娜丁道：“你怎么了?”

“没什么，”她回答。

“来吧，说出来。”

“巴巴用自己娴熟的方式让冲突显现出来，”玛妮继续说道，“他让一切和盘托出，然后他说：‘现在忘了它。’这是第一条命令：忘记它。即使在宽恕之前，遗忘也相当重要。‘忘了它，现在互相拥抱。’

“我们都默默地看着她们，一边暗自保证：‘我们决不要陷于这样的境地——决不。我们要格外小心。’

“我们屏住呼吸，因为她俩都没有动。

“巴巴打了两个响指。‘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了去拥抱。你们在干嘛？’

“娜丁抬起手，仿佛手上挂了重重的铅块一般。她一伸手，诺芮娜也伸出双臂，她们拥抱在一起。

“晚间，我和娜丁在花园里散步，娜丁为白天发生的事不安。她抬头望着月亮和星星，说道：‘我多么希望那是一种灵性的、美好的东西，一种值得的东西！结果却是鞋油这种事？！’

“我说：‘娜丁，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巴巴也不会忽略；即使是最微小之物也对他有用。鞋油只是媒介，巴巴用来让你知道他的用意。’”

恺娣进而补充道：“你若把事情藏在心里，不说出来，巴巴就召集所有人，查根究底，直到真相大白。它会像火山一样爆发。不管人们之间有什么分歧，巴巴会让一切烟消云散，让她们互相拥抱。巴巴不希望有任何事情积郁于心。‘忘记一切。现在拥抱彼此吧，’他会这样说。”

美茹（伊朗尼）加入埃舍时，观察到同样的事情：“那么多人在埃舍共同生活，日常事务自然不会像该有的样子顺利或友好运行。但如果发生了争吵或出现分歧，巴巴不希望我们彼此心怀怨恨。相反，他想让我们的心从病态中解脱出来，互相原谅，重归于好。

“巴巴常把争论晾晒在他面前，并且常常被争执逗笑。但他会拍拍手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以爱拥抱彼此，让心摆脱恶意。’”

{注：摘自《清洁的美茹》，《美赫拉纳信息》(1998)，第 2 页。}

玛妮讲了另一件事，显示巴巴对待亲近者之间产生摩擦的态度：“有一次，巴巴在闭关，命令我们不要发怒。而两个人近距离接触时，摩擦自会出现，在埃舍，是绝对不存在隐私的。巴巴总是知道，并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事情提出来。假设你很生气，并尽力隐藏起来，面带微笑。巴巴知道，会设法在众人面前将它显露出来。

“这一次是一件小事，导致一些埃舍同伴之间发生了摩擦。巴巴严责我们，说：‘你们跟我在一起有什么意义？你们连遵守我的命令几天都做不到，为何要留在这里，我反复强调、解释我的命令在我闭关工作期间的重要性。’巴巴把整件事都抖了出来。”

后来娜丁俯过身对玛妮耳语了几句，玛妮没有听清。巴巴做了个手势：“你在说什么，娜丁？”

娜丁回答：“巴巴，要是我们从不生气该多好啊。”

“好？”巴巴问，“我不希望众多石头围着我。你若从不生气，那对我的工作并没有帮助。而你若是愤怒并控制住——对我的工作则有助益。”

然而，巴巴有一次对女子们说：“你们和我一起，并不是为我效劳。我做工作可以用这个，”他敲了敲一条长凳，仿佛在说“用木头”，接着又说：“是我给你们为我服务的机会。”

玛妮精辟地评论道:“就好像你一直坐在满是尘土的房间里，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你认为房间不脏，因为灰尘在地板上。然后巴巴来了，打扫清洁起房间，把灰尘扬了起来。你看着到处弥漫的灰尘，不禁会想：‘怎么回事？在巴巴来之前，没有这么多灰尘。怎么现在冒出这么多?’但灰尘就在那儿——就如同欲望就在我们内在。巴巴把它们扬了起来。

“西方人常说：‘我们来巴巴这里之前从不发怒。’巴巴所做的就是把它带出来，以此清洁你的房间。”

大阿迪对一个表达同样情绪的人幽默地评论道：“美赫巴巴不是来给你内心平静的——而是来把你的心撕成碎片!”

巴巴亲自告诉娜玖·考特沃：“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困扰我，另一种(他的爱者们)是我困扰他们。”

巴巴曾对帕椎写道：“你所喜爱（所依恋）的一切，我都会摧毁。”

“巴巴身边的每个人都个性很强，”玛妮总结道，“个个都有自己的权利，自己的个性。巴巴亲自指挥全局，他的交响乐，我们每个人按照他想要的节奏，演奏着自己的小曲。

“但巴巴想要的是团结，而不是千篇一律。好比他是指挥家，我们是乐器，假如我们都是大提琴，那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到巴巴身边生活时，性格、生活和思维方式迥然有别。爱巴巴是一样的，但除此之外，差别甚大。诺芮娜是王妃；娜丁是伯爵夫人；伊丽莎白是商人；诺妮优雅而精致；拉诺是（十分讲究的）艺术家；吉蒂，同样意志坚强；艾琳是瑞士人，有自己的主意；玛格丽特是舞蹈家。只有巴巴能把我们放在一起，把我们来回滚动，揉成一团。”

玛妮挖苦道：“巴巴对男满德里工作了这么多年，对男孩们、对疯人和玛司特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是对女子们。哎，对女子的工作！巴巴没这么说过，但他曾暗示道：‘别再有了！’”

在此期间，美婄的姐姐馥芮妮来到美拉巴德，仍然因为没被列入女子团体而闷闷不乐。鲁斯特姆对妻子的病情深感沮丧，常常不告诉任何人就消失无踪——这更增加了馥芮妮的担忧。巴巴安慰她，把她送回纳西科，说很快会召唤她。

后来，他评论道：“我不得不承担许多像她这样的情况……馥芮妮很爱我，但不服从我。为了她好，我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她会争辩，然后为之斗争，她的斗争成了我的痛苦。”

{注：《美赫主》，第 2435 页。}

大阿迪因经常开车送巴巴往返阿美纳伽，对女子埃舍的情况有所察觉。有一次，阿迪开车带巴巴上山去看女子们。阿迪在车里等了两个小时，巴巴一直和女子们在一起。巴巴下车时心情愉快，当他回来时，表情显得很厌烦。阿迪什么也不敢问，但猜得出一定发生了火花四溅的摩擦。有时，巴巴自己把发生的事说出来，有时不说。

男满德里也有强烈的嫉妒之情。例如，在大师之家的日子里，巴巴告诉大阿迪，他最爱他。“当宇宙之主对你说你是最被爱者时，”阿迪说，“你会膨胀起来。所以当巴巴开始无视你，爱别人（比如埃瑞奇）时，你自会嘀咕：‘搞什么鬼?他说他是那么爱我，现在他又那么爱另一个人了？’你会感觉实在太悲惨了。事实上，巴巴会让所有人都有这种感受。所以，倘若男子都能感受到这种嫉妒，想想女子的感受吧。”

由于经常和动物园里的动物们打交道，女子们注意到即使是动物们也会互相嫉妒，有时还会打架斗嘴。这使得吉蒂半开玩笑地谈起女子们自己的妒忌心：“这不是我们的错。这是我们的祖先传下来的！”

出于这样的洞见，以及巴巴通过动物对进化计划所做的工作，动物们对于埃舍是有用的组成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巴巴让某人去照顾一种动物，该动物和那个人具有相似的特质，籍此将照顾者的注意力引到那些可能不可取、需要超越的性格上。

例如，猴子因好奇而肤浅地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的特点，被视作自我意识的象征。巴巴一直在寻找一只猴子来做他的工作，一只会“回应他”的猴子。一只比幼松鼠还小的小猴子被带来，当它从笼子里被放出来的时候，它径直跑向巴巴——因此得名“幸运”。

诺芮娜很聪明，幸运被交给她照管。那时候，诺芮娜正在为《美赫巴巴期刊》写文章，当她在床上写作时，唯一能让幸运保持安静的方法就是把幸运和自己都关在蚊帐里。因此，当她努力为《期刊》表达崇高的形而上学思想时，她不得不注意幸运，它非常顽皮——而且常常像诺芮娜一样浪费。

例如，猴子从楼上房间把牙膏挤到窗外。“在那些日子里，一管牙膏是很珍贵的东西，”玛妮说，“如果你没有储备，你就不走运了，因为我们不能经常买。当看到幸运在做什么时，我们几乎想接住从牙膏管里出来的牙膏。”

有一次，幸运把一整瓶墨水泼在了诺妮的裤腿上。诺妮用热水清洗，一条裤腿变得比另一条短。“有时候幸运是个大麻烦。”美婼说。

巴巴把幸运放进口袋里打乒乓球，但淘气的猴子在游戏中爬了出来。“看看那个坏蛋。”巴巴轻笑着说。

巴巴对宠物们倾注了很多爱和关心。“巴巴可以对自己人严格要求(关于购物清单)，”玛妮注意到，“但动物们可以得到它们想要的东西。人们可以订购宠物所需的东西。后来，我们发现人们不仅为动物也为自己订购东西。

“比如，允许我们为猴子们订购坚果，但吉蒂不断地订，因为人不断地吃光。为动物订购了那么多东西：这是为羔羊点的；这是给狗的。动物们吃的东西使我们流口水！

“有一天(在班加罗尔)，购物清单上有葡萄干。巴巴说：‘这是什么？葡萄干适合哪种动物？’

“事实证明，原来娜丁觉得，既然每个人都为自己负责的动物订了不同的东西，为什么不给她订些呢？她要了葡萄干——表面上是给猫吃的！”

{注：玛格丽特也很想吃葡萄干，但吉蒂一点也不给她。于是玛格丽特顽强地找到了吉蒂存放它们的地方，并开始自己动手。据她说，吉蒂从来没有发现。}

有一次，埃舍里养了一只山羊，但它吃的食物证明太丰富了。当发现它鼻子苍白时，艾琳给它进行了盐水灌肠。

除了山羊、猴子、猫、狗和鸟，当时的美拉巴德动物园还有两只猪，纳提和古提；一只兔子，雪儿；一只小羊羔，玛丽；一只瞪羚，莉莉——它站在巴巴的厨房外面，乞求吃炸蔬菜(油炸点心)，巴巴喂给它。“巴巴非常关心动物，”玛妮继续说，“他晚上下山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动物，去每个笼子那里，去每个动物和宠物那里，然后再睡觉。”

拉诺是埃舍的木匠，必须为宠物建造笼子。当她奉命在锡棚下为莉莉建一个笼子时，她自己把所有木材从巴巴厨房后面的储藏室里拖了出来，因为院子里不允许有工人。正当她准备做时，传话让停止。拉诺很恼火，但还是把木材放了回去。

｛注：由于这些职责，拉诺在美拉巴德总是穿着宽松的裤子，而在纳西科她既穿宽松裤也穿连衣裙。巴巴命令拉诺在吃完饭后不要做任何繁重工作，但有一次，在午饭后，他召唤她，让她打开一个板条箱，她不顾他之前的命令打开了板条箱，巴巴也没说什么。｝

伊丽莎白非常喜欢动物，付钱养活它们，但她经常太忙而不能照顾它们。这项工作落到了艾琳头上。除了这项照顾动物的主要职责，巴巴还对艾琳说：“尽可能多地和美嫏在一起。跟紧她。”

和美嫏一起住在山上，艾琳与她的距离越来越亲近，并逐渐欣赏她的特殊地位：“在法国，我不知道美嫏是被选的。即使在蓝车之旅中，我也不知道她的角色。在美拉巴德，我以前帮她洗巴巴的衣服。她让我帮忙做巴巴的活儿，洗他的丝绸和羊毛外套，偶尔洗他的长袍(长袍通常是瓦露洗)，诸如此类的事情。

“她跟我谈起巴巴，谈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谈她的家庭，等等。我总是在缝东西，当我想要快点整理好的时候，我常把缝纫的东西放在垫子后面。有一次，美嫏坐在我的针上。针戳到了她，我感觉很糟糕。她尖叫起来。但她并不生气。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把缝纫的东西藏起来，改掉了这个习惯。

“美嫏和我有许多共同之处，有许多共同的兴趣，所以我总是觉得和她有很强的个人联系。我认为她不可能对我说任何让我感到冒犯或受伤的话，而你可能会从别人那里受到冒犯或伤害。美嫏做任何事都没有恶意。她受过良好教育，我对此非常感激。她很有教养。我也喜欢她的天性。在埃舍，我觉得与东方人比，我跟西方人更亲近，但我特别喜欢美嫏。她是那个从不惹巴巴生气的人，每当巴巴问她对某事的看法时，她的动机从来都不是自私的。她并没有扮演埃舍女王的角色，但她确实是。即使在她年轻的时候，她也很有尊严。

“美嫏对巴巴很亲，这真是一种完美的爱。下午我们和巴巴在一起的时候，美嫏可能会在她的房间里给巴巴梳头——他盘腿坐在她床上，或者随意坐着。她有时按摩他的脚。没有“抓取”，只有流动。她做了巴巴所有的事，但从不以炫耀的方式做得过火。

“她总是看着巴巴，对任何事情都会做出反应，不管他想要什么。她总是为他准备好一切。你可以看到，除了巴巴以外，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她的全部注意力和焦点都在

他身上。看到美婼对巴巴的爱——她如何精心梳理并保护他的每根头发，她如何为他盛上饭菜——这是世上最高的爱。

“美婼绝对是谦逊的典范。她很谦虚，但并不软弱。她有坚强的个性，却又谦卑臣服；但人们不会说她温顺。她也可以保持安静。

“有时候很难。巴巴征求我们的意见（比如去不去看电影）。‘美婼，你想要做什么？你更喜欢哪一个？’巴巴问她。她必须诚实地回答，而不是自私地回答。巴巴让她说出来，因为那其实是他的意志。慢慢地，我们知道如果美婼说了什么，那也是巴巴的意愿。她从不做巴巴不喜欢的事。

“当巴巴做了决定，让美婼说是或否时，有些人很生气。人们常常觉得巴巴这么说是因为美婼同意了。但是巴巴有他的理由，她从来都不是出于自私而选择的。她总是按照巴巴希望她回答的方式回答。

“美婼必须非常坚强才能挺过这一切。这就是她如此伟大的原因。她服从巴巴的每一个命令，不像其他人。尽管如此，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没有人比她更顺从巴巴，也没有人比她经历得更多。巴巴不压垮你——即使他把你推倒，他也会把你扶起来；再次鼓励你。巴巴总是说要尽力而为。有一次，我给他缝了衣物后，他召唤我。我感到厌倦，因为衣服缝得有点滑稽。他说：‘你没有尽力。’即使在缝纫或厨房工作中，如果你不尽力而为，他就会发现。

“人们越爱一个女子的至爱，她自然就越发感到妒忌。但对美婼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人们越爱巴巴，她就越快乐。”

吉蒂表示同意：“美婼非常谦逊，从不咄咄逼人；她从不嫉妒。美婼对西方人非常友善。巴巴会说，是美婼让我现在出来和你们在一起。她建议巴巴把西方人叫来，和他一起在东屋待半个小时。他可能在阅读和口述信件，或者只是休息，但是和巴巴在一起，当然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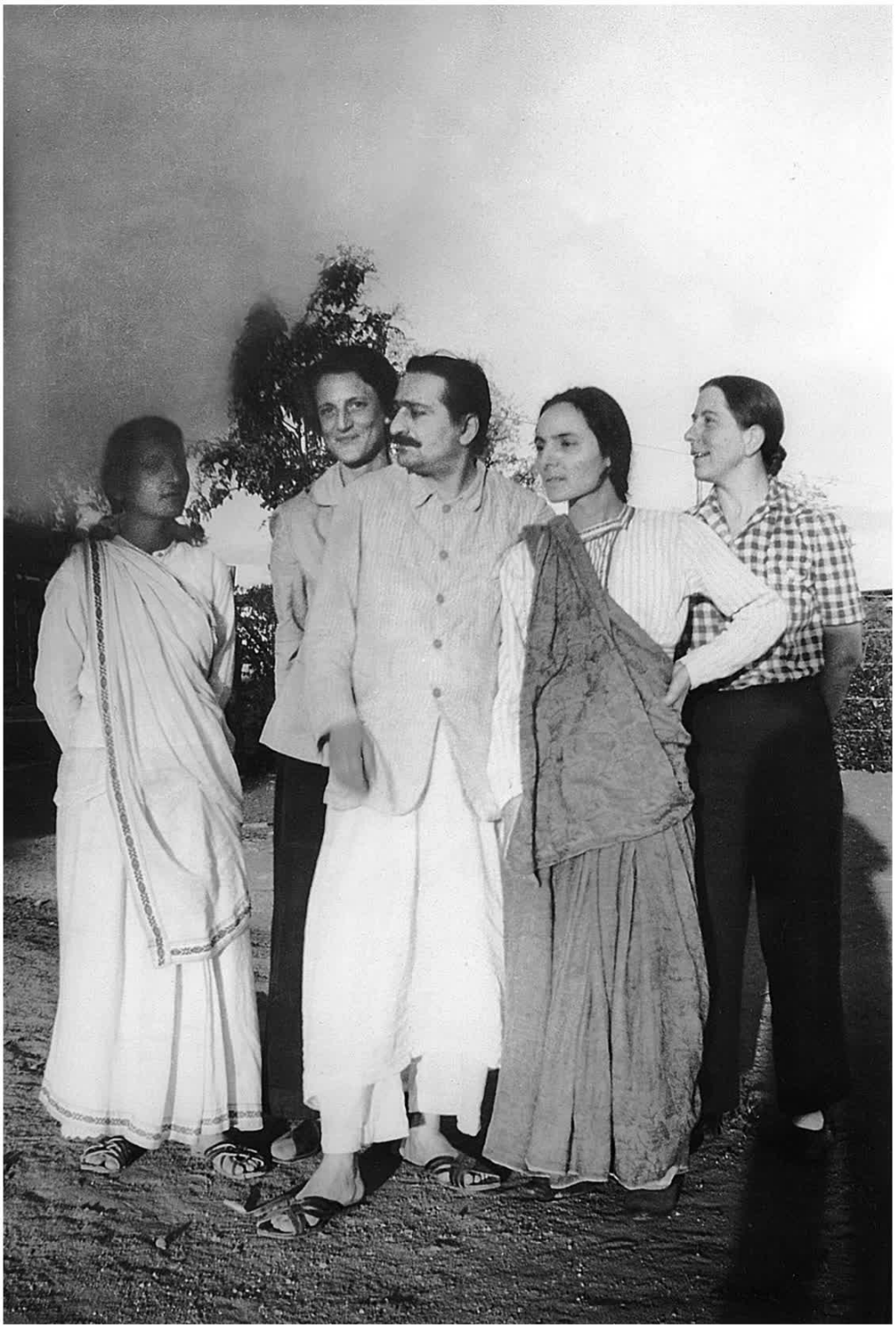
艾琳总结道：“美婼是爱的化身。不是她想要爱，而是她想给予爱。从小，我就一直想做个好人；我渴望做个好人。美婼是王冠。要是我能像她那样就好了，要是我能像她那样去爱就好了。我们不想要成道。我只想和巴巴一起回来，学着像美婼一样更爱他。”

1938 年，上美拉巴德

馥芮妮、吉蒂、巴巴、美婼、拉诺、蔻诗德

坐着：娜佳、苏娜玛西、瓦露

玛妮拍摄（可能是）



1938 年，上美拉巴德

蔻诗德、拉诺、巴巴、美婼、吉蒂

玛妮拍摄（可能是）

1937 年 1 月左右，上美拉巴德

伊丽莎白拍摄

诺芮娜手捧猴子“幸运”，1939 年，班加罗尔

伊丽莎白拍摄——伊丽莎白·帕特森照片档案馆提供

拉诺、娜佳、美婼、蔑诗德、吉蒂（戴着围巾，因为她刚才正在做饭）、仆人悉妲拜（坐在中间）；1938 年，上美拉巴德

玛妮拍摄并收藏

工务部灌溉平房，1938 年，阿美纳伽

与美婼、顾拉玛西和艾琳在一起

苏非再定向提供

艾琳在普拉节（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动物节日）

1938 年 8 月，上美拉巴德

伊丽莎白拍摄——伊丽莎白·帕特森照片档案馆提供

美婼美赫附录一

附录 A

在校记录

General Register of Pupils attending the Scho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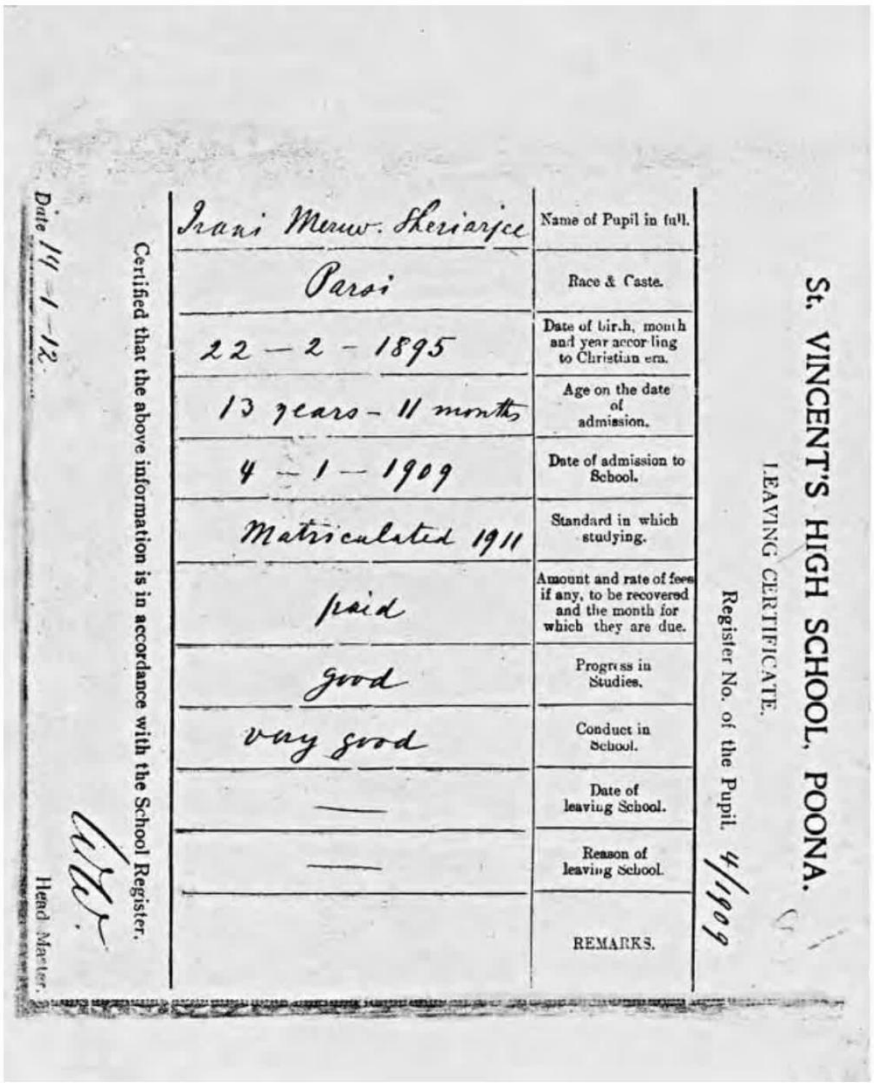
Register No.	Name.	Native Place.	Birth-day according to Christian Chronology. Day.	Mo.	Year.	Age when admitted. Yrs.	Mos.	Days
253	Merwanji Sheriji Irani	Poona	27	2	1895	7	6	6

1909

No	Name.	Date.	Age.	Race and Religion.	Last School.
102	Nicholson Jaljar Dinsha	" "	23-4-99	Parsi	Poona Camp.
103	Irani Fardoonji James	" "	2-1-94	Parsi	" "
104	Irani Merwanji Sheriarji	" "	22-2-95	Parsi	" "
105	Damri Manekshaw Phi.	" "	2-4-88	Parsi	Gondal

1909

From Standard.	To Standard.	L. C.	Remarks.	Withdrawal.
V	VII	L.C.	Matriculated	L.C. 8-1-11.
V	V	L.C.		L.C. 7-1-10.
V	VI	L.C.		Matriculated 1911.
VIII	VIII	L.C.		L.C. 6-2-1910. Matriculated 1909



ST. VINCENT'S HIGH SCHOOL, POONA.

LEAVING CERTIFICATE.

Register No. of the Pupil. 4/1909

Irani Meruv. Sheriarjee	Name of Pupil in full.
Parsi	Race & Caste.
22 – 2 – 1895	Date of birth, month and year according to Christian era.
13 years – 11 months	Age on the date of admission.
4 – 1 – 1909	Date of admission to School.
Matriculated 1911	Standard in which studying.
paid	Amount and rate of fees if any, to be recovered and the month for which they are due.
good	Progress in Studies.
very good	Conduct in School.
—	Date of leaving School.
—	Reason of leaving School.
	REMAR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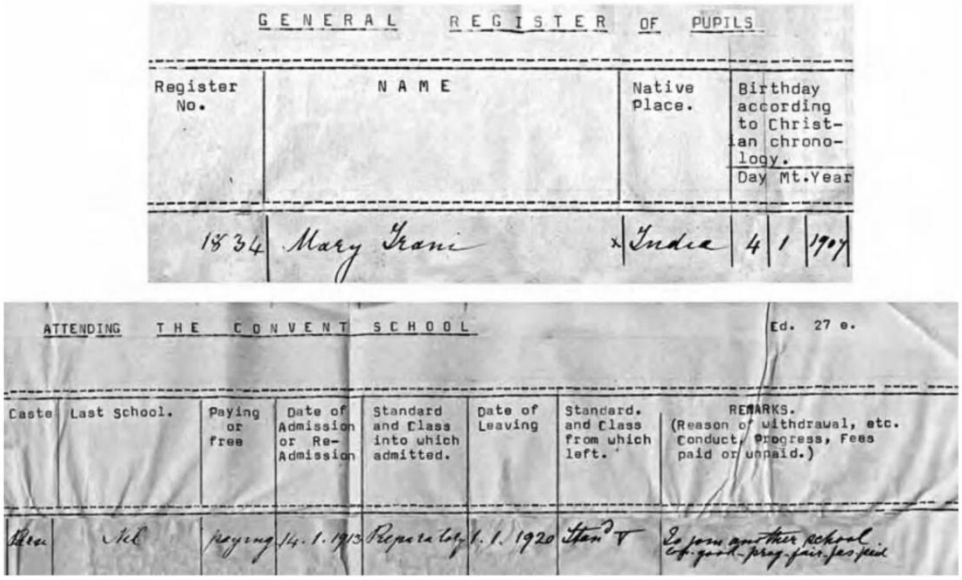
Certified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hool Register.

Date 14-1-12.

Head Master.

巴巴在圣文森特高中的毕业证书

作者收藏



GENERAL REGISTER OF PUPILS

Register No.	NAME	Native Place.	Birthday according to Christian chronology. Day	Mt.	Year
1834	Mary Irani	x India	4	1	19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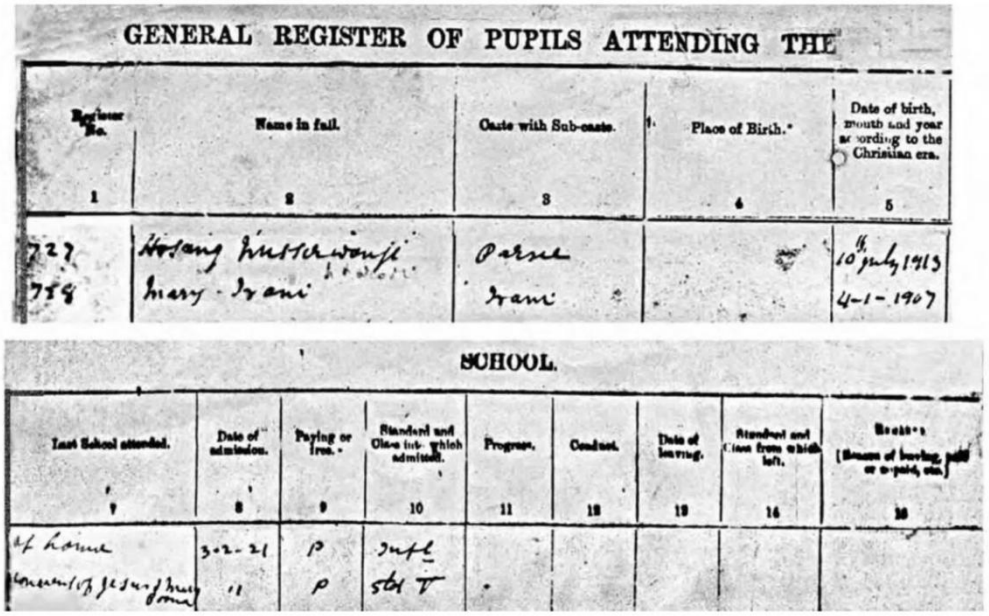
ATTENDING THE CONVENT SCHOOL Ed. 27 e.

Caste	Last School.	Paying or free	Date of Admission or Re-Admission	Standard and Class into which admitted.	Date of Leaving	Standard. and Class from which left.	REMARKS. (Reason of withdrawal, etc. Conduct, Progress, Fees paid or unpaid.)
Pers	Nil	paying	14.1.1913	Preparatory	1.1.1920	Stand V	To join another school. Cf. good-prog. fair-fees paid

玛丽·伊朗尼”的修女学校在校记录

（记录显示美婼于 1920 年 1 月 1 日离开。这要么是一个错误，要么是美婼在 1921 年 2 月 3 日进入圣海伦娜学校之前在家里待了一年。）

阿迪姆·芬斯特拍摄——作者收藏



GENERAL REGISTER OF PUPILS ATTENDING THE

Register No. 1	Name in full. 2	Caste with Sub-caste. 3	Place of Birth.* 4	Date of birth, month and year according to the Christian era. 5
727	Hosang Musserwanji	Parsee		10th July 1913
758	Mary Irani	Irani		4-1-19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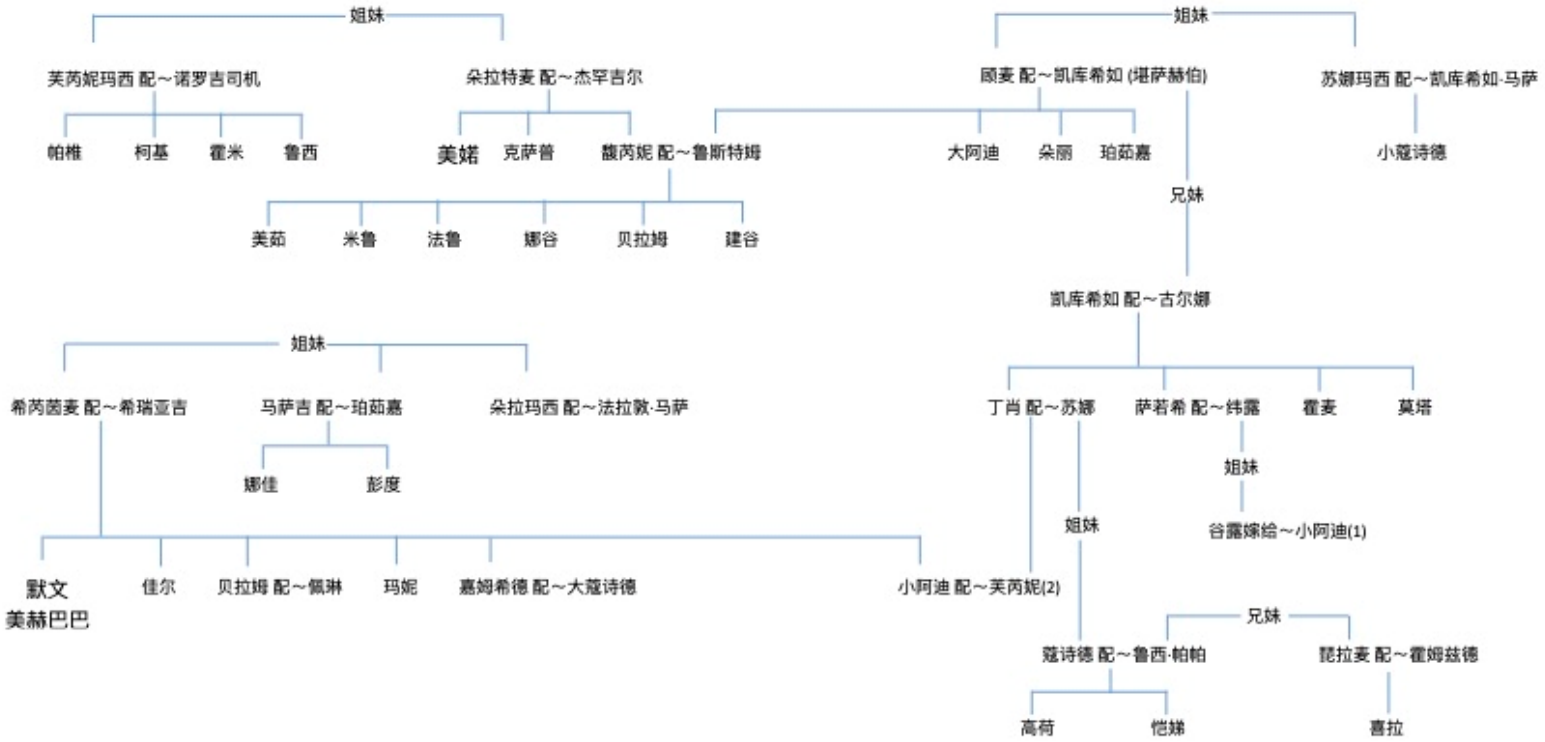
SCHOOL.

Last School attended. 7	Date of admission. 8	Paying or free. 9	Standard and Class into which admitted. 10	Progress. 11	Conduct. 12	Date of leaving. 13	Standard and Class from which left. 14	Remarks (Reason of leaving, paid or unpaid, etc.) 15
Of home	3-2-21	P	Infl					
Convent of Jesus of Mary Irani	"	P	Std V					

美婼在圣海伦娜的学校记录

阿迪姆·芬斯特拍摄——作者收藏

美婼的家谱



1. 谷露是小阿迪的第一任妻子
2. 芙芮妮是小阿迪的第二任妻子

除了写明的，所有人的姓氏都是伊朗尼。

附录 B

关于作者：

戴维·芬斯特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并在那里长大。他在 1972 年得知美赫巴巴，三年后搬到了印度。他和妻子希拉长住美拉巴德，每年都会去美国看望他们的两个儿子安曼和阿迪姆及其家人。戴维是美赫巴巴最亲密的女弟子美婼的三卷本传记的作者，《美婼美赫：神圣浪漫史》。他根据录制的磁带，编辑并写作了妻子的回忆录，名为《在神人身边长大》。他还编辑了岳父宝·喀邱瑞的几本书：包括《美赫萨罗德》（Meher Sarod）、《美赫罗刹尼》（Meher Roshani）、《当世界沉睡时》，以及多卷本的《美赫主》系列。戴维目前是大量美赫巴巴照片的管理人，照片可通过“美赫纳扎出版社”获得。可以电邮联系作者：mehera.meher@gmail.com

网站 www.meherameher.com——

《美婼美赫》摘录；美婼的音频剪辑；采访作者；读者评论。

www.mehernazar.com ——《在神人身边长大》的信息和其他美赫纳扎出版物。

mnpublications.zenfolio.com ——图片（美赫巴巴、他的亲密弟子以及与他生活相关的地方）

戴维和希拉·芬斯特、美婼

1978 年 8 月，美拉扎德

瑞克·弗林拍摄

附录 C

为巴巴播放过的歌曲和乐曲

西方音乐

Alfredo & Orchestra

Medley of Strauss Waltzes (Strauss)

Spanish Gypsy Dance (Marquina)

Anderson, Marian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 (Traditional)

I Know the Lord Laid His Hands on Me (African-American spiritual)

Trampin’ (African-American spiritual)

Ave Maria (Charles Gounod, based on a piece by Bach)

Azpiazu & His Havana Casino Orchestra, Don

The Peanut Vendor (Moises Simons), 1931

Belafonte, Harry

Cocoanut Woman (Belafonte)

Mary’s Boy Child (Jester Hairston)

Chevalier, Maurice

Louise

Coward, Noel

Mad Dogs and Englishmen (Noel Coward)

Mrs. Worthington (Noel Coward)

Crooks, Richard

Ah! Sweet Mystery of Life (Herbert)

The Song of Songs (Moya)

Crosby, Bing

Lullaby (Cradle Song) (Brahms Opus 49 No 6), Decca Records, May 1941

You and I, Decca Records, May 1941

Cuban Havana Dance Band, The

The Continental (Magidson, Conrad)

La Cucaracha (d' Lorah)

Day, Doris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Que Sera, Sera) (Livingston, Evans)

Havana Novelty Orchestra

Mama Inez (Grenet)

Henderson, Joe Loss & Band, Chick

Begin the Beguine (Cole Porter)

High Hatters, The

I' m Following You

Hilo Hawaiian Orchestra

Hawaiian Nights (Roberts)

Hilton, Ronnie

He (Mullan, Richards)

Hutchinson, Leslie A. ‘Hutch’

Begin the Beguine (Cole Porter)

Hylton & Orchestra, Jack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Fields, McHugh)

Jackson, Mahalia

a record brought to India by Adele Wolkin in 1962

Jolson, Al

April Showers (Silvers, DeSylva)

Springtime in the Carolinas

Swanee (Gershwin, Caesar)

London, Laurie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 (Traditional)

Lloyd & Band, Ed

What’s Good for the Goose is Good for the Gander (Friend)

Mantovani & Orchestra, Annunzio

Umbrella Man (Rose/Stock/Cavanaugh, 1938)

Noble and Orchestra, Ray

Grinzing Waltz (Benatzky)

Isle of Capri (Grosz, Kennedy)

Novelty Players, The

Happy Birthday to You (Traditional)

Peers & Janet Osborne, Donald

Papa Loves Mama (Chabrier, Roberts)

Ravel, M., director of Assoc. des Concerts Lamoureux

Bolero 2nd Part (M. Ravel)

Reeves, Jim

Diamonds in the Sand (Kikillus, Gibson)

Snow Flake (Ned Miller)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Dorsey)*

（*美嫏提过，这是巴巴最爱的歌曲之一。）

There’s a Heartache Following Me (Baker)

Welcome to My World (Winkler, Hathcock)

Robeson, Paul

The Battle of Jericho

Hear the Lambs A-cryin’

My Lord, What a Mornin’ (Burleigh)

My Old Kentucky Home (Stephen Foster)

Ol’ Man River (J. Kern, O. Hammerstein II)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Traditional)

Stokowski & 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 Leopold

Hungarian Rhapsody No 2 (Liszt)

Sullivan, Maxine

I Dream of Jeannie (Stephen Foster)

Weber et son Orchestre, Marek

Artists’ Life (Strauss)

Danube Waves (Ivanovici)

Le Beau Danube Bleu (Johann Strauss)

Visconti, Mario

Negra Consentida (Parave)

Se Va La Vida (Donato, Zemtio y Luis Mario)

Whiteman & Orchestra, Paul •Vocals: Peggy Healy & John Hauser

You’re the Top (Cole Porter)

东方音乐

Ahmed Qawaal

Hamile darde mohabbat banke, OMD 5079

Akhtar, Begum

Ahasan tera hogaz

Ata vo naazko zalim

Aye mohabbat tere anjam pe rona aya (Shakeel Badayooni)

Bahar aayee khile gul

Buzi hui shama ka dhuva hun

Dil ki baate kahi nahi jaati

Diwana banana hai to diwana bana de

Hamar kahi mano rajaji

Jo sunta soze gum

Kash itna mere nalon me asar ho jaye

Khuda ke vaste

Mere jahane mohabbat pe chhaye jate hai (Behzad)

Na socha na samjha na seekha

Ni-hoore ni-hoore baharen

Parvah nahin agar dile

Sach sach batana aye dil

Takhayul se daaman bachao to jane

Wafa-on-ke badale

Yeh kahena unse aye kasid

Ashrafkhan, Master

Dil-lagi mein tu bata (Munshi Rafique), Young India, MM 7176

Gulshan mein aaj-kal ye (Munshi Rafique), Young India, MM 7176

Atma, C. H.

Hairan hoon dil ko ro (Ghalib)

Jo radha ke gun gaye

Azaad Afghani

Bhedi bhed na khulne paaye, HMV, FT 15320, OML, 2244

Dua hai umr tumhari daraz ho jaaye

Jo mera khat le chala tha wo, The Twin, FT 15320, OML 2244

Tu Khwaja se phir maag, FT 15348, OML 2360

Banu, Saira

A Hindi film actress whose songs Baba listened to on the radio

Delkash (Laylee)

Persian Songs

Fida Hussain

Dekhye kiski khata hai, The Twin, FT 13749, OMF 16634

Habib Qawaal Nizami

Columbia, GE 23179

Kallan Khan (Qawaal) & Party

Baham raqeeb ke kya anjuman mein yaar aaya (Rusva), The Twin, FT 10171, OMF, 10136

Hazaron sir hai aur ek astan hai (Rusva)

Hijab ko behijab karde

Hijra mein jaan pe banegi mujhe malum ne tha, FT 10226, OMD 5001

Jab dil mein makan ho tu mere sanam (Bedam), FT 10238, OMD 4999

Jis jagah yaar ka nakshe kafepa hota hai (Bedam)

Jo paye naaz pe mera sare niyaz ha ho (Bedil)

Kahati hain roohe moosa aakaa teri gali mein (Sakir Saheb), The Twin, FT 12215

Kahne wale jhooth kahte hai ke wo gammaz hai

Mansoor ne to sooli pe khood ko, HMV, FT 10131, OMF 9724

Mera sare niyaz hai (Bedil)

Nagma pardaz ho raha hoon main, The Twin, FT 10226, OMD 5001

Na hasil hai saku sahara mein dil ko, The Twin, FT 12826, OMF 6939

Saki tere dumse hai abad yea maikhana, Nizam, ZB87 G

Yeh mere hadde-nazar ki deedni taseer hai (Bedam), HMV, FT 10247

Kaloo Kawal (sic)

Allahoo Allahoo Allahoo

Kanchwala, Abdul Raheman

Meri namazpe-Kaabe ko naaz ho jaaye, The Twin, FT 15348, OML 2360

Khan, Abdul Karim

Piya ke milan ki aas

Ram nagariya se kaise jaiyo

Khurshid

Baba enjoyed her songs on the radio.

Layla (of East Pakistan [now Bangladesh])

Baba enjoyed her songs on the radio.

Madan, Master

Hairat se tak raha hai jahan mein wafa mujhe (Sagar Nazami), HMV 14509

Yoon na rah rah kar hame tarasaiye (Sagar Nizami), HMV 14509

Mangeshkar, Lata

Baba enjoyed her songs on the radio & in Hindi films.

Nazar Hussain

Lagata nahi kahi diley shaida tere bagair, HMVV 14616, OMK 821

Nazirali, Vazirali (of Bhopal)

Dil ulfat mein khone ko chahta

Nemani, Shakil

Ab koye baat bhi mana

Pukhraj, Malika

Be zubani zuban na ho jaye

Har ek jalwayen rangin meri nigah

Kamliwale Moula tujhpe salaam (Sarshar)

Maye ishqe nabi ho aur main hoon (Sarshar)

Vo kahate hai ranjish ki baten bhula de

Yeh mastane aadmi hai (Dag)

Rafi & Party, Mohammed

Yeh ishq ishq hai, ishq ishq (Parts 1 & 2)

Roy, Juthika (Mirabai songs)

Aaj mere ghar preetam ayae

Aayee sharan tumhari bhagwan

Ghunghat katabatt khol

Main to prem diwani

Mane chakar rakho ji

Meera lago rang hari

Razvi, Nazish

Khudi ko mitakar khuda chahta hoon, The Twin, FT 12082, OMF 46436

Razzaq Qawaal, Master Abdul

Jo dar jate hai razm se, Regal, RL 2300, CEI 23653

Saki pila de aisa jaa, The Twin, FT12082, OMF 4645

Shabe furkat Basar, OMH 9031

Tumhe pyaar karne ko, OMH 9031

Reshmah

Baba listened to her songs on the radio.

Saigal, K. L.

Aah ko chahiye iss umra asar hone tak (Ghalib)

Ab kya bata-oon mai (Seemab)

Ghar ye tera sada na mera (Aarzoo Lucknowi)

Layee hayat aaye kaza le chall chale

Main unhe chhedu aur wo kuchh na kahen (Ghalib)

Mara be gumza (Farsi ghazal)

Talat Mahmood

Verma, Manek (Marathi)

Amroottajani goad, nama tujhe deva

Bhagya ujavle tujhe charan pahile

Shiv shankar te aaj pahile

Zahedi (Qureshi), A.

Persian Songs

Zarrab, Moulouk Khanoum K.

Persian songs

（《美婄-美赫》第一卷完）

巴巴爱者翻译并制作的一些巴巴喜欢的歌曲（源自微信公众号：美赫之歌）：

《摇篮曲中道晚安》

《圣母颂》

《卡普里岛》

《修伞人》